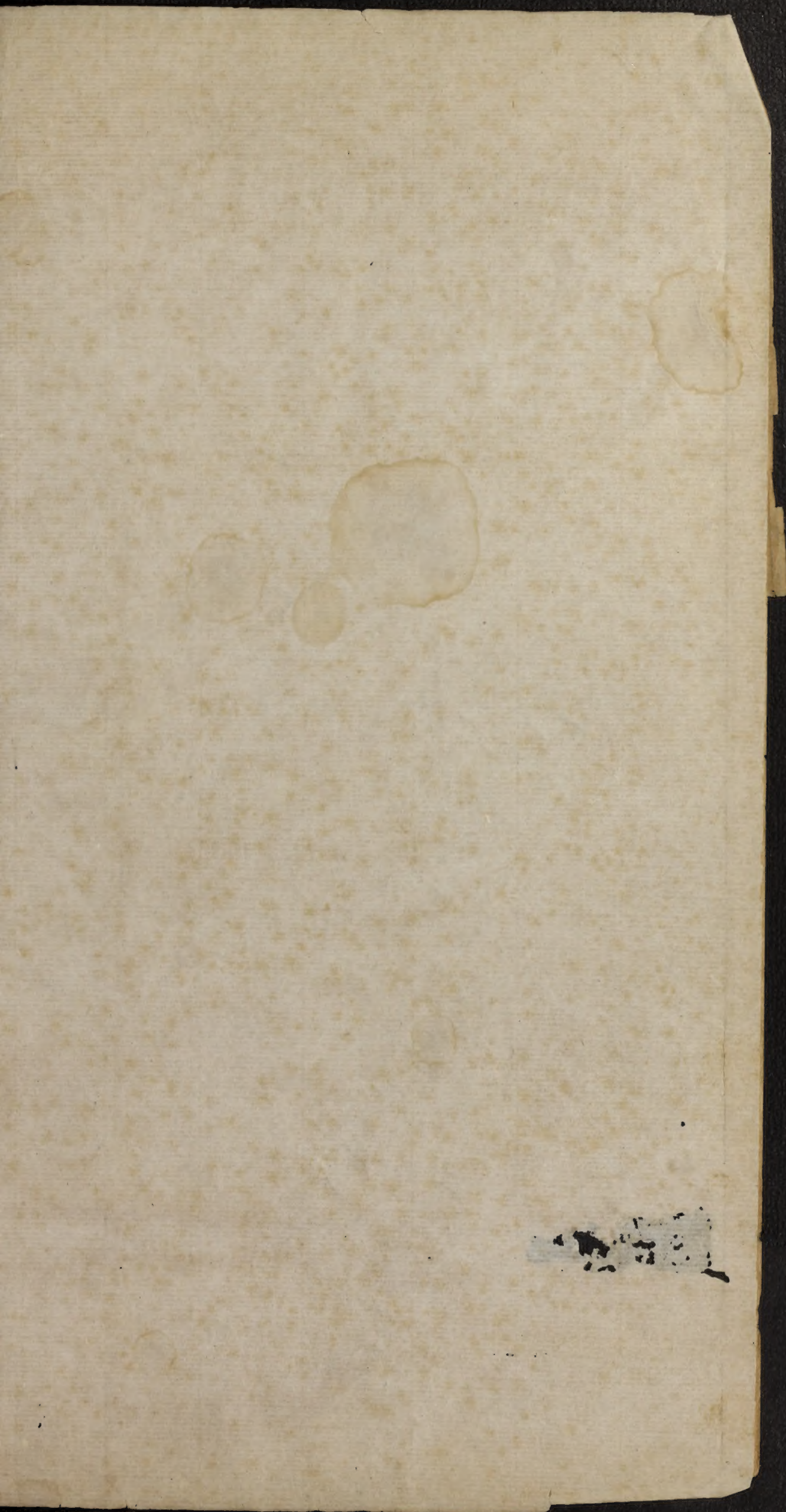


光緒五年開雕

太戴禮記補注

謙德堂藏板





光緒五年開雕

大戴禮記補注

謙德堂藏板



光緒九年
孔用軒
所著書本
重校刊



PL
2467
. T3
K8
v1

大戴禮記補注序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詔勅石經詹事府詹事山東學政阮元撰
今學者皆舉十三經之目十三經之外宜亟治者惟大戴
禮記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
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
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
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
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亟
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
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多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編

脩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徑略闢曲阜孔檢討龔軒乃
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
明白于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檢討之嗣昭虔得觀
是書檢討之弟廣廉乃以乾隆五十九年春付刻因爲之
序元年來亦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檢討閒有異
同今檢討書先行元定稿後再以質之治經者

大戴禮記補注序錄

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紀錄四次曲阜孔廣森撰

昔甘讒宅鼎天秩旣敘淹中發簡古經亦出后倉曲臺文
成數萬則有信都太傅戴德延君與其兄子戴聖次君皆
著錄牒親受章句二戴禮記由是興焉赤兌之世大小竝
業黃序以降顯晦斯判大戴全篇八十有五今所存見劣
及四十文句譌互卷帙散亡因未列于校官亦罔聞于傳
述唯北周僕射范陽公盧辯景宣始爲之注起漢氏之墜
學紹涿郡之家緒矣但經記縣褫詞旨簡略大義雖舉微
言仍隱廣森不揣淺聞輒爲補注更釐亥虎參證叩穀敢

希後鄭足申裨于毛義庶比小劉兼規正于杜失其第一
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二凡五卷舊注既逸稍以己意備其
詁訓云爾

王言第三十九

舊本題爲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見皆誤作主唯第十
六字不誤今据以改正古者主之稱亞於君故三世仕
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鄭君坊記注曰大夫有臣者稱
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然左傳云以德輔此則明主
也是周末已有以主爲王侯之通稱者但此篇至於霸
王亦作霸主其誤明耳王肅家語取此卽名王言篇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文同荀子哀公篇五義荀子作五儀此義字正當讀儀
鄭司農周官解詁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文同小戴記哀公問

禮三本第四十二

文同荀子禮論史記禮書取此

但

右第一卷

禮察第四十六

言人君審察取舍之事故以禮察名篇首章文同經解
自凡人之知以下取賈誼論時政疏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稱夏小正今其遺篇上
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羽
飛伏之時旁及冠昏祭薦耕穫蠶桑之節先王所以敬
授人時與明堂月令實表裏焉漢世諸經解詁皆與本
書別行故熹平石經春秋傳不載經文小正亦別有全
經此特其傳耳傳或一事分釋或兩言兼訓後人復就
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記本文頗脫誤世單行夏小

正非一家唯宋山陰傅崧卿所定者尤多可取云

右第二卷

保傳第四十八

取賈子書保傳傳職容經胎教四篇其保傳一篇漢書
誼傳有之

右第三卷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以下十篇竝取曾子書漢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
今其八篇亡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祭義有其文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右第四卷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制言者法言也篇大故分爲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右第五卷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宋王應麟有注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右第六卷

五帝德第六十二

太史公曰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謂此篇及下帝繫篇也五帝本紀三代世表多依此爲之

帝繫第六十三

周官瞽矇世奠繫故書爲帝繫杜子春云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然則帝繫者先王所藏諸冊府以爲勸戒此篇猶古史之遺乎

勸學第六十四

文與荀子勸學同珠玉一章見管子侈靡篇問水一章見荀子宥坐篇說苑亦有之

右第七卷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許叔重五經異義說明堂之制引禮戴說盛德記卽此篇也。未知何時析明堂別爲一篇。故以後篇第錯易。乃有兩七十四。今仍合之以復古本。

右第八卷

千乘第六十七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漢書藝文

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高帝紀
注臣瓚引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者師古曰出用兵篇
非三朝記也以別錄證之小顏說誤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右第九卷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文同逸周書官人篇舊本云官人一作觀人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漢藝文志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
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
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土禮
而致於天子之說按戴記遷廟釁廟公冠投壺奔喪諸
篇卽其遺也鄭君禮注每引烝嘗禮禘於太廟禮朝貢
禮巡守禮中霤禮王居明堂禮皆古經之逸篇惜今不
存焉

右第十卷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以上三篇當次文王官人之前使三朝記相屬

右第十一卷

朝事第七十七

此篇多錄周官典命行人司儀諸職中有覲義聘義諸侯相朝義則儀禮之傳也其聘義與小戴記同

投壺第七十八

與小戴記投壺篇文互相備末附射事一章小戴無之舊說戴聖刪戴德之書爲今禮記故大戴缺篇竝是小

戴所取然哀公問大孝聘義投壺之等已見小戴者是
書猶存斯言不然矣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文今
記無祭法篇似又後人以其重出小戴而去之者東遷
曰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
堂位樂記合為四十九篇今考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
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
向列之別錄即與今不殊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祕書橋仁
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為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
已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作隋書者徒附會
大戴闕篇以為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
之融
耳

右第十二卷

公冠第七十九

冠義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則周公制禮時固有公冠禮矣此篇亦古經之遺也經唯言公冠與士異者餘皆大同可推而知故其儀略焉末有昭帝冠頌及郊祀祝辭則漢世述禮者所附耳篇題舊作公符字誤
本命第八十

說苑辯物篇小戴喪服四制文有與此同者

易本命第八十一

淮南子墜形訓取此

右第十三卷

錄曰大戴禮記八十五篇第三十八以上今亡中間又缺

禮記正義疏引文王年十五而
生武王發士冠禮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喪服疏引大
戴禮記補注等錄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
凡存三十九篇爲十三卷如右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著
錄亦十三卷然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尙有王度記辨名記
禘于太廟諸篇見曲禮及詩魏風儀禮少牢饋食疏豈今本較唐時舊本卷
雖同而篇或逸與鄭君喪服注云神不歆非族檀弓注云
吉筭無首素總郊特牲注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
男皆三十疏者竝以爲大戴禮文又詩雲漢正義引一穀
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
去囿獸五穀不升祭不備牲樂記正義引文王年十五而
生武王發士冠禮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喪服疏引大

功以上唯唯。小功以下頷頷然。士喪禮疏引大夫於君命

升聽命降拜。少牢饋食疏引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白虎通義三正

記曰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據此疏似三正記亦大戴篇名也文選景福殿賦

注引禮義之不訾何恤人言。舞賦注引驪駒在門僕夫具

存歸去來辭注引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後漢書注引

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今記皆無其語。則唐本信

有增多於今者矣。今最舊唯宋刊本已多脫衍譌互。顧尙

未大離。清熙乙未潁川韓元吉刻于建安郡齋者別有元本。元至正甲午海岱劉貞庭刻于嘉興

路學宮分上下卷無注漢魏叢書本。舛謬最甚朱本。明浙江朱高安

本。故大學士高安朱文端公軾所刻藏書十三種之一盧本。前輩仁和盧學士文弼刻者多所是正戴

氏校本

休甯戴吉士震在四庫全書館所校

其旁見它書者儀禮經傳通解

有九篇

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踐阼遷廟釁廟朝事投壺公冠

慈湖楊氏先聖大訓

有十三篇

王言五義哀公問衛將軍文子入官本命及三朝記七篇

臨川吳氏儀禮逸

經有五篇

遷廟釁廟朝事投壺公冠

永樂大典有二十二篇

大典以戴記諸篇分

隸韻字之下今中祕貯本已殘缺唯五義哀公問夏小正曾子立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踐阼衛將軍文子官人遷廟釁廟小辨少閒朝事投壺公冠本命易本命在所存韻中

互相讎勘從其善者

義有兩通則竝著之

凡宋本字誤以別本校改者注云宋本譌某其誤之不顯者必識云从某

本改有諸本俱誤以意正者八處云今校改別之至於盧注異字但依善本不悉標識

小戴記周禮

周書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書韓詩外傳史

記漢書說苑諸籍多與是記相出入亦竝載之音義取資

博驗其一字之異同片言之多少無關意訓乃省略焉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師古曰非今所

有家語

肅橫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

家語大氏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爲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是尙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王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

之聞也

○聞宋本訛閒从楊氏大訓改

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

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補不出而死言終身不得其人而以王言教之○於乎音

嗚呼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握衣

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

補閒暇也曲禮曰少閒願有復也○孫音遜閒朱本作聞

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

立

補序東西牆也堂上之牆曰序堂下之牆曰壁室中之牆曰墉負序示不敢復問也文王世子曰凡侍坐於大

明德
道與德相連併

一書而言不注卷一

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
音汝

下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

子曰居吾語女○宋本脫居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

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

可以取千里補周禮王馬六物種馬以駕玉路齊馬以駕

馬其下有田馬金路道馬以駕象路戎馬以駕革路皆為國

本訛焉舊本云里一作理○馬宋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

之不可以霸王○道宋本訛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

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

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

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補衽卧席是故內修七

也喻易

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

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舊本云

麋一作眉按麋古眉字士冠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

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補天道左陽而右陰王

揆故言左皋陶作士故言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

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

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補鄭君王制注曰譏譏異服識

其物也廣森謂周禮門關有征凶札然後弛之左傳亦云

宋公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此言不征者遠法文王治岐

之政猶論為邦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補雖豐

取四代之意也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補王制曰

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禁者禁非時此六

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補關市而節其二者稅田

力明王焉取其費也補無取其費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

益諒補施予也諒誠也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

廉恥民皆有別補強果謂則政亦不勞矣補楊簡曰上修

不勞則政宋本譌作則貞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

也教定則正矣則宋本譌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

不正補表建木以測影者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

影隨表移民隨君化

士信民敦工璞

補王未治曰璞喻質素也

商懃女憧婦空空

補憧愿也空空不識

不知

七者教之志也

補志準也如射之有志之志數教以七者為準

七者布諸天

下而不窕

補窕不實也春秋左傳曰大者不窕

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補八尺曰

尋倍之曰常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

民弃惡也如灌

補如灌猶傳言洒濯其心

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

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

以州之

補管子曰羣萃而州處

分屬而治之

補考工記曰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補

而也左氏春秋星隕如雨以如爲而孟子望道而未之歲見以而爲如古如而字皆通用記中甚多各望文爲解

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補誘進也○肖下宋本脫者字从大訓及元本增

使

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

四海之內無刑民矣

補言七者以孝悌為二

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

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

令則從施則行

補保子幼子在保抱者

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

說

音悅

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

補說文解字曰人手卻十分動

脈為寸口十寸為尺中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周制

兩肘

十尋而索

補索大繩也營國者先視繩直

百步而堵

補春秋公羊說八尺為板五板

為堵則堵者五尋

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

補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

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

三井而甸烈三句

其田九百畝

補書大傳曰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古者

烈而距

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

不足有餘

田也。○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補天子近郊五十里句音鉤。四疆溝封之也。百里之外曰甸。甸有都邑。周禮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春秋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封宋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補言本譌對。乃為畜積以待行客之有無。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亦其事也。○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與宋本譌興。从大訓改亡音無。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補畢長柄小網，所以掩獸。鄭君曲禮注曰：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優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補優憂也。九章曰：傷余心之優憂，優怛若調賄之事。○優宋本譌故曰多信而寡貌。補少虛文也。○其禮可守慢从大訓改。故曰多信而寡貌。大訓無曰字。

明德

至樂
至賞
至禮

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補四時喻有常

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補民樂得其上如下

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

也補楊簡曰暑則遠邇皆熱凍則遠邇皆寒明民信之無

也遠邇之異遠方非道邇也而民咸信之者明德之所及

也若字从大訓增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補

也財用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

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

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

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

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

天爵 出孟子

田 是道完之

知 仁

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補明王之政卿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故盡知天下之良士。○必宋本譌以从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補戴震曰明譽猶顯譽也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

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證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御覽引此文作改其政與家語同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

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爲政荀子作治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補楊倞曰哀公曰此謂古也

然則今夫章甫句履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

補楊倞曰章甫殷冠

紳大帶也廣森按莊子履句履者知地形李頤注句方也○句音鉤荀子作紬

孔子曰否不必然

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

補端衣正幅裁之祛尺有

二寸袂二尺有二寸凡冕服冠服皆端樂記曰端冕而聽

古樂論語曰端章甫是也唯弁服有侈袂半而益一此冕

謂玄冕也齋戒之服楊倞曰斬衰苧屨杖而歆粥者志不

在於飲食

補苧草名似茅而滑韌希曰粥厚曰饘○荀子苧作營飲食作酒肉

故生乎今之

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

亦鮮乎

補楊倞曰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哀公曰善

○戴氏校本云此下荀子有孔子曰

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

大聖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脫

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補邑邑憂貌。荀子作色色。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

補楊簡曰親近小人故致憂患。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

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

則可謂庸人矣。補楊儵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六鑿相攘。

司馬彪云六情相攘奪廣森謂政主也春秋左傳曰今日之事我爲政。荀子動作勤立作交而作如政作正鑿曹

報反韓詩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外傳作藏。

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

處焉。補楊儵曰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荀子由作率盡善盡美作徧美善。是故

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

問君子

問賢人

不傷於本

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

此則可謂士矣。

荀子順作謂貧作卑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

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

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

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補不害

知所謂人不知而不愠，志記也。伐，矜也。楊倞曰：猶然，舒遲之貌。信，永樂大典作節，置，宋本譌買。从元本改。荀子云：

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

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宋本脫可字

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

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

荀子無此二句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

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

補楊倞曰：本亦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

滿天下無怨惡。荀子矩作規害亦作傷。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躬讀為窮富字絕句願上宋本脫不字。○文選歸去來辭注引此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

測萬物之情性者也。○能測荀子作辨乎易本命注引此文字即多異。大道者所

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補理謂條理分別之。荀子疑作遂不下無然字。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

日月。○荀子配作辨參作明察。雜於雲蜺。○補雜文也。虹雌曰蜺。荀子無此句。總要萬物

補楊倞曰總要猶統領也。○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

物下荀子有於風雨三字。○司事也。職主也。○職音志。荀子之司莫之能職。○補若順也。司事也。職主也。○職音志。荀子作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

不可識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補孟子曰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荀子淡作淺善作鄰不
大典作莫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荀子無末
七字

凡六百三十九字 今補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補鄭君曰謙不答也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

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無明字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

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

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補鄭君曰：言君子以此故尊禮。○數音促，敬下。小戴記有

然字宋本亦同。从元本刪凡篇中字與小戴異者，後人或据彼文妄改，今皆校定復其舊云。

夫然後以

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補王肅曰：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

小戴記無夫字。宋本亦脫从朱本增。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補成事行之有成也。爾雅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皆禮器飾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皆禮服飾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補順之民皆順從也。鼎，所以烹俎，所以載腊乾肉也。禮祭以孟月薦以仲月，祭於宗室，既祭，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

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葬，小戴則安其居處，醜其衣記作算，宋本亦同。从大典及元本改。

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補鄭君曰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廣森謂附纏者飾為沂鄂若五

梁梁輶約軹錯衡○小戴記則作即處作節幾音祈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

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

補固錮也言窮盡民力○色小戴記作實敖音傲

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

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

為禮也

補鄭君曰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小戴記忤作午古作昔

孔子

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

為大

補鄭君曰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廣森謂固猶故也無辭而對言不辭讓而徑對○君下小戴記有之字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

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

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

小戴記作嚴宋本亦同从大典改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民小戴記作物公曰

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補鄭君曰

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補鄭君曰

大昏國君娶禮也○也小戴記作矣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

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補輔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

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公曰寡人願有

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補鄭君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廣森按春秋穀梁傳以

此為子貢問也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

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補云天地者通天子之禮

也按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鄭據此篇駁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公曰寡人固則誰乎從公羊義○小戴記宗廟在社稷上

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補王肅曰固鄙陋也○不固大典作不問

寡人欲問不得

其辭請少進

補鄭君曰欲其為言以曉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

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

○小戴記無以字

孔子遂有

言曰

○小戴記無有字

丙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

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

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

補鄭君曰宗廟之禮祭

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者小戴記作其

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

補子長子也喪服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

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

補猶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記作配小戴

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補鄭君曰愾猶至也○小戴記無子

字

大王之道也

補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音太大典作先如此國

家順矣

○國上小戴記有則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

過言則民作辭

補以爲口實

過動則民作則

補尤而效之

君子言不

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

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

○親下名上小戴記有之字

孔子遂言

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

補鄭君曰有猶保也○小

戴記古人作古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

補言將失國

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

補鄭君曰不知己過而怨天也

不能樂天不能成身

○身上小戴記有其

身由不過乎物

此解天道家傳易道

天不己不閉其久

言子已辭動不遇制

不過乎物此物字

字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補物射者畫地所立處也

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各有定則如射之有物

不可以過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至乎物則不過

則知止矣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

已補鄭君曰已猶止也○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

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而明是天道也補不閉不窮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下無也字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補鄭君曰

為下有而字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

要言使易行○識小戴記作志注讀為識孔子蹴然避

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

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補鄭君曰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是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
下仁上小戴記有故字
罪何○補恐後日不能行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
福也○補勉公勤行之

凡一千一百十一字 今補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補性生也類族也○

荀子史記性三者偏亡無安之人○補楊倞曰偏亡謂闕一作生焉作惡也○偏史記索隱作偏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荀子史記宗作尊王者天太祖○補楊倞曰謂以配天也下無事字寵作隆太祖若周之后稷○句

首荀子史記諸侯不敢壞補楊倞曰謂不祧其廟若魯周並有故字

元本大夫士有常宗補常宗大宗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改

孫世世收族大傳曰宗其繼別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補

之本在敬其始祖荀子疊出貴始字德作郊止天子止

得史記作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補祭法曰王

史記社止諸侯荀子史記作至道及士大夫補祭法曰王

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

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父道

也地母道也父尊勝於親母親勝於尊唯天子事天而諸

侯以下皆得事土親親之義也楊倞曰道通也○道史記

作函此下舊本云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

者鉅宜小者小也○荀子史記並無尊卑二字別史記故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補王制曰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補楊
祖之廟而五○七荀子作十有補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補
謂大夫有采地者廣森按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此繼別為宗者則然若別子之子孫更有
始爵為大夫者亦事三世有考廟有王考廟有三乘之
皇考廟親盡迭毀不立始祖乃所以重大宗
地者事二世補春秋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四井為邑百邑
井則四乘之地彼言衛侯國之法以次差之大國之卿有
地五乘次國之卿有地四乘小國之卿有地三乘得立二
廟優於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謂天子之元士與小國上
大夫同矣不言事一世者士雖一廟亦事二世鄭君以為
祖禰共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補待年農夫力田者也
廟也
待年荀子作持手廬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
本同史記作有特牲
卑也補積積德也○別荀子作表史記作辨荀子疊出積
厚字朱本同光荀子史記並作廣卑並作狹也宋本
譌亦如之三大饗尚立尊補楊倞曰大饗祫祭先王也廣
字从朱本改森謂立尊立酒之尊立酒者明

水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補酒在下尚之故尊於室中○尚史記作上後同俎生魚大

饗九獻王裸一后裸二朝踐王獻三后獻四饋食王獻五

后獻六醑尸王獻七后獻八賓獻九朝踐之事牲俎腥肆

故有生魚至饋食時乃薦先大羹補大羹肉消無鹽貴飲

熟也○史記作俎上腥魚先大羹補大羹肉消無鹽貴飲

食之本也補楊倞曰本謂造飲食之大饗尚玄尊而用酒

補玄酒設而不酌○荀子史記並作食飲

酒下有醴字史記酒上有薄字食先黍稷而飯稻粱補

稷簋實正饌也稻粱簋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

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簋梁右執淸以降公辭賓

升三飯卒食坐取梁與醬以降坐奠於階西黍稷先設乃

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矣○食音嗣荀子無此字

祭噲大羹而飽乎庶羞補祭祭食也噲至齒也大羹消但

核之屬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其名物略貴本而親用補

見內則○噲荀子作齊噲下史記有先字

酒黍稷大羹是貴本酒稻粱庶羞味貴本之謂文親用之

美故親用○用下荀子史記有也字

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

補楊倞曰文謂修飾理謂

合宜太一謂太古時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

上荀子

豆之先大羹也

補大羹盛於登云豆者爾雅曰瓦豆謂之登亦通言之○先史記作

上一也

補三者皆所以反本復古○宋本利爵之不卒也

前也○爵宋本譌省

補楊倞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成

事之俎不嘗也

補司馬貞曰成事卒哭之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也

三侑之不

食也

補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尸又三飯告飽祝

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侑一也

補三者皆禮之大昏

之未發齊也

補發始也昏禮將親迎必先齊郊特牲曰玄

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發史記作廢齊音齋

廟之未納尸也

補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

○廟上荀子史記並有大始卒之未小斂一也補三者皆
字納荀子作入史記作內始卒之未小斂一也禮之始○
卒史記作絕宋本大路車之素幘也補大路木路也周郊
脫一字从盧本增大路車之素幘也以玉路殷郊以木路
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素而越席幘覆式也字亦或為辟
禮有虎辟羔辟鹿辟此素幘蓋織素絲為之荀子所謂絲
末○幘荀子作郊之麻冕也補楊倞曰麻冕緝麻喪服之
未集史記作幘郊之麻冕也為冕所謂大裘而冕喪服之
先散帶補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
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帶荀子史記作麻
一也補三者三年之哭不文也補楊倞曰不文謂無曲折
皆從質三年之哭不文也也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
而不反○荀子哭上有喪字哭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
下有之字文史記作反盧本同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
補清廟升歌頌篇也鄭君樂記注縣一磬而尚拊搏補春
曰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縣一磬而尚拊搏秋左
傳室如縣磬服虔以為磬字一磬堂上特縣玉磬也笙磬
頌磬皆編縣堂下拊搏以韋為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
記所謂相也周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朱弦
○縣音懸荀子作縣一鐘尚拊之隔史記同無之字朱弦

而通越

補朱弦練弦也絲熟則聲濁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楊

倅曰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一

遲也○荀子注云史記作洞越按今本史記亦作通越

也

補司馬貞曰皆不取其聲也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

補司馬貞曰脫猶脫

略也○荀子於並作乎脫作

稅隆作悅校史記作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

補楊倅曰情謂禮意

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

其次情文送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補復情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迭興荀子史記並作代勝宋本譌佚興从元本改

天地以合四時

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

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補洽和也倡作也此復極言禮之用○荀

子史記洽作序倡作昌日月以明在四時句上古韵明音盲行音杭

萬變不亂貸之則喪

補貸差也○荀子變上有物字變下有而字貸作貳按月令宿離不貸徐仙民音二蓋古貸貳字多通用史記無此兩句

凡四百五十三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一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二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

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

補防隄也。經解塞亂作禁亂塞水作止水上並無之字從生作由

生下無也字從來作自來

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

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

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補鄭君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辟音僻

鄉飲酒之

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

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

此節經解在喪祭下射作觀諸侯上有君臣之位失五

字盈溢作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

眾矣補倍猶背也檀弓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徒宋本譌禮从戴氏校本改經解作倍死忘生

者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

知也○漢書禁下將上有於字盧本同若夫慶賞以勸善

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

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正作政信作令爾豈顧

不用哉補顏籀曰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

敬於微眇使民曰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補重曰禮云重

乎禮也先王之治天下戶戶而賞之不能徧也人人而刑

之又不可勝誅也是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喪祭之

禮作其孝以射鄉之禮作其讓以朝覲聘享之禮作其恭
天下并然知天子之意曰禮於死者尚不忘也況生存乎
禮於他人之長尚如此其敬也況君父乎是故示之以恭
則不臣者愧示之以讓則不弟者恥示之以孝則不子者
悔其不可化也然後從而刑之禮行於上則四海之內鮮
刑民矣故曰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漢書如作
徙作遷盧本亦作起教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漢書作毋此之謂也○漢書無此句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
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補取禮舍刑者
危○安審漢書作先審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以積然不可不察也○積下漢書有漸字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漢書無此十六字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漢
人作人主行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作積無各字

罰刑罰積而民怨倍○倍漢書作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異上漢書有或字或導之以德

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

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毆古文

驅字漢書行作治康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作氣哀戚作風哀與湯武同○漢書無我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

行五百歲而不失○然下宋本衍則字从盧本刪漢書如

不作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漢書無持天下十餘年即

大敗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也○漢書持作治年作歲即作易曰君子慎始差若

則敗下無之字兩也並作矣

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

日夜明此。補引易文今在易緯通卦驗新書曰十毫爲髮

本改問爲天下如何。十字漢書並無曰天下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

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漢書曰作夫器也。上有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武

宋本譌王漢書育作裕被上有德字衍也此讀累子孫十

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漢書十餘

以下七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

世。民憎惡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

也補殷周遠故言聞秦事近故言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

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漢書無

此二十是非明數大驗乎書作效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漢書無

子字承作引乎作也周宋本譌用

凡七百八十二字今補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補夏正建寅之月也此章經文凡二十二事啟蟄一

末五也初歲祭末六也田鼠出十一也農率均田十二也獺

日滌九也凍塗十也

獸祭魚十三也鷹則爲鳩十四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十五也采芸十六也鞠則見十七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
下十八也柳稊十九也梅杏桃李則華二十也緹縞二十
一也雞桴粥二十二也傳有一事分釋者有二事並釋者
文既錯糅故條別啟蟄言始發蟄也補始發蟄言未出蟄
之著於每月之下振仲春蟄蟲咸動啟戶始出鄭
君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
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
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遯鴻鴈先言遯
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遯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
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遯也如不記其鄉
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遯者也補蔡德晉曰月令季冬
合而記之廣森謂北山經有鴈門鴈所居也爾雅以爲北
陵如而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遯者鴈南鄉時不在中國小

正見其遼不見其鄉鄉不必當遼之月故不記。鄉音向
遼音逝山陰傳氏本之下居上無為字兩南鄉上並有之
字如作而見遼宛平

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句雷則

雉震响相識以雷

補响讀若詩雉之朝雉說文解字曰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从佳从句鼓動也

何以謂之者傳設問何以謂正月必雷言雷則雉必震响
人見其震响因相知為有雷也何氏春秋傳解詁曰夏之
正月雷當聞於地中是矣月令季冬雉雊視此為蚤。宋
本作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从初學記引此文改
謂之下黃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補金履祥曰月
令魚上冰是也春冰
薄魚既升背若負之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
是見君之亦有耒也。補束其耒者使耜與柄相堅著也言見君之亦有耒則傳意以此農為農
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修君耒月令曰初歲祭耒始用暢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也其曰初云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

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補暢鬱鬱也國語說藉田之禮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裸鬯饗醴乃行裸鬯者蓋以鬯灌地而祭未與諸家並以始用暢為經文非也始用暢也者傳釋祭未之用暢也下文復釋初歲之義言終歲之祭皆用暢以是月為始爾或曰祭韭者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韭○舊本云暢一作暢按篆文暢正從田從申者俗書耳宋本其曰譌其用爾下脫也者二字從儀禮經傳通解增改但通解移此句於用祭也 圃有見韭圃也者園之燕者也補蔡德晉曰有之下亦非 圃見始生也廣森謂燕者可燕樂之處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將用之故先時而記之○宋本有下脫見字從傳本增見音現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

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補此傳似失其義山海經曰東方曰折來風曰俊然則俊風者東風

也月令所謂東風解凍寒日條凍塗條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

凍下而澤上多也補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毛詩雨雪載

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田

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也○此澤及下雪澤並音釋

鼠出田鼠者嫌鼠也記時也補嫌鼠即爾雅鼯鼠郭璞曰

也入蜡之祭迎貓為其食田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

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補均讀為耘故傳言除田也

履畝以次而徧也月令正義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

以農率為田畧與傳訓異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

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

故謂之獸大之也補言獺則獸見必曰獺獸深著其非魚

類也與之者許而謂之之詞豺自食其

類雖善其能祭然不足美大之矣埤雅曰獾獸似狐而小
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亦自祭其先取鯉於水裔四
方陳之進而弗食或曰豺祭方獾祭圓○諸本經文脫獸
字傳文三獸字並譌獻謂之獸祭祭字亦脫或遂疑經為
獾獻魚非也今
從傳本增改 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

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

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補鳩布穀也非其殺之時言不復搏

擊也則者速化之辭也月令鷹化為鳩在仲春小正例凡言則者候皆較蚤喜之故急記之云爾○其言傳本及通解作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

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補此農亦農夫也春秋傳曰及猶汲

汲也管子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蓋本於此服事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未為井地周之遂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其遺象也故孟子云唯助為有公田然則小正言公田者何蓋君田也君田者何蓋

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于千畝○有上通解有者字
者下濟陽張氏本無古字愚疑者古言三字倒當為言古
者采芸為廟采也芸似邪蒿可食補蔡德晉曰芸香草也
月芸始生至此月采之以薦寢廟○注文宋本脫从傳本
及初學記引此注增据此條知小正篇盧君舊有注傳刻
失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補戴震
之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補戴震
為噶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噶四時更見箋
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噶柳
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句斗柄
七月晨見○見音現後同
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補斗柄以南為上北
南正則斗杓北下矣○縣音懸柄大柳稊稊也者發孚也
衍歷議引此文作杓諱唐嫌名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
補發孚者發芽也易曰枯楊生稊通卦驗梅杏棗桃則華
立春楊柳稊○稊宋本譌梯从傳本改
棗桃山桃也補山桃似桃而小經意蓋棗與桃為二物也
今時杏常以二月華此與梅桃併記之曰則

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

句
小正以著名也

補爾雅蒭侯莎其實媿鄭樵注云卽香附子其根生塊似實廣雅曰莎隨地毛

也戴震曰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

見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縞○縞也者宋本脫縞

字从黃本增但黃本依金氏通鑑前編字作藹著上通解

衍小字因以爲篇題釋名愚謂於此始說小正之義非其

次維字粦粦也皆目粦之寺也或曰孚區犬也粦養也補

奚林弭弭也。林弭又曰弭。弭如仁也。弭養也。桴

讀爲孚說文解字曰孚卵孚也正月者雞抱卵粥子之時

也月令季冬雞乳亦視此爲蚤樂記曰羽者嫗伏○粥音

育黃本桴作孚時作呼

盧本作相粥粥呼也

二月補此章經文凡十四事往耒黍禪一也初俊羔助厥

二月母粥二也綏多女士三也丁亥萬用入學四也祭鮪

五也榮堇六也采繁由胡七也昆小蟲八也抵𧈧九也來

降燕乃睇十也剝鰓十一也有鳴倉庚十二也榮芸十三

也時有見稊補此早黍也二月種五月往耬黍禪禪單也熟或謂之蟬鳴黍管子曰

始收十四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耬摩田覆種也農術春耕尋手耬

秋耕待白背耬是月春煖耬黍者始單衣矣衣有裏曰褶無裏曰禪王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

藻曰禪為綱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

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

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句羔句羊腹時也補黃尚

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畢沅曰古者養字從羊大則能助厥母粥者其性善也廣森

謂羔長大不食於其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養然故善而記之煮祭饋熟之祭也禮牲未成羊曰

羔未成豕曰豚未成牛曰犢凡牛羊豕升羔豚犢合升周禮曰祭祀飾羔蓋者與者皆傳謙不質言之辭腹謂母

於腹下乳之也言腹時名羔不腹時名羊○粥音育與音歟蓋宋本譌羔从傳氏注引關澮本改記通解作繼夏宋

本譌憂從傳本改煮盧本作暑喜羔傳本黃本作善羔
與盧本譌謂羔羊宋本譌羊牛通解作牛羊从黃本改綏

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補金履祥曰女有家士

謂士者未娶之稱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

不願得以爲士禮霜降而婦功成嫁娶之事始焉故自十

月初昏至二月其盛也過是則晚矣周禮亦以仲春會男

女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則周冠無常月○冠取並去

聲儀禮疏引此文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

作冠子取妻時也

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補月令仲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不必得

亥亥爲天門先王吉焉故舉以言之禘于太廟禮曰日用

丁亥少牢饋食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干朱

干戚玉戚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文王

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然則釋菜亦春尙武舞

秋尙文舞矣○用月令注引此文作舞舍菜音釋菜周官

大胥字亦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

爲舍采

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補鮪魚無鱗口在頷下似

鱸而味美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者鮪至有蚤晚古今物候殊異也水經注曰鞏縣北有

山臨河謂之崋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鱸鯉王

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榮莖采也補榮華也先言時及他處則無○黃本無而字榮莖采也榮而後言莖何

也見榮而後知其莖也小正之記卉也皆如是也莖莖葵也所以滑羹儀禮曰夏用莖冬用荳○莖音謹說文本从

廿莖聲隸省如此作采音菜宋采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本莖譌黃也譌色从傳本改

也繁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補繁古通以為繁字黃尙書曰繁始生一莖耳采食

其上體畱下體寸許四旁皆勃然生又采其上食之則旁生彌眾故謂之旁勃謂其母曰由胡廣森謂皆者皆繁與

繁母釋經不專言采繁而必兼由胡意也毛詩采繁傳曰繁譌蒿也箋曰執繁菜者以豆薦繁菹○宋本采譌菜由

譌田从傳本改但傳本第二繁字倒在采繁之下而脫繁旁勃也四字通解及元本又以采繁二字倒在莖菜也之

上並誤繁通解作繫按爾雅繁由胡亦不著艸由左傳正義引此文作游旁宋本譌萬通解作方蓋本旁字脫去上半或誤為萬因轉改昆小蟲抵蝼昆者眾也由魂句魂也者為萬耳从黃本改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蝼螳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補由即猶字孟子王由足用為善亦以由為猶傳言昆猶魂也魂之言動也孝經說曰魂芸也芸動也昆既為眾又為動轉相注釋昆小蟲者小蟲眾而動也此當月令蟄蟲咸動矣著見也動而後見其為蟲故小正先言動推以手取物之名上林賦曰推蜚廉是也周禮饋食之豆有蝼醢
○由傳本作猶眾也下黃本疊出由魂魂也四字以臆加耳魂也者宋本譌螺也者从元本改宋本脫至字抵猶譌括猶不必譌必不並从傳本增改至是下來降燕乃睇燕黃本疊出動字取必戴氏校本改故言
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

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燕者莫知其居若自上而降
然昔有娥氏吞燕卵而生契先王以爲媒官嘉祥常以燕

睇突窟也鳥亦有窟穴者若鷓鴣之屬取字誤當爲其與

之謂之也與正月傳其必與之獸同義內房室也漢書曰
家有一堂二內○乙音軋與甲乙之乙非一字盧本突作

室取作也摻傳本作操舊說魏晉閒避曹氏諱書剝鯁以
操多爲摻入人宋本譌人人從傳本注引關本改剝鯁以

爲鼓也補爲樂倡鯁讀如詩鼉鼓逢逢呂氏春秋曰顓頊令鯁先

禹時貢之見書大傳鯀皮堅厚可以冒鼓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以此經驗之蓋謂蟄蟲咸動時也說文解

字曰鼓春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補有者始

有之也。長股者黃鸛也。以爲蠶候。古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榮芸補何。以記也。著采芸者未榮而采之。

有之也。長股者黃鸛也。以爲蠶候。古語曰：黃栗畱看我麥黃甚熟不榮芸。芸者，未榮而采之。

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

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補張爾岐曰萌蘖之可食者如筍蒲椿楷之屬收蓄

也○稊朱本譌梯

三月

補此章經文凡十三事參則伏一也攝桑二也委楊

子始蠶執養宮事八也穀則鳴五也頒冰六也采識七也妾田鼠化為鴽十一也拂桐芭十二也鳴鳩十三也參則

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

伏云

補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矣○亡音無宋本譌忘从傳本改

攝桑桑攝

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

補攝讀如爾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

未舒之貌委垂也楊葉之垂者也苑茂也國語曰人皆集

于苑讀當如有苑者柳之苑桑所急也故始生而記之楊

非所急也故苑而後記之用此見小正之重民衣也○桑字通解及傳本並不疊舊本云委一作萎金氏前編云舊

注菱作苑按傳則苑諸本作則花古改犂羊有相還之時

其類犂犂然記變爾或曰犂犂也補還讀為環圍聚也羊性寒而散熱而聚物之

變也或曰犂者犂抵也二月初俊羔至是始生角相抵觸穀則鳴穀天蠖也補天蠖者

則三月令孟夏蠖鳴蔡邕章句曰蠖蠖蛄蠖蛙也然頌冰頌冰

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補春秋左傳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火出於夏

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故小正三月頌冰周禮夏頌冰采識識草也補金履祥

藏爾雅藏黃蔭注云藏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

以作菹食廣森按顏氏家訓云藏味苦河北謂之龍葵月

令孟夏苦菜秀梁世講禮者以為即此若然此采識亦候之蚤於月令者妾子始蠶先妾而後

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

長也補子女子子也卑妾而尊子何也重嫡也養長養蠶也宮蠶宮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爲之築宮仍有三尺婦事莫重於蠶故昏禮戒女
詞云夙夜無違宮事。妾上傳本無先字事自卑宋本倒
作自卑事从黃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
本改長上聲

記之也

補蓋祈於廟。者上傳本無實字

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

小旱

補于越皆發語辭小旱而記之勤雨也用此見小正之重民食也

田鼠化爲鴛鴦

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

辭也

補盡其辭則言化不盡其辭則不言化田鼠爲鴛不復害稼故善之也鴛鴦之類也無斑者爲鴛有斑者

爲鴛鴦有後趾鴛無後趾恆以是別之公食大夫禮云雉
兔鴛鴦明鴛鴦二物也傳記或有言田鼠化爲鴛者淮南

子又云蝦蟆化鴛

○鴛宋本譌鴛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

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補芭葩也葩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蔡邕曰桐木之後華者○

傳本無拂也者三字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

後知其鳩也

補鳩鵲也青黑色短尾多聲。或據月令鳴鳩拂其羽疑拂字本在鳴鳩之下而桐芭

自為一事亦似

四月

補此章經文凡十事昂則見一也初昏南門正二也

茶七也莠幽八也越有大旱九也執陟攻駒十也

昂則見

補晨見也左傳所謂西陸朝覲

初昏南

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補天官書曰亢

為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月令仲夏昏乃亢中小正躔度與月令恆差一氣大正疑亦夏記時之書此篇之事對彼為小故以小正名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

豈即大正之遺與

鳴札札者甯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

而後札

補札小蟬鳴謂之麥蜚

爾雅注引此文云鳴蜚虎縣

囿有見

杏囿者山之燕者也

補杏始實也其言山之燕者何因山為囿也韭菜也宜於園者也杏木也

宜於山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補此則月令蠋鳴是也周官蠋氏先

鄭讀為蜮蜮蝦蟆也畢沅曰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又詩有威施說文作龜龜與造古聲相近然則

造即龜字矣王萇補萇讀為秀不榮而實曰秀小正皆用萇字實鄭君箋詩疑王萇即萇其注月令又疑王

萇即王瓜未審焉○萇月令注引此文作秀取茶茶也者

以為君薦蔣也補茶茅秀也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儀禮用為茵著廣雅曰薦蔣席也蓋茵亦通稱

焉補張爾岐曰幽風四月秀萋得非以萋幽聲越有

大旱記時爾補時有雩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

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

舍之也補周禮春執駒夏攻特鄭君曰執猶拘也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姜上均曰母猶

牝也舍休也為其小故也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畢沅曰陟疑當作騰牡馬也月令執騰駒即所謂執騰矣廣森按

執而升之君者申上言牡駒既離之去牝即令升而為君
服車但稍節其力耳尊君駕故以升言之傳意亦未必以
升訓陟或因此升字遂妄加陟升也一
句舊本所無不可用○數音疏數之數

五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五事參則見一也浮游有殷二也

唐蝸鳴十也初昏大火中十一也煮梅十二也蓄蘭十三也

也菽糜十四也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補五月日在東井之末參距日三十度將旦先出東方也

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也謂參與伐連體而六星也

故曰參也者伐星也春秋傳曰伐為大辰重之是盡其辭

牧○伐宋本譌浮游有殷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

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補浮游蟲名郭璞曰
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浮游朱本作蜉鳩則鳴鳩者百
通解無浮游殷之時也六字莫去聲

鵲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句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補百鵲者伯勞也伯勞者伯趙也恆以夏至來冬至去故

少昊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也善之者善其知至也辜

略也古語稱大略曰辜較不云鳴鵲而云鵲則鳴是不略

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

也小正辭盡而不辜者善也詩曰七月鳴鵲八月載績離

騷曰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蓋鵲鳴盛于

秋五月鳴之始也始鳴而急記之故言則時有養曰養長

也凡言則者盡其辭也○百傳本作伯時有養曰養長

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曰云也補黃尚書

令所謂日長至也夏陽故舉日冬陰故舉夜廣森謂一猶

或也如春秋穀梁傳一有一無之一言夏至之氣或在月

初或在月終無定日故但以有言之鄭君月令注云辰角

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可見月初為本月初終為末

古時語如此養之言養也韓詩曰江之養矣○宋本日譌

白有養日云也譌時養日之也通解作時養日云也从傳

氏注引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補幽風

舊本改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七月食

瓜五月其蚤熟者故云急瓜之辭○傳氏引別本云乃衣
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按衣與瓜創與
食並字形相似而誤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補蔡德晉
黃本兩句兼存失之夏蟬始鳴是也○良爾雅字為蜩注引此文亦作蜩

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
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

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

見也補匱蟬首上有冠綏者論衡曰蟬蟠化為復育復育

淮南子云蟬三十日而死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

而伏也廣森按漢書音義云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

梟羹高誘淮南子注云五月望也傳以五日為十五日或因諸
此然似非經意經言乃伏傳言而伏啟灌藍蓼啟者別也
文亦錯焉春秋之義乃難乎而也

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補熊安生曰灌謂叢生也分移使之稀散

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以染張爾岐曰種藍之法先蒔于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所謂啟也廣森謂蓼香菜可

食者亦於是月別之淮南子曰蓼菜成行陶芟也疏分也灌若集于灌木之灌○聚盧本作藜黃本無記時也三字

鳩為鷹

補傳在正月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罽羅說者以為仲秋也亦古今氣候之異

唐蝸鳴

唐蝸者匭也

補既記其興矣鳴又言之何也一則目治一則耳治○者上宋本衍鳴字从黃本刪爾雅

注引此文作蟾蝸者蟻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

也

補小正五月心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夏時歷也月令六月心中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此

周秦時歷也恆星東行故古今差焉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

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然此種黍乃晚黍也或增種黍菽糜於經非是傳

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與九月傳鞠榮而樹麥其例同也於文糜芒之糜从禾糜粥之糜从米

此傳字為糜不為糜諸家以為赤梁栗抑失其訓煮梅為豆實也補煮而暴之以

實也云豆者籩謂之竹豆蓄蘭為沐浴也補蓄之以待來歲上已祓除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句時何也是食矩句關而記之補黃

尚書曰令民為豆粥以辟暑氣矩法也以為食法之所關

而記之也廣森謂以已通已在經中者食菽糜以心中為

候經言心中則菽糜已在其中矣時是也昔光武帝舍無

萋亭馮異上豆粥是古食法有之○糜傳本作糜中下傳

本及通解有矣字舊本云矩關一作短閔頌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

離駒納之句則法也補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

驪閑之維則離駒離母之駒也馬六尺以下通稱駒故其

齒弱者別稱離駒亦取而納之法教之駕焉○舊本云夫

婦一作大夫卿按傳本作大夫卿

六月補此章經文凡三事初昏斗柄正初昏斗柄正在上

在上一也煮桃二也鷹始摯三也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

也蓋當依依尾也

補此斗柄謂斗衡也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天

官書曰衡殷南斗言當尾者尾與南斗相近○在當盧本作正當

煮桃桃也者桃桃也桃

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

補黃尚書曰桃實可食桃之實不可食也禮豆實

曰桃桃諸無舉桃者傳似小誤○桃傳本作桃

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

辭也故言摯云

補黃尚書曰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始摯即學習之謂也於

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鳥之殺且不忍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始摯二字傳

本不疊煞即殺字隸變體也故下宋本脫言字从傳本增

七月

補此章經文凡十一事莠藿葦一也狸子肇肆二也

蝗潦生萃三也爽死四也并莠五也漢案戶六也寒蟬鳴七也初昏織女正東鄉八也時有霖雨九也灌荼十也斗柄縣在下則旦十一也

則不為藿葦莠然後為藿葦故先言莠

補藿似葦而小中實未秀則下言莢

蘆是也於此發傳者對莠後言莠○藿葦字篆作藿隸省作藿此經文為藿从艸藿省聲與藿崔之藿異

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補廣森以

為或曰是也肆讀如禮故書肆儀肆殺者始習搏殺也爾

雅狸子肆眾家作肆倘亦取此義名之與○狸宋本譌狸

肆依或說音肆傳氏疑其字衍愚謂此與穀梁傳其一曰句法正同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

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補苹水上浮萍也湟湟也

潦行潦也七月雨盛湟之涸者亦為潦故曰有湟然後有潦○傳本生苹下有湟潦生苹也者六字潦而上無有字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補疏者爽之陰聲故相轉注也蔡德晉曰周禮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

既死則可

莠莠莠也者馬帚也

補郭璞曰莠似著可以為

收斂矣本改馬上宋本衍

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

有字从傳本刪

正南北也

補古者為戶於室東南隅天漢昏見當戶則南

津之閒

兩道相會上屬大陵積水其直如繩○宋本脫漢

天二字

從文選西征賦及月賦注引此文增傳本作漢也

者河也

通解寒蟬鳴蟬也者蜺蠨也○補謂之蜺蠨屈原謂之蜺

及黃本

從之寒蟬鳴蟬也者蜺蠨也○補謂之蜺蠨屈原謂之蜺

色青而

小秋風未初昏織女正東鄉○補織女兩距小星恆

至時瘖

不能鳴初昏織女正東鄉○補織女兩距小星恆

昏斗中

析木加午則取訾加時有霖雨○補春秋左傳曰凡

卯故織

女正東鄉○鄉音嚮時有霖雨○補春秋左傳曰凡

霖季夏

大雨時行灌荼灌聚也荼藿葦之莠為蔣楮之也

初秋猶

時有焉灌荼灌聚也荼藿葦之莠為蔣楮之也

藿未莠

為莢葦未莠為蘆○補蔣茵也楮讀如上褚五十衣

用蘆花

也將以楮蔣故聚之既記其秀之候復詳人事也

莢一名

亂蘆一名葭○聚蘆本作藪之莠下傳本有也字

楮黃本

作楮未莠宋本作未秀按斗柄縣在下則旦○補三

小正秀

字皆借用莠今從傳本斗柄縣在下則旦○補三

立秋旦

畢八度中處暑旦并初度中參在井前夏時星候

較蚤七

月參已得旦中矣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

中則旦為失其傳蓋本七月經文寫者失之誤綴下章之末遂於此複衍則旦二字當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正月傳曰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足以明之矣

八月補此章經文凡九事剝瓜一也立校二也剝棗三也

也駕為鼠八也參中則旦九也剝瓜畜瓜之時也補剝盡然此句疑本在七月說具前章

五月食瓜不言剝此其言剝何瓜將盡矣故取而蓄之曷為則必蓄之詩曰疆場有瓜是剝是道獻之皇祖瓜也者

所以為豆薦也禮天子樹瓜華○畜立校立也者黑也校瓜上傳本及通解有剝瓜也者四字

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補周禮春暴練夏纁立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

皆視此為蚤幽風曰八月載績載立載黃蓋徵夏時染采以八月焉黑而有赤曰立校讀為絞禮有絞衣鄭君云絞

蒼黃之色也廣森謂綠之近蒼黃者若俗所稱平果綠矣未嫁者未成人可以服間色○校音肴綠傳本作緣衣去

聲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

言剝也

補剝棗擊棗也亦有盡義禮籩豆之實棗烝栗擇

敬先王尚令名焉故取之也時謹記其時○栗宋本譌栗傳本及通解作桌篆文栗字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

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補皇侃說丹良螢火

也其食蚊蚋進而不盡食若養羞然○宋本丹鳥白鳥下

兩也字並脫从月令注引此文增閩宋本作蚊从傳本改

與月令注合按閩說文本作閩亦蚊字也鳥者宋本譌鳥

也亦从月令注改傳本於也上增何字翼者之者及進也

二字月令注無羞也者作養也者又辰則伏辰也者星也

鄭君說此經以為九月容所見本異

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補辰農也說文解字曰農房星為民

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

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者宋本譌謂傳本於謂上增

者字盧本改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

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補鹿人

鹿從蓋傳首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

從而改耳鹿性得美食必呦呦相呼是善養其離羣也兩

鹿曰離三鹿曰羣離麗也牝牡偶也鹿偶而嫺之時非君

子所知也小正言著不言幽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

或曰人從則傳謂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言鹿大小相

率有序若人之相從也金氏以為鹿人官名從從禽也尤

不辭○宋本善下衍而字或駕為鼠補傳在參中則旦旦○

日人下脫從字从傳本刪增

大衍歷議引此文

作曙避唐諱改也

九月補此章經文凡九事內火一也選鴻鴈二也主夫出

火三也陟立鳥蟄四也熊羆貉獬豸則穴五也榮

鞠六也王始裘七也辰繫于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

日入也雀入于海為蛤九也

者心也補春秋左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昏心星伏也。遘鴻鴈遘往也。補鴈以北方為居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補夫如夫圭田之夫治也火伏

者有司主治之周禮陟立鳥蟄陟升也立鳥者燕也先言

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補金履祥曰古人重立鳥

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立鳥去則多蟄於鳥岸

熊羆貉豺鼯鼯則穴。補熊山獸似豕羆如熊黃白文貉白

有螫毒鼯類鼠赤黃而大能捕鼠郭璞曰江東呼為鼯六

物皆畏寒冬伏者○羆宋本譌罷貉豺傳本作貉貉宋本

作貉貉按說文韻譜貉莫白切貉下各切後人以貉為貉

又別造貉字俗體乖謬不合六書之正鼯鼯則穴宋本譌

鼯則穴從爾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

傳但傳首未舉經句耳下王始裘亦不別出經句可證矣
勸種麥季秋勸有黃華與此異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
也補其言始何也獻裘前乎此矣獻而未衣也言是月之
也始衣之也禮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裘者王之裘
也功裘者王所以賜也古者九月授衣功裘未授不服良
裘臣之獻紅也必先尊而後卑君之為惠也燠必均乎下
於裘見之矣單子曰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辰繫于
月令孟冬天子始裘言乎寒之晚者也○衣去聲辰繫于
日補辰亦謂房星也九月日躔大火雀入于海為蛤蓋有
矣非常人也補雀黃雀也通卦驗曰立冬賓雀入
十月補此章經文凡七事豺祭獸一也初昏二也南門見
也織女正北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補月令以為九
向則旦七也補月令以為九
無後初昏補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
字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

在天傳說以為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
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歷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
昏伏不當言見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補此晨見
乃誤讀之故耳
也不言則見者南門以九月本始見十月
旦已在隅小正凡記候之晚者文無則也黑烏浴者何也
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補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
之鴉浴者言鳥乘暄飛上下若浴然○傳本作黑時有養
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補黃尚書曰此時夜之長如夏時日之長也廣森謂冬至
之氣在十一月將短至而急記之君子愛日之意也○宋
本有下脫養夜二字從黃本增云宋本譌玄或屬下雉為
讀非也从傳本改小正文句有用也雉入于淮為蜃蜃者
云者正月傳蓋記時也云與此同
蒲盧也補振大蛤也國語曰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盧猶蒲贏也或曰蒲盧是變化之名故果贏亦為蒲
盧○盧宋本譌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補十月日
盧从傳本改

津析木東升則陬訾正北故織女亦北鄉織女恆鄉陬訾者也○旦宋本譌具

十有一月補此章經文凡三事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王

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補四時皆田獨記狩者冬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狩者上傳本陳筋革陳筋革者

有王字黃本王上無言字田下有也字

省兵甲也補筋弓也革函也因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補

行不從王而行也嗇人嗇夫也夏書曰嗇夫馳庶人走覲

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蓋小臣給王使令者也於狩無

事故於時月也萬物不通補諸家以於時月也屬上絕之

之事每言是月也以發之萬物不通則月令所謂隕麋角

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

隕記時焉爾補蔡德晉曰月令仲冬麋角解是也廣森謂

蒙蒙萌生之貌鄭君易注曰齊人謂萌為蒙

符驗也○墜傳本作墮日人實反篇中日舊多作日實

十有二月

補此章經文凡五事鳴弋一也立駒賁二也

鳴

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

也

補弋未聞類篇有鳴字云鳥名然不詳其狀金氏云當作鳶按篆文鳶雖非从弋但此記已經隸寫或又轉誤

而脫其半

立駒賁立駒也者蠃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亦近似

補蠃大者曰駒猶云馬蚘蚘也方言曰蚘蚘西南梁益之

間謂之立駒古今注說河內人嘗見人馬數千萬遊動往

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蠃因名蚊曰黍民蠃

曰立駒誕哉言矣賁讀若三家詩鶉之賁賁○駒也者上

傳本無

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

也

補蔡德晉曰卵蒜小蒜也其根如卵○干

虞人入梁虞

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

補蔡德晉曰虞人澤虞也入

始漁是也廣森按周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曰隕
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詩曰敝筍在梁
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補姜上均曰旦睹猶言明見也向始動今明見始終
之辭○旦傳本作且

凡十二章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二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三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保傳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

凡三十一世補國語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然史記

自湯至紂唯三十世所未詳也○三十漢書作二十篇首更有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一句故以下殷周字漢書並作三代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秦爲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

孔子曰性相近非漢書作不

何殷周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

暴卒疾也○賈子新書周下有之君二字其作

有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之禮

古即殷周時也補顏籀曰乃始也廣森謂舉之

禮春秋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乃宋本譌及从儀禮經傳通解改漢書作迺新書作初之

禮漢書新書並作以禮使士負之卜其吉也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

見之天也參職謂三月朝也端正也冕服之正補白虎通義曰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參

夙興漢書新書並作齊肅通解云參乃過闕則下敬君典

齊字之誤而注文職字亦誤見音現過闕則下法之處

補闕象魏也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

昔荆莊王為茅門之法太子入朝馬蹄踐雷而戮其御魯

有茅闕門則茅門者過廟則趨徑闕故下望廟則趨補古

聞與○聞即闕字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

牛過廟亦下二文互耳殷廟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

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

教固以行矣補顏籀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漢書時作而以作已昔者周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補新書

修政語曰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褓注言十有三者書

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据六歲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

有三歲之數蓋誤以嗣王之初歲為復子明辟之元年故

卻少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彼證此於事則非於
文則當○通解無昔者云本篇作昔者成王今從大戴是
古本大戴無此二保保其身體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
字祿漢書作抱
之而歸諸傳傳其德義傳猶敷也補文王世子曰太傅審
道者也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師導之教順師傅之教大
○其漢書新書並作之盧本同
訓道傳即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此三公
相成王為左右也○順漢書新書並作訓盧本同
之職也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文尚書及於
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之孤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
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故孩提三公三少固
之隆師友為先也○宴新書作燕居故孩提三公三少固
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言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補

教之盧君絕故孩提為讀非是說文解字曰孩古文咳小兒笑也。故下漢書有迺字提下漢書新書並有有識二字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

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補比選校而行

去聲漢書新書比作皆閑博作博聞輔作衛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目見高安本作日見漢書作生而見兩視字漢書新書並無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漢書云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

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乃得為之恐其懈墮故以所味好孔子曰少成若

性習貫之為常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常自氣血始。性上漢

書新書有天字元本同之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其太子幼

為常漢書新書作如自然擇師友亦然○道上宋本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補顏籀

常字从朱本刪漢書無此句妃匹之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太子入

妃新書作好五入大學也○漢書新書學上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無小字小者作學者宮作官

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

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

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

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

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補天子之學

與明堂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

其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瞽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故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也北堂曰上庠北為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以此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漢書新書如作而匱作遺按如古通用為而字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宋本譌始从盧本改

傳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成王

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補顏籀曰則此五義法也○漢書新書端作考達作匡理漢書作治

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補百姓百官也書曰辯章百姓○義

漢書新書並作學舊本云緝一作輯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漢書

無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

膳之宰

太子齒於學有榎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補荀子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虧減

也宰膳夫也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檀弓云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國語云

宰夫陳饗膳宰監之經傳多通言也○司漢書作記虧漢書新書並作徹宋本又於虧上行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

此文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

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

死○去御覽作其新書云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

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按此

記似言史宰失其記過徹膳之職則有死刑如彼於是

文似言史宰不得伸其職則以死爭之意微殊也於是

進善之旂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旂下也補旂首注析羽

十六字漢書並無有誹謗之木堯設之使書政之僇失也

下文兩有字亦無有誹謗之木補古今注曰誹謗木今之

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如

涖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

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
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按
桓和華聲相近遞轉魯有桓楹即桓表也西京賦云次和
樹表蓋軍門前亦為和表因名和門是皆誹謗木之遺象
有敢諫之鼓舜置之以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補禹之令曰
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云若今時上變事
擊鼓亦其意也○白虎通義引此文云立進善之旌縣誹
謗之木建鼓夜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然瞽與
招諫之鼓鼓夜誦詩鼓聲誤也夜史為字誤補夜非誤字
也漢書禮樂志曰立樂府采詩夜工誦正諫工樂人也瞽
誦○夜宋本依注作史從盧本改工誦正諫官長誦謂隨
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史○正漢書新書
並作箴下有大夫進謀四字推注大夫云云似正釋此句
豈今本脫與然注士傳民語補士傳春秋左傳所謂士傳
亦有錯文不可解言杜預曰士卑不得徑達聞
君過失傳告大夫是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量知授業
民語傳所謂庶人謗也故雖勞能
受也補古以攘為揖讓字曲禮曰左右攘辟不攘言受教
不辭也○攘漢書新書並作媿後漢桓郁傳引禮記云習

與智長則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補中音訓並如從容

中道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書無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坎以別內外以端其位補舊說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按公冠篇云以正

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

王者朝日由此言之朝日於朔夕月於望與顏籀曰朝所以朝夕月以此言之朝日於朔夕月於望與顏籀曰朝所

以明有別也教天下之臣也○別漢書新書並作敬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饋之仲春舍菜合儔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補國老三老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

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此饋醬者食禮也漢辟雍儀曰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所以明有孝也教天下之子也補祭義曰貴老

為其近行中鸞和補行車行也鸞和鈴也步中采芡趨中於親也○中漢書新書並作以

肆夏

車亦應樂節步又中珮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纁曰行以肆夏趨以采

芡此云步中采芡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芡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補

燕禮記曰賓及庭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采芡

逸詩篇名或以爲齊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舊本云芡一作薺

按漢書新書作齊

所以明有度也

儀教天下

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

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

玉纁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新書不食作不忍見

不嘗作不忍食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皆先正於己

食以禮

謂俎豆傳

列及嗜

徹以樂

於飲食之間又不忘禮樂補周官膳夫王卒食以樂徹于造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失度

失孝敬禮

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

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

○白虎通義引此文減作徹是

下有明堂之位曰補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此出彼文非今小戴記明堂位篤仁

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

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道慎御覽引此文作順道

誠立而敢斷言能忠誠自立而果於斷割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

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

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

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

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

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

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補將順其美曰充匡救其惡曰拂接讀為捷古今字也春秋經接菑左氏作捷菑盛德注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按國語訪于辛尹謂辛甲尹

佚並周史也左傳以辛甲為太史則尹佚內史矣周官內

史掌贊王命諸侯故書曰作冊佚告○相去聲絜音潔聞

下新書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

有而字

而舉無過事補維持也虞書曰欽四鄰○自殷周之前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漢書前作及秦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賈誼云所上者告訐也

獲也書曰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

罪人斯得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所習者非斬剿

而教之獄皇少子二世也○故漢書作使所習者非斬剿

人則夷人三族也補割鼻曰剿夷滅也張晏曰三族父母

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盧

君後注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故下漢書忠諫者謂之

依如說

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詖誣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詖

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生

為楚國詆與是也○詆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補顏籀曰

菅茅也○艾盧本作芟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

也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

今言俗語然也補顏籀曰已事已往之事○漢書新書並導下有之者二字治作理語作諺如新書作而漢書作視

已成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補顏籀曰亟急

也車跡曰轍○知音智漢書新書如作而辭作避末句作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敗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與選左右○敗漢書新書並作變盧本同心未疑而

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疑漢書新書作濫

夫開於道術

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

○漢書知

義作智誼無理字功作力已上有而字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也綮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

教習然也

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

畏猶不相救為者皆教習使之然也○案宋本譌參从戴氏校本改漢書作累雖有作者雖不能作而不為去聲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

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左右正漢書新

書並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萬漢書新書並作兆與今呂刑文同按淮南子主

術訓亦引書萬民賴之或古所見本異朱本輒改兆字未敢从

此時務也時猶是也○通解作此之謂也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

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

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補畜養也閑習也經常也

○君國宋本倒作國君从御覽引此文改新書論作諭天

下有於字學上有天子二字末云古者齊太公職之子無恩於父母○新書作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舊

本云無不中於制獄補制斷也魯論語曰片言可以制獄一作輕

忠於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

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强於行○誠御覽作議賜與侈

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補言賜近臣則濫賜遠臣則吝

易以往遼古字假借以遼為吝又轉為鄰子張問入不能

官曰雖行必鄰○新書近臣上有左右二字鄰作吝

懲忿窒慾

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

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

傅之任也

○其宋本譌之从朱本改新書不從上有大行大禮大義大道八字言作教末云古者魯周公

職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

補處位坐也○此下新書有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

不法不古

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

聲有準乃中律補鄭君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

出曰

進退節度無禮

節度或為即席○新書云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

升降揖

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

○安字誤新書云妄咳唾數顧趨

行不得

趨或為走

色不比順

○比音協比之比

隱琴瑟

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補隱倚

也如隱几之隱慢其雅器且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新書云

容褻也○瑟上新書有肆字

天子宴瞻其學

少師與天子宴者也○瞻字誤新書云燕辟廢其學

左右

之習反其師

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補朱子曰學記所謂燕朋逆其師者也○反新書作詭

荅遠

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補辭

禮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是其類也已諾猶然諾

也緩應曰諾急應曰唯。新書侯下有遇貴大人四字正

作適應下通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宋本譌傳从通解

解有對字

下有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新書云古天子居處出入

之字

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補御器縱上

下雜采不以章或於朱紫不以典章補上謂衣下謂裳也

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縱字衍戴氏校

本刪新書作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補集當

雜采從美

形之誤古讀集或亦如譙小雅是用不集與咎道字為韻

譙責也忿怒非義則譙讓無節說喜非義則賦與無節。說音悅集

新書作嚼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凡此上新書有小行

師之教

天子宴私安如易自放縱也。易去聲新

十四字

樂而湛

過於飲酒而醉食肉而餒過其性也○新書飲上有夜飽

而強飲強強也○補若云強飢而慄飢而慄貪暑而暍寒而嗽傷

暑也○宋本暍譌喝注寢而莫有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

後補周官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天子自為開門戶補

應門晏柝則歌關雎以諷焉故師保所謹至於門取玩好

戶啟閉見纖悉之必周也○新書作尙自為開戶取玩好

○取上新自執器皿補春秋之義尊亟顧環面亟屢也○補

亟去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補舉若使

○舉凡御器必籍而記之揭而書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

宴樂雅誦逆樂序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

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補爾雅曰徒歌謂

之謠古以誦為頌字逸詩曰敕爾眾工奏爾悲誦樂序若

升歌笙閒之等盧君附會樂責太史之義謬也新書云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記文脫耳○號平聲新書號上有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十二字逆宋本謬送通解及盧本作迭今據後所求聲音非禮樂句注校改不知日月之時節補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者也昔殷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補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

○新書作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國之大忌末云凡二章新別然今本不復分章攷案文義當於此為斷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據易說言也補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

皆慎始敬終云爾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之始也冠婚人之始也乾以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

頌者詩之終也吉禮禮之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之義也以言人道當謹始而貴終也○漢隸書寫坤

皆為以象坤素誠繁成○新書無誠繁二字按繁素之誤

卦三畫中斷而衍也誠成之誤而衍也古書往

往有似此者緣校讎家鉛黃乙之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

後人轉寫遂兩存其本不復識別

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姪暴黨

無不善三族輔之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新書娶作婚通

字慈孝御覽引此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

文作慈悌孝愛

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

將傷天下謂居號斯言補商臣蠹目食我豺聲不慎其始

韻下古讀如卞母古讀如每故曰素成補素平素也生子

廣韻十五海有等字多改反賢否慎之於母是

平日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

成之也

世戒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祕之故置於宗廟藏

以金匱也補娶妻擇婦既有素成之道矣及其既姪

復有胎教之道下引青史記文卽古玉板所書也板方也
編之曰策不編曰方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
名書於方凡國之大事皆著於板逸書周公陳大聚之法
治而銘之金板太公有金板六弢用玉之意重亦同焉金
匱書所謂金滕之匱也鄭君說凡青史氏之記曰史子補
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漢藝文志青史子五十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
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室宴室邾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震
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卽
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爲節者君
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已下妻同之也○新書教下有之
道二字腹作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
有身宴作夔
瞽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豕宰之屬上士二人
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爲陽故在左飲食爲陰故在右
升所以斟補銅律管以銅爲之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
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
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也云升所以斟
者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

非量器也。師朱本譌史从通解改升盧本依新書作斗

古字早相似新書寫誤耳此下新書有太卜持蓍龜而

職御於門內十九字其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

則太師縵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補韜瑟於囊曰縵

樂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

太子。謂非秩若不時縵瑟倚升示不用。新書太子生而

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貴中月管補官人篇曰心氣鄙

聲溫好故泣聲剛柔清濁以律辨之知其性術焉古者樂

官吹軍聲以詔吉凶鼓琴瑟以奠世繫至漢猶傳吹律定

姓之法聲音之太宰曰滋味上某。上某時味補春上酸夏

理微乎微矣。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謂昊旻之事補曲下無取於墜。謂

州及社稷補曲禮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補曲禮曰不以

不以國。墜古文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山川凡此皆為

其難諱

無拂於鄉俗

言不苟易於鄉俗也。新書無並作毋拂作悖。

是故君子名難

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

謂避後諱

古者年八歲而出

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

大節焉

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

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補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郊西郊也。辟雍在西郊。故詩言西雍公宮南之左。則師保之學也。此天子諸侯同之舊說。天子小學在外。大學在內。似不然。盧注亦沿誤。古者下居則習禮文行則通解。有王子二字。非注虎門一作庠門。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

衡為鸞在軾為和補乘車一轅轅端有橫木長六尺六寸

者車皆立乘道逢所尊敬則俯憑其軾韓詩內傳曰鸞在

衡和在軾前魯詩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並與此

記同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君說乘車置鸞於

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補

有五御鳴和鸞其一矣。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

聲上御覽引此文有其字

為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衡平也半璧曰璜衝在中

再命黜衡三命葱衡鄭君玉藻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

觸似衝牙一玉耳皇侃說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

與盧義同也三禮舊圖曰衡長五寸博一寸璜玼珠以納

徑二寸衝牙長三寸。葱宋本譌雙從通解改玼珠以納

其間納於衡璜衝牙之間玼亦作蠙補說文解字曰琚瑀

以雜之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瑀或曰瑀美玉琚

石次玉補言琚瑀即玼珠非也衡璜衝牙珮之大

名其中仍雜貫他玉故詩云佩玉瓊琚又云貽我佩玖皆雜珮也 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步

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補步

環尙圓若般避時也折還尙方若揖曲時也揖小俯揚小仰○還音旋舊本云揖一作厭古之爲路車

也蓋圓以象天補此於路車言蓋則鄭君說潦車有蓋乘車無蓋失之也周官道右王下則以蓋從

道車亦有蓋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補橑蓋弓也補屋上椽謂明五路同矣

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補軫車底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故仰則觀

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

運謂視輪也車爲月補鈴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

人自青史氏已下太子之事也○車新書作輿無巾字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

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太任孕文

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
為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
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任子
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補舉踵曰跂
○舊本云跂一作跛不差下新書有笑而不喧四字文選
西京賦注引此成王生仁者養之謂乳也孝者緼之謂保也四
文云獨坐不倨成王生仁者養之謂慈母及子師補內則曰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賢傍之謂慈母及子師補內則曰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保母皆居子室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
他人無事不往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
有與計謂諸公也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
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白虎通曰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報告之義天以高為尊地以
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
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厚者增厚矣尚書
中候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禮緯曰刑法

格藏世作頌聲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剋石紀號
英炳巍巍功平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
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受命
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
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成王
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
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尚故白
虎通以釋釋者為無窮之意亭亭者為德法審著凡封禪
之禮固於恆霍及繼體之君獨言太山及受命者舉其始
也封謂負土石於太山之陰為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
梁甫之陰為壇以祭地也變壇為禪神之也補封禪者帝
王巡守之事書曰封十有二山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即
此也且其名始見於管子則三代固有之但不若漢世方
士神奇之說耳梁甫泰山旁小山疑即新甫也管子云成
王禪社首此云禪梁甫傳聞之異練擇也昔者禹以夏王
猶新書作由古字通用王新書作立

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

以見禽於越

夫差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文公以諸侯無德罷百姓故終縊於句踐也

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

厲公有鄆陵之會而驕暴無道及遊於匠

黎氏之家為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殺音弑古殺弑同讀春秋傳吾將弑季氏是殺下亦為弑坊記殺其君之子奚

齊是弑上亦為殺黎新書作麗

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

簡公以弑於檀檀臺名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王也威王

田常弑簡公至和為齊侯其孫號稱王大強於天下○盧氏云檀字下舊刻一有臺字四小字藁乃臺字之誤注釋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穆公以秦顯名尊號二

世以刺於望夷之宮

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曰昔我穆公自岐

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二世嘗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世就望夷之宮而祠焉趙高為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趙懼誅遂使其壻閭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右○顯

上宋本脫秦字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

君謂齊晉故成王處繼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

王五十而弑沙邱任李兌也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

號為主父後有太子難李兌圍之於沙邱終餓於沙齊桓

宮也沙邱今在趙郡鍾臺之南也○抱新書作祿

公得管仲九合諸侯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補

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于鄆魯

僖元年會于榿十三年會于鹹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

會謂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一匡天下之會施四教於

于首止九年會于葵邱凡九也

諸侯補廣森謂匡天下者再為義王陽穀與召陵也補謂

指言召陵之役尊周帖荆首止尊世子葵邱尊

周公再明王義也召陵首止葵邱管子失管仲任豎刁狄

所謂三匡天子○新書云稱為義主

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

任也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豎刁狄牙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

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補豎刁即

寺人貂狄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

為秦所并削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趙得藺相

年信陵君率五國之兵攻秦而敗之復得其地趙得藺相

如而秦不敢出藺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於秦完璧而歸及澠池之會又偪秦王

為趙王擊缶是以秦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強安陵任

秦不敢闕兵阱○新書得作任秦下有兵字

周瞻而國人獨立或為騶或云秦破韓威魏而騶陵君獨

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睢之力補周形近唐瞻形近睢

並轉寫之誤安陵魏所封小國也戰國策云安陵君使唐

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對曰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

千里不敢易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韓魏

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是其事

矣○獨上元本有不字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昭王為闔廬敗於柏莒而越在草莽

包胥裹糧跣走請救於秦遂得甲車千乘步卒十萬敗吳師于濁上王反而國存補按左傳秦使子蒲子虎以車五

百乘救楚大敗夫概王于沂此云千乘及濁上齊有田單並依淮南子為說也濁上高誘以為江水之上

襄王得其國襄王閔王之子法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遂殺閔王其子法

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家庸齒去莒中齊亡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為襄王也以保莒城

而布告齊國曰王既立在於莒也襄王五年而田單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

封田單為安平君○田新書作陳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

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元本無佐字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

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

大戴禮記補主卷三

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地
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補呂氏春秋曰紂命文王稱西
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辭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
日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湯嘗出田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日噫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
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
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通感處遠淮南子曰文王
砥德修政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蓋句踐也補蓋句踐
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蓋句踐也補蓋句踐
後越人伐衛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非不積
舊冢之義矣是以鮮克有終詩人戒焉○冢宋本譌冢从
元本以其前爲慎於人也皆得民心也○新書前作所慎
改易君子以順德九師爲慎德詩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
應侯順德淮南子亦引作慎德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
也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何以知其然也
之喻也○新書異上有處字豪作士

管仲者桓公之讎也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其鉤

鮑叔以為賢於已而

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

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

垂拱言無所指麾者

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

齊在魯北○鮑下新書有叔字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

肖而任事

彌當聲誤為迷也因言賢者歿猶得士也○迷新書作彌

史鰌患之數言蘧

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言死於今治喪一曰即就

於北堂

補房中半以北曰北堂禮死於適室小斂於戶內使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殯於西階上今將殯側

階示不以禮也

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而猶汝矣○新書君下有也生不能

正君六字而上有死字注文舊靈公往弔補喪禮君於大

則視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造然驚慘之貌○新書作

威然易容而寤按古威造二字異形同聲韓非子舜見瞽

鼓蠶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曰吾失矣立

召蘧伯玉而貴之進之為卿○召迷子瑕而退之○宋本

從戴氏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成禮復衛國以治史鮒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

衰矣故論語曰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比干諫

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名不忠也二

箕子紂諸父名胥靈公殺泄洽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凡諸

餘○陽新書作狎

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嗣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宮之奇諫虞不從亦族行之○新書靈上有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陳字從作徙

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

魯宣九年殺泄治十一年而楚子縣焉補此言失賢者危亡也盧云文王十二年殺比干者依先儒說文王改元九年崩武王受命之仍稱文王受命之二十年也伏生及太史公皆謂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邲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武王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乃東伐紂故大誓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惟劉歆三統歷以為文王受命九年似見真古文書而云然者但據序無十三年之文今書則晚出東晉未敢深信也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正義引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記文逸然淮南子亦有此語計文王崩時武王年入十三矣又五年而克殷又五年而崩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謂服喪三年觀兵還居二年也更不得如宋儒

[illegible]

今未有不然而者也

故韓詩外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安存新書作

顯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新書察作照無兩者字

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

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於前人也

補卻退也○夫盧本作今危亡上新

書有所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興微子之後封

比干之墓見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共之也○興新書作國

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

其不失可知也

補新書云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向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文

視此為備此篇上章言宗社之本在於太子貴甄簡左右以導習之雖為貳君猶有所尊雖為天子猶有拂士是殷

周所由久安父也下章申言教太子者必慎之於妃匹之

始端之於衽席之上重之以震夙之禮而又臨以師保佐以聖賢乃能終底太平歷過其卜故上陳三代下究六國

推夫古今興廢之迹未有不得賢而昌失賢而亡者繫之

傳職以爲帝王之極範儲嗣之炳戒劉向稱賈
生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豈不諒哉

凡二章

新別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今少四字

大戴禮記補注卷三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四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

計其失

求其過

省其身

彊其所不能去私

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

補學如不及唯日不足

及時

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

音避辟

日旦就業夕而

自省思以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

故業必請

之補不攻異端也

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

復白也補

復再問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雖不說未解不彊爭補說如相說以解之說

君子既

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

唯義所在

中庸曰甘苦之害困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也

補習者溫故知者知新

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

讓也

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

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五者謂患

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

孱小貌不務大

微言而篤行之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憂念也

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數猶促速數音促

身言之後

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

非法不言言則為人稱之非德不行行則為人安之注安疑

守字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

憚憚憂惶也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

殄亦

行自微也不微人

補自卑而尊人

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

吾自知也

補屈原曰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勿勿猶勉勉勿勿音沒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

何不謂見利思義邪

子思子曰志帥氣

外內

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

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與音預

是故君子

疑以終身

疑善之不與惡之及已也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恥也嗜

慾思恥忿怒思患

故思惑者朝忿忘身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

慮勝氣

血氣勝則害身故君子有三戒

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

貴其可

言之必思復之

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思復之必思無悔

言

思唯可復

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

以言不虛

人信其行

從之以復

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

復宜其類

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類宜其年

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亦可謂外內合矣

補人信君子之言者以其言之必從而行之也人信

君子之行其今日行之明日復行之而前後相類也久而驗之至於積年所行無弗類者可謂外內合一無虛

假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補人以兩

君子憂之乎邪之而不

端來問則擇其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補荀

易行者告之子曰流言止於智者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補熾熾小也夙早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君子已善亦樂人

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補不

以自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之恐其惡人之

為不善而弗疾也補疾謂惡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改也

補則不改似此注改字飾其美而不伐也顏淵曰願伐則

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億不

信不不說人之過說解說也補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

逆詐人之過矣故君子不為也不揚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

人之過厚也不說人之過忠也

在猶存也補按爾雅存在皆察也察人往行來行知其過改否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

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孤德不見其一冀

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也補雖

冀人為善之心無窮然其人止有小德一善者亦不責難求備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

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慎

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補豫謂未來而推度之也

慎古通以為順字順猶遂也事已往者無所繫戀不必期

於遂成之君子之接去之不謗以義就之不賂以道亦可

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

而不儉直而不徑徑行夷狄之道亦可謂知矣舊本云知君子

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補故獻子

不服華色之服

服法

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甯儉

與其倨也甯句

倨猶慢也句以喻敬補此以數術喻倨言過句言不及凡三角過於矩為倨不及矩

為句古曰倨句今曰鈍銳句音鉤

可言而不信甯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

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

夙絕之而疑

衍神言弗致也

怪力亂神

道遠日益云眾信弗主

道遠日益積習

之也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云絕句荀子大略作矣

靈言弗與

補靈言靈異之言與許也人言

不信不和

不合忠信之道補和讀唱和之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

言不

窮人

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

依前言親人

必有方

方猶常也

多知而無親

無所親行補知所知也

博學而

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

以上自正面言、以下自反面言、

而算焉

補算選也

多言而慎焉

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

博學而無

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倖者君子不與也

倖塞也言

好直即太徑為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徑即徑字史記上林賦徑陵赴險字亦從人倖音室高安本作倖

夸而

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

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補亟急也急於求通達所云邦家必聞者也

好名而無體

無容體

忿

怒而為惡

怒不以為惡或曰無惡而怒。為戴氏校本改無

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

者君子弗與也

補足恭便辟為恭也口聖大言自聖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

篤難於仁矣

補篤難甚難也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

無望焉耳

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已上遊飲

也補酒一宿熟者曰酤或謂之鷄鳴酒

居高安本作飲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

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

事而不敬

情於從事

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

不畏其神

朝廷而不

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

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終可知。宋本脫則無聞三字。從盧本增。

七十而無

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

言其過不大也。補勉當為免言不足責。

其少不諷

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

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

改倦也

倦傾病人。注人當作也。

行而不能遂恥也

謂不能終也。

慕善人而

不與焉辱也

音預。與。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

固專固也。

說而不能窮

也喜怒異慮惑也

補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

不能行而言之誣也

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來言無文飾其辭也。

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受盧本

作食厚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也。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說

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也。言危殆於以身近之。殆於

身之矣。危害於身補此解失之殆幾也。悅之人言善而色

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蕙焉不悅釋之貌補蕙畏難也。不說其言。殆於以身

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遠當字誤為近補不

身近不善矣。其去身為不善者亦幾希矣。此深言樂善之

當速違惡之當嚴也。宋本注作近當字誤為遠。譌此於

諸家注體宜云近字誤當為遠。唯盧君文例先出所破字

下為某者本經字也。前後皆然。然愚意此近字似不誤。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行

見於言目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故曰則元本作而。見音現。

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謂流

部分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補復如言可復也之復。觀其所愛

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

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惛亂也。誣妄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

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

貞也。文王曰省其喪觀其貞良也。○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增。居約而觀其不營也。

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勤宋本譌。動从元本改。君子之於不善也

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奈形也。色也勿為可能也。

心思勿為不可能也。補言君子之屏去不善無所勉。太上強於心色之間是入所難能也。

太上其次其下

不言安仁利仁而意樂道利道

疑當作有備則勿備也

樂善

太上德之最上者謂其心不為也

其次安之

其次德之次者謂其色不為也

其下亦

能自彊

謂其身不為太上謂五帝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仁

者樂道

上者率其性也

智者利道

次者利而為之

愚者從

弱者畏不愚不

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此自執而誣於善補彊讀屈彊之彊

太上不生

惡

無為過之意也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有意而隨絕之次下當有生字

其下復

而能改也

既為而能改之補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也貳而改之猶無過

復而不改殞

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

鄂鄂辨厲也論語曰

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文與今論異朱本高安本作不作妄改

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

罪矣

勉从元本改○免宋本譌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

常思正也由古通以為

猶居由仕也

故曰父母為嚴君子孫為臣民也

備則未為備也

恆謙而勿虛也

慮存焉

不忘危也補推家而致之國事有小大人有眾寡其道亦未備也然能齊其家而國有勿慮難治之

理存乎此矣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

使弟猶使承嗣也

承嗣謂冢子也補承丞也春秋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

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

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

於萬民也

補宮室謂家人也○所予之子當爲與賜與之與當爲予寫者互之

是故爲善必

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

家治則移官亦理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淫大補栗敬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

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久也

又治也

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

四忠為孝之本，以孝為忠之本，
不曰、疑當作孝如其忠之本也。

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
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
栗者，鮮不濟矣。禍福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誠。勝平聲。君子之
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於面。使而勿貌也。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
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嬉嬉，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
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補所疏尚文。友以立其
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今多二十七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補孝貴忠誠無飾偽也。孝子不登高，不履

危

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

庫亦弗憑

補庫卑也弗憑卑者不臨深也○庫宋本譌痺

不

苟笑不苟訾

補訾毀也

隱不命

人有隱僻不許之也

臨不指

凡居上不為惑眾

故

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

死且不行

流言止焉美言興焉

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

補不以橫逆加人則惡聲亦不至

故孝

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

處安易之道以聽命也

不興險行以徼幸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

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注有缺文

出門而使不以

或為父母憂也

不為事或貽憂於父母也

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

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

行不敢自專也

補使人以恕也

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

故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補無改者三年之內常若父存若居不主與行不由阼立不當隧之類

又能事父

君子立孝。為忠之用。是仍
民忠也。為孝之本。立論。
與前篇第一句。

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使敬其父母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

致諫。

謂卿大夫。

士之孝也。以德從命。

補言以德者。親之命有失。德以致諫。不以曲從為孝。

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分地任力。致甘美。補惡食。言養以甘美。自食其惡者也。

任善

不敢臣三德。

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

故孝子於親也。生

則有義以輔之。

諭於道。○子宋本。譌之。从高安本。改。

死則哀以莅焉。

莅。祭祀。

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凡二百三十四字

今補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有忠與禮。孝道立。

故為人子

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

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

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

能況以所不能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

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眾言言慈祥與莅官者

言言忠信也。今儀禮文慈祥上亦有忠信字敖繼公集說据此注以為衍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

之微諫不倦補微諫幾諫也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

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小人而已哉乃犬馬之養致敬

而不忠則不入也補不入不得乎親也敬而未安是色莊也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是故

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隨所欲也居處溫愉補孝子必

有和氣愉色著心於此濟其志也補此者如上所言也居心於此以成其孝之志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吾知其能自取過補此言微諫之道過則稱已也入謂納其言○入

宋本譌人从戴氏校本改下同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補諫若不從又為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

所謂子為父隱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末章也七子

自責任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小雅小菀之四章也申可

以入之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補解詩之言所生者謂父母也不使父母有可恥之

行所謂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

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補臣以人不非其

君為能忠子以人不閒其父母為能孝弟弟亦思不恥其兄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

有孝弟者其仁
之本也

見於義書
末段

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

可謂知終矣補孝終於事君弟終於事長君子以其孝弟知其能終

凡三章新別凡三百二十四字今多二字疑子曰衍文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補不辱親其下能養。○養去聲

篇內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

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於道。凡言與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於道元本作以道。參直養者

也。安能為孝乎。補直猶特也。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

不敬乎。○親小戴作父母身者上別出曾子曰。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

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信呂氏春秋作篤

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

補鄭君曰遂猶

成也。舊本云身一作親按小戴作裁及於親

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

也。

○舊本云鮮一作羶按小戴作亨孰羶薌嘗而進之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

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小戴無皆字焉作然也下有已字

民之

本教曰孝。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民小戴作眾

其行之曰養。

謂致衣食

省安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以忠禮將也

安可能

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

○小戴及呂氏春秋並無久為以下七字

父母既

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謂能卒也。○舊本云慎一作順

按呂氏春秋作敬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

補古文仁義之義本作誼

凡小學皆以形聲相訓詁故誼為宜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

體此者也

補分布於事各有條理之謂禮故禮者體也墨子經說曰體分於兼也若二之一正之端也

體小戴呂氏春秋並作履

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

春秋反呂氏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

無此句小戴

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

置猶立也衡猶橫也小戴上衡作

博下衡作橫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言常行也補施延也

推而放諸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

放諸北海而準

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放猶至準猶平也

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

孝有三大孝

不匱

許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

中孝用勞

勞猶功也

小孝用力博施備物

孝女

可謂不匱矣

補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

謂也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補大夫士之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補庶人之孝

慈上小戴有思字愛宋本譌受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

喜小戴作嘉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當柔聲下氣也

父母既歿以

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小戴云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

此二字小戴脫

數月不出猶有

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也

傷小戴作之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

小戴疊此句

吾聞之曾

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

小戴作

無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行莫不虧其體○小戴下有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

大於孝也○之不敢忘也跬謂之步字本從足圭聲亦或為跬以唐韻

言之耿迴之陰聲即轉入紙蟹也○小戴之作而今予忘

忘下有孝字呂氏春秋云君子無行咫尺步而忘之

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小戴無故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

道而不徑不由徑也舟而不游補浮行水上曰游不敢以先父

母之遺體行殆也殆危也補孝行覽云曾子曰父母生之

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及於已今小戴作反於身唐定本反亦為及

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小戴無然后字則字憂作羞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

以其時非孝也

夫子孔子○小戴草作樹伐一木作斷一樹

凡三章

新別

凡六百五十五字

今多二十八字按草木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

在此之謂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前文相屬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

單居離曾弟子也

曾子曰有

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

行之如由已

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補如由已使若父母之過由已致之者立孝云不可入也吾辭

其罪義相備也○

從而不諫非孝也

同父母之諫而不從非不匡諫

亦非孝也

徒以義諫而行不從補從順也無犯者事親之義也雖臣之於君亦務引諸當道非徒自沽直

而已故春秋賢曹

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

亂之所由興也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補達善以善

言達於親也

由已為無咎則甯

謂順

由已為賢人作亂

謂爭辨賢與無

咎互相足補言諭親於道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將

責難陳善使其親由已而為賢人則失無犯之義

孝子

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

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

齊謂祭祀時訊問也

言必齊

色

嚴敬其色○上齊音齋此齊如字

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

也

為人父之事補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

曰有尊事之以為已望也

謂儀象也○尊事通解作尊視

兄事之不遺其

言奉其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

之養猶隱之補如中也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

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補越過也言以

能賢加其兄一日越謂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

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

以弟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誅事兄之道若

不可屈事兄之道然猶然後舍之矣不變則怒罰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

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得自由也補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

正傳曰其飲食以齒幼也長力事不讓辱事不齒補不自以齒長辭辱

也執觴觚杯豆而不醉觚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盞盆盞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曰豆以瓦曰

登補觶實二升豆實倍之言不醉者和歌而不哀補傳曰

亦謂以豆盛酒考工記曰飲一豆酒補樂哀皆喪心也故君子夫弟者補此三字當在不衡坐不

哭則不歌歌則不哀補苟越不干逆色補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干犯也逆色怒

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補行而張補不見於顏色補言勞而無愠未

成於弟也補禮不與小之自以上諸事皆補禮之小者故未成於弟之道也

凡三百六十一字補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四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五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
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
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
也○夫行則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如也補故天下有道則
行謂行去聲有司之所求也言爲法吏所收誅也補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故
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
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

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

恥之。

或猶惑也。補富貴不淫，或要譽也。貧賤不懾，或慢人也。恥不以道，然後富貴無易志。○與平聲。羸，宋本譌。

羸，从高。安本改。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廝陰，可謂

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

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廝，隸書牆字。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補執

守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

凡殺有時，禮也。補不能愛物，則不能仁。民不仁於民

者亦將不仁於親也。○當去聲。

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補皆以蓬生麻小及大

中不扶自置，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古說云：言扶化之者，眾補善惡無常，唯人所習。

故魯詩千旄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也。

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

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

補前者引後者後者推前者故曰莫

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

土不高水非水不流補各從其類也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

分重合輕班白不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裁自容也

任弟達於道路也補寢於尊者之席末猶

所云坐於足使之為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古近市無賈

無塵邸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野行無據旅守直道無

○賈音古安也旅逆旅也言行無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言行如

常舍○旅元本作依誤所杖者皆可因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貧則常也生以辱不

厚焉補因親也如死以榮見危致命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

君子視死若歸不苟免也補董仲舒說春秋齊頃父母之

讎不與同生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其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曲禮曰

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為魁也朋友之

讎不同國失厚矣補同師曰朋同執曰友其下有相見相

問相揖相趨親疏異焉君子皆謂面朋面友不讎其讎也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族人者謂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

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

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補比親也

行則循其常無弗達者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

問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反也補病病之也下欲作則其知

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補重言

也之也

孰仁也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補無相曾子曰何必

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曰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而已

由之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

故曰君子何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庸用

誰也補與答子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今少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

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

守問君子進退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言有二故君子

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謂其功也

不得志不安貴位不

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

謂其守也。懷宋本譌博又以注誤入正文並

從大典及盧本改

則君子之義也

其功守之義。此注舊亦誤入正文今校改

有知之

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典作知之

吾不仁其人雖獨

也吾弗親也

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者吾不與處無益我

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

苟求寵愛也

譽而取食

不校名譽以求祿也補比附也盜附虛聲以干祿也

直行而取禮

行正則見禮也

比說而取友

言修己以事人舊本云取一作交

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

吾自說也

說讀為悅字

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

勿戴

氏校本

無憚憚於不聞

憚憚憂惶也

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

上仁

不仁不智

道

天下君子以仁為尊，為富，為貴。

穴牖日孜孜上仁

補上尚也。疏舊本作云孜孜一作孳。

知我吾無訢訢

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

屈行而取位。

補宛曲也。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為

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

枉言行而懷其祿也。○仁宋本譌畏，從戴氏校本改。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

不受，必忠曰仁。

謂發施言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

雖諫不

受，必忠曰智。

猶忠誠而諫之。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饋。

衡橫也。饋

僵也。手足不掩，四支不被。

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慤，慤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注二十一

字宋本譌入正。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補有士不用則

君之恥。○則字宋本。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

唯仁得之
必勉於仁

思仁義

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

○舊本云

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

昔者舜

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

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補君子未嘗說富貴

也爲此語者猶祿在其中之意

○唯仁宋本譌唯以从大典改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

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死

於首陽補言君子雖不富貴亦勉於仁以足上意也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

夫二子者居河

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

於天下

補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表綴言爲人準望也凡樹臬以著位

曰表舞列之表曰綴○表宋本譌喪

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

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歿宋本譌役

凡四百八十字

今少一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

不革

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補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不改其所守故君子和而介

諸侯不聽

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

補不賢不以是為賢而用之以君

子不犯禁而入人境

及郊問禁請命○入人宋本譌入入從盧本改注六字舊誤入正文從戴

氏校本改

不避患而出危邑

師敗不苟免也○宋本避譌則秉通邑譌色並從戴氏校本改

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

居已尊

補乘陵也說音悅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

末段文意與前
全异

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

相助也。○長上聲相去聲。嚮爾寇注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

盜則吾與慮

補人有與寇盜親

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如大鳥奮翼而去也

如此

晨風鬱彼北林也。○突字誤依注當為鳩

義宜補有世猶言有時也。義者哉當為禍裁之裁與仁者殆對文

仁者殆恭者不入

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慎者

不見使

補使用也。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是故

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

稼以老十室之邑

藜藿藿豆補錯居也言無道則是故昔

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

焉

不侮之也。補曲禮曰入里必式。鄭君以為不誣十室。○式宋本譌武

凡二百二十八字 今補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

疾病曰病

曾元抑首曾華抱足

元華其子補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

申坐於足据申字子西則華字當作申形似故誤耳

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

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補微乎歎辭顏氏子淵也○語

去聲盡大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

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蹶穴其

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補曾重也蹶窟也○曾大典作增

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

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補古者謂父母為親戚春

秋左傳伍尙曰親戚爲戮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有老宋本譌者老可字宋本脫从大典增

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

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補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言不遠身言

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

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

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董仲舒對策引此文云

行其所知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久宋本作入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離騷曰經鮑魚肆而失香也○貸音賁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臭肆宋本作次从大典改辨命論

注亦為肆字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辨命論注就下有者也二字

與君子游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與小人游如

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

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

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舖疾子也補子

疾新愈冀其能食而又舖之有節如善誘人者誨之不倦而又必以漸也○食音飢子下宋本脫者字从大典增

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

改者矣

謂擇善而改非也補與來樂聞善言來者與之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

今補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

而聞之云乎

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

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

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

首之謂方

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

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

圓地諦也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水也補上首謂動物下首

謂植物易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圓

形動故動物象之方體靜故植物象之凡圓環而三方周

而四是為天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補渾

地奇偶之數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天之

象天地皆渾圓如丸天旋於外地止於內水繞地而流人

附地而行雖自北極至於南極首恆戴天足恆履地如蟻

行案底初不知有側立之時倒懸之患世人據齊州為地

平指所未見者為地下此拘墟之識耳昔者黃帝問於岐

伯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

舉之然則地圖之理古聖發之矣蓋天家言天如倚笠地

法覆槃按荀子云槃圓而水圓孟方而且來吾語汝參嘗

水方知槃者圓器是亦說地為圓形也

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道曰方圓耳非形也補呂氏春秋曰何以說天

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畱故曰天道

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

為故曰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

地道方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為影字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

景內景者陰故火曰外景火氣陽也○而金水內景金質

補荀子曰濁明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

也施賦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

本也神為魂靈為魄魄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

所自出也○者上宋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

本脫靈字从朱本增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

靜矣

○從宋本譌靜
从高安本改

偏則風

謂氣勝負

俱則雷交則電

自仲春至仲秋

陰陽交泰

亂則霧

補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

和則雨

偏則風而

故雷電也
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
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

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

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

化也

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為雹陰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霰故春

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補易

中孚傳曰降陽為風降陰為雨昇氣上降氣微是故陽還

其風必暴陰還其雨亦暴降陽下迎陰起合和而陽氣自

上薄之則為雷陰陽和合其電燿燿也其光長而雷殷殷

也溫為尊寒為卑故尊見卑益自尊卑見尊益自卑則寒溫決絕矣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

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補動物皆天之所生

天氣又自分陰分陽毛羽外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倮匈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
毛羽與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鱗介也倮蟲則亦兼陰陽氣而生也補人倮
匈而生謂之倮蟲五方之民殊形異性故云倮蟲之屬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月令注以虎豹之類淺毛者皆爲倮蟲廣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森所疑
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麟鳳龍所謂四靈
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
補兆謂以火灼龜兆吉凶也管子曰龜生于水發之于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兆下大典多鳳非梧不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棲鱗非藪不止二句際元本作會
也謂爲之瑞補役使也聖人以四靈爲畜也古春秋左氏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故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

則鳳皇來儀○役字宋本
倒在聖人上从元本改
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

爲鬼神主爲宗廟主
鬼神百神也因外祀故在
宗廟之上也補主祭主也
聖人慎守

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厯
審十月

分數於昏旦定辰宿之中
見與伏以驗時節之懋否
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

濁謂之律也
八音八卦之音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
准配金石絲竹也補索求也管短則音上而

清管長則音下而濁
爲竹巽爲木離爲絲坤爲土兌爲金也○索宋本譌宗从
爲竹巽爲木離爲絲坤爲土兌爲金也○索宋本譌宗从

高安
本改律居陰而治陽
因地氣
厯居陽而治陰
因天律厯迭相

治也其間不容髮
厯以治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補
聖人

立五禮以爲民望
五禮其別三十六
制五衰以別親疏
補五

禮謂之五衰衰差
也所以衰分親屬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
致樂以合五味

之調以察民情

察猶別也補樂以養陽食以養陰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

調則各偏一藏故五

正五色之位

補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

成五穀之名

五穀黍稷麻麥菽也補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注依此文也鄭君

說豫州穀宜五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五牲牛羊豕犬雞先種有稻無麻

牛土畜司徒奉之雞木畜宗伯奉之羊火畜司馬奉之犬

金畜司空寇奉之豕水畜司空奉之周禮與五行傳所說同

也月令以羊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天子之大夫亦太牢

為木雞為火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天子之大夫亦太牢

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

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

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宋本脫牲字从朱本增

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天子之士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言不

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

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補祭殤者無尸宗廟曰芻豢有陰厭陽厭庶人薦不立尸其禮亦准焉曰芻犬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豕曰豢尺其餘用割列禋瘞是有五牲割割牲也列驅辜也禋面厖索之牲以祭蓋驅辜近之月令曰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列陳也陳牲而不瘞若祭山皮縣是也○禋宋本譌穰从盧本改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補自律歷以下備言
聖人法天地之事

凡五百九十一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五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六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

既王之後補邢子才曰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云既王之後者銘詞有所監

不遠視邇所代又王自稱予一人故盧君知之也竹書紂四十一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按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況武王喪終觀兵猶自稱太子發安得文王薨之逾年遂踐阼階當君位乎汲郡古文出於依託非可取驗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

可以爲子孫常者乎

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惡音烏常

通解及王氏注本作恆後同

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

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句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

然謂不可得見補意古通以為抑字熹平石經論語曰意與之與○宋本脫昔字從學記注引此文增按正義唐本有昔字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補丹書古策說以為赤雀所銜瑞書誕也○齊音齋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

端正也樹謂之屏補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文尙父既入門負屏北面王乃下路

寢堂則屏在路門內也鄭志云鎬京宮室因諸侯之制更不改作於是可信矣○宋本脫齊字而王字倒在三日之下從學記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注增改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

補人君尊

東故王自就西方之位學記曰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學記正義以為而南之南及上師尙父亦端冕六字並鄭君所加按今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記文有之與唐本異亡別引瑞書文為吉滅字也從欲勝義者凶○正義引此書吉作强滅作凡事不强則

凡事不能自強去執
於此則枉也補強勉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問先帝之道庶聞要

約之旨故
對此而已

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仁
得之以仁守之皆謂創基之

君十百世謂子孫無咎譽者於十百之外天命卽善與民其廢立大節依於此○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義作以

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以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謂止於其身也○及其

正義作傾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託於物以自警
戒也○惕若恐

懼正義作惕然若
懼通解無退字

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爲銘焉

通○
解机

作几按左傳投之以
机亦以机爲几字

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

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

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劔爲銘焉於弓爲銘焉

於矛爲銘焉

補盥盤洗手器古者以匱沃盥其下有盤承水也韓詩說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

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實之曰觴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後左端之銘曰

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王注云以忘一作不志按席四銘

通爲一章當从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周監不遠近在有殷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垢恥也言爲君

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垢詈也○注垢有兩訓疑記文

本作垢生垢故盧意謂君有垢恥之言則致人之垢詈也

王本敬下多口口生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敬四字恐後人所加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也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補照鏡者不能見肩背故以是寓戒

盥盤之銘曰

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

救也

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也○古讀淵如因詩秉心塞淵亦與

人為韻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

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夫為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

杖之銘曰惡

乎危於忿戇

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扶危故以危戒也

惡乎失道

於嗜慾

杖依道而行之○嗜慾當作慾嗜與戇貴合韻

惡乎相忘於富貴

言身杖相資也

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補以壽言者於寢戒色過

履履之銘曰慎之

勞勞則富

行慎躬勞勞終福諭慎履亦財不費也履在下尤勞辱因為此戒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補楚子之箴亦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注意以慎之

勞與下戒之僑為韵富方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韵故云兩

施互取矣履字宋本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

倒在履上从通解改

僑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補僑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

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驚怠而自謂杖成功無可就故終

失其名也補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韵讀之當从枝字

志記也枝支也雖若已知不懃則忘弗擾阻以泥之若風

能記也雖若可支不懃則墮弗能及也

將至必先搖搖搖搖泥之似謂瑾戶也然擾阻則未詳雖有聖

人不能為謀也諭人行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任也補牖開

下宋本脫之以地之財質也○以字宋本誤敬祀皇天敬

字从通解增

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齋補朱子劒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

曰牖下齋祭之處也

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誅也。○古讀服如焚。詩下武四章。泮水五章。並與德。

為韻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得時也。補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於弓取訓焉。○義從我諧聲。古音與過協。漢忠惠父碑：悲蓼義之不報，以義為莪也。廢興之行，一作廢之行。

之。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

也。言少閒之不忍，則為終身羞矣。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補少閒猶須與也。一朝之忿，匹夫之勇。君子戒之。

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也。補右銘凡十七章。按蔡邕銘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

論云：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未知記軼其一。抑蔡說誤也。太公金匱陰謀，又有武王

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

為德咎。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書几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書杖曰：輔人無

苟扶人，無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閱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劒曰：常以

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
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
有常賦斂有節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鑄曰昏謹
守深察譌書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書硯曰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譏言無得汗白書筆曰馬不可極民
不可劇馬極則躡民劇則敗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
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以上唯書劒一章與此文句
雖異意旨大同其餘詞多淺易似後人依類廣造非是篇
之倫矣

凡三百六十五字

三百當是
六百之誤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

文子衛卿也名彌牟子貢端木

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本左傳以

吾聞夫子之施教

也先以詩世

論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補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諷

誦詩世道者孝悌補道導也者讀為諸古音相近說之以

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補體禮也論語曰興於詩立於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言能受教者謂七十二子也○

而誤也从文選聞居賦注引此文改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

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

補賢人稱人之賢也無妄言不苟譽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

知人則哲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

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謂大成次賜有

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未及者謂先就夫子而或

以子貢違夫子之後有新來者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

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

苟，是顏淵之行也。

顏回魯人字子淵也。○誦朱本作詩。

孔子說之以詩，詩云：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

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也。

章取義。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

子以申之。

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補御進也。

在貧如客。

言安貧也。

使其臣如藉

藉借也。如不遷怒，不探怨，

補人有匿怨不逆探之。

不錄舊罪，是冉雍

之行也。

冉雍魯人也。字仲弓。

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

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

使舉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妄怒之敗也。書曰：

惟辟作威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大雅蕩首章也。言冉雍能終其

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矜其言曰性，其言惟陳其性，不苟虛妄。都其

富哉。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任其戎。○一讀哉，任其戎為句。哉，古通以為材字。是仲

由之行也。仲由衛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大夫注有誤文。夫子知未

以文也。節其勇也。○未字，宋本。倒。在知上。从朱本改。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

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殷

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為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為龍敷補。

夫目子路也。言好勇質直，未文以禮樂。○恭，老恤孤不忘。

宋本脫曰字。从朱本增舊本云共一作拱。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勲。物猶事也。事是冉求之行也。冉求

有冉雍之子，為季氏之宰。補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求雍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非父子也。注誤。○宋

本脫也。字。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

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

宜為國之尊也言任為卿相也補克能也

以天下行之於天下也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曰子為國老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

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

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

孔子

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

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

威儀三千則難也

能

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也補此教子華公之語故下問何謂也注因廣言其能躬行耳非本文意

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

禮待貌而行辭得禮而發言貌所以擯贊三千之儀也

主人在於人

言行此主聞之以成

赤聞之以成家語云眾人聞之為成主或聲誤也補此通為一句言威儀三千主人聞之足以成其禮也當對文有

賓聞之云云

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

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補則通矣者為不足之辭故語孟武

論語中子曰以何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身實者虛如而不
校者如石有友當何
於斯矣

伯曰可使與賓客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
言也不知其仁也
之云先生猶有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補曾子曰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故下文稱其弟也○過宋本
訛不學其貌補不貌君子竟其德敦其言補竟盡也
通不信其忠與信也稱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常以皓皓是
以眉壽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補
皓無所憂怒不損其性以壽父母故下文稱其孝也按弟
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此文子問時年未三十不得
以壽言之知眉是曾參之行也子與齊聘以相楚迎以令
壽者謂曾皙也
尹晉迎以上卿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德地道曰
皆不應其命也
代曰有天地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
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
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
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

此以子將為仁
論初學子之志在乎將也
難與並為仁矣

趙注云七十篇說子夏言為
人情不容好勝微而人言以
為也。未如七十篇何指。今
第七十篇無上矣。

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中
故宋本訛哉。業功不伐。貴位不善。補善自不侮。可侮。不佚。
从元本改。可佚。不侮。可侮者。仁之至也。不敖。無告。天民之窮無所告者不
可佚。可佚者。仁之至也。是顓孫之行也。顓孫師陳人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
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補弊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母之。大雅洞酌夫子以其仁為大也。補大美大之也。春秋傳
列學以深。隱蹟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七十篇說子
無以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卜商
字子夏。為魏文侯師。銀廉鍰也。如斷言。便能子張曰。子夏
之門人。灑掃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補銀猶斷斷也。如斷
有有限制也。子夏交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孔子曰。詩云
故子貢云。然。○乎宋本訛。手从戴氏校本改。孔子曰。詩云

事豫則立

邪居思仁 公于言義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補夷平而商

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

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

言苟利於民者是澹臺滅明之行也澹臺滅明魯之東武

必損上以益下夫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補夫目先成

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言偃魯人也

城宰也補弟子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

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補訊亦問也給捷也先成其

庸曰凡事豫則立○善大典作行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

是字宋本倒在如上从朱本改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宮縚魯

恕則仁也

以上忠叙十人

一、莫言不

八

容聞下宋本有之字从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以兄

周官司儀注引此文刪之也周禮司儀職曰時揖異姓士揖庶姓家語曰以為異士言殊異之士似妄也自見孔子入戶

未嘗越履凡在於室卑者之履皆陳於往來過人不履影

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

見齒補晒則齒見是高柴之行也高柴齊人也字孔子曰

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

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北事於葛恭也

詩殷頌曰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

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

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

也。茂盛也。一皆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

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

命以所見者對矣。見其行也。未知中否，請嘗以告。請嘗以對者，告也。孔

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女，偉為知

人賜。質由實也。偉為知人，言大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

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

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

得願聞之也。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孔子曰：不克

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也。論語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

夫也其行如何

平公悼公之子晉侯也祁奚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補祁奚午之父也職肸之父也注並誤然此羊舌大夫未審何指也左傳晉祁奚對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羊舌大夫為尉則又職之父祁奚對

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闔知之

言居處之

同者恆相為也補闔猶奄也言盡知之○長上聲

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

不使其過宿也

補過而能恥恥而能改無宿留也

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

謙

句其端也

主於善謙而正補侯字誤蓋侯大夫也晉官有侯正侯奄悉盡也盡善而謙是其端也

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

句其功也

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補晉

有公行軛車之官並以公族庶子為之左傳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則羊舌亦公族故得為公車

尉也舊說羊舌先姓李有人盜羊而遺以頭受而埋之及盜事發乃出羊頭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因號為羊舌氏

異聞之傳近詭戾焉

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

句

其能也，不知其用也。

其志也。

和容主賓客也。補時出謂出言有時。

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

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

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

而讞往，蓋趙文子之行也。

晉大夫趙武也。補文子觀乎九原，亦讞往之事。其事君

也，不敢愛其死。

不苟免於難也。

然亦不亡其身。

不死於不義也。謀亡元本作忘。

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

陳謂陳其德教。蓋隨武

子之行也。

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諡也。

其爲人之淵泉也。

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

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補淵泉深靜也。難誕不可欺也。○內音納。生史記索隱引此文作興。

蓋桐提伯華之行也。

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補桐提左傳字爲銅鞮。羊舌氏之田有三縣。

伯華食銅鞮叔向食楊氏季夙食平陽也子曰銅鞮伯華

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

不屈其老也有道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禮自

能以下人語在說苑鞏直也孔子曰隱枯之旁多曲木直己而不直於人補能以

也補揉曲者曰隱方正者曰枯勉於善蓋蘧伯玉之行

於字从元本增以善存亡汲汲補言終身蓋蘧伯玉之行

也蘧大夫孝子慈幼允德稟義校本作老約貨去怨補行

於利則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食其言曰君雖

寡怨矣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補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

元本刪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

其字道橫命補橫命者君曰可臣蓋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晏

本脫蓋字从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

楊氏大訓增

以上共叙九人

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

楚人隱者也。○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

在九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易行以俟天命，居

下位而不援其上。

○易去聲。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

不盡其樂。

補觀於四方也。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

子推之行也。

晉大夫介之推也。離騷曰：封介山而為之禁。今報大德之優游，補王逸章句曰：介子推從

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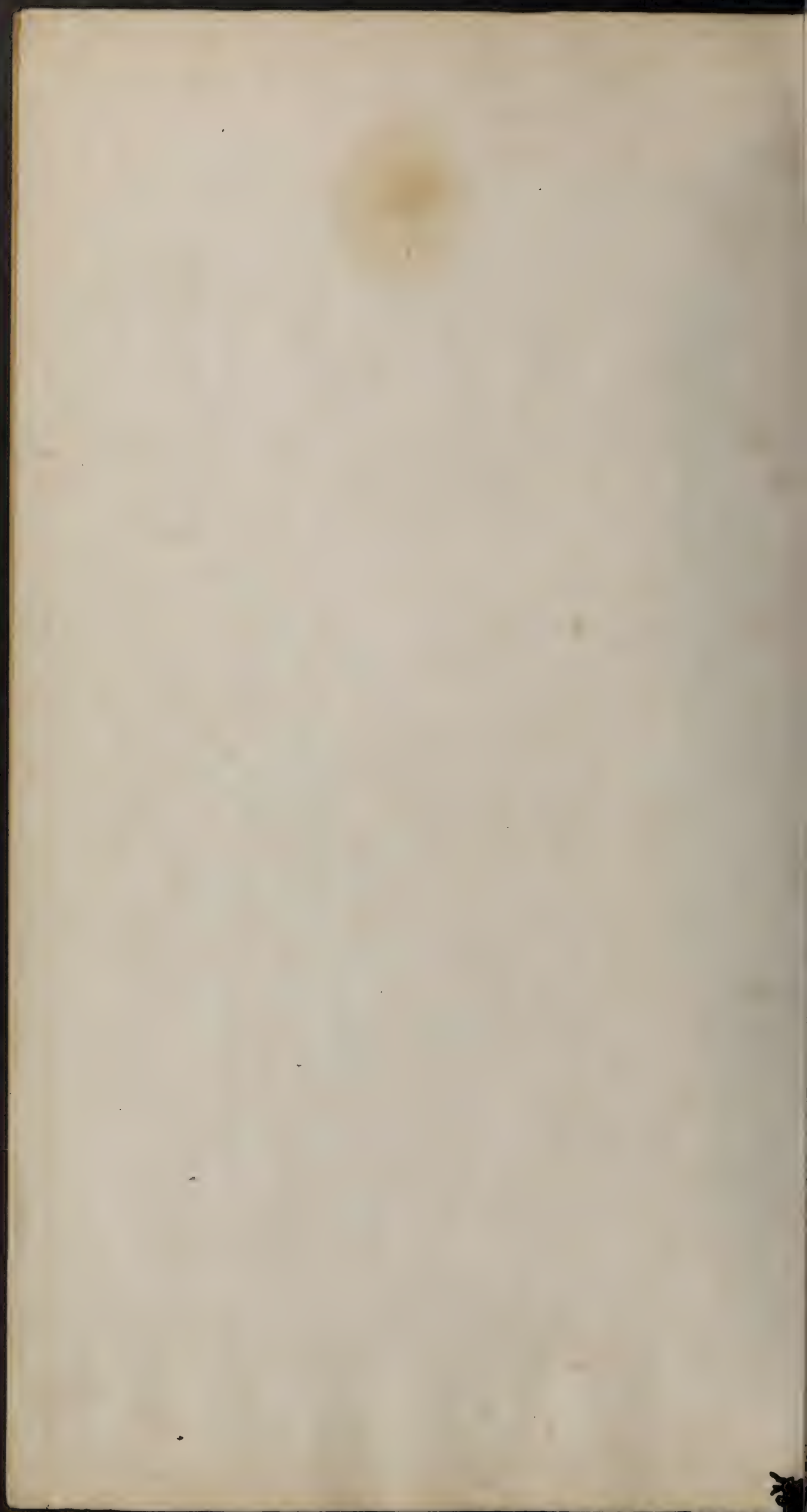
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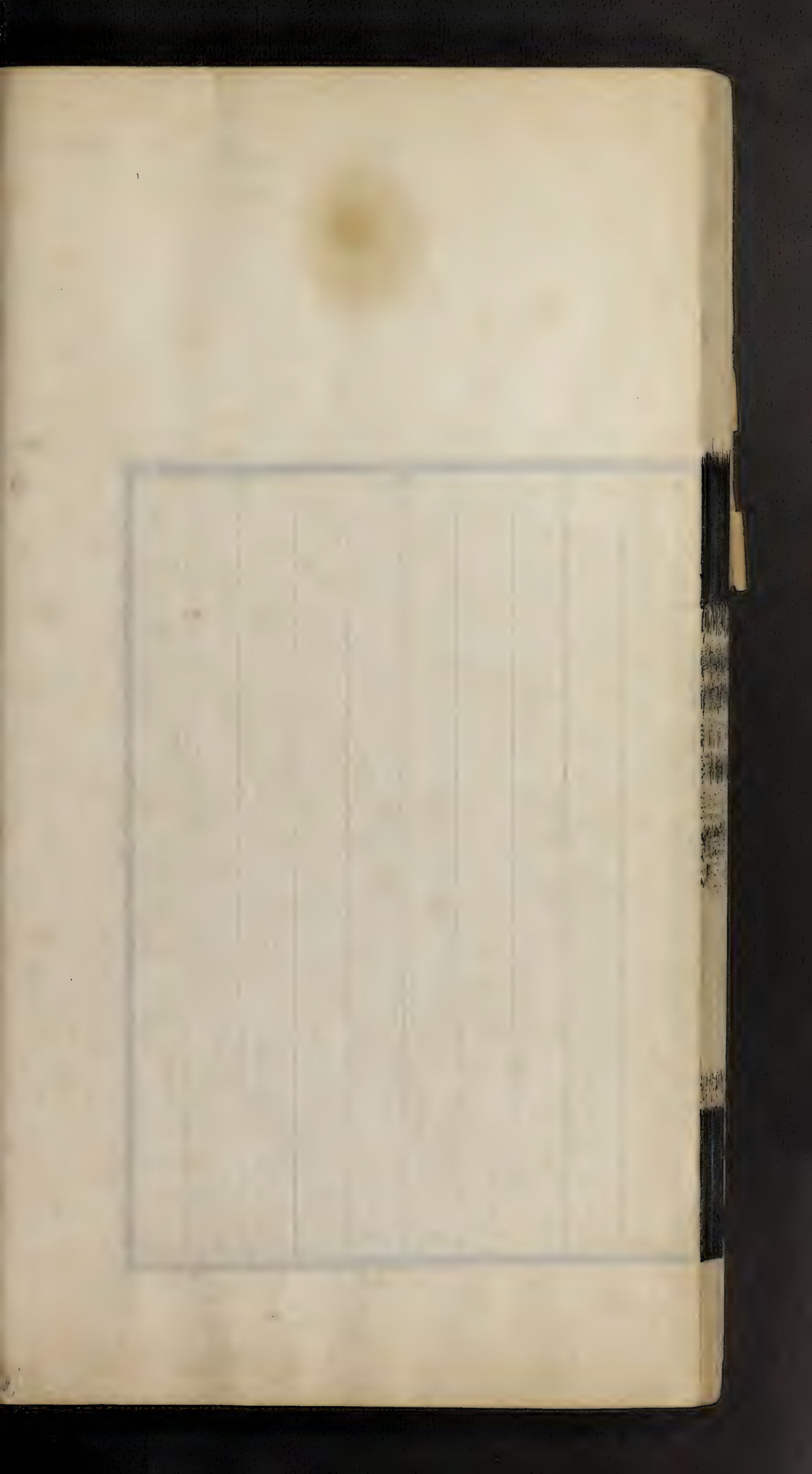
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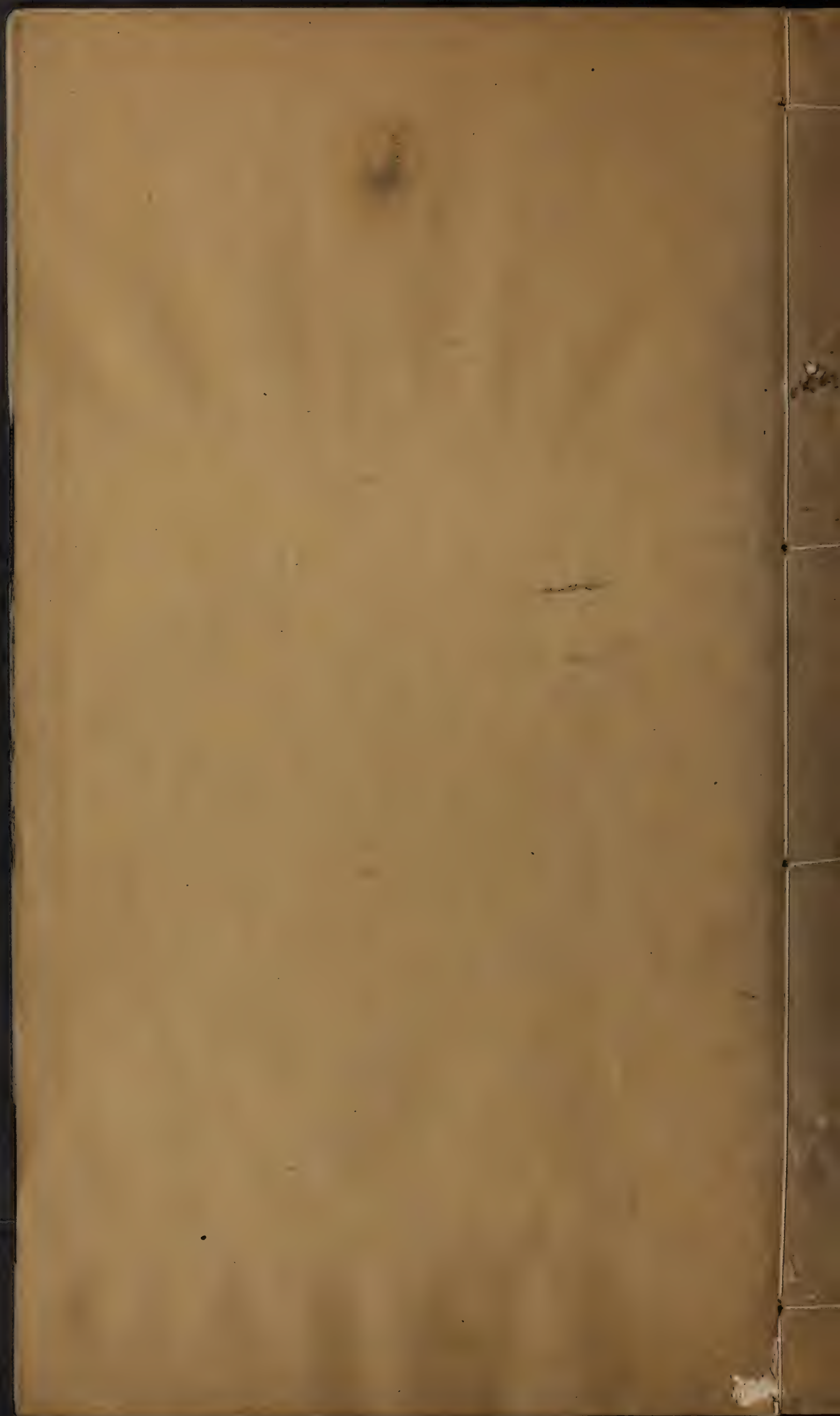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六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

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補榮伊人名言宋本譌

令从史記索隱引此文改索隱者作何二邪並作也樂記正義亦引作也無者字

孔子曰予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

補此六君子已

不能盡知黃帝久遠何以問爲

先生難言之

補上古之事長者猶不能詳也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

補卒

終也業事也終事猶已事也

聞昏忽之意

補言荒忽不可明也列子曰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

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若隱
若顯○戴氏校本刪昏字 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

固矣補固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補司馬貞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

國語云少典取有蟠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中問凡隔八帝五百餘年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

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曰軒轅補帝王世紀曰

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長於姬水因以

為姓居軒轅之邱因以為名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

成而聰明補彗勤也齊疾也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彗

字治五氣補五行之氣周禮設五量補黃鐘之實千二百

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撫萬民度四方補度地教

熊羆貔貅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

其志

補服不氏掌教擾猛獸也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

上谷○宋本脫貅字从太平御覽引此文
增史記豹作軀赤作炎版作阪無行字
黃帝黼黻衣大

帶黼裳乘龍展雲補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展制如後

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又以為展也周制天以順天地

子斧展○帝疑衍文戴氏校本刪展御覽作駕

之紀幽明之故記○故史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問之屬○難

去時播百穀中木補時播順時所宜也說文解字曰中讀

書多古音古訓故五帝故教化溥鳥獸昆蟲補史記云溥

本紀言不離乎古文次也世本曰大撓作甲子容成作

此衍故麻離日月星辰補離讀如月離之離謂七政行所

教字耳麻離離皆黃帝臣○麻極畋土石金玉補畋治也極言至於四

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勞下史記有勤字生而民

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

曰三百年

補山海經曰射者不敢西嚮畏軒轅之臺所謂

百年而崩子少昊受之又百年而崩顓頊受之於子之

世稱死於孫之世稱亡

得其所利樂記正義作利其德

宰

我請問帝顓頊

校本增曰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

補記傳籍所記也三王近可

以見其法度

記元本作說

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

哉予也

補辯也

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

問

補疑則問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

補宋衷曰高陽

有天下號也

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

洪史記作靜

養財以

任地

補財任如任土作貢之任謂別其貫利以盡地力

履時

以象天

補履史記作載

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

祭祀

記作化

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

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

補幽陵幽都也漢地理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濟

涉也西境遠或涉流沙之外故變言之王制九州之域西不盡流沙三王德薄所至彌近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駰謂蟠木即此也○濟史記亦作至

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補砥礪喻平均也礪之精者謂之砥○砥礪宋本譌祗勵从朱本改

史記作砥屬索隱亦云大戴為砥礪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

○嚳三代世表作佶孔子曰

玄囂之孫嶠極之子也

補黃帝之曾孫也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

章明

曰高辛

補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

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

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補急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博史記作普急高安本

作隱諸本依史記作急今从宋本之舊

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

誨之

補撫以利之教以誨之

厯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補寅

賓出日曰迎寅餞納日曰送祭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索隱云

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大戴禮郁作穆嶷作俟案今記

其動也時其服也土

補服

文與史記同彼唐時所見本異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

補龍亦謂馬也於易震為龍乾為馬春乘木氣秋乘金氣

服尚質儉也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

補龍亦謂馬也於易震為龍乾為馬春乘木氣秋乘金氣

夏陽從春冬陰從秋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

○史記云帝嚳執中而徧天下

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

補放勳號也堯舜禹為名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故孟子稱放

勳曰又云放勳乃徂落王肅以為書美堯之辭者謬也肅造家語遂更此文曰陶唐以實其說良為拙偽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補如日者其色溫也如雲者其容盛也

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補豫樂也○豫史記作舒

黃黼黻衣丹車白馬

○史

記云黃收純衣
形車乘白馬
伯夷主禮補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龍

夔教舞補王肅曰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舉舜彭祖而

任之補彭祖陸終氏之三子錢也昔堯舉彭祖四時先民

治之補謂分命羲和敬授人時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

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

東夷補此四凶族窮奇渾敦饕餮檮杌春秋左傳曰舜臣堯投諸四夷以禦魑魅言變戎狄者所以示警使徙

善也殺數字之誤古文尚書曰鯀三苗鯀之言竄也三危

山名括地志曰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三十里羽山禹貢所謂羽畎也殛亦放也天問曰永遏在

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洪範曰鯀則殛死者言其終死殛所

非謂誅殺之○史記州作陵殺作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

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四

子曰：螭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螭史記作橋好學，孝友聞

于四海。陶稼事親。補本紀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稼，米本譌。

家朱本盧本作漁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

遠而親親。○宋本敦敏作敦敦，知時下衍畏。承受大命。補

堯禪，依于倪皇。補倪字誤，當為儀。儀皇即舜妃娥皇，呂氏春秋以尚儀為常娥。儀娥並从我諸聲。古

音同借也，依為所依法。叡明，通知為天下王。補為天下所歸往。使

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補敷分也，分九州之土。爾雅曰：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

所名也。○名，宋本改。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補后稷棄

之官也。國語曰：稷為天官。義和掌麻，敬授民時。補義和重黎之後，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四子

分掌四時。舜因堯之舊。使益行火，以辟山萊。補益字大費女修之孫，皋陶之子也，為舜虞劉

向曰皋子生五歲而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鐘鼓補籥舞羽舞也古者唯有文舞至湯以武功

云三孔廣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補士刑官也唐

雅云七孔理殷周曰司寇書今文說虞六卿一后稷二司徒三

秩宗四司馬五作士六共工以作士為官名失之契作

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補率循也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

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補大大人汪芒氏之國也教

焉司馬貞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

字總之○舊本云大一作放案說苑作大發史記作北發

鮮支渠庾氏羌補鮮支渠庾禹貢所言析支渠搜者也此

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史記云西戎析枝後漢書謂

之賜支又為鮮支猶西支矣隋書西域傳曰鎔汗國都

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漢隴西有氏道羌道山

海經曰氏

北山戎發息慎

補此北方所撫國名山戎葷粥也發北發也王會謂之發人息

羌乞姓

慎肅慎也

古文百篇有賄肅慎之命鄭君書為息慎後漢

書曰挹婁

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

接不知其北所

極○說苑云

北至山戎肅慎

東長鳥夷羽民

補此東方所

夷也禹貢

鳥夷皮服

古文為鳥夷鄭君曰東方之民搏食

鳥獸者歸藏

開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說苑

云東至長

夷島夷

舜之少也惡頓勞苦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三十

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補三十在位者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通避南河三載

為三十也帝所猶詩言公所春秋言王所

嗣繼也繼堯為天子也

案今尚書舜年一百一十歲依此記

前後唯百歲耳

漆書古文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

十載本紀曰舜年二十

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

行天子事年五十八

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

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

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並與

此百歲之數合也

史言南巡守者書所謂陟方乃死也祭

法曰舜勤眾事而野死

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

未之從也。山海經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古文舊傳徵驗非一。宋儒疑之，諒為未達。○下古音戶，野古音墅。此篇前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補高陽顓頊之後為高陽氏之君者也。傳云：檣机世濟其惡，則鯀之前已歷數世而自顓頊此為近之。世禹小於舜，不應反為其孫。故知高陽非即顓頊，但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得明堯時有高陽氏亦猶唐郊存於帝。堯之年有虞賓於少康之世，故命歷序曰：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稽覽圖曰：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九十年，顓頊五百五年，帝嚳三百五十年，皆謂帝者之後降為諸侯，不改其國氏者。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補濟成也。作勤回聲為律，身為度。補聲之高下與律相中，身為度。稱作違。以上士。補稱為上德之士。史記作稱以出。臺臺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

九道

補九州之道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陂九澤，度九

山

補陂障也。禹貢曰：九山刊旅，九澤既陂。說禹貢者以汧

野

彭蠡震澤，雲夢柴播，荷澤孟諸，豬野為九澤。周禮職方

揚

州澤藪，具區，夢柴播，荷澤孟諸，豬野為九澤。周禮職方

藪

圃田，山鎮，華青，州澤藪，望諸，山鎮，沂兗，州澤藪，大野，山

鎮

岱，雍，州澤藪，紆山鎮，霍井，州澤藪，昭餘，祁山鎮，恆，淮，南，子

冀

州澤藪，具區，雲，陽，紆，大，陸，圃，田，孟，諸，海，隅，鉅，鹿，昭，余，九

九

藪，曰，具，區，雲，陽，紆，大，陸，圃，田，孟，諸，海，隅，鉅，鹿，昭，余，九

山

曰，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左，傳

九

州之險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爾雅九府曰

醫

無閭，會稽，梁山，華山，霍山，崑崙，幽都，斥山，岱岳，凡九山

九

澤之名，諸書錯舉不同，今以九山通謂九州之山，九澤

通

謂九州之澤，必指其為神主，為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

地

以目其數，非達論矣。為神主，為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

履

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補廣雅曰：九天，東方昇天

朱

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

方

立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以贊其身。

補贊佐也

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

補不享若防風

氏不道無德若有苗。道朱本盧本作庭德朱本譌道从元本改。

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

不賓服。

補賓來朝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楸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揭天。之山鳥谷青邱之

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構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

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

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

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

強之所積水

積石之山。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

也。

補民猶人也。說人事大者如

宰我曰：予也不足。

句誠也。

句敬聞命矣。

補言予誠不足以說之。帝之德但受命而識之。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

為道諸夫子之所。

補或以宰我說五帝之事告夫子。

孔子曰：吾欲以顏色

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

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補弟子傳曰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或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以言貌取人或失之賢或失之否詞同而旨異王肅家語輒反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望文構造毀誣賢哲可嗤憫也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

今補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

補產生也古者謂子孫爲子姓姓之言生也故是篇本其族姓所自

出皆謂之產以代年校之往往非父子繼世郭景純亦云山海經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也黃

帝產玄囂玄囂產嶠極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

勳是爲帝堯。

○嶠古今人表作僑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

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

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補象為人傲很。因以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

因此文也。○蟬世本作係。芒史記及人表作望。瞽人表作鼓。產象。宋本譌象。產从祭。法正義引此文。改。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補漢書稱

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今文無五世。簡之脫。爛存焉。山海經曰。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黃帝

居軒轅之邱。補海外西經曰。軒轅之邱在軒轅國北。鸞鳥自歌。鳳鳥自舞。娶于西陵氏。

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補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陽與夷鼓

皆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姬。西。祁。已。滕。葢。任。荀。

僖。姑。偃。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若然。皇帝子有兩青陽。三統。麻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

子。清陽也是方雷氏所出。已姓青陽也。此文嫫祖之子是姬姓。青陽即立。囂也。昌意則倉林氏也。○戴氏校本依前

後文例疊出西陵氏下娶于散宜氏娶于帝堯青陽降居亦並增疊之嫫人表作桑國語注引此文作纍

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補司馬貞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也氐水前水也在蜀非漢斬陳餘氐

水若水亦出蜀旄牛徼外其下流為瀘江呂氏春秋曰顓頊生自若水○氐音氏史記作江昌意娶于

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補山海經曰黃帝妻雷祖生昌

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彼以顓頊為昌意之孫與此文異也韓流竹書又為乾荒

○蜀世本作濁濮史記作僕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

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緡氏

產重黎及吳回補奔蓋滕隍氏之君名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

印下地然則重黎二人也顓頊之世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少昊氏亦有子曰重為木正古人自有同名者非此南正之重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又以重黎為一人並失其實黎無子以弟吳回為後

復居火正故後世祀黎神為祝融吳回之神為回祿○滕
下宋本脫隍字从楚詞章句引此文增滕章句作騰路史
引作勝奔氏綱宋本譌綱从盧本改世本云
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禍人表作嬌極
吳回氏產陸
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補鬼方
戎宋衷曰於漢則先零羌是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
也○隤世本作嬪人表作潰
左脇六人出焉補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作
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
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
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
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
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粥音育世本云剖
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一曰樊是為昆吾補昆吾樊所封
其右脇獲三人焉
湯伐桀并滅之凡陸終之後八姓已姓諸
國昆吾蘇顧溫董董姓別為饒夷豢龍
其二曰惠連是

為參胡

補宋衷曰

參胡其三日錢是為彭祖

補彭姓之祖

也彭姓諸國

大彭豕韋諸稽別為舟人禿姓大彭歷事虞夏於商為伯

武丁之世滅之故曰彭祖入百歲謂彭國八百年而亡非

實錢不死也

其四曰萊言是為云鄆人

補云姁姓也姁

世本作錢鏗

偃陽唯鄆人實處祝融故墟左史戎夫之記曰昔有鄆君

嗇儉滅爵損祿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鄆君以亡

此古鄆國也周興滅國繼絕世復封萊言之裔於鄆

詩有檜風焉

○世本萊作求無云字鄆史記作會

其五

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

補安連之後古未

邾楚故但

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

補楚

言其姓

世家云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世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廣森謂鬻熊即穴熊聲讀之異史誤

分之穴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孫以熊為氏是為熊麗歷熊

狂熊釋熊艾熊黜熊勝熊楊至熊渠凡九世也但穴熊上

距季連劣及千歲所云產者亦非父子繼世杜預以為婁

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穴宋本譌內从戴氏校本改婁

婁

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

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補妻鯀未詳或當爲夔越

國語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夔出自紅越出自疵紅世家所謂摯紅也無康蚤死無後熊渠卒楚人廢摯紅而立其

弟延摯紅遂竄于夔紅嘗爲鄂王故夔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摯也世家曰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越卽越章也此文云

戚章字形之誤○中音仲世本昆吾者衛氏也補氏是也無字康作庸宣作祖戚作就

國於周爲衛禮所謂因國也衛莊公夢見人登昆吾之觀是昆吾故都在其地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說者以爲夏之末昆吾遷于許○氏世本作是下五句同案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漢書地理志氏

爲莊公師古曰氏參胡者韓氏也補韓武王子所封侯彭與是同古通用字

祖者彭氏也補春秋時彭爲宋邑云鄆人者鄭氏也補鄭兼號鄆之地號爲新鄭春曹姓者邾氏也補武王封安之

秋左傳曰鄭祝融之虛也

秋初進爵為子後改號鄒宋景公之時大夫邢史言邾當

王天下其後曹氏遂帝有魏故傳曰祝融能昭顯天地之

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夫成天地季連者楚氏也補熊繹

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也補鄭君曰

荆至熊通僭補鄭君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帝嚳立四

妃象后妃四星宋本卜譌十四妃譌妃嚳从上妃有郤

檀弓及詩生民正義引此文改正義無而字

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

氏產契補有郤有娥並姜姓國名山海經曰帝俊生后稷

民正義云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

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檀弓正義上作長無而字契宋本

譌棄嫄元本作原人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

表狄作過契作高氏居衛地猶亥為豕韋子為顓頊之虛竝以國

名其次也五帝本紀曰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

而弟放勳立○豐宋本譌隆从檀弓正義及漢書引此文

改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嫫
訾之女曰常儀生摯檀弓正義作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

謂之女匭氏

補丹朱商均皆未為帝故不言所
產○匭人表作罌帝王世紀作英鯀娶于有

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

山氏之子謂之女嶠氏產啟

補有莘國在陳畱塗山國在
壽春或云女嶠方孕而化為

石破其北方是生啟○有莘氏塗山氏元本
並不疊莘人表作嫪嶠世本作嬌人表作趨

凡五百七字今補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

而寒於水

補楊倞曰以喻學則才過
其本性也○取荀子作出

木直而中繩輓而為

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

補喻學能改其質也輶以火柔

之也考工記有揉牙楊倞曰暴乾挺直也○枯暴荀子作雖有槁暴

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

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

學問之大也

○道荀子作言

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者教使之然也

補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一曰于吳也○于荀子作干

是故木從繩

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

過

補如而也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如宋本譌知從盧本改荀子云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

過矣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補楊倞曰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

長於无咎

補孟子曰化而不可知之謂神咎過也學則免於咎○无咎荀子作無禍

孔子曰吾

哀公問篇 必身不遇乎物
仁人亦遇乎物 孝子亦遇乎物

大字曰致知在格物

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補跂望喻思升高喻學說苑以此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補順流曰溯衡流曰絕○足下宋本脫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補假於朋友懿行以成其南方有鳥名曰蜎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補蜎鳩鷦鷯鷦鷯桃蟲也楊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驚曰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竹之上○蜎荀子作蒙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補楊倞曰射干一名烏翼陶宏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
 執竿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何鄭君曰七
 尺也小爾雅云四尺趙岐曰八尺廣森按祭義曰築宮何
 有三尺古者五板而堵板廣八尺高二尺一堵之牆高丈
 仞有三尺也亦依於一丈鄭義為長應劭漢書音義云仞五尺
 六寸也亦依仞七尺言之周八寸當漢尺○而宋本譌西
 淵字宋本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
 从朱本增

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補氏

語詞懷讀為懷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苞本也荀子云蘭
 槐之根是為芷楊倞曰滌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
 可惡也○滌中宋本譌是故君子靖居恭學修身致志○
 滌夫从元本改漸平聲字荀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道
 子無處○道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道
 譌通从元本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補
 改荀子作近○從宋本譌徒从肉腐出蟲魚枯生蠹吉
 德致榮凶德致辱○從宋本譌徒从肉腐出蟲魚枯生蠹吉
 元本改荀子從作起由作始各作必

殆教亡身禍災乃作

補物自敗蟲入之人自侮殃及之○荀子作怠慢忘身作則故反與蠹為

韻

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補物剛則易折柔則易束

所自取也構怨於人則致邪穢亦所自取也○折荀子作柱束古音嗽與構為韻

布薪若一火就

燥平地若一水就溼

補言薪雖均燥者易焚水雖同溼者易鍾也○布荀子作施

草木

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

補疇亦類也

是故正鵠張而弓

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酸而蚋

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

補正鵠皆侯中的也

采布為正賓射以之棲皮為鵠大射以之釋名曰醯多汁者曰醢或以醢為醋非也古者無醋和酸以梅醢酸謂味

爽也蚋列子所謂醢雞○舊本云正一作質

荀子正鵠作質的鳥上有眾字末焉作乎

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

積

頤漸

矣

○得宋本譌傳从文選典引注引此文改備矣荀子作循焉

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

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蹶不能千里駑馬無

極功在不舍

補蹶跨也無極行不止也五穀不熟不如黃稗雖有忠信不如好學○荀子跬作踴蹶作

躍千里作十步無極作十駕

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鏤

補楔讀為契刻也○楔荀子作鏤宋本朽譌朽折譌知

夫螾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

上食晞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

補螾蚯蚓也晞乾也孟子子曰上食稿壤○螾宋

本譌螾从元本改荀子脈作骨晞作埃

蟹二螯八足非蛇鰕之穴而無所寄

託者用心躁也

補陸龜蒙蟹志曰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稻之蚤夜腐沸指江而奔既入于江則形質浸大于舊自江

復趨于海太玄銳初一蟹之郭索後蚘黃泉測曰蟹之郭

索心不一也○荀子云蟹六跪而二螯今目驗之蟹是故實八足彼文誤也鮒宋本譌鮒从盧本改荀子作蟪

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絲絲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補憤憤志之勇也絲絲功之純也○荀子憤作冥絲作惛行歧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

容補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歧宋本目不能兩視而明

耳不能兩聽而聰○荀子無騰蛇無足而騰補郭璞曰騰蛇龍類也能

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蟒蛇○騰鼯鼠五伎而窮補楊

宋本譌騰从高安本改騰荀子作飛鼯鼠五伎而窮補楊

五伎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

欠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言伎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

專一故窮○詩云鵙鵙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鼯荀子作梧今其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補楊倞曰詩曹

萇云鵙鵙枯鞠也鵙鵙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

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鵙鵙之一執義一

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補高

瓠巴楚人。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補春秋公羊說天子六馬鄭君駁異義曰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廣森案詩有

駟駟四驪四黃四牡無駕六之文干旄良馬六之言聘賢者以馬為儀亦非駕數漢以前傳記言六馬者即謂校人

六馬之物不謂一車所駕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

形。補誠於中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為善而不

積乎豈有不至哉。補為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自篇首盡此荀卿勸學本文也別其

條趣凡為五端第一君子曰已下言性與習移質由學化

第二孔子曰已下言德必有鄰善必有師慎其所與無惺

而縉第三物類之從已下言言為樞機行為坊表遠恥之

萌絕禍之兆第四積土成山已下言遵道而行積小高大

壹志者成攻異斯害第五昔者瓠巴鼓瑟已下又言學之

成效以申誘勵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者也。至荀子

作聞朱本同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

乎元本作辱

不飾

補雖有學焉不飾則野○野說苑作鯉以為誨泗水侯辭也

不飾無貌無貌不敬

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

也

補檀弓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譬之如沔邪水潦瀾焉莞蒲生焉從

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補沔邪地之冢者也史記曰汙邪滿車瀾注也莞苻藿也源泉

喻學水潦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勝水

其化如神

補前文有珠玉故旁及之珠稟於月為陰其光為陽玉生於山為陽其質為陰也淮南子水圓

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誘注云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楚語曰珠足以禦火災玉之勝水未聞○陽之管子作陰之藝

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

補禮器曰家不藏圭

不然則强者能

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

補上下無制則民皆賤菽粟而

貴珠玉○秉

管子作牧

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

補言珠玉金石強知者有之則貧者不得

君藏之則與民同利○管子云鰥寡獨老不與得焉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

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

補上德不德○

徧宋本譌徧荀子云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

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

荀○

子其流行○庫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

補水流曲折順地之理考工記曰凡溝逆

地防謂之不行○庫宋本譌痺荀子行庫作也○倨句皆作裾拘必

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

勇○

荀子谿作谷疑作懼上有其洸洸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二十字

淺者流行

深淵不測○似智○

荀子無弱約危通似察

補危聲誤荀子云淖約微達楊倞曰雖至

柔弱而浸淫微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

受惡不讓○似貞○苞裹○

補貞蓋衍字苞裹納也言

川澤納汙也說苑云似包蒙○裹舊誤作裏今校改荀子無此句

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

概疑讀如混

善化

補楊倞曰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宋本以似二字互錯从盧本改荀

于云以出以入就鮮絜

必○此

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萬折

必以東西似意

補楊倞曰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也西字

衍荀子云其萬折也必東似志○荀子出作主正作法度作正說苑為度字此文舊脫爛唯存度上广合於萬字之首譌成厲字今是以見大川必觀焉○見上高安本

凡一千八十二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七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七

入官一詞。當是秦漢時通用名詞。

大戴禮記補注卷八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

補入官仕也

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

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

專謂自納於己

教不能勿

措

未若家語為勿怠也進或聲誤為措勿進

措嫌其倦也補字當為晉進也言教不陵節

已過勿發

補王

肅曰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

失言勿踣

踣邪也出言既失勿為邪遂以成之

不善辭勿

遂

人言不中勿貳遂之補遂順過也出辭不善勿因而順之

行事勿畱

凡行政事勿稽畱之

君子

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上六者可以自通故稱路

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數音促數之數

距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

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儉則有餘奢則不足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歷者獄之所由生也。亂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亡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

大城列國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二路略行者謂

公無私也知熟慮於眾也。案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

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能合是六路

除七路之利害施焉而不求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

犯民之言。勝謂民量之無狡民之辭。狡害也恆言無害也

之而無欺狡養之無擾於時。補孟子曰百畝愛之勿寬於

鉤距之術

刑補猛以濟寬令乃行也昔吳漢將死光武

譽至而民自得也○若宋本譌言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

邇故明不可弊也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大知

者無強為明則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言所求自近始故

明之用不窮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也補守約而施博法象在內

故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源泉不竭

故天下積也積謂歸湊也而木不寡短長

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量而用之以泉木二用諭君子之

得其用故庶事治而不亂譬如木然故六者貫乎心藏乎

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志者

府也聲言也補六者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民錯亂也

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亂反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

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身行調

悅者情之道也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先王善政能躬

行之使平言調悅則民不辨謂不爭也周禮曰凡辨法者考焉仁在身

則民顯以佚之也補民譽之則顯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

得補以貪為利則民之生財益微故不善政必簡矣初聞善政

必記微宋本譌徵从楊氏大訓改善言必聽矣聞善言始

亦聽後政不行詳為陋失詳以失之詳依規諫日至煩

以不聽矣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也補詳以失言之善

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君子言之善者在於終日言之君子行之善者

在其能躬行記聽而失之則無益於言行也

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

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

倫理也言是羣臣羣僕之綱理也補儀法也便

辟左右給使令者也○政下大訓有者字

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誓敕也服事也汙濫也言私謁也補弊仆也如

狩田弊

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

補三者儀也表也倫也○慎元本作懼

故君

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

修身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

補察說所謂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

好察邇言也

周禮巾車職曰毀折入齋于職幣家語為完材也○鄭司

農周官解詁曰禮家定齋作資鄭君曰齋資同耳其字以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

齊次為聲從貝變易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

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

郭象曰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臣○始戴氏校本改爲是故

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

便所便習補所便邇

臣便辟也左右有司執政也

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

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譬以腐索御良馬補升木者易傾居上者易傾高而不畏則亢龍

之悔至○辟音譬

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

衢四達道

民之離道必於

上之佚政也

補政佚則二三其令若岐路之惑也

故上者尊嚴而絕

補尊絕於上情

不相比也

百姓者卑賤而神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

民而愛之則存

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

本謂身也謂能謀其身也

修業居久而譚

譚誕也謂安縱也補居久居之無倦也譚大也易曰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

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

補關通也物事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

性為

仁義禮智之等情為喜怒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既知其以生

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

生謂性也習調節也補以已也民生而有性已生之後復有習俗因

其習而治之則民易從

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

世舉言治故君

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

補責以高遠則民不

能

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

明王之民比屋可封苟欲齊之

則憚而不能迎致王

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

使成

命補此臨以高之失失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補此

道以遠之失辟音避

戴統塞耳所以弇聰也

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旒為閑姦聲弇亂色今云惑視聰則璅璅之

設兼此二事也。戴莊子為黈黃也。案此記與莊子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統充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然毛王徒以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為玉名義乖錯故未詳。補禮圖冕後亦有旒不合蔽明之義。漢公卿冕旒皆有前無後也。玉篇曰戴黃色也。統縣也以縣為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瑱。縣統之繚謂之統。天子立統諸侯黃大夫青士素。○戴宋本譌統元本譌絰從玉篇引此文。故水至清則改統即纁字。弇文選薦士表注引此文作掩。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補東方朔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義也。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民有邪枉教之使自得也。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謂寬教之。○而文選洞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謂量民之才。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補以其善赦其今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其善也若死而日之過。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

按此篇多合儒道
之言

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

謂內外相應補虛其內無私隱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

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

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鄰鄰○鄰去聲大訓作隣強上聲故非忠信

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此忠信寡於言行相顧也上無此條者以言行不違在忠信之

間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四者

謂以身先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

凡一千六十五字 今少二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順序故人物不害也

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

國語曰先王古耀德不觀兵

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

辨其法政也補考德考諸侯之德

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

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

上而知也

言不出戶庭而周知海內之善惡也

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

法德法政禁令補飾者增修之

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

王者往也凡人民所歸也

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

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

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

○生於天下宋本脫

凡民之道不順三字从隋書宇文愷明堂議引此文增

為姦邪竊盜厯法妄行者生於不足

亂法者生於不知足補厯亂也子張問入

不足

喪祭之礼可以致仁
愛心

官曰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朱本作靡。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

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

偷苟且墮解墮補小不及制也若魯人幣終幅大侈於制也若

陳氏量

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

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節度量也。

補周官質人掌

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

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

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

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

孝經曰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也

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

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節喪

祭之禮也。

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眾○宋本脫末也字

凡弑上生

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

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

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

倍畔侵陵之敗起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

○此下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

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煩凡姪亂生於男女無別夫

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享謂享婦及召

鬪也補聘聘女也天子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大夫士有儻皮束帛召鬪字誤曲禮曰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往或謂

此故有姪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

辟之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

罪多

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

禮察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

言為阱

於國中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

總言百姓犯故明

堂天法也

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

禮度德法也

禮謂三百

有仁德也

補禮謂喪祭朝聘昏鄉

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

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

天地不可成順之而已其禮度刑

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天道遠不責之德法不行則

天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

歲終聽不德之刑為

官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

法正論吏公行

補法既正然後論吏之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

能功

考羣臣之德行補周官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

吏而誅賞之。○能下宋本衍理字从朱本刪然朱本注在
德行下亦沿宋本之誤德行能功即下文四者注偏舉德
行讀者遂於德能得德法者為有德。謂內外善也。○宋本
行斷句失之。能得德法者為有德。脫得字从朱本增
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謂能理德法者為有能。謂能綜理
盡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謂內外成之故論吏而法行事治
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班賞冬考
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
補馬銜口曰銜絡頭曰勒御者居中故以比內史太史左
天子。○宋本脫勒字盧本据通典引此文增內史太史左
右手也。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
大夫一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友內史友云
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
為左史內史為右史焉。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
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史當字善
誤為人善

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

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

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補聽言聽是

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

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天法也○其德誠厚禮

度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

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

棄轡勒而專以策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

法御民民必走國必亡故淮南子曰舜無佚民造父無佚

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謂上必以爲亂無道謂

凡道德連稱也
多矣今所多道之
首義是矣
金馬有記

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

又不能中

其無道上下俱無道

補

民迷惑失道是下無道也上以爲亂無道從而刑之是上又無道

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

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

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

補

上祝禱也此祝詛也古者美惡不嫌同名

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

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

天道發施

故爲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天地之官尊故總焉

宗伯之官以成仁

木爲

司馬之官以成聖

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征伐者所以平通天下

司寇之官

以成義

金爲

司空之官以成禮

不主智者已兼司馬凡宗社之設城郭之度宮室之

量典服之制皆官所職也○注官上疑脫冬字

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軌

軛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詩云鑒以腹軛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主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也補毛詩小戎傳曰軛驂內轡也凡乘馬八轡御者唯執六轡以兩驂內轡納於軾前也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

義也○宋本故下脫曰字馬下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詩云

脫者字从孝經序疏引此文增六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不違於節以取長道故任其馳

遠行可以之補之言皆從人心也○注舊急疾可以御在急疾下亦失其句讀天

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天子御

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

六官三公無官佐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

引而之王論道而已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補五政明堂五時之政也五法即飾度量以下五事

以之道則國治治典經邦國以之德則國安教典安邦國○以

之仁則國和禮典和邦國以之聖則國平政典平邦國以之義則國

成刑典詰邦國以之禮則國定體國經野事官之職○案下文

作富字形之誤也據楊炯遂州長江縣夫子廟碑用此記亦云以之禮而國定則唐時本已然此御政之

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補改過下言飭

六官是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

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

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

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

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

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豕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五禮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甯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馬之屬司勳掌六鄉之賞田以等其功又司土之官掌羣吏之數以詔其爵祿凡度量財物考工猶有其事補地宜五土所宜生也不用不用命也勝如勝殘去殺之勝○蕃宋本譌審从盧本改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補進賢退不肖緩刑法急禮度所由適於治也反是則亂

明堂者古有之也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子

至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凡九室一室而有

四戸八牖凡三十六戸七十二牖補此据漢明堂言之東

注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鄭君曰九室三十六戸七

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案

古明堂五室畫方九區四正為堂四隅為室中央曰太廟

太室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東北水室

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

其後此之謂也鄭君說考工記五室不合卦行之位竊更

正之亦別有圖論○下凡字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補

宋本脫从儀禮經傳通解增以茅蓋屋春秋左傳曰清廟

茅上圓下方重屋古明堂檐有四阿明非上圓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

文何云非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

所以朝也

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

雍

雍

雍

雍和也補古唯學有辟雍耳記因太學明堂同制南蠻東

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明堂月

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補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

多相陽篇名自赤綴也綴飾也補小招網戶朱綴王逸章句曰綴

合乃得朱白綴牖也補考工記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入記

戶以居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補九宮之數二在

西南入在東北九在正南一位乎中土室象之四正之堂合於

七在正西三在正東五位乎中土室象之四正之堂合於

通甲一為水其神天蓬三為木其神軒轅七為金其神咸

池九為火其神天乙四隅之室合於太一二為大威火四

為高叢木六為太簇金八為地室合於太一二為大威火四

知六儀之祥節入風之行順時察堂高三丈補此謂檐榮

大戴禮已補主卷八

上

公羊說五堵為雉也古者五板為堵板長八尺高二尺春秋

為雉此度高之雉也堵高一丈長四丈雉高三丈長二十丈○丈宋本譌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文

合東西九仍南北七筵補仍七尺也筵九尺也九仍七筵

方考工記云東西九筵似彼文為誤夏堂十四步殷堂七尋周人侈於殷小於夏焉四堂之深廣同通計堂基面方

一筵从異義引此文改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戸

戸二牖補此述周制當云五室因上文有九室字誤耳篆

四堂入个合之為十二也太室之戸四通四正之堂當太

室戸牖前入廉深故謂之太廟廟者邈也四隅之室戸牖

外至階上是為个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

陽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

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在堂之兩旁若儀禮

廟寢有東堂西堂隅室直个之後若東堂西堂其宮方三

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

後有夾室矣○異義引此文云四堂十二室

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

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圓
及戶牖之數亦煩重補觀禮曰諸侯朝于天子為宮方三
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在近郊者
似謂此也以其堂祀方明故或名明堂荀子築明堂于塞
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
亦以為方明壇也廟不為同處或說謬也補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
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
也故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或說不謬朱草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
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莫莢
俠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
朔之狀蓋說不詳補尚書中候曰堯德匪懈朱草生郊白
虎通義曰朱草者赤草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
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名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
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明堂別有圖論不復詳焉補拾遺
記曰條陽山中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

為宮柱所此天子之路寢也路寢亦不齊不居其室補天子四
謂蒿宮也仲之月居於堂孟季之月居於个閏月居於門唯待朝在
齊乃居於室○室宋本譌屋从通解改齊音齋南宮將視朝時補明堂有四揖朝出其南門曰周禮司士職
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
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
正視朝位王入內皆退也補南門所謂路門也天子三朝路寢之庭曰燕朝路門外應門內曰治朝應門外皋門內
朝曰外

凡二章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八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九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注

千乘第六十七

公曰千乘之國

補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千乘者侯伯二軍之賦古以五百乘為軍詩

采芑曰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魯侯爵為次國故僖公之頌云公車千乘其後襄公始作三軍昭公時復罷之

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

補左傳曰書社五百商

隱以為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

修其灌廟

補灌社壇

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

修其灌廟

補灌社壇

木因以為名墨子曰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為叢位呂氏春秋曰問其叢社大祠古者皆謂社為叢毛詩傳云灌

建其宗主

補公宗大夫繼世

義○修宋本譌循从高安本改

設其四佐列其五官

補四佐卿也諸侯

世為主○宋本脫

宗字从朱本增

得置孤一人與三

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卿為四也五官大夫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正義曰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
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處其朝市補匠
小司空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補匠
國面朝為仁如何補以仁為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
後市補哀公為妾齊衰蓋子曰補楊簡
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補哀公為妾齊衰蓋子曰補楊簡
而又言故立妃設如太廟補太廟言尊適也然乃中治補然
再書子曰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遠補庶嬪眾妾也遠則
事上靜靜斯潔信補禮諸侯娶九女夫人居中宮右媵居
於君也五日則徧姪娣兩兩而御次左右媵次夫人專夕
女史書其日月銀環以進之金環以退之敘陰禮息陰訟
如是之謂靜詩曰靜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
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補中朝內宮之朝也中朝大
夫若司宮內宰之屬中度言

幼無陵長此國家之所以崇也補崇立子設如宗社補子

也如宗社言無易樹子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補明世子

使眾著辨爵集德補凡立世子必辨其爵之貴賤合其德

知尊畏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賢者立之春秋公羊

長左氏傳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是以母弟官子咸

有臣志補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母弟猶有臣志

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補援於外大夫若成風

子遂是也謁告也毛詩序曰后妃內有進賢此所以使五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行元本作得

官治執事政也補政古通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

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

大遂也補齊同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

補大門美則眾室得其度
上卿賢則眾職得其理
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

近者閑焉遠者稽焉
補也閑正也此皆以門喻○內音納君

發禁宰受而行之
補鄭君聘禮注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

訓以時通于地
補楊簡曰地者地政也謂農
增穀也農時最不可失故言時
散布于小理

補理治也小
治猶小政也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

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
補地寶穀也詩曰稼穡維寶豐

饗其祿有災則與民共受其災憂樂與
民同之不自豐而不恤下則上下和矣
國有四輔輔卿也

補四輔皆小卿也下所陳
卿設如四體
補孟子曰君之

易事
補久於其事則
毋假名
補子曰唯器與
毋重食
補食

補事治毋更易之名不可以假人
時三家富
於國故云
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
補古者有世祿
無世位故春秋

譏尹氏也能官之不愆補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宋本脫官字从大訓增凡民

戴名以能補有其能而後居其名食力以時補勤於農時以自食其力成以事立

○尋句例立字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

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國下高安下無用

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補無用者抑下之長有禮則

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

命則民不偷補民以為有命在天則必偷情不致人事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命戴氏校

本改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立

盧本作本家下設其四佐而官之補此四佐即上四司徒

典高安本有之字春補司徒地官諸侯無宗伯兼治春官之事以教民之

不時不若不令

補若順令善也。時上宋本。衍則字从御覽引此文刪。

成長幼老疾

孤寡以時通于四疆

補周禮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老者

疾者皆舍

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

補闔

民情抑滯也

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功

謀

補月令孟冬命司徒巡行積聚兼及山川之祀者典春官故也圖亦謀也。圖宋本譌國从盧本改舊本云一

作齋戒必敬會時必節

補會時若龍見而雩之類

日厯巫祝執伎以守

官俟命而作

補日厯太史馮相之屬命君命也作行也

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

蜚征庶虞草

補云王年者篇中或廣言王政猶答顏淵問為邦也禱畜禍馬是也禱穀順豐年逆

時雨是也蜚征飛走之物馬融廣成頌曰環橐四野之飛征蜚古文飛字庶虞記凡三見後文云方冬三月庶虞藏四代云庶虞動蜚征作檢尋其義似謂蟄蟲也虞官掌若上下草木鳥獸故以稱之草稂莠害稼者也皆禱之者若

蜡詞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草下疑脫木字。

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

音施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補周禮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朝孤

子八人以成春事

補孤子死君事者之子郊特牲曰春享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

是其事也必入人者就春數也太立經曰一六為水二七

為火三八為木四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

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

補士戰士四衛四境也質決也

才武聰慧治眾長

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

補聰慧能有謀也長卒為

眾卒之長綴表也誘勸也。上可字宋本譌所从大訓改。

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

秀興閱焉

補遊士異國之士來寓者也賢鄉之賢士升于司徒者餘卿大夫之餘子秀司徒所論秀士也

國有大閱皆致其眾焉興起也猶周禮言作六軍之士

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

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

補月

令孟夏之月慶賜

遂行行爵出祿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

變民中

補權其輕重變而通之以求民之中

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

補刑法也

凡民之為不法其萌皆本於安閒無所事則恇淫非僻之心生。宋本萌譎崩安譎要並從大訓改

作起不

敬以欺惑僮愚

補造作不畏法之事以惑愚民

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

補周官士師掌邦之八成六曰為邦盜以下罪名凡八似當彼八成也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

義子女專曰媼

補誘居室家詐奪人產也子女專擅人子女也有君子曰義未詳此於八成當彼擣

邦令犯

飭五兵及木石曰賊

補五兵之名案周五陣春北陣弓為前行夏方陣戟為前

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牡陣劍為前行冬伏陣楯為前行淮南子說春兵矛夏兵戟季夏兵劍秋兵戈冬兵鍛揚雄說木為矛金為鉞火為戈水為楯土為弓矢春秋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

矢在中央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
矢鼓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先鄭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
夷矛後鄭云是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廣森謂周禮及穀梁傳五兵之外別有楯鼓則諸家數
楯與鼓者非也司馬法曰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凡五兵
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定從鄭君義木槍楯之屬也石礪
礪之二屬也入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補以中情實探泄於
成二曰邦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補以中情實探泄於
外者以小事出曰閒以大事出曰講講讀曰構利辭以亂
戰國策交構之字皆為講閒邦謀也構邦約也利辭以亂
屬曰讒補利辭利口之辭亂屬間亂以財投長曰貸補投
長若大事從其長之長以財賄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
交長官所謂為邦備○貸音貢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
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補凡犯上禁入事則用刑辟也
胥竭作○國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
大訓作罔

獄

補匹夫之家上父下子是三夫也三人其母妻及子婦
也男子作於外婦人贍於家故曰三人飲食○飲朱本

作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補秋

嘗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補新穀既登息田夫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此或於季秋

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補準揆

末也規表識其經界也古者制地九等衍沃上上山林下

下舉以包其中也下平曰衍有流曰沃衍沃之地九夫為

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

町三町而當一井衍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疆

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菑鹵之地九夫為表六

表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之

地九夫為鳩入鳩而當一井山林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

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

時之事補衰殺也水行不畜則竭濯浸不衰則疾考工記

曰凡行奠水磬折以三五○衰濯御覽引此文作

表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補遠近若周法治鄉太

灌

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補壯者食多老者事少論語公曰

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功事不少而餽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

也在今之民羸醜以𪔐者事也補𪔐死太古無游民補游

游不治生業者補食雖多而得其節故不費食節事時補食雖多而得其節故不費民各安其

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補言民不棄

杖策幽民歸岐紀侯大去從之者四年乃畢故曰地移而民在○大訓無室字宮作官下其宮同今之世

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

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補於茲猶古者

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補殷眾也殷書蓋戶籍

字屬親屬周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

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

勸有功

補氣廩也今俗以此為雲氣字更造餽行之○勸上天訓有民字

夏服君事不及

暵冬服君事不及凍

補暵傷暑也淮南子曰武王陰暵人於樾下

是故年穀不

成天之饑饉道無殍者

補言民有餘蓄也餓死為殍春秋左傳曰道殍相望

在今之

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

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補時是也委棄也言將以凍餓死也此上答哀公問

辭下文乃終言司空之事○成大訓作時

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

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

補休美也周官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職方氏曰豫州畜

宜六擾穀宜五種

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

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

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

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

有不火食者矣補辟偏也僥僞也大遠極遠也四者析之

詩曰因時百蠻奄受北國也王制於戎狄言不粒食○辟音僻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

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宋本脫上咸字居知通

之補通其信令之補信著於民故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

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補度讀曰宅尚書宅西五流有

也言地以居邑邑以居民也○度邑之以觀安危距封後

利先慮久固補九里曰距五十里曰封此言營國也春秋

為不可是依固可守為奧可久補阻山為固能節四時之

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補必

入言無有露積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補冬享曰息國

老六人以成冬事補息亦食禮之屬鄉飲酒曰民咸知孤

寡之必不末也補末後也謂春朝孤子○末宋本咸知有

大功之必進等也補謂夏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補謂

秋冬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內音納入宋本

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補言可以即戎矣適

之義也史記田單傳適人公曰善哉讀曰敵燕義莫敢適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今補

四代第六十八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

之政刑皆可法也補楊簡曰四代虞夏商周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

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補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

以觀其所聞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補四代之

法損益因時若並用之則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

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補約省也法煩則省之省之甚則廢公曰巧匠輔繩

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補輔依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

數踰而棄法也補於四代之政刑思之未審習之未熟則數過其法夫規矩準繩鈞

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

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補此六法之用也鈞權也小大近遠若重

差互視之術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補六者民所取財廢一不可

進一不可補損益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

今其此耶補此六府之用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

補伯夷虞史也二帝堯舜也眇小也伯夷嘗言此六法六府爲堯舜之小政○二大訓及盧本作三戴氏校本依後

篇改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補幹統也

三常傳幹尙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補周禮曰

以地產作陽德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

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

有開明補金星附日而見昏曰長庚晨日開明於時鷄三

今詩字爲啟明此記或漢避孝景諱改

號

補春秋說夏以寅為朔殷以

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

○大訓不

嗇民執功

補功也書曰辨秩東作

百草咸涪

補咸感也

涪和也感

地傾水流之

補春凍釋水

是以天子盛服朝

曰于東堂

補盛服袞冕服也國語曰大采朝日東堂明堂

禮日東堂是謂春朝朝日也天子以正月朔日迎日東郊反而

亦朝

補日於路寢東門其服殺用玄端

以教敬示威于天

下也

補饗禘皆所以為威敬唯言

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

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

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

補春秋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

天

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

補鄭

君曲禮注曰異死名者為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

漸也精神
漸盡也

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教此昔先

王之所先施於民也

補施教於民
以此為先

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

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

補楊簡曰
察詳切也

子曰鄉也君之言

善執國之節也

補謂公所言時地性教陽德事天子
交諸侯亦守國之大節○鄉音向

君先

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與然而興

民壹始

補能先慎其小者而後以君所言備行之則治興
矣與然新貌言與民更始○之宋本譌子从大訓

改

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

補一

子吁焉其色曰

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

○元本作道
由子而道也

公曰吾未

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

乎子曰可以表儀

補楊簡曰表外也即其
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

公曰願學之子

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

儀鳥獸

喻德

且草可財也

補其草中為薪材又喻表儀即取也財古通以為材字

補草喻表

夷之其地必宜五穀

補夷如斐夷之夷地喻質美

艾音刈高山多林必有

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

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威然頤然

畢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淑然齊齊

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

補羣然可親威然可畏頤安也畢深思之貌家語曰畢然高望

而遠眺蹠然足容柱然身容抽然手容首然頭容僉然和

也湛然靜也淵淵深也淑淑美也齊齊敬也節節節也穆

儀純也皇皇大也凡此皆人之見才色修聲不視

補才色美色修

聲曼

聞怪物怪命不改志

補異色異言聞而不驚言能靜怪命宋本譌恪命从大訓改

舌不更氣

補慎言之至口氣出入皆有常度

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

事也

補人能如此者君見則舉之得則取之有事當任之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

越踰

補與之祿位必稱其事無食浮於人人浮於食

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

六人如此

補天德盧君解在少閒十六相謂八元八愷

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

曰由德徑徑吾恐憊而不能用也何以哉

補曰由德徑徑未詳或當屬何

以哉之下蓋公言憊不能用子荅以用之由德故下文公問圖德也

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

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

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補委積也不尚義而積利則生害

公曰嘻言之至也

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

補以與也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

人德此謂三德

補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三柔克剛天德也柔地德也正直人德也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

補春陽為德秋陰為刑天之經也山剛積德水

柔積刑地之形也聖人法焉故德以仁生刑以義成

公曰善哉再聞此矣

補前聞取人之法今

再聞

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

補禮不能治然刑後齊之以刑不可以不

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補揚簡曰刑不可以不慎故出慮慮刑則事有

節而不妄仁聲遠聞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

補載行也

子曰德以監位位以

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

補監莅也官有分職曰局春秋左傳

曰離局姦也上尚也

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

宋本脫此字

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

不可後也

補名謂貴賤之號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

子曰天道以視

補在上人仰而瞻之

地道以履

補在下人踐而行之

人道以稽

補稽同也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

同之天地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弗愛補愛客也民亦如之補用人亦當慎之而

弗愛爵祿執事無貳五官有差補差等也○貳大訓作貸古通用字喜無並愛卑

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補招讀如招人過之招葉公之顧命曰無以嬖御士疾莊

士大夫卿士此謂楣機補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此謂機補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

賓薦不蒙補楣機既得則賢者皆見賓禮薦用無所蒙蔽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

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補驗人善惡之法子曰無以為

也難行補行之惟艱無以問為公曰願學之幾必能補幾期也子曰貪於

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補不久無恆也慕寵假貴妨於

政補曾子曰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治民惡眾妨於政補謂威虐其眾為父不慈妨

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補縱耳目之欲好色失

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補論語曰見小變從無節妨

於政補變古易常去此從彼若安石用新法補撓弱不立妨

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補鬼神敬而遠

節則補幼勿與眾補幼穉者補克勿與比補忌克者勿補依勿與

謀補依違者補放勿與游補放縱者不補微勿與事補子貢曰

知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補聞人

之法也薦謂陳於君補薦補更進言取補蓋

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

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補眾皆也此所

器視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者高安本作皆後出似字誤子曰伯夷建國建政修國修政。補造始曰建增舊曰修。○夷下公曰善哉。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 今補

虞戴德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補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深慮何及高舉安取。補其慮遠也何所及其高法也何所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上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補如而也君聞之而未備。○君以之以大石呂旁加人隸變為今以字故黃帝慕修之曰明。補舜能諸書或用已或用以寔皆一字述者之謂明。○舊本云修一作循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

補言法天之明道以開布政教于百姓也春秋左傳曰則天之明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

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補起猶中庸云明則動動則變公曰善哉以

天教于民可以班乎補班齊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

知所以行斧鉞也補雖可教而民或弗從故上知父之於

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

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補不順治

以忝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忝不順忽出也从到古文子

易曰忝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言子不順父其刑焚也

周禮凡殺其親者焚之刃殺也○到順天作刑地生庶物

補天尊而地親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

義順天仁順地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補如質知而好仁能

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悞

補三常天地人之常道名命號也蹇過也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補從天之質天

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補明堂路寢闕四門達四方白虎通義曰門四出何以通方也故禮

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宮宋本譌官从白虎通所引改今白虎通亦無此文見太平御覽天子御珽

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補凡位不同服各有異唯言圭笏舉一隅耳玉藻曰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昭

或以爲天子執冒四寸篆文卯字相似珽卽冒矣茶杼也諸侯圭博三寸杼上左右各寸半大夫笏中博三寸上

下皆杼六分而去一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補斂總也

舉行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

也補何氏春秋傳解詁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

而受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補敦讀為效致也
之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內音納是以不至必誅補誅責也孟子曰古
其國之所有則削其地三諸侯相見卿為介補公九介侯伯七
再不朝則六師移之介卿也○介宋本譌分從盧本改古書介補子男五介唯上
為介與分相似卿上御覽引此文有治字以其教士畢行
補教士貢土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使仁
試之于射宮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守補春秋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
為司空也○仁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
下御覽有者字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
補壇射宮也東郊就陽位也考工記曰張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功貢也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入貢時遂貢教
士若後世計偕天子因與之射以觀其能建五色設五兵
否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
補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然五具五味
色亦謂麾也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補將射必陳六律呂奏五聲補以樂為射節王奏騶虞九

先行饗禮士采蘋五終○呂聽明教補明教誓也公射大侯大夫射儀司射西面

舊誤作品今校改射千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置離補離耦

耦不異侯太史許諾此諸侯之詞王禮未聞以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凡二人偶曰離曲禮曰離

坐離立漢律曰離載下帷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抗大侯規鵠補抗張也大侯虎侯也規度也鵠侯中棲

侯七十豹侯五十虎侯之崇見鵠于熊熊見鵠于豹豹下不及地武豎物補豎立也物獲旌

其物獲○豎宋本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

侯各以其屬就位補其位射人有之三公北面孤東面乃

升諸侯之教士○宋本疊出諸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

補縮矢于弦側持之曰挾○挾音浹履物以射補物以丹若墨

于弣方持之曰挾○挾音浹

三尺橫尺二寸上射於右下射於左鄉射記曰物長如筈其間容弓鄭君曰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

子所有其地心端色容正○地字衍時以數伎補容比於禮節

也伎能也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補慶賞也讓責也射義曰數有慶而益地數有

讓而也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

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

者稽其遠而明者補故觀于射而知諸侯之習不習於禮樂也天事曰明地事

曰昌補明照物昌育物人事曰比兩以慶補兩即天地也慶善也言合天地之道以為善

○古讀明如盲慶如羌與昌為韻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

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貸音忒居小不約居大則

治眾則集寡則繆補小小國大大國眾寡謂民多少也約困也繆古通以為穆字集繆皆和也孟

子章指曰上下和親君臣集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補子曰我戰則克祭

此惟官民之上德也補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公曰三代

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補謂若正朔三而子曰否猷德

補猷古通以為由字德謂五行之德言三代更制各由其

德異德相變同德則否舜與黃帝皆土德故慕修之不更

制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補保保當為桀紂字

湯武以諸侯繼天子故必變易前制以新民視也今之字

以目視物作視以物示人作示古不別用鄭君昏禮注曰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詩鹿鳴箋曰視古公曰善

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補不言則

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

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補包

咸曰

老彭殷賢大夫仲傀即湯左相仲虺史記作中韞荀子作
中歸皆轉寫字異教大夫以為政士以服官庶人以執技
蓋子之教如此謙言非己所能竊比於老彭仲傀傳曰先
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
之謂也揚則抑抑則揚補楊簡曰揚則太過故必抑之抑
也補綴

以德行不任以言

補綴表也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

褐也行不越境

補祔盛服也袍大褐褐毛布賤者之服也喻人之以言者雖節於外無實於內其行

不遠○庶上

大訓有任字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

補楊簡曰子乃事事教我

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

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

補偏亦屬也春秋左傳曰

舉其偏

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稽制之以昌興民之德

守之以長

補祥善也終言率天祖地以順民事○稽宋本譌福从大訓改

公曰善哉

凡七百八十字

八十當是六十之誤

誥志第七十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

補楊簡曰誥者所以誥諭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記錄庶事之

書志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

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

音齊盛

子曰臣未知其可

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

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

也

補魯人之祭也宮縣而白牡設朱干擊玉磬僭天子之禮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陽虎從祀僖公此民不見

禮上下相援之驗也故以是戒之不援則樂猶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之意○援上兩不字宋本並脫从大訓增毋

戴氏校本改無以此大訓作此以

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

至必時其節也。且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大訓節下無也字以下無為

字

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

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儉。補儉聚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儉。○儉宋本譌敬。注云：一作欲。

訓改民財儉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則有極。補作

用也。極中也。○宋本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

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宋本不疊出。是故政

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

民。補勝任也。靖治也。徵徵發煩擾之。○勝平聲。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

祿也。補嗣世長。久之福也。且聞周太史曰：補曾子問篇每云：吾聞諸老聃。史記曰：老子周守藏

室之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下史記作又大訓

無虞史伯夷曰補引之言明孟也幽幼也補孟長也明為

陰後長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

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補禮器曰大明生于東

甲術云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

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此謂月起明于西歸于東也

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補以朔旦立春七政俱起營室為

書引此文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補權輿始

正在建下于冬方補言萬物與歲俱起于春盡

書云百草奮興稊鳩先渚無釋並形誤周易無物乃歲俱

咎字為无與先相近渚鳴也小正所謂雉震响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補言萬物與歲俱起于春盡

記作次方宋本譌萬因萬之轉於時鷄三號卒明補徐廣

也从大訓改盧本依史記作分則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載于青色撫十二

月節卒于丑

補戴始也青春色也張守節曰撫猶循也

日月成歲

補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厯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計月

補五歲再閏則一巡守協時月正日以順天道此謂

有虞氏計月之法計亦協也○計音叶虞上宋本衍歲字从大訓刪高安本作歲餘計月

天曰作明日

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

民是嬉

補日猶日日也嬉猶熙熙也與語辭

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

不遠厥德

補悲色當為斐色言好色不淫也斐即妃字蜀都賦曰娉江斐○能古音耐與事為韵

此

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

補表裏內外也民事勤於外婦

不淫於內則能生財蕃昌○表裏大訓作表表裏裏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

常節曰聖人

○時大訓及高安本作日

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

四川伐于四山

補步者祭說之祭名周禮春秋祭酺故書為步漢祀有人鬼之步蜎螟之步四川江

淮河濟也四山衡岱恆華也伐伐其材也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

卒葬曰帝

補卒葬終葬也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

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

補俟

時謂服事殷也乾元序制記曰文王用其不倦武發修其質素

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

眾服以立天下

補移眾化民也緇衣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堯貴以樂治

補無

為而治

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

補是時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

官而國

補如而也而如也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私臣如在國

安之勿變勸之勿沮

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

補誘進也○誘大訓作撫

仁者為聖貴次力

次美次射御次

補聖人先德而後爵尚功而賤藝故貴不如仁力不如貴美不如力射御不如美也

才美謂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補曰

道經緯同度於是食歷象之常可推而知然人事愆於

下天譴見於上則有頻食有不以朔食有不入交限而食

聖人有國日月不食者非無食也七政星辰不孛補李彗

順行二儀貞明無不當食而食者耳

經曰有星孛于大辰○李宋本譌勃从大訓及高安本改

與文選賢良詔注引此文合朱本盧本有隕字勃海屬下

讀謬海不運補言移河言徙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

崩解陵不施補解圻也施讀爲阨小崩也○施賢川谷不

處深淵不涸補楊簡曰處止也壅而止也○谷宋本譌浴

引此文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驚獸忘攫爪鳥忘距補

閉不絕也忘翼不飛去也驚獸貔貅之屬爪鳥鷹隼之屬忘攫忘距皆言不搏殺○忘大訓並作亡

螫嬰兒補蠍短尾蜚蠊不食天駒補說文解字曰蠍齧人

大戴禮記補注卷九

七

幼曰駒。○雒出服河出圖。補雒洛水也舊說光武都洛陽

也詩曰兩服上襄衛有馬名啟服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

恆出馬雒恆出龜故於雒言服亦互見之漢五行志曰處

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

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儒皆以洪範五行以下至六

極即龜書本文天生神物自然成字希世之符非可以常

理徵測晉時偽古文傳與始云龜列于背有數至于九宋

人因創列黑白點位以為雒書又取五行生成之數以為

河圖尤失其實盧君說明堂九室云法龜文亦由惑信古

文取異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補所陳諸瑞自古以國家

前哲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

戈遠邇咸服。補如而也兵車建戈於轡肩使來往地賓畢

極。補楊簡曰肩繼也使者相繼往來廣森謂無怨無惡率

地賓讀如詩率土之濱言無遠弗至也

惟懿德。補洪範曰無有此無空禮無空名。補禮以仁行之

作惡遵王之路

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

補憂讀爲優今文尙書曰優賢揚
歷省察而去之也○大訓無毒字

舉良良舉善善

補舉良則民莫不良
舉善則民莫不善

恤民使仁日敦仁賓

也

補楊簡曰凡四方之賓來
敦於王庭者亦皆仁人也

凡七百七十七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九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王曰太師

補逸周書曰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此記題為文王官人則王曰

者謂文王也太師蓋尚父也與彼不合

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

謂視中觀

隱也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試以眾位歷觀其才也

女惟敬哉女何慎乎

非倫

倫理次也宜所慎補言非倫則何所慎也猶呂刑云何擇非人

倫有七屬屬有九用

用有六徵

徵○徵宋本譌微从元本改

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

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

其說在下○周書志作言中作聲

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

補總下六事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其觀

禮及其施曲禮曰積而能散○禮上周書有有字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觀其德與其守

孔子曰君子固窮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

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懼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

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

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孔子射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

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

勵有存者補憲法也學記曰發慮憲所不足老者力不足也○周書云其老者觀其思慎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

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父慈子孝兄友弟和君惠

臣忠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而敬憚○憚周書作誠省其居處觀其

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

○立事注引此文作省其喪觀其貞良也

省其出入

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

任以信相親也

考之以觀其信絜

之以觀其知

補絜度也莊子曰絜之百圍○絜宋本譌挈从元本改周書云設之以謀示之難

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

○煩之下周書有以事二字

淹之以利以觀

其不貪

補儒行淹之以樂好鄭君曰淹謂浸漬之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甯

藍猶濫也

補甯傷也春秋左傳曰不有甯也○周書藍作濫甯作荒

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

以觀其重

補喜怒不形則內重不輕佻也○周書無以物字不字

醉之以觀其不失

也縱之以觀其常

○周書云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

遠使之以觀其

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

補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探○周書無使字邇作昵倦作狎

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

陰陽謂隱顯也

覆其微言

以觀其信

補覆讀如言可復也之復微言小言也小者曲亦信大者可知周書其微作徵其信作精

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成字衍周書無

此之謂觀誠也

補呂不韋書入觀六

驗之法蓋取諸此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浚

殷盛也浚蓋深字補如而也周書

作以

其氣寬以柔

周書云其器寬以悌

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

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

言日就也如臨人以色高

人以氣賢人以言

如周書作好

防其不足

不欲見之補防蔽也其下周書有所字

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

伐周書作發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

不私

侮末本謫傷从元本改周書作止

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

月之

曰有質者也

補質實也

其貌固嘔其言工巧

嘔以眇色下人謂形柔而

人苟○周書固作曲嘔作媚戴氏校本改嘔飾其見物務其小徵有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

務尚其小成○徵宋本譌微周書作證以故自說言以事曰無質者也喜怒

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亂也○周書作營道以利而心不移導也者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

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

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補勢氣

客氣○下臨懾宋本譌臨攝周書變上有心字無知字裕猶傳言

作治示作導易移作心遷移易懾作氣懾懼勢作假虛本亦作

假執之以物而邀決驚之以卒而度料言引之以卒然度焉○決驚宋本倒作驚決从戴氏校本改周書執作設料作應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

也補性辨生而能辨也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物事○周書

守知一如不可以解也

言因一端補如而也。周書云一而不可變。

困而不知

其止無辨而自慎

補慎古通以為順字。保傳曰以其前為慎於人也。自順謂順非也。

曰愚

怒者也

謂闇狠也。怒盧本作戇。

營之以物而不虞

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虞

周書

作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

之宋本譌人懼上脫不字从盧本

增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

貨宋本譌貨不。可營周書作不過。

曰潔廉而果

敢者也

果敢謂不虞不懼也。潔廉謂不營於貨色置義而不可遷則兼之也。周書無潔廉而三字。

易

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

補鋼堅也。周書云志不能固。

已諾無斷

言止慎諾於人

又不能

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

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

稽考也。

辨言而不固行

補言

偽而辨又不果行。周書云屏言弗顧。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

中庸曰誠者中形於外

補當任也言強任之○周書曰始妬誣者也
謂始妬賢誣

云自順而弗護非是而彊之
善○始字疑

與妬相似而行
謂攻發幽蹟也○微宋本譌

戴氏校本刪
微清而能發
徵清當作蹟周書無此字戴

氏校本
改情
察度而能盡曰治志者也
華如誣○如周
巧言令

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
孔子曰巧言
此之為考志

也
考度其志○為
戴氏校本改謂

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也
此上之諸志補此斯
以其見占

其隱
案其陽
以其細占其大
據其小省其大○此十二以

其聲處其氣
聽處其聲氣也
初氣生物
與物在於胞胎○

本
改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

也
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

四

七情此不亨哀樂
愛惡而另于懷
身處

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

斯當聲誤為斯春
秋左傳曰蜂目豺

聲忍人也夫音之美惡尚通於金石而況於身乎○斯宋
本依注作嘶从盧本改案內則注沙猶斯也正義曰斯謂

酸嘶古之嘶字單作斯
耳若然斯醜亦非聲誤信氣中易補中正
平易義氣時舒義者
剛其

氣亦充故
舒縱也智氣簡備簡通○智
周書作和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周書無此句以前後文
義例之似後人因論語妄

加以前行以其前占其後以前行
占後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

此之謂視中也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

喜怒哀懼憂以其俱生於
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也

此五者之性人心兼
盡○性周書作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

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

中庸曰誠於中而形於外

誠心

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

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書有可字

喜色由然以生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貌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

偷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王藻曰喪

容纍纍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

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

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補難盡接給不窮也表記曰君子

胄則有不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補皓顯也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

君子戒慎不失色於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人也○故周書作改

有知故靈機仍

五曰生民有霽陽

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偽也○霽宋本譌靈从元本改案說

文霽正陰字從雲今聲

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

也

補賴託也攻為也○周書無有字

有隱於仁質者

○質周書作賢

有隱於知理

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

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

事

○事字誤周書作爭

言願以為質

愿當聲誤為願也

偽愛以為忠面寬而

貌慈假節以示之

假節假仁質之節

故其行以攻其名

故其行者故為是行

○周書故作尊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推前惡忠府知物焉

行作得攻作改其所不知者則推援於人而待以為忠府謂有詢義之攻其然也補忠府當為思附字形之誤知物猶

知人也推求人之舊惡而非首成功少其所不足

謂有先功者因

首之有不足者因薄之詐以為知慮誠不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

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

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詩云虺虺

動人及莫知其情九字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謂先偏

於眾前為方欲陳說也補素空也涉物而不終務廣聞而不問則不對詳

為不窮詳朱本作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

為深妄言深遠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為氣荷

廉言以見佚氣自然周書作口言以為廉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

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倭也敬再其

說以詐臨人敬再字誤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

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

醉言悴也補乞求也求人言其勞悴以爲

孝名也

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

其親戚

補伐誇也親戚父母也曾子曰親戚既歿

以故取利

以如此故要取其利

分白其

名以私其身

補君子善則歸親過則歸己分白其名如此者蓋反之也○周書云自以名私其身如此

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

陰行謂竊求諸人也

比周以相譽

迭相

親比交相談譽

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言知其賢

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周書與作而疊出不同字

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

之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眾而貌克

雖盡其忠權及

眾人之前猶相克爭補克勝也與人權忠暴見於外而誠不至故貌勝其情也

如此者隱於交友

者也此之謂觀隱也

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補內外外內不合雖

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仁質之等補隱揜其短也見暴其長也○隱周

書作假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補君子周急不繼富

是以施不務多靜而寡類不好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

○宋本莊譌壯仁譌行从盧本改周書曰言忠行夷爭事靡及私口弗求及情忠而寬類莊而安曰有仁者也

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

廣志者也浚深也○廣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

有施而不置不形於心色也○置周書作德曰慎謙良者也○周書微忽無慎字

之言久而可復謂微細及語幽閒之行獨而不克克好勝人也行

其亡如其存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補此不必謂事祖考凡於人皆然昔延陵季子過徐徐君悅其

言不過行，行不過道。則
氣乃安。安，安也。若言不過
行，氣乃過。則行徑行乎以
矣。

佩劍以將。有上國之事，未獻也。還聘，徐君已死。季子曰：「吾心許之矣。」解劍挂於墓樹而去。所謂行亡如存者歟。曰：

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

曰：有德者也。○周書無雖尊眾強四字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

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而明焉。○周書之作而如作，有無晰

字曰：守也。○周書云：曰有守者也。置方而不毀，不瓦合也。○周書作直。廉潔而

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者也。補：經常也。○經下朱本高安本有正字。周書云：曰有經者

也。正靜以待命。命期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

過道，曰：沈靜者也。補：儒行曰：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忠愛以事其親。

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補：安字誤。

當為要言，不貌為恭敬，偽以要名，故名亦不揚於外。○周書云：驪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名字戴氏校本。

倒在下曰忠孝者也。補忠孝猶誠孝也合志如同方其其憂而任其

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周書如

作而迷隱遠似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無已。周書誤當為殊隱達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工能也。周書云進退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

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志也位有高卑人各有志也飲食

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

貪鄙者也。妄當聲誤為望征行也隱據也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

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

安然反覆○亟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周去例反下同

志字作篤無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

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

○周書顧作規論作倫王規制必即天論亦以論為倫

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

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巧周書作竊

故事阻者不夷

補事阻猶行險也夷平也

畸鬼者不仁

恃禱祀而不

修也補

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

謂六隱之

等

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謂揆度於德也○周書文止此

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其往

行

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也○省下宋本脫其字从論衡答佞篇引此

文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

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

○論衡

隱節作詐善設節忠惠守義作含忠守節

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

言當內慎其心外慎於人

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

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

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

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

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

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

識也

○仁宋本譌人接音捷舊本云愍一作質好一作巧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

而長百姓

國諸侯家采邑

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

鄉鄉遂邑公邑

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

於周禮則治官慎

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

於周禮則刑官補出納辭令則

周官掌臣民之復逆者是也。○慎順古通用字。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

出入補於周禮則天官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

賜於周禮則司祿司勳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於周禮則遂人

匠車之等○好宋本作巧从朱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

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行人掌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

境於周禮則政官也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補屬繫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一曰

國則任貴周禮曰長以貴得民補此七屬即九兩之事二曰鄉則任貞

幹事曰貞周禮曰三曰官則任長周禮曰大事聽其長小

吏以治得民也。四曰學則任師周禮曰師以賢得五曰族則任宗周禮

以貴得民。四曰學則任師。民補不言友兼之。五曰族則任宗。禮

曰宗以族得民補六曰家則任主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

主以宗收族者也大夫稱主晉語七曰先則任賢補儒以

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思內觀民務本慎

在人補所慎之本在於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六

六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一人文王女廢朕命亂

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亂法者王親受

而考之然後論成補考黜陟之也管夷吾治齊正月之朝

再則宥三則不再則宥三則不赦乃因效於此

凡十一章 自王曰太師已上五章舊別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今補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

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加焉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

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

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藻曰君命屈狄再命禕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纁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

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
爲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爲合今
未卽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之命則上公夫人乃禕衣
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申子男臣妻
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
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玄
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
卿大夫玄冕何爲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
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耶補玄服冠端玄
也練而遷廟吉事之始故假吉服易衰經也不申祭服者
未純乎吉也其齋蓋服素端禮爵弁緇衣注以玄服爲爵
弁誤矣盧君於此廣說禮服名制今亦附論之周禮王享
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
皆當與尸同服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申
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玄其幅皆端通
五等言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爲冕及以裨冕爲鷩
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裨冕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
皆裨冕蓋裨冕卽玄冕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覲禮
侯氏裨冕降從大夫之服與乘墨車爲稱也凡婦服其等
與男子同禕衣視衮冕記每言君衮冕夫人副禕是也掄

狄視驚冕闕狄視毳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
夫人闕狄是也鞠衣視絺冕鄭君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
是也禮衣視立冕稅衣視爵弁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立禘
世婦以禮衣視立冕稅衣視爵弁妻以稅衣是也展衣視皮弁詩
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展衣色白與皮弁素積色相應尚
書大傳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釋朝服注云朝服展衣天子
朝服皮弁故后朝服展衣也錫衣視冠弁諸侯大夫以冠
弁為朝服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是也
宵衣視立端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立主婦纓笄宵衣是也
其下又有祿衣當男子衫立士喪襲有祿衣疏云此立端
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也鄭君唯据王后六服以禮與展
稅與祿並合一名案昏禮壻爵弁女次純衣纁襖子羔之
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為一曾子譏其婦服則稅衣者
純衣也爵弁亦純衣明同等矣錫即錫字燕禮幕用裕若
錫今文為裼說文解字曰裼細布也主人朝服從至于廟
用布錫衣亦用布為宜舊改讀髮髭廣森疑焉從至于廟
廟殯宮補殯宮稱廟者鬼神之也雜羣臣如朝位門外如
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羣臣如朝位門外如
路門之位補諸侯殯於路寢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
殯宮門外即路門治朝之位

如朝位

立于門內如門外之位補羣臣俟于門外宗人擯

舉手曰有司具請升

其從盧本改君升補升祝奉幣從在

左北面

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補

儀曰贊

幣自左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

某侯

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補聲者噫歆警覺

嘉幣者散

成廟將徙敢告

卒不奠幣者禮畢矣君及祝再

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

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

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

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補不言奉主者禮喪主於

虞吉主於練殯宮所事者桑主也練而入新廟然後作栗

主炤室西墉藏之是時未有練主又不當遷虞主以往故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

補降堂自西階降也神道尚右○辟音避

後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

補碑之節三出廟分庭一在北

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

補步車行也書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君升車從者

皆就車也

皆就車謂乘貳車者

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

神車祝為右故

於步處則下

補乘車尊左故祥車曠左奉衣服者有神象得在左則祝為右矣凡君之車右門閭溝渠必步

至

于新廟筵于戶牖間

始自外來故先於堂

樽于西序下

四時之祭在室筵隩中在

堂筵序下是以設樽恆於東方今唯布南面之席故

脯醢

置樽於西

因其便矣補蓋樽以兩無玄酒在南

脯醢

陳于房中

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補脯設洗當東榮南

北以堂深

記因卿士當言東雷補盟槃謂之洗漢禮器制度曰天子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士以鐵榮

屋翼也洗北距堂若階上距戶牖之度有司皆先入如朝

○宋本脫以字从儀禮經傳通解增

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

門左門西補入門西者將升西階也出以東為左西為右入以東為右西為左

奉衣服者升

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

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

補贊者佐助執事者公食大夫記曰上贊下大夫也

其升亦由西階自房取脯

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

補薦西

也特牲饋食禮酌奠奠于筵前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奠於右矣聘禮釋奠于廟雖無尸猶一人舉爵此奠不舉者未即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

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

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

再拜

逸經作令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

東西侯也祝就西廂

因其便也補廂者兩序之外夾室前堂也

在位者皆反走辟

走疾趨也補堂下辟者蓋就東西壁

如食閒

補隱之如尸食十三飯之頃

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

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

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

詩云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補虞禮饗辭曰圭為而哀薦之圭亦潔也

君及祝再拜君反位

東郊祝徹反位實于筭埋之階間擯

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

補燕閒也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

者皆出廟門告事畢

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乃

曰擇日而祭焉

所以安神補祭是祥之祭

凡四百四十八字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

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豶也○釁之雜記正義引此文作

則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補路寢門內之庭所謂內朝也國語曰合神事於內朝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補此玄服亦玄

端也爵弁純衣事神之服既請命將入廟乃宗人曰請命

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命宋本譌令从雜記正義引此文改雍人拭羊拭

補雜記曰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東宋

本譌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

補自中由東西霤之間也中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

祝宗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

也邾室門邾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北面

血流於前乃降門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邾室其餌皆於

屋下割雞門當門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

當門北面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
既略也補邾室東西堂之室也前堂曰廂後室曰邾

事宗人告事畢皆退補鄭君曰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

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向朱本作面
宴盧本作燕

凡一百四十五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一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

小辨謂小辨給也

子曰否

不可社稷之主愛日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云日夜不遑也

日不可得句學

不可以辨

不可輕有所學○辨上大訓有小字注舊在學字下失其讀

是故昔者先王

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

別四方之風也補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

制禮以行政

政禁令也

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

天子

官政不錯則百事不紊也

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

別猶辨也矜猶慎也

士學順

學順成之道

辨言以遂志

致命遂志士之節也

庶人聽長辨禁農

道小不通
通道不簡

此篇師子爾雅之心

此篇作易大序之序

以行力

辨禁識刑憲也補聽長從上之令也

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

夫小辨破言小言

破義小義破道

補破道小不通

傷也

道小不通

補致遠

通道必簡

簡約也

有統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戴氏校本曰淮南泰族篇引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大

此少異

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

古足以辨言矣

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

之名也

補爾雅即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

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揚子雲

云孔子教魯哀公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

補象周

學爾雅謂此記也

也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反舌南

方國名其人舌本在前言四方之言有象譯存非君所辨

也君將學之則

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

易曰簡則非簡易之道

力忠信

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

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下之言乎？公於十棋之中，變數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

為奕字由猶也。既盡也。言奕者於十著之內，勝負之變，固猶不能盡。況天下廣遠，可勝辨乎？○棋宋本調祺从大訓

改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

補微無也。壹專也。檀弓曰：壹不知夫喪之踊。

子曰：

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

於四海。

補皇大也。

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

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

補入來歸附也。

公曰：然則吾

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宋本脫行字。

從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

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

備與

我言忠信而使不入於患。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

忠滿於中而發於外
按此忠字實微生解矣

倦其君則不可

謂言而不行補口倦言之厭也

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

行之則可立待也

補而有舊屬上讀非是而如也如有能明忠信之備而行之者則治效立見也

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

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

言所推無不準補刑法也放至也

公曰請學

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上也綴學之徒

安知忠信

補綴學摭拾聞見以為學也聖人謙不率爾而對

公曰非吾子問之而

焉也

焉問之乎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

謂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

者也

補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

子曰彊侍上聞大道不

隱

言不可隱蔽也

上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

知何一之彊避

補人盡知之何獨避一彊

上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

此篇言德於大學中者之序

知中甲之誠
誠其意
是內思畢心

中。能內思知中必知恕。能自盡知故能知知恕必知外。內

故外能處。知外必知德。○外宋本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

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

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補楊簡曰安內思畢心

曰知中。補畢心盡心也。○心宋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

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補柔和也

下德。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

備。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毋患曰樂。補毋古通以為無字

患樂義曰終。補令終也。

凡六百十一字 今補

此如老子兵者不祥之器而末也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善祥

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

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

言非利金攘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

及

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

刈

公曰古之戎

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

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則

和親怒則離害其相害者皆由兵也

補呂氏春秋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

○戎大訓作用

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云

尤古之諸侯或妄耳一曰眾人之貪者也○貪周禮疏引此文作強一曰已下似後校書者所加非注語

及利

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

補及利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

蚩尤悞

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

補賦足也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呂氏春秋

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然則蚩尤嘗作兵器非始造
軍法者鄭君肆師注云貉師祭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廣森以為當祭黃帝不祭蚩蜂蠆挾螫凶如蜂蠆而生見
尤○周禮疏器作兵作作造蜂蠆挾螫之挾毒也
害謂黃帝殺之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止教習于戈自衛身
蚩尤也注失其讀當以蜂蠆挾螫而生為句見害而校為
句言蜂蠆生而挾毒見害已者則與之校所以衛其身也
喻聖人作兵亦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
所以自衛也
用而弭之補用兵之利而止其害○亂人興之喪厥身詩
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由心在於利用兵鮮民之生矣不
如死之久矣小雅蓼莪之三章也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
言用上二章但用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
事于子孫者也補今商頌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與此形
聲相近然語義不類三引詩無又云之文以韻讀之餌矣
子皆相協古音久如已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為一章鮮

民二言特偶同蓼莪耳○于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

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

威致王今若存○其人宋本譌其仁从大訓改此夫民思

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

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

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憮不祥於天○補天所粒食之民布

散厥親○雖諸夏莫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言疏

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讒貸處穀○干乘曰以財投法言

法行處辟○辟罪也死替天道逆亂四時○補替禮樂不行而幼

風是御○任童幼之歷失制○君臣昏亂攝提失方○攝提左右

人使專政時侯錯緒六星與斗

應相直恆指中氣尙鄒大無紀邦當字誤爲鄒或深聲爲
書中候曰攝提移居鄒也補鄒讀從正月爲陬
之陬史記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大亦失字之誤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史職曰
頌之于官府及都鄙頌告朔于邦國也玉瑞不行玉者所以等神祇別人事
之瑞瑞者瑞也所以示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言以威力
耑信也虞書曰揖五瑞瑞者瑞也曰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
無禮雖得所好民皆樂之乎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周禮
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伐四海其種落
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
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伐與殷之
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立以四夷
爲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文闕而
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補殷之夷國据王會商四
方獻令知也云鄭引爾雅其數不同者詩蓼蕭箋引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職方氏注作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案李巡爾雅注本謂之四海下更有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鄭君約其文言之然四方之國經記

皆辜舉大數爾雅亦未必指謂夏也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

不降百草殤黃補焉萎也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餓背

瘁當字誤為餓也瘁病也背癭也○背即背字凡从肉者隸變皆為月宋本訛目从大訓改此大上之

不論不議也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議殤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

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故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楊氏以夫天下之下為

衍字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凡四百四十四字今補

少閒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

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補閒暇也遷席前坐

也楊簡曰魯君之所不樂者三家強而公曰師之而不言

已矣夫子知其不可言故變色而辭

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夫子故不使言情也其私人不同於此也

子曰否臣事

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

○君而下宋本

衍不字从大訓刪

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

補諷哀公不君將致孫國

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

使上下皆達也

權其輕重

居之

謂事役及刑罰

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

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

言皆稱百姓之欲也補鼓訓鼓動之

鼓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

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

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

補君有國大夫

有家名位異等

同名同食曰同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補食祿也○食朱本作位

唯不同等民以知極

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也

故天子昭有神

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

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諸侯修禮於

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

論力以聽乎大夫

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

庶人仰視

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

養父母此庶人之孝者也

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補楊簡曰明公曰魯無等難治

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

言有可同也

謂之閑下謂之多疾

不正之政君謂閑民謂之多疾同所惡也補禮之不同等自上制之所以

防閑僭踰也自下視之則惡其害已

君時同於民布政也

施善政也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君

同於民心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補服役聽命唯君所上下相

報而終於施施恩施也補上施善政則下大猶已成發其

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之謀緣近小始猶即猷

或著犬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持重器必先效先清而後

濁者天地也清濁謂陰陽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別

陽正則物生上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專

下別則政成正華英得陰陽之孚秀也補吐葩曰秀發此官民之道也

稊曰孚節秀孚之候也本宋本作專官人當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觀其

取終始施發○以宋本訛民舜取人以言湯取人以

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

此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公曰嘻善之不

同也王取人德有聲公謂五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

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問四代以人子曰不可知也公

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

取人比而視相而望補近視之遠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

是以同狀聖王通而虛已故於求人雖言色不同而善惡

庸曰取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王則不能言不能五

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傳聞而已不能

言五王取人之法傳聞如是以致於君若子之取人則否

四代曰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是異於

五王貌色聲偏取其一也注首亦又不能也補此乃謙

能字宋本混入正文从盧本改

言不能如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子曰由君居之

成於純胡為其蒙也由用也言能居之則成純何雖古之

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補言非生於異地明昔虞舜以

天德嗣堯凡質以天德文以地德禮緯含文布功散德制

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俾使西王

母來獻其白琯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國名也荀

子曰禹學乎西王國白琯所謂昭華之琯也風俗通義曰

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

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注明帝誤○白下文選賢良

詔注引此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補楊簡曰昭然民明教通

于四海民明於教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北發北

其地出迅足鹿周武王時肅慎貢楷矢文塵渠搜貢露犬

氏羌貢鸞鳥也補注並据王會為說也漢書音義晉灼曰

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臣瓚曰三朝記云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為對也師古曰北發非

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今尋記文北發

發不與南撫屬對瓚說非是○氏宋本譌玄从盧本改舜

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遷邑姚姓于陳

後于陳因使氏焉春秋左傳曰胙之以土命之氏補陳者

因周所封言之其實夏時舜之後仍邑于虞故傳稱少康

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補姚作物配天修德使力補作物

也○宋本脫崩字从大訓增制作典

物也使力若盡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

力溝洫之事

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補禹傳啟太

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厘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

孔甲皋發至桀十七世補

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淮南子云桀為璇宮瑤

臺象筯玉杯也○宋本

明
150

脫室字从汙池土察汙窪也察深也言洞地為池也補以

民為虐淫酷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履湯名

履敢用玄牡王侯世家曰湯名天乙白虎通商履循禮法

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怒至於亂補嫌成湯

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

移夏桀散亡其佐伐之於南巢放之於乃遷姒姓於杞封

后氏之後於發厥明德順民天心杞亦命氏焉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

民發其明德而順天之心嗇收咸合諸侯作入政命於總

章入政洪範所云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

先總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補副猶詩言粒食之民

明德

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

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補湯

傳外丙中王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中丁外壬河

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至武

丁二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

更服○服宋本譌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

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雛雉之變懼而修德重興殷道號

為高宗○注庚之下有脫字案殷本紀武丁盤庚之兄子

也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補自武丁

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至紂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

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

謂傾宮鹿汙池土察以為民虐○上文以民為虐粒食之

臺之等也亦當依此作為民

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

於周昌則嫌於死。

補霸長也。謂為西伯也。牖里之。

乃退伐

崇許魏以客事天子。

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補五伐者崇密邗。

黎大夷事具大傳。

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親親

尚賢。

補三明明天地人之顯道。典舊誤作無。今校改。

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

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

君哀公也。言今周衰。

之甚有繼之者將至也。

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

如繁諸乎。

煩眾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蕪也。如讀為而。諸讀為者。

子曰。君無譽臣

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

補財讀為財。成天地之財。漢書皆以財為。

裁察。

曰。於此有功臣焉。

王非獨善言。有利器焉。

言有先師保。功工同。

王之禮。

度有措扶焉。謂股肱之良也。補措扶也。當為錯鉢匠所用也。以時令其藏必周密。

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

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言識其並興及

相生之義。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終為福德以配於天。補居

安思危則生福也。公愀然其色。變容也。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

知。如以觀聞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焉。○如朱本作觀。聞宋本譌。聞觀從朱本改。時天之

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謂辜極可以苟免也。補民

之死也。必不可。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言行此在

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君曰不足。臣

恐其足。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否。舉其也。○朱本脫臣恐其足一句。從戴氏校本增。

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

民應以善補言民之從教如後之隨前右之應左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

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未宋本譌木从大訓及元木改子曰君知

未成言未盡也補言君知之未備者由臣言之未盡也凡草木根鞮傷則枝

葉必徧枯改當字誤為鞮○徧枯是為不實○此徧字高安本盧本作徧

偏穀亦如之民以君為本○此穀字及下注首穀字皆似政字之誤上失政大及小

人畜穀穀敗失則傷及人物補小人字當倒置公曰所謂

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

德焉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興周之績春秋左氏傳天奪其魄有生之魄公曰然則何以

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蕞未虧言疆域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蕞戴氏

校本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水土未涇涇猶亂韓詩

作藪相勝氛祲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糟以喻惡實以喻善亦

細氲也者猶玉玉以喻善人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

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慤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慤猶忍也

然人物不亂方優佚樂繼之出其忍政也優游湛樂而政出於大夫之門是乃上失其政也此指謂

三家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補君制於臣反復上下之常臣故

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春秋左傳曰

可以假公曰善哉唯器與名不

凡一千五百十一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一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二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補典命春行人秋官之屬鄭君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此文錯誤當云有典命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餘

二十字並衍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

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

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

爲節補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鄭君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

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百步○九命宋本訛九卿旌周

禮作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

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補畿內諸臣命以偶數詩

曰豈曰無衣六兮謂王卿六命也封受地出封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

此不合鄭君曰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再命下士一命○封也周禮作出封

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補省

善也如省于其君之省天子善之命之攝君加異其禮鄭
君箴膏肓曰父有老耄罷病子代理其政預王事所謂攝
君也以皮帛者比於孤卿也春秋曹世子射姑公之孤四
來朝賓之以上卿是其未省者○省周禮作誓
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補鄭司農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一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廣森謂小國之君蓋附庸也帛者玄纁束
也書三帛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
黃於經未聞鄭君大宗伯注曰束帛而表以皮爲之
飾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其卿
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
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補大
夫一命黻衣士雖一命亦無冕以爵弁爲上服云各視命
數者約舉之也王制曰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似說異
代之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
制

國之禮而行其賓主

補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五命以上諸侯之命也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周禮別

作辨域作邦行作待主作客域國似此避漢諱改之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

寸

補桓楹也圭上刻雙植象之纁藉以韋衣木藉王者也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

寸博三寸纁三

冕服九章

補虞書十二章之次日月星辰

采六等朱白蒼 冕服九章 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衮冕九章自山而下謂之衮者於文从公从衣公之衣也鄭君說周升龍於山升火於宗彝然衮冕荀子謂之山冕

則九章

建常九旒

補鄭君曰常旌旗也旒其屬縵

樊纓九

就

補周官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

就封樊馬腹帶纓鞅也鄭君曰以屬節之每一處五采備

爲一就 貳車九乘 補貳車副車也乘車之副曰倅少儀云貳車者

就成也 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亦異代之制周時大

國貳車九乘故秦滅九國兼其車服大駕屬車有八十一

乘介九人禮九牢補鄭君曰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為一牢廣森案九牢者飪一牢腥四牢牽四

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補賓主

介傳命所立處也鄭君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藉七寸

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

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補信直也

自華蟲而下考工記曰鳥旒七旒巾車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鄭君以為王子母弟率以功德

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此經

亦謂異姓侯伯也禮七牢者飪一牢腥牽各三牢○信音

申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補躬身也所以自戒

諸子執穀璧五寸縹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

禮五獻食禮五舉

補肉倍好謂之璧外圓內方刻穀為瑑飾尚其養也凡璧皆朱綠縹黼五章

自藻而下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

暖而潔也巾車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封四衛

五牢者飪一牢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補蒲水腥牽各二牢也

瑑飾尚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
補鄭君曰此其潔也

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

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
○帛皮周禮作皮帛高安本盧

本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
補鄭君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

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

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

十步侯伯五十步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補大夫下於卿

子男三十步與

夫二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也
○宋本

等

從吳氏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

逸經增

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補周禮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殯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此文千里之內謂距王城千里以內者當彼侯服也王城居王畿之中連於四境各五百里以內者當彼侯服之界則千里矣以下里數皆據距王所都言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補說者云觀禮侯氏裨冕墨車偏駕不入王門與此記不合廣森以爲諸侯朝會皆伸其車服儀禮覲篇乃世子始嗣侯者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服耳其篇有天子然後天賜車服命書之事足以明之矣○瑞宋本譌端

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搯大圭乘大輅

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

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補春秋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郊特牲曰

戴冕皐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搯者插於紳帶之間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典

瑞曰王搯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大輅王輅也大常旗上畫三辰者也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退而朝諸侯為明○覲禮注引此文再作二日下有於字

壇三成宮旁一門補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君曰四

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

則於北方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天子南鄉見諸侯鄉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成猶重也

音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補鄭

君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公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補觀禮曰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

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宋本脫諸子以下十字从盧本增

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補周官司儀曰公於

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鄭君曰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

堂上二丈四尺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補觀禮曰侯氏坐奠圭再

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奉國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補觀禮曰四享皆束帛補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肉

祖入門而右以聽事也補觀禮曰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補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

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補明臣禮臣職臣事所補無事歸甯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

以教臣也補職上宋本脫臣補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補字从吳氏逸經增

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補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四海之內各補以其職來祭國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補與之

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補圖

謀也補儉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補將禮者既

鬱鬯禮之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補也三饗三食三宴謂自來訖去此上公之禮侯伯饗食宴

皆再子補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補男皆一

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

補近者男服以內也遠者

要服以內也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大國數朝小國稀朝所以體之也○樂為行為之為

宋本竝訛謂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

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

臣之義也

補鄭君曰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小聘曰問殷中也鄭司農說殷聘以

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廣森謂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之殷之為中如中一以上之中間一歲也諸侯間歲相聘所謂三年大聘甲聘丙又聘則涉三年矣諸侯

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

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

補周官掌客曰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

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

質敬之至也

補鄭君曰質謂正自相當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

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

以致敬也

補君主君也道勞於遠郊也郊勞於近郊也鄭君曰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

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

館於士然則君館於卿與大門庫門也必廟受者朝聘所

以修先君之好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

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勞去聲後同

三

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

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

補既讀如既稟稱事之既雍既即饗餼字鄭君曰此六禮

者唯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

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贈

送以財既贈又送至于郊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

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補流過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

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

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

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補鄭君曰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

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門上小戴有廟字君使士迎于

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

之辱所以致敬讓也○廟宋本訛朝小戴拜君下有命字敬下無讓字致敬讓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丞擯君親醴賓私覲致雍既還圭璋賄

贈饗食宴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

補醴饗食燕君親之賓主之義也致雍既

還圭璋賄贈皆使大夫者君義也賓私覲者臣義也○小戴丞摯作承摯下有士為紹摯四字醴賓作禮賓下有賓私面三字雍既作饗餼主作客朱本依小戴亦作饗餼仍於餼下疊著既字从大典刪改故天子之制

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

○小戴云比年相厲以禮使者聘小聘三年大聘

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

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

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

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

○作上小主國戴有民字

待客出入三積

補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以次差之侯伯之臣再積子男之臣一積也

聘禮無致積者文不備三宋本訛五从朱本改

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餼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
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
侯務焉補舍賓館也五牢之具飪一牢鼎九陪鼎三腥二牢鼎二七竝陳於階前豆二十簋二十壺二十皆
堂上入東西夾各六銅十有四堂上六東西夾各四簋六
堂上與東西夾各二醯醢百糗米百筥陳於庭牽二牢陳
於門西其羣介之餼則大夫飪腥牽各一牢士唯牽牢
也米一車二車二十四斛禾一車千二百秉聘禮曰門外米禾
視死牢牢十車掌客曰車米視生牢車禾視死牢二者文
異芻所以秣薪所以爨乘禽禽之乘匹者若鴈鶩之屬也
聘記曰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
時賜四時新物也儀禮謂之倣獻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
如此也唯用財於禮乃必盡厚。介皆下小戴有有字然
而元本作然時餼牢之餼亦當為既似後人依小戴妄改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

下之政

補鄭君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時會即時見也王將有征討

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同諸侯發同禁廣森謂朝覲宗遇諸侯皆離至唯會同旅見時會者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分時更迭而至殷同者同軌畢至不以其時殷之言眾也○義周禮作儀古文省肆師治其禮儀故書亦為義覲下遇下宋本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竝脫以字謀周禮作謨

國之貳

補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時聘小聘也殷眺大聘也成平也周禮曰凡

有鬪怒者成之。○周禮成作除貳作慝。周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教諸侯

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補鄭君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贊助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廣森謂

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彼文互耳。葵邱之會賜齊侯胙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是異姓亦歸賑膳也。春秋公羊說腥曰賑熟曰膳。左氏說宜社曰賑宗廟曰膳。○周禮教作

交會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本有以字歲徧在三歲徧眺五

歲徧省補在眺省皆王使於諸侯之名爾雅曰在存省視

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令九歲

在周禮作存高安本同。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補象胥瞽史皆王官使於四方徧

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胥音誦。十有一歲達

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補節所持以爲信也小行人達天下之六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

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鄭君曰

達同成修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

僭踰者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宋本訛

建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

補殷國卽殷同也鄭君曰十

朝謂之殷國

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

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調委之師役則令槁禴

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

治其事故

補此五物者諸侯自相爲也厲死曰札凶荒歲

禮哀圍敗禍災水火之災春秋左傳曰宋大水及其利害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何不弔

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

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

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

知天下之政補此小行人使適四方察其美惡之事條別

雖有異者因之不變太宰八則六曰禮俗謂昏姻喪紀舊俗所行

喪凶荒厄宋本訛禮俗政事从大典改周禮利上有萬民

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

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

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

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補射人職方夏官之屬諸侯之

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

威之補九命之賞者加九賜命作方伯一曰車馬二曰衣

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四方所瞻侯子所望也九伐之法
者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尙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補周官掌
交掌以節
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故諸侯
之好惡避行之○宋本脫之字从逸經及盧本增

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諸侯自爲正之法也

○正朱
本訛政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今補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補中刻木爲伏
獸形鑿其背以

盛算者也鄉射記曰大夫兕中士鹿中鄭君曰射
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

主人請

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

敢辭補鄭君曰燕飲酒既脫屢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廣森案鄉

射禮司射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彼不辭者

習禮正也燕射及投壺皆所以為宴樂賓乃有辭法○哨

宋本訛哨从吳氏逸經改肴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

敢以請戴○敢下小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小戴云又重以

樂敢固辭補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鄭君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

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

拜送賓般還曰避補鄭君曰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

於其階上○以拜受矢補鄭君曰主人既拜送矢也避亦

般還音盤旋矢○以小戴作已案以已同說見

虞戴德篇下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補就楹間爲賓正席也鄭

以酌亦已字君曰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廣森謂如射物

者兩席相距六尺也旣就筵各委所受矢於地投時拾取

之唯與尊者爲偶不委少儀曰侍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

投則擁矢○宋本卽訛則退訛追執八算補鄭君曰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反位西階上位

而立以請賓俟投廣森案算竹籌所以記勝負執八算者

一偶之數也古者射與投壺皆行四矢故矢四爲之乘乘

三謂之發○小戴壺下有閒以二矢請于賓曰奏投壺之

半五字執上有東面字算下有興字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旣行請爲勝

者立馬三馬旣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補請者司射執算以請也奏告

也令法也鄭君曰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正爵所以

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

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廣森謂馬者蓋刻木爲馬象亦

中之類漢田律曰爭禽不審者罰以假馬○小戴無奏投

壺之令曰句立馬下衍一馬從二馬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間若一太師曰諾補鄭君曰弦鼓瑟者也廣森謂閒者樂

侯射貍首七節大夫射采蘋士射采蘩五節此謂王大射

時諸侯大夫士皆在樂詩所用各有異也若大夫士自為

燕射或投壺亦通用之但其節數自降殺不得如天子諸

侯故鄉射記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此奏貍首亦五節

矣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補左右告矢具者主賓之黨皆已受矢

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司射也司

各反其位○拾其刼反小戴投入作有入曰作焉卒投

司射執餘算曰右左卒投請數補此請於賓也執餘算者

則委一算於地入矢不皆中故手有餘算也於此言右左

者明先數賓黨○卒宋本訛率从朱本改小戴無餘字左

在右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補純讀如滔十五乘

上之滔凡物偶曰純禮

帛合兩束之謂之純束司射東面坐於中南取右算每一
純實于左手每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十別之餘純不
滿十者橫置於下有單一算不成純者又縮置於餘純之下
乃改坐于中北總取左算實於左手每純委之於地亦十
純別之餘純橫之奇算縮之如數右算之法有勝則司射
其數賓算文緡數主算文簡以相變為敬

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

補奇算勝算也奇餘也左右齊之而

取其餘○小戴云遂以奇奇則曰奇

補假令勝五算則鈞

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補鄭君曰鈞猶等也等則

則曰左右鈞

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

○諸上宋本脫請字

從儀禮經傳通解增小戴云命酌

曰請行觴酌者曰諾餘文並無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

勝者跪曰敬養

補鄭君曰灌猶飲也賜灌敬養各與其偶

禮罰皆以解駁異義曰解字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言敬養者為謙辭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

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劉原父投壺義曰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尙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尙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對矜以怨忿以對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小戴飲下有者字觚作觴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

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

補司正主人之相凡飲將旅必立司

正使監酒者也直當也置馬賓黨勝則當右算主黨勝則當左算一馬從二馬所謂擢馬也侍投於尊者則否鄭君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小戴無司正曰及爲勝者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及上字

既行請徹馬

補鄭君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立小戴作備

周則復始既

算

補此六字當屬於司正曰之上周則復始者投壺三而止也三投既算乃請立馬故得備三馬耳文之倒錯顯

然算多少視其坐

補鄭君曰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廣森

案此以下說壺矢制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

扶補八分矢圓徑也扶讀如膚寸而合之膚一指為寸四

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補算長尺二寸射

算長尺有握視此為長也周官稟人曰矢八物皆三等堂

鄉射矢三尺彼射於堂宜用中等亦視此七扶為長

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

者皆屬主黨補庭長鄉飲酒有眾賓之長一人是也眾賓

人來觀者也冠成人尊之令屬賓黨使降揖其阼階及樂

事皆與射同節補投壺或於庭則主人自阼階降揖賓其

此十三字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去也補鄭君曰實以

堅補○小戴置作實去作壺去席二矢半補鄭君曰堂上去

出屬於容斗五升之下

各七尺也廣森疑室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補若或也柘

堅重○宋本脫大七分補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

矢字从盧本增亦殺鄭君小戴注曾孫侯氏今日泰射補此以下狸首之

云舊說矢大七分大射為祭擇士故以曾孫言之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

射四正具舉補今日泰射衍句也于一曰三字亦衍張侯

大侯九十參七十于五十鄭君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大夫君

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補

燕燕飲也則燕燕樂也譽游也春秋左傳曰宣子譽之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

亢中獲既置補質侯中的也周禮曰射則充楫質參參侯

舉也亢張也中大射以閭中也獲即算壺脰修七寸口徑

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腹修五寸

補何氏春秋傳解詁曰腹

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腹亦方脰修七寸謂其受壺腹中容實也管子曰所市之地六步一斛昌言曰斛取一斛亦斗字於九章粟米術程斛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斛五升積二百四十三寸以修五寸除之開方求其腹徑近七寸也○壺高以下九字宋本竝訛作小字小戴云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屬於算長尺二寸之下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

補亦狸首詩也小戴篇末記狸首鼓節云取半以下

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此不與前章相屬所謂半以下與平張張弓尚平也考工記曰張如流水侯讀若詩四鏃既鈞矢金鏃翦羽謂之鏃決若今扳指也士禮用棘既順人君用象骨拾射鞬也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儕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

補志志所中也書曰

若射之有志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補射夫射人也

諸侯以射人為司射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莫靜也中雖多不矜功也○御車盧本作獲者莫音暮與射為韻聲旌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自為韻與車攻五章同

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補小雅之材七十

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鵲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為雅蓋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漢末杜夔傳雅樂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詞後代四

廂樂歌猶依其音節○其宋本訛其从元本改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補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三篇閒歌補鄉飲酒歌魚麗笙由庚之齊七篇之名未聞

山有臺笙補此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補此

由儀是也

廢不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可歌

常爵補志怠曰荒容怠曰傲倨跛倚也踰言遙相言也鄭君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

司射戒令之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小戴云魯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嗟爾不甯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補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唯若甯侯無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視此文爲備侯者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祭侯祭侯先爲諸侯者曾孫後世爲諸侯者也諸侯不臣謂之不甯易曰不甯方來此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歌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爲射節禮獸侯皆畫獸首故以狸首名篇史記曰葦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君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卽此章是已。○强食上大

典有孫字

凡二章 凡七百三十三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二終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三

北周涿盧辯注

曲阜孔廣森補

公冠第七十九

公冠自為主

補春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凡君即位於當冠之年則因喪而冠若

即位時弱至當冠之年自行冠禮士冠禮曰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諸侯尊盡臣諸父兄弟故自為主也○冠宋本譌

符迎賓揖

補蓋迎於廟門內升自阼立于席入堂深異於

人冠者之父也於冠無事故升立于序既醴有君臣之義

端此主人即冠者故升遂就席為異也其餘自為主

亦異於士當降拜送降自阼不使就賓階也其餘自為主

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子不敢終於正補餘若大夫士之孤

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其餘皆公同也謂迎賓升公立

端與皮弁皆鞞

紼端緇布冠及紼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

皆鞞古者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鞞以蔽其

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

祭服異其名曰鞞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

五寸肩博二寸補紼端緇布冠及紼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

吳氏逸經改朝服素鞞從裳色皆素也補朝服冠弁服也

鞞卽鞞字朝服素鞞從裳色皆素也補朝服冠弁服也

與紼端服異但同紼冠耳鄭君說周禮冠弁服云冠弁公

委兒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公

冠四加紼冠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衮下天饗之以三獻之禮

爲四也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衮下天饗之以三獻之禮賓

子也冠義正義曰天子當五加衮冕饗之以三獻之禮賓

也士於賓以無介於饗而贊冠者退爲眾賓無樂亦饗時

一獻之禮也無介於饗而贊冠者退爲眾賓無樂亦饗時

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孔子曰娶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

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皆紼端同服其醕幣朱錦采補

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皆紼端同服其醕幣朱錦采補

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皆紼端同服其醕幣朱錦采補

賓客而從以貨財曰疇所以申暢厚意也采錦之四馬其

雜色者或疑采為束字之誤昏禮曰酬以束錦

慶也其慶賓也如是補其慶也以四馬慶天子儼焉儼公禮也

○天盧本作太以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主侯自主

下注推之近是也補說苑曰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士同饗

賓也皆同生而貴者也○饗上吳氏逸經有其字

成王冠補誰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

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

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異義云成王年十四是喪

冠也者恐失矣周公使祝雍祝王為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

也辭多則史祝雍曰使王近於民視民遠於年也○年說

苑作倭後漢志注引此文云近於民遠於年遠於倭近於義畜於財任賢使能畜於時惠於財及時

而施補王肅曰嗇愛也○賢與年民為韻能與

嗇於時不奪民時也○時財為韻古音能如耐

樂記曰人不耐無樂注云耐古

書能字也古以能為三台字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離明也○博物記

字欽順仲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夏補昭帝本紀元鳳四

誤也○博物記云遵竝大道邠或邠或當為芬或聲字之

欽奉仲春之吉辰○博物記云遵

大道之郊域案竝普古假借字

漢石闕銘亦以竝天為普天

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

明之元服補秉守休美靈善也元首也儀禮冠辭曰令推

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稚免

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皇帝武

皇帝○博物記蕭勤高祖清廟高祖高皇帝也補漢儀帝

崇作蘊寵作就冠皆如高祖廟謁○祖下

博物記六合之內靡不息補息安也○博物

有之字記六合之內靡不息記云靡不蒙德

陛下永永與

天無極

凡一百○此注不可曉似校書者所記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之

孝昭冠辭

漢

昭帝冠辭補日上事也猶樂記章末題子貢問樂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禮運曰地秉陰竅于山川補集

和也天地和同風雨時降

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言覆施均

維予一

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補此祀天辭漢祠泰

一贊饗曰皇帝敬拜泰祝之饗與此相類○祐宋本譌祐元本譌佑从吳氏逸經改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

薄旁薄也易曰乃順承天也

庶卉百穀

莫不茂者

○者古音渚篆文者从艸諧聲艸古旅字詩云維魴及鱣薄言觀者又云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

既安且甯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補此祭地辭

維某年某月上日

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地祝辭皆爾省文故日下明之也補某年者元

分於道謂之命

二之數也云太歲所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在非也上日朔日也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補言日無私照也案洛誥是成王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
美周公之語以為祝辭所未詳也
郊日辭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聘率有司迎日于東
郊也所以為萬品
先而尊事天也

凡六章

今別

凡三百四十字

今補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

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焉或分得
其長分得其短其變修促謂之命也孔子

曰死生有命

補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分陰分陽而
人以生陰則受金火之命陽則受木水土之命也形於

一謂之性

形法象也凡人稟於木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
以義孔子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資於未生之前

發於既生之後原其所故於此言之補董仲舒曰命者天
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自天與之謂之命自人得之謂之

仙年有十六

性受於木則成仁受於火則成禮受於金則成義受於水
則成智受於土則成信各得其一不能相齊故曰形於一
也然其要歸性無不善守其一養而充之化於陰陽象形
若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其成皆至於聖
而發謂之生象微昧易曰男女化窮數盡謂之死
盡者故命者性之終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
年也故命者性之終也則修短已定故為生之終是以始
末舉則必有終矣
也補人生則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
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昀然後能有見精
轉視貌徹或為微也○徹昀說苑作達眼案
廣韻昀胡涓切舊誤作昀从戴氏校本改
後食○食上說菴而生○菴有能字然後能行三年○三年瞎合然後能言
三月萬物一成○萬物一成菴年天道一備三年而天道
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補瞎膝骨也瞎○瞎凶也
然後能化○情說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夏至陰消陽息辰

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

補日月所會謂之辰建子之月辰會於丑陽以陰變也建丑之月辰

會於子陰以陽化也自是而左旋寅與亥卯與戌辰與酉已與申皆一陰一陽而相合也人法天故男陽從偶以八

數女陰從奇以七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補齠毀

而齠宋本作而毀齒下七歲而齠亦作一陰一陽然後成

而毀竝從後漢皇后本紀注引此文改**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補素問

岐伯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

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伏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女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陽施

地之**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於三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合於五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

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

備三五合於八十也。不言大節者。省文案。周禮媒氏職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男三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十五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喪服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婚姻之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今有三十五十創非也。故譙周云。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焉。○宋本作合於八也。衍出八字。朱本盧本竝作八十。非是。今校改。

以上文推之。亦

八者維剛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

陽之數也。

入為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以之。明聖人以之。合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補剛假借以為綱字。

四隅曰維。四正曰綱。

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

軍旅。此之謂九禮也。

君臣冠婚朝聘五也。喪祭七也。鄉飲賓主入也。軍旅九也。補。依注似脫。君

臣二字。然賓主與鄉飲酒當為二賓。禮經三百。主則相見是也。豈注有轉寫之誤。與禮經三百。於禮也。行機其文之變也。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儀三千。於貌也。

儀三千。

於貌也。

機其文之變也。

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儀三千。於貌也。

緣情性之恩利

推顯理也義制

也其文變也。○此四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象五行

爵與五服義宜也。補禮有五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

權。補恩象春義象秋節象夏權象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

斬衰三年以恩制者。○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

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

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貴貴謂為大夫君尊

補資三日而食。食食三月而沐。將虞時補雜記曰凡喪自

沐浴言三月者據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四制

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異於吉無飾也補苴苴墳墓不坏

同於邱陵補坏土再成也檀弓曰易墓非古也除之日鼓

○坏四制作培注四字舊誤入正文今校改

諸節防制

順事宜在權制

素琴

漸有終因省哀補除大祥也鼓素琴始示存樂禪而後作樂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曰踰月則其善

也子蓋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除四制作祥

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示

告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

尊以治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

○四制日下有土無二王

句治上百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謂天子諸侯○制四

制作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謂士大夫○杖宋本譌扶

身自執事而後

事行者面詬而已

謂庶人補禮有爵而後杖故庶人不杖○詬四制作垢

凡此以權

制者也

○制宋本譌利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號三年憂

恩之教也

東夷二連其所口口不怠者哭不絕聲不解者不脫經帶也○解盧義讀如字此依鄭君四制

注也雜記注云解倦也則當讀為懈四制號作聖人因教哀教作殺下同注缺二字宋本作其所不懈誤

以制節也

為卒哭祥禫之變

男者任也子者孳也

補皆以音近轉相詰訓禹貢男

邦史記謂之任國新莽封王氏總麻之屬為男其女皆為任男與任聲義竝同也

男子者言任天

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扶

也言長萬物也

補如而也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許叔重說周制以八寸為

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長丁丈反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可言者

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

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

○論朱本作倫德者戴氏校本改德也

女者如也子

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

婦人婦人伏於人也

○伏宋本譌仗

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

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從其教令

無所敢自遂也故

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

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云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也。故朱本盧本作教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專其志且遠嫌

不百里而犇喪

言及日故經戒見星補奔喪禮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然則雖百里猶及日注說不與經意相會檀弓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成國百里不百里猶言不踰

封耳此謂期功以下若嫁於他國奔父母之喪則有踰百里者古者謂會戚友之喪皆曰奔喪故春秋經書邾子來

奔喪矣。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

後言

補參知眾知也參三也古語三而稱眾

宵夜行燭

補夜行以燭

宮事必量六

畜蕃于宮中

補宮事蠶織也夏小正曰執謂之信也乃為

信固也

所以正婦德也

補郊特牲曰信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

取亂家子不取

亂淫也

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

補慮其氣

類相傳染韓詩曰芣喪婦長子不取補喪婦長子謂長女

芣傷夫有惡疾也之為喪婦也長年長也成人而未許嫁者也疑其幼失母

訓婦德不備人莫與婚故慎之不輕娶也然則喪婦者當蚤為其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女擇配

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

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補何休曰婦有七去不順無教戒也

父母去無子去補年五十無子者古者娶必有媵以姪娣

子三人緩帶言姪娣有子則適不去也鄭君易注曰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淫

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補古人有言曰出妻令

是故曾子藜蒸不熟而去其妻婦雖有七者不順父母去之罪猶託小過不以其罪去之可謂存厚矣

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子下元淫為其亂族也本有去字

妒為其亂家也。

○家高安本作宗

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其粢盛也。

補春秋穀梁傳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禮妻出夫使人致之其辭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口多言

為其離親也。

詩云婦為長舌惟厲之階○宋本脫也字从朱本增

盜竊為其反義也。

補韓非子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

逐婦王吉以剝棗出妻抑其末也

婦有三不去有所取

無所歸不去。

補何休曰不窮窮也廣森案無所歸者其母氏無大功以上親

與更三年喪

不去。

補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

之喪者婦逮事舅姑舅姑不以為不善

前貧賤後富貴不

去。

補宋仲子云糟糠之妻不下堂此之謂也然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

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

欺造次及誣文武者罪及

宋聖人背罪、教人治下、均
他書曰、亦聞、

四世非聖人者逆人倫者罪及三世非孝者此皆大亂之道也誣鬼神者罪

及二世補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殺人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世

小命身○其大故大罪有五補五大罪皆逆也殺人為下言此者釋上文逆

家子

凡一千有五字今補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易者渾元之始是曰大易

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曰太易者未有見氣也太初者

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而

會歸一○昆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淮南子作貞

者能原本之矣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人

三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天之神日為尊補諸數皆去十取餘若太乙主

客算

日數十

甲乙之屬○淮南子下有日主人三字此文脫

故人十月而生

萬類人為

貴也補九九純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貴偶用奇補偶謂八奇謂九○二下

淮南子有

奇主辰

辰方面各三也補若丑承子卯承寅辰之屬皆陰陽相間奇偶相承者也

辰

主月

補十二辰

月主馬

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

故馬十二月而生

補馬午也

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象次日月補斗有杓衡魁三體故三主斗○斗宋本

於易為離

斗主狗

斗之次以狗故擇人也補斗魁枕戌狗戌之屬也

故狗三月而生

補易

為狗○宋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

豕知時詩云有豕白蹄豕涉波矣

故豕四月而生

補易曰坎為豕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故獫

五月而生

補援善啼故取五音之象援申之屬也申為金金於易為兌

四九三十六

主律律主禽鹿

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補仲夏蕤賓之氣至麋角解是與

律相應也淮南子作麋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麋麋之屬皆以六月生也宋均曰以所包

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實亦通也補六六純陰於易為坤

三九二十七主星

二十八宿方各七補春秋左傳曰

星主虎

虎炳文似星也

故虎七

月而生

補虎寅之屬也寅為木木於易為震春秋考異郵曰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二

九十八八主風

風之大數盡於八也補冬至則北方寒風至立春則東北炎風至春分則東方滔風

至立夏則東南熏風至夏至則南方巨風至立秋則西南

淒風至秋分則西方颼風至立冬則西北厲風至此謂八

風主蟲

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補

論衡商蟲篇曰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

故蟲八月化也

蟲多

生非類也補八月字誤說文解字其餘各以其類也謂狸

云蟲八日而化也風於易為異

鼈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亦有生而生之也補荀九家易

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然則風

既主蟲又主雞所謂各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生於陰

以其類者此亦一隅也

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

虛也而淮南子作陰

雲釋上事也○卵下故冬鸛雀入于海化而為蚶以同生

淮南子有生字

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補說文解字曰千歲鸛化為蛤蚶

亦蛤也雀化小正有焉○淮南子冬上有立字蚶作蛤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

不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介鱗

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

夏食冬蟄熊羆魚蛇之屬○淮南子齧吞者八竅而卵生

鱗下有者字冬上有而字

鳥屬也凡物之有異類者韓詩內傳曰鵲鵲胎生孔咀嚙

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補喙啄曰齧○吞宋本譌蚕

大戴禮記甫主卷十三

十一

者九竅而胎生

人及獸屬異物志又曰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嚙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

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補皆言不得兼也牛無上

齒故觸而不噬太玄經曰噴以

無角者膏

凝者而無前齒

牙者童其角擗以翼者兩其足

有羽者脂

釋者為脂也補

羽亦當為角脂

於後不用前也

者為膏凝者為脂此注

而無後齒

齒盛於前

晝生者類父

夜生者類母

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為男至陽為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

西為緯南北為經

補緯為之幅經謂之運幅廣也

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

山積陽川積陰陽為德陰為刑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

補高誘

主生下

邱陵為牡谿谷為牝

補牡實而施牝虛而受故邱陵植生谿谷納流。牝頻几

陰主死

反蟀蛤龜珠與月盛虛

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之屬因之盛虧呂氏春秋曰日月望則蟀

食氣者神而壽

蛤實月晦則蟬蛤虛孝經援神契曰月虧於天則陰類消於淵也補高誘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之

人肥虛土之人大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淮南子云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壙土人大

沙土之人細沙土養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土之人醜沃之田耗

土謂疏薄之地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而

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魚

豐肉而痺此大辨五土之分之屬補能耐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不氣息也若

也讀亦為耐而鳴皆自然之性○淮南子無不字息作慧食木者多力而拂熊羆之屬拂戾

作麋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桑淮南子作葉食

肉者勇敢而捍虎狼鷹之屬食穀者智惠而巧補人是也○巧淮南子作天

食氣者神明而壽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也不食者不死而神

申於道者則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神而常存也

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

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

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

也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

皇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刳胎殺夭則麒

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補王制曰不麇不

不覆巢○至宋本譌出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從大典及高安本改

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

不時暴風水旱竝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補洪

大戴禮漢學之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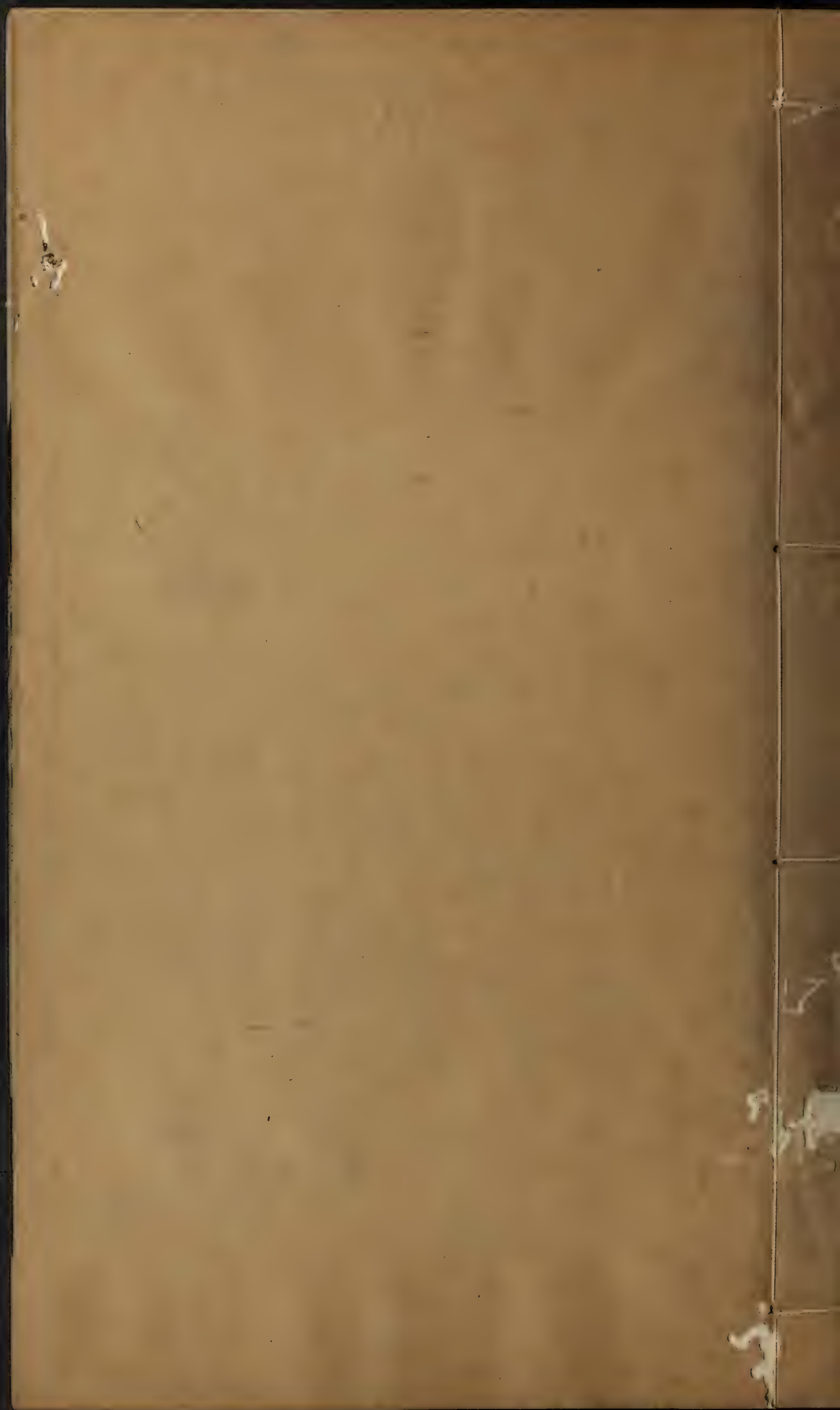
範五行傳曰凡草物之類謂之蝼蟲豸之類謂之夔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病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夔

宋本譌夔从盧本改

凡六百四十三字 今補

大戴禮漢學之最純者也學者習十三經外亟宜治此前人有十四經之說雖不必遵然典切精實有裨學者迥非荒誕埶會所可比盧氏注之最有益近曲阜孔氏補注本亦頗善終不免有疎忽處王君晉卿重加校正悉心攷核所著校語埶於後光緒丁亥重午後三日王灝謹識

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三終



校正孔氏大
戴禮記補注



校正孔氏大
戴禮記補注



效王孫肉大
賸豐旨酥新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敘錄

王言第三十九

孔氏據戴震校本為說汪中校本王引之經義述聞本俱改王言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義改儀儀者義之假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是威儀之儀正作

義經典通借作儀耳家語五儀解前半篇襲此文又案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偽也而王肅所據大戴乃是魏以前本其中異文多可取證故並出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自章首至莫能為禮也家語問禮篇襲此文自孔子侍坐以下

家語大婚解襲此文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傳崧卿曰小正夏書德所撰傳耳隋志云然可謂疏

矣今謂隋志所載乃小正經文若傳則載入戴禮與隋志顯為二書但云戴德撰則大誤耳此篇夏小正下本有傳字而今本脫之高誘呂紀注引爵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並稱傳曰郭璞爾雅注蜃蜎蜎蜎

蜎兩引夏小正傳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論引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今傳無此乃是脫簡鄭康成亦引夏小正說說即傳也漢晉時經傳別行大戴所載乃戴德所撰之傳非經也朱彝尊經義攷一百四十七自標目曰夏小正傳下言戴德撰得之凡傳中所述經文皆戴氏復舉觀傳本傳下重出經語可知非先經而後傳者也今增傳字以復戴氏之舊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高似孫子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日本國羣書治要並引此篇目作

修身與今本異阮元曾子注釋曰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西域地圖之說本於此篇亦即周髀日行之意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家語弟子行篇與此篇大同小異馬驢曰家語實本於此雖敷衍成文而

古意浸失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家語五帝德篇襲此此篇多韻語而家語點竄字句皆失其韻足徵其偽史記

說五帝與此同索隱曰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為此紀

帝繫第六十三

世本有帝繫篇詩生民正義引大戴禮帝繫篇謂世本文亦然書序正義云大戴禮

出于世本即指帝繫及諡法等篇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家語問官篇襲此文

盛德第六十六

自凡人民疾至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

獄論刑者至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家語執轡篇襲之戴校本曰各本自明堂者以下別為明堂篇據許慎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為一篇刪去明堂之目今案盧本已合為一篇孔蓋從盧戴

千乘第六十七

原作六十八蓋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為六十七盧本既併明堂於盛德篇

而此仍作六十八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盧本仍作六十九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盧本仍作七十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盧本仍作七十一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盧本仍作七十二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盧本仍作七十三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禮記雜記篇有此文雜記較詳

朝事第七十七

朝事下有儀字觀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司儀正義引皆有儀字王念孫曰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

也今增

公冠第七十九

家語冠頌篇襲此文說苑修文篇亦襲此文汪曰有經文有記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公符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

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本命篇襲此文人生而不具者五十一節說苑辨物篇亦襲之
易本命第八十一家語執轡篇襲此文

木工ノ真言不刊

—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王樹枏

王言第三十九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各本聞作問汪校云閒馬作問今案聞讀為問聞問古字通論

語公治長篇閒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本亦作問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為問皆其證言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問無問及於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

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家語作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

下與大戴句法不同汪本單拈一化字較正死字大謬

得夫子之閒也難

戴校云閒古覓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閒讀如孟子連得閒矣之間戴校

是孔謂閒暇也非家語作閒

孔子曰居吾語女

戴校本亦增居字案家語亦有居字

雖有國馬

戴校本亦改焉為馬家語作雖有國之良馬釋史正作馬盧校亦云當作馬

雖有博地眾民

沈本地訛作施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戴校本亦改地為道家語正作不以其道治之足徵王肅

所據本作道不作地馬本亦作道家語霸王上多一致字

衽席之上還師

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

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

南面無為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

懷為韻衽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

還師衽席之上上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竄此

文專以儷偶為工足徵漢以後人偽造無疑

孔子愀然揚麋曰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五人事部引作眉

政之既中

既沈本訛作不家語刪此句義便不完

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

戴校云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為

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譌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汪本同陳觀樓曰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為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王念孫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氏以亦不勞矣為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今案陳王二說皆非也正當為上字之誤民皆有別則貞句則上亦不勞矣句民皆有別則貞乃總束上文下益孝下益悌七句之意

則上亦不勞矣應上內脩七教而上不勞言總束上
敬老上順齒七句之意非衍文也偽家語不得其解
故妄為刪削不足據

教定則正矣

戴汪校本本作教定則本正矣戴云朱本作則
正矣方本作本正矣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

今從朱本方本合訂案家語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
戴本合訂之是今從之

七者教之志也

家語志作致

而民弃惡也如灌

王引之曰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為
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洗濯之去

垢也家語未寤灌為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
惡如湯之濯雪焉斯為謬矣今案集韻盥或作灌澡
手也即是濯義不必破字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家語如作而戴汪校本改而戴云
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

本盧云如即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非一孔與盧
說同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盧戴校本亦作不肖者懼家語作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亦有者字

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盧戴並云保即緜字家語作幼子

百步而堵

戴校云古者以長百步闊一步為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堵高一丈闊六尺非百步也汪本據戴說改作百步而晦案此文有誤宜闕疑家語無此

句

千步而井

戴校云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說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誤久矣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

家語作三井而埒埒三而矩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

家語作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

恤行者有與亡

戴校亦改興為與盧云興字亦衍有亡即有無也汪校刪興字用盧說也家語作恤

行者之亡

憂怛以補不足

戴校本亦改慢為憂今案家語作慘怛以補不足漢書東方朔傳曰長無慘怛之憂

亦以慘怛連文今據改

其信可復

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

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

春秋冬夏四字當是注文未脫盡者後人因誤入正文宜

刪

若夫暑熱凍寒

戴校本作如暑熱凍寒云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盧校亦云夫當作如家語作如

寒暑之必驗汪校本作如夫

遠若邇

家語作故視遠若邇

及其明德也

某氏云服字古文作𠂔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

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𠂔字故誤為

及也今案及與也及其明德與其明德也不必破字

此之謂也

王念孫云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

在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在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今案家語作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無此之謂也四字王說是也據刪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戴汪校本亦改以為必家語正作必

則天下之明譽興

戴校云沈本作名譽家語作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某氏云致其征當在誅其

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為改其政矣今案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

並作改其政王念孫曰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作改其政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據此知宋以前大戴本皆作改其政某說非也汪本亦據改藝文類聚弔作率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三百五十九字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作五儀

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

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

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脫取字

生乎今之世

荀子家語皆作生今之世無乎字王念孫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

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今據刪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

荀子作然則夫章甫

絢履而搢笏者此賢乎家語作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汪本校去今夫二字蓋據家語汪

喜孫謂不知所據者陋也今夫猶今人鄭注曲禮若夫以夫為丈夫是也王肅不得其解而妄刪汪氏依之非是荀子夫上亦脫今字此下脫皆字宜據大戴增

今夫端衣玄裳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孔子即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脫今字宜據大戴增

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荀子作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作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食君楊倞曰纁與冕同於戴校本皆作于

斬衰藁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戴校本藁字從方本改菅菅字是荀子家語皆作菅汪本改飲食為酒肉蓋據荀子家語

故生乎今之世乎字衍荀子家語皆無王校刪今從之

哀公曰善汪校本此下據戴說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二十四

字汪喜孫曰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爲
義者以篇題爲據也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
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
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爲據也哀公曰下荀子有敢
問二字攷是篇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
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略之也今案汪本增之
是也改大聖作聖人蓋據家語敢問二字不宜刪乃
引起語荀子家語皆有家語士下有人字聖人下多
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九字哀公曰作公曰蓋王肅
以意增減今校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
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

而志不邑邑

荀子作心不知色色色爲邑字之誤楊倞注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大謬

宜據大戴改邑邑戴云邑悒古通用曾子立事篇云
終身守此悒悒某氏云而志不邑邑本作志而不邑
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而即能也淺人不知
妄改則與上句不倫矣今案此而字與下句而託其
身焉以爲己憂句法正同皆承上之辭蓋口不能道
善言而志不邑邑與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

以爲己憂爲對文某以口不能道善言與而志不邑
邑爲對文非是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韓詩外傳動行作動作荀子作勤行動行與下止立

對文勤字形誤王念孫云荀子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止立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

處焉

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

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王念孫

據荀子校去下盡字作雖不能盡善美謂淺人依論語加之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

井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今從王校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

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荀子無三而字言不務多二句在行不務多二句上家語同荀

子而知改作智務審之務改作三必字此王肅意改
汪本據改爲必非也細玩三句文義當從荀子家語
言行四句互易方有次序今校正

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
荀子作故知既已知之矣
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

之矣家語作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案順字
宜據荀子改謂蓋承上文言不易字也行既由之言
既謂之亦宜據荀子互易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荀子家語作則若汪本
從之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王念孫曰置讀爲德文王官人篇有
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

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
下而無私德也是德置古字通今案置爲惠字之誤
買又置字之誤皆形近致譌惠古文德宜據荀子正
家語作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其字王引之改而今從
之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荀子作仁義在身而色不

伐家語作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玩荀子仁義在身而色不疑有脫文觀大戴可知後人誤併兩句為一句耳不

知盧本作不志誤不害不知王引之謂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已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

之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汪喜孫說同蓋皆從孔注之義今案不害之不疑衍文仁義在己而害不知

與上文躬行忠信而心不德下文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句法蓋一例仁義在己而害

不知者謂行仁義不顧利害論語所謂殺身成仁孟子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今校去不字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家語

作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郝懿行曰油字是孟子油油然與之偕言無以異於凡人

也猶然即油然荀子楊倞注失之王念孫云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

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王引之曰如此下亦脫則字案王校是也上下文如此若此下

皆有則字今據刪增

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盧戴校本亦增可字今案上文可謂上俱有則字此與下文皆無者

脫也荀子五則字俱作斯是篇改斯為則不應此與下文獨刪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荀子楊倞注曰本亦身也郝懿行曰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

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於自然也今案郝說是也孔引倞注失之

而不害於其身

家語亦作而不傷於身與荀子同

躬為匹夫而不願富

戴校本本作窮為匹夫而願富汪本亦改窮今案孔本是窮躬古通論語鞠

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可證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廣雅鞠窮謹敬也即論語之鞠躬

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

可謂上脫則字宜增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汪本據荀子校去下然字王校同汪喜孫

曰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今從汪校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

荀子大辨與明察對文辨徧也言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此文易

大辨為配易明察為參蓋亦對文大字疑涉荀子而衍乃刪改未淨者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正引作配于天地參于日月無大字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

郝懿行荀子補注曰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

肫聲相借耳楊倞注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肫與純同雜亂之貌非是殆未攷大戴今案其字亦疑涉荀子而衍莫之能循莫之能職蓋亦對文

若天之司莫之能職

司嗣古字通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股本紀作嗣職識古字亦通周禮

職方氏樊毅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故荀子作嗣作識
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縣相續
而不可測識也今案司職皆訓主言若天之主司萬
物而人莫之能主也孔訓司為事非郝說亦非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郝懿行云荀子淺然當依大戴記作
淡然今案淺然即淡然之義不可以
此而易彼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不知為莫知今不
從

凡六百三十九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五十五字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丘聞之也

小戴記無也字家語問禮篇同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

汪本據小戴記刪明字家語作非禮則無以節事天

地之神焉亦無明字今從汪本

君子以此之為尊敬

孔注從元本句末刪然字與戴校同
今玩文義有然字是王引之曰然猶

焉也小戴記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焉然古同聲故祭義國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與下文寡人願有言然皆以然字住句家語不得其解遂妄意刪改矣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注從朱本然後上增夫字與戴校同盧校不增今玩然後二

字與下文然後治其雕縷然後言其喪葬文意皆同不宜增夫字家語亦無今從盧本

然後言其喪葬

戴初校云喪葬別本多作算義長今聚珍本仍作葬案葬算形訛孔從元本改之是也鄭注小戴記算數也蓋沿其誤盧汪校本亦作葬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

小戴記孔疏以

即安其居句節醜其衣服句陸佃以宗族即安句其居節句今以大戴記證之即安作則安其居節作其居處則即安其居節自為一句不宜破讀也鄭注不釋節字而云就安其居處蓋用大戴文某氏謂小戴

節為卽字之訛鄭君作注時蓋作卽安其居卽醜其衣服故注曰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卽字也因卽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

好色無厭

王引之云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今案實色聲近致訛家語作好利無厭足證古大戴本作實不作色

固臣敢無辭而對 孔注云固猶故也本鄭君固民是盡注

君臣義

戴校本亦改嚴為義今案嚴義形近致訛乃淺人據孟子君臣有義改者宜從小戴家語大婚解作

君臣信

可得而聞乎

家語亦無而字與小戴同

敬之至也

家語也作矣與小戴同矣字是此與大昏至矣句法正相儷據小戴改

寡人願有言然

然字句絕然猶焉也王肅不得其解遂以然字屬下讀而言下增也字

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

家語宗廟在社稷之上與小戴同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鄭注小戴固不固言吾由鄙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陋則

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蓋鄭以寡人固不固言絕句王以

寡人固絕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絕句玩文義王注

爲長故孔注引王不引鄭然孔引永樂大典不固作

君何以謂已重焉

戴校本作君何謂已重焉云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

無以字某氏曰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已重

以已古字通後人據小戴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倒者也今案穀梁桓三年傳子貢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家語作君何謂已重乎與小戴同今據戴說刪

孔子遂有言曰

家語無有字與小戴同有又通字遂有言者遂又言也小戴記孔子遂言曰至禮其

政之本歟朱子謂當在其政之本與下

出以治直言之禮

陳澧注小戴直言或曰當作朝廷字

禮者政之本與

家語者亦作其與小戴同

配以及配

家語配亦作妃與小戴同妃配通字易遇其配主釋文鄭作妃衛風氓詩序喪其妃偶妃讀為

配大雅皇矣篇正義引某氏曰天立厥妃毛本妃作配文十四年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釋文云妃本亦作配皆其證

君子行此三者

家語亦無子字與小戴同今玩上下文義子字衍文據小戴刪

則愾乎天下矣

王念孫曰家語王肅注曰愾滿也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

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彼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大王之道也

戴校本作先王今玩文義作先者義長據改

如此國家順矣

宜從小戴如此下增則字義方圓家語無與本書同

古人爲政

盧戴校本古人作古之據改

不有其身

盧戴校本作不能有其身今玩上下文皆作不能此無者脫也據小戴增

不過乎物

鄭注小戴云物猶事也疏云過謂過誤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義費周折不如孔注之確朱

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

戴校本君下增子字以文義證之有子字是據小戴增

不閑其久也

小戴脫也字宜據增與上句一律且其者擬議之詞有也字義方足朱子曰小戴不閑其

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案家語竄易字句不可從

無爲物成

宜從小戴無爲下增而字與下句一律家語同

寡人憊愚冥煩子識之心也

孔注引鄭君曰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

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依鄭說應曰子心識之也語方適不應曰子識之心也今玩文義冥字句絕煩字屬下讀說文憊愚也則愚字當是古注文解憊字者或當時校語因誤入正文後人相沿而不悟耳應作寡人憊冥煩子識之心也王肅知其故故作家語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識之於心語義最明煩子識之心者識表識謂有所標表令異日可識知也漢書劉向傳不可不識也師古注曰墓須表識謂要言易行之道煩子表識之於心以爲後日勤行之地也

是仁人之事親也

戴校本是有故字以文義攷之有故字是據小戴記增家語亦作是故

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一十二字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

戴校本性作生今案性生通字孔注云性生也得之通論曰性者生也周禮地

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汪本從戴校改生非

三者偏亡無安之人

荀子禮論篇作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

隱曰鄒氏偏音遍

諸侯不敢壞

戴汪校同今案史記作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

之子孫為諸侯不思祀其祖父故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以上下文義玩之作懷字是諸侯

不敢祖天子故曰諸侯不敢懷大夫不敢祖諸侯故曰大夫士有常宗其義甚明今孔注下句引禮大夫

不敢祖諸侯而上句反引倂注改懷為壞其亦不倫矣

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

宜從荀子疊貴始二字得德古通

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

戴校本改止為至今案至字是謂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皆有立社

之禮通為一句讀道史記作函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案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為啗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楊倞注荀子曰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其說蓋出於小司馬錢大昕史記攷異曰子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啗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啗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士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棧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導與禪同則亦與覃啗通而啗又與啗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為蹈之訛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念孫史記雜志曰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即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名啗字從名得聲是名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啗即名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即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為覃及非也函訓為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名字本作函形與函相

似因譌為面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為包容皆失之也

所以別尊卑

戴校本刪尊卑二字今玩文義有尊卑者是與上下文句法相儷上句荀子史記疊貴始

二字而大戴本脫此句大戴疊尊卑二字而荀子史記脫下句荀子疊積厚二字而大戴史記脫宜據互增

宜小者小也

荀子史記句末無也字脫此與上貴始德之本也句相儷宜據大戴補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

荀子七作十楊倞注曰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今案史記正作七

十字形誤

有國者事五世

荀子史記國上竝有一字

待年而食者

待年宜據荀子改持手楊倞注曰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待持年手皆形近致譌史

記作特牲亦形譌

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

宜從荀子疊積厚二字與上文一例大戴及史記皆脫戴校從大典

本改光爲廣今案光廣同字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作廣漢書董仲舒傳高明光大本書曾子疾

病篇作高明廣大詩周頌敬之傳周語注竝曰光廣也光廣同義故通借

俎生魚

汪本作俎腥魚據史記改

大饗尙玄尊而用酒

酒下宜從荀子增醴字酒醴所以別於元酒不宜單言酒

貴本而親用

戴校本用下增也字今依之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

郝懿行荀子補注曰文理一耳

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是謂大隆

荀子作是之謂大隆

故尊之尙玄酒也

史記作故尊之尙元尊也

俎之生魚也

汪本從荀子史記生上增尙字案上文作俎生魚無尙字此三句承上文言故無尙字非

脫也

利爵之不卒也

戴校本亦改省爲爵云從方本及荀子史記王引之曰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

卽爵也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今據王說改史記無之字卒盧本從史記改啐

成事之俎不嘗也

史記作成事俎弗嘗也

三侑之不食也

史記侑作宥宥與侑同荀子作臭郝懿行曰臭當作侑侑勸食也三飯故三侑本爲

勸尸不在自食

大昏之未發齊也

發廢音同通用故史記作廢洪頤煊曰齊當作濟儀禮士昏禮皆振祭濟肝朱

張氏儀禮識誤引釋文齊作齊未廢齊謂合蚤卒食以前

始卒之未小斂一也

盧戴校本作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戴云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

荀子今依盧戴本一也上增也字

大路車之素幘也

王念孫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即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

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皆無車字今從王說刪

郊之麻冕也

荀子作郊之麻纁也史記作郊之麻纁張守節曰纁亦作冕

喪服之先散帶

盧戴校本帶下有也字戴云各本多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據增

三年之哭不文也

史記作三年哭之不反也王念孫荀子雜志曰觀楊倞注意此亦似作不反文

字疑誤洪頤煊曰文反皆當為倞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唐明皇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記間傳大功之喪三曲而倞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

俵字

一唱而三歎也

史記無也字

縣一磬而尙拊搏

荀子作縣一鐘尙拊之隔楊倞注曰或曰拊樂器名隔擊也郝懿行補注曰樂

論篇以拊羣與鞀柷柷柷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稊隔彼作羣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

類不得依此注以隔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拊隔鳴球

則又借拊隔爲憂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

則此縣之一鐘句尙拊隔句文誤倒耳說與孔注同

今案荀子之字衍文非誤倒也史記正作縣一鐘尙

拊隔索隱曰隔縣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

其聲亦質也鄒氏隔音搏蓋依大戴禮也案小司馬

說非也隔搏音同故鄒氏作搏拊搏卽書益稷之搏

拊琴瑟禮明堂位之拊搏玉磬也孔注蓋本鄭說

其次情文迭興

戴汪校本亦改佚爲迭今案史記索隱曰大戴禮作迭興足徵佚爲迭之誤字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荀子句末有也字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應從史記荀子互易以自天地以合以下十二句皆

隔句韻易之方協

貸之則喪

貸汪本據荀子改貳非是貳為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即貳之假借貳貸古通易豫彖傳四時不

貳釋文京作貸禮月令季夏之月無或差貸呂氏春秋季夏紀作貳貳與貳形似故貳字多譌作貳楊倞注貳謂不一非孔注謂貸貳字多通用亦非徐仙民音二由不知貳為貳之誤也

凡四百五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四百六十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

宜據小戴記經解篇無下增所字以與下文相儷

故婚姻之禮廢

汪本據小戴婚改昏婚俗字

而倍死忘生之徒眾矣

汪本亦改禮爲徒

禮者禁將然之前

戴本禁下有于字孫星衍孔子集語引亦有於字今據增

是故法之用易見

漢書賈誼傳作法之所用易見宜據增所字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

戴汪校本生作至盧校云一本作至至字是也孔注仍從漢書作生

非

爾豈顧不用哉

漢書爾作耳耳爾通字或屬上讀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謂爾猶如此也凡後人言

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竝與此同義據此則爾豈顧不用哉謂如此豈反不用哉

然如曰禮云禮云

戴注校本如改而而如古通用云下宜據漢書增者字句方足

而起敬於微眇

戴校本改敬為教敬教形訛戴本是據改

必也使無訟乎

無漢書作毋同字

莫如安審取舍

戴汪校本安作先安先形訛先字是據改

安危之萌應於外也

漢書作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也猶矣也王引之經傳釋詞曰禮記祭義

可謂能終矣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矣作也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離婁篇矣作也古用矣也字蓋同

義

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

漢書作而所呂使民善者或異有或字無之字

或導之以德教

漢書導作道師古注道讀導

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

戴汪校本改然則如為然而然如與上文然如曰禮云禮云者一例

差若毫釐

禮記經解作差若豪釐釋文云豪依字作毫釐本又作釐據大戴則禮記古本作毫釐

不可不日夜明此

戴校據方本亦改不可以為不可不

與器無以異

漢書無作亡同

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

漢書無作亡世上有於字

民憎惡如仇讎

漢書作下憎惡之如仇讐

是非明瞭大驗乎

漢書是非下有其字

人言曰

漢書作人之言曰

則言者莫敢妄言

盧本作則言者莫妄言云莫妄言一作莫敢妄言元本無敢字戴汪校本皆不

從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戴汪校本刪子字盧校亦云疑衍子字今據刪正

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王念孫曰承讀為拯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

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云音拯救之拯莊子達生篇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凡七百八十二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八十五字

夏小正第四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二句於篇題下金

履祥通鑑前編同又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十六字亦疑此處傳文今以意補在以小著名也下又此文皆是解夏小正三字則何以謂之小正上應有夏小

正三字後人因移其次遂妄刪今補正

何以謂之爲居

盧校從傳本刪爲字戴校從方本刪爲居二字王念孫李調元本同今謂傳本是爲

字衍何以謂之居與下文何以謂之雷篇題下何以謂之小正句法正同

先言遘而後言鴻鴈何也

關澮本舊注而一作如通志堂刻本何字脫文瀾閣本作先

言遘而後言鴻鴈者亦脫何也二字

見遘而後數之

關本數作如洪震煊曰說文如從隨也今謂說文數計也遘者不必皆鴻鴈見遘而

按候計之則知其爲鴻鴈也正與上文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文意相符洪氏曲爲之說

記鴻鴈之遘也

傳本無也字今據刪李本脫記字

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遘者也

鴻下本或有鴈字遘下傳本衍必字洪曰遘必往弋也說

文入部必從入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遘必謂不定鄉值人之繳射也今案如

洪說則正月北鄉何以有定而值人之繳射邪洪說殆不可通

雉震响

藝文類聚二天部引作雉震鳴太平御覽十三天部引作雷震雉鳴段玉裁曰古本當作雷震雉雉

今謂震為雷雉因雷震而响故曰雉震响震字自指雷言不必增雷字洪範五行傳正月雷微動而雉雉雷通氣也歲華紀麗一引作雉晨雉晨即震字之誤

响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

秦蕙田本孫星衍本雷學其本並從宋本傳云關本

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响震响震也者鳴也今依大戴增响下震响二字蓋衍文宜刪汪本據經文改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張爾岐說同初學記三歲時部引此一作响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一作雉鳴也震鼓其翼戴本李本俱依初學記與孔本同藝文類聚引作鷩鼓其翼也太平御覽引亦作雉鼓其翼也段云依御覽類聚當是雉也者鳴鼓其翼也畢沅云本或作震也者雷也今案或本是易震為雷說文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句其頸猶鼓其翼蓋雉震响者雉因雷震而响則震字指雷而言

當作震也者雷也响也者鼓其翼也若非雷字則下文雷字唐突無根矣

正月必雷

盧云此下一本多雷則雉震响五字

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關本作雷不必同誤藝文類聚引作雷不正聞唯雉聞太平御覽

覽引作雷不必聞唯雉必聞之皆無作同者段從御覽刪惟字李本脫之字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關本作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識以雷孔從戴

校以何以謂之絕句與上文何以謂之爲居句法不一律今謂震字衍則字誤倒宜作何以謂之雷雉响則相識以雷言雷不必聞而謂之雷者雉响則皆知爲雷也

束其耒云爾者

戴校本畢本李本刪者字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關本君下有子字耒作束洪云古者天子公卿諸侯稱君子月令曰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君子之耒之用也今案作君子者是八月傳君子之居幽也不言與此

一例今增末作束誤

初歲祭耒

劉逢祿作初歲祭無耒字程鴻詔謂耒當為采讀為菜謂祭用菜其菜用暢雷謂經文無初歲祭耒句並非

始用暢也

關本傳本朱子本以始用暢三字增入經文盧本孫本秦本畢本從之玉海引經無此句

其曰初云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

傳本與朱子本同傳引集賢本

其用作其月關本作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盧本秦本作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初云爾者戴校本作其曰初歲云者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李本作其曰初歲云者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汪本作其曰初歲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畢本孫本作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今參校諸本宜作其用初歲云爾者正與上束其耒云爾者句法相僱用字承上用字而言不必改曰傳意以暢為終歲用而此曰始用暢恐人不知其義也故又申明之曰其暢用於初歲云爾者以暢也者

是終歲之祭所皆用而用之自是月始也故曰其用
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
之也下又申釋傳始字訓經初字義曰初者始也文
義甚明今訂正

言是月之始用之也關本無用之也三字

或曰祭韭也

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一百九十

校云此五字當移下條園之燕者也下舛誤在此李
本亦云洪云記或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為異
於用暢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實豆實韭
也春之始生也孔謂記別家經文非是

園有見韭

玉海急就章補注並脫見字洪本孫本從其誤

園也者園之燕者也

傳本脫下者字孫本同阮元謂燕為
樊字之誤邵晉涵爾雅正義引作樊

初學記引作韭園者園之藩者樊藩古通爾雅曰樊
藩也今依初學記改燕為藩朱駿聲讀園為苑或作
圃

時有俊風

太平御覽九天部俊引作浚初學記三歲時部歲華紀麗一引並同音借字

大風南風也

楊慎曰月令東風解凍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東南風時有之非恆

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有南風所以謂大熟其相傳也久矣畢沅曰俊風即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為離氣所生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二說是也孔謂此傳似失其義殆未之深攷歟

何大於南風也

戴校本於作于今謂傳皆作於不作于

合冰必於南風

關本合冰作合水御覽引作北風劉本同邵自昌曰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不必

北風

收必於南風

關本收作殺劉本同音義之誤

寒日滌

玉海脫寒日二字以滌凍塗為句初學記三歲時部亦單引滌凍塗三字誤讀破句王引之曰經傳

無寒日連文者日當為日如爾雅粵於爰日之曰寒
日滌者寒氣於是變也今謂寒日滌者言寒氣日變
也日字與滌連讀傳本云舊注滌一作條周禮條狼
氏釋文條音滌徒歷反通借字

凍塗者

傳本作凍塗也者以上句例之傳本是今增

賺鼠也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獸部引作鼯鼠賺鼯同物

農率均田

說文均平徧也均田者平均正直之月令孟春

此經農率均田證之則均田正謂修封疆審端鄭注引
之事孔疏得之但以田畷當農率為失傳意耳孔注
均讀為耘非古義

獺獸祭魚

玉海作獺祭魚汪本雷本從之朱子本作獺獻

魚盧戴校本畢本李本從之今案獻為古文獸
見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故字混也秦蕙田曰或
疑祭魚為獻魚之誤考月令呂氏春秋淮南子汲冢
書俱無作獻魚者且祭與獻其義無別孔從傳增獸
字則上下文義皆可通矣

其必與之獸何也

舊注與疑作謂戴校謂校書者所加與謂古通與下燕乃睇傳與之穴何也之

與正同

善其祭而後食之

關本善作美非十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正與此同

謂之獸祭何也

盧戴校本畢本雷本俱作謂之獻何也下獸字亦作獻傳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

何也以上文攷之當作謂之獸祭舊注一作謂之祭獸洪氏從傳本與孔同

鷹則為鳩

禮正義云夏小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與今本異蓋舉其義耳

故其言之也曰則

傳本朱子本無曰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六羽族部其亦引作具秦本洪本增

曰字其仍作具

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本或作鳩而鷹非是此蓋用五月經

語御覽引作鳩為鷹而不仁故不盡其辭埤雅引作中秋鳩化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記也與傳異

農及雪澤

澤讀為釋說文農耕也蓋耕及雪釋之時孔釋農為農夫非畢謂農望其澤亦非

古言先服公田

盧戴校本李本改古言為古者今謂古言宜作言古孔謂倒之是也增者字非

為廟采也

傳本云關本一為廟采也洪云此處有誤太平御覽引為朝采也或關本廟本為朝一本作廟故傳注及之邵氏爾雅正義引作為廟薦也誤

鞠則見

孔從戴說以鞠讀為噉王引之駁之詳矣洪云鞠讀為虛北陸虛正月晨見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

之為虛其猶治之為亂甘之為苦徂之為存歟古人本有以義相反命名者孫云鞠虛聲近也今謂洪說義長雷學淇謂鞠星所在以昂見參見例之蓋天錢也天錢十星象圓而色黃起危之三度古無錢名是之謂鞠立春日入降婁之次故鞠星旦見於晨義或然歟

鞠者何也

傳本者上有也字以下文例之也字衍

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傳本作鞠則見也關本作則見也皆誤戴校本李本汪本爾上增云字戴

云云字各本譌在下條蓋記時也下今訂正戴校是也

初昏參中大衍麻議引無參中二字

蓋記時也云盧戴校本秦本畢本汪本李本皆刪云字今從之

斗柄縣在下玉海縣作垂傳本經文無此五字

柳梯朱子本玉海本梯作梯孫云梯借字梯古所無今案說文梯從艸梯聲則說文必有梯字禾部脫耳段以

梯聲乃梯聲之誤亦以說文無梯字臆改

稊也者發孚也關本無上也字昭明文選詩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此亦無也字諸校本皆不從發

孚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注並引作發葉洪曰孚當為采字之誤說文云采古文穗采孚形近故致誤今

案釋名甲孚也禮月令鄭注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孚蓋古訓楊慎本作梯也者矢也與諸本異

梅杏杔桃則華關本杔作杔初學記三歲時部引作杔爾雅字書有杔無杔陸佃禮記解引作杔爾雅

梔山桃與傳義合據改梔昭明文選詩注引無梅杏

緹縞

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畢改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

傳本作緹縞緹縞也者莎

本作縞也者莎隨也舊注莎隨莎草爾雅縞侯莎大

戴禮縞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正文攷之當作緹

也者莎隨也朱子本與傳本同無緹縞也者縞字蓋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

傳本言縞下脫者

見此係刻本之誤原本當是緹字盧本李本言縞下

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傳本著上有小字朱子移此二句於篇題下金氏從之秦曰戴

氏震考正以為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
校書者誤編入於此今依通解訂正雷欲依傳本有
小字者移於篇首依大戴無小字者在此下未免調
停之見

雞桴粥畢本作雞孚粥音借字粥呼雞說苑張弓而祝雞
風俗通呼雞朱朱祝亦粥之借字朱子本桴作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粥也者之粥關本脫相粥之時也戴
校云一本本作相粥粥呼也畢本據改

與盧本同今謂盧本是雞孚之日其聲粥粥人亦效
其聲呼之今時皆然與或說另是一義

往耨黍禪禪單也關本黍作柔洪云當為哂和田也禪單
彈通字盡也莊述祖劉逢祿改黍為耨

劉云繡也男耨女耨社而賦事矣傳本秦本李本

雷本禪並作禪任兆麟云耨黍之事盡畢李云往

耨盡力畢改禪作彈皆誤某氏曰初俊羔助厥母

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末初服于公田皆以

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

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未安此文

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其文曰往稷黍初禪言往
稷黍者初著單衣也傳寫誤倒耳今案某說是也說
文禪衣不重從衣單聲但禪單也語亦未明攷傳本
五月傳作乃衣瓜大戴本刪衣字不知衣字乃此傳
單下脫文宜補畢不改殫盡也大誤

初俊羔

初字衍依某說訂正

而不食其母也

盧本汪本李本其作於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

朱子云煮疑作暑戴校本畢本李本並從朱洪云夏后氏有備暑之

祭獻羔啟冰是也月令獻羔開冰在仲春之月詩七月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酒鄭君箋云獻羔而啟之孔正義云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是備暑之祭用羔正在此時故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洪說是也孔注曲為之說朱駿聲改暑為屠云剗也亦誤朱子本者上脫也字盧本李本雷本同

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關本喜樂作善

樂今案下喜字宜作善盧本李本畢本並從傳是時也指俊羔之時謂是時羔大不足喜樂特善其自為

生也而記之正申明助厥母粥之義洪氏以是時為啟冰之時失其義矣羔羊傳本作羊牛云舊注一本

作羔羊孔從舊注是也但孔以與字屬上讀音餘大謬與讀如與之獸之與與謂也謂羔之為生能在羊

腹時也與字應屬下讀為句戴校本畢本與俱改謂通字不必改

綏多女士關本綏誤作綏詩標有梅正義禮記雜記下正義儀禮士冠禮疏周禮媒氏疏通典五十九王

肅聖證論並引作綏多士女臧琳洪震煊並謂士女誤倒今據正顧廣圻曰毛詩釐爾女士列女傳啟母

篇作釐爾士女誤同此

冠子取婦之時也白虎通取引作娶周禮疏引作冠子嫁女娶妻之時通典引作娶妻之時也皆

約舉其義文與傳異

丁亥萬用入學

月令注引用作舞山井鼎云古本月令注舞作用玉海引月令注正作用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

初學記十四禮部引萬下入學下無也字

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引作舞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傳本入學下亦無也字

謂今時大舍采也

諸儒多據今時二字謂傳非戴德所撰不知今時猶上文是時正指二月之時

非作傳者自謂其時也

祭鮪

初學記三歲時部引祭鮪下有采芑二字注云芑音杞蓮也唐類函引同或曰即宋本大戴榮莖下采色之譌

魚之先至者也

關本脫之字

榮莖采也

玉海作榮莖采色朱子本作榮莖采蔡莖采也秦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汪本並從朱惟盧本

秦本采也之采從艸戴氏文集曰通解作采與上大舍采也正一例今案郝懿行爾雅義疏曰莖類有三

校王太戴記補注二

叶

鳥頭一也蒴藿二也葦采三也傳云葦采也者所以別於鳥頭蒴藿也今從朱子本采上疊葦字劉本據初學記采也改采芑任氏補於二月末雷亦謂宜從初學記改補今皆不從

采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

吳仁傑離騷疏引此亦作采繁戴校

本據改與孔本同玉海以由胡二字為經孔與孫本皆從其誤案繁由胡三字乃戴君引爾雅以釋經者以采繁由胡為一事非也陸璣草木疏引作蘩游胡胡由胡旁勃也爾雅釋草疏引作繁由胡由胡旁勃也皆以繁由胡連文今從傳本第二繁字倒在采繁下從廣雅旁勃上增母字戴盧汪畢本皆作繁由胡但不宜以采繁二字倒在榮莖之下耳秦本戴校本旁勃上亦無母字汪本據左傳正義校去繁母字盧本旁勃上增者字並非

昆小蟲 昆讀如蚩畢改蚩洪震煊讀如運洪頤煊曰據傳昆者眾也則經文昆小蟲當作眾與眾字形似詩魴鰈箋魴鰈亦眾昆通證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作蛄小蟲也

昆者眾也

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昆眾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蛄魂也傳云關本昆小蟲傳自昆以下脫簡

誤列於五月承煮梅之下

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

傳本正如此作盧本畢本從黃本疊由魂魂也四字戴校

本李本王念孫本疊魂魂也三字今案孝經援神契曰魂芸也芸芸動也魂魂猶芸芸眾兼動義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文以文義攷之當作由魂魂也魂魂也者小蟲動也上動字在下文萬物是動而後著句內也字在下文取突穴句下誤衍於此孔讀失之洪孫雷誤並同

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戴校本汪本李本畢本疊動字與黃

陽氣下動字脫在上文魂魂也者下今從戴校補正著下亦應有也字洪云萬物至三字句絕非是

推之不必取

盧本畢本取下衍之字

取必推而不言取

汪本李本俱從戴校改取必為故言今據改正此下應酌從莊述祖說增取突

穴也四字取突穴脫簡在下燕乃睇傳也字衍在上文突穴謂深探其穴以取卵也

來降燕乃睇

初學記三引作降鸞乃睇無來字埤雅引作元鳥至皆非畢云宋本睇下有室字王念孫

廣雅釋鳥疏引此作睇室戴李校云此下當脫一室字今謂傳與之室何也正申經室字之義據增

莫能見其始出也

關本脫其字

睇者眄也

傳本眄作盼

視可為室者也

傳本注云大戴作也者今本正作者也與集賢本異

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

關本室上無之字戴校本取與作又謂畢本突

穴取作室穴也與盧本同廣雅疏證引亦同戴氏文集曰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厦云突複屋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深也隱暗處蓋突厦猶言深厦此突穴指燕所為巢深隱也汪本從文集之說改突為突刪

剝鯁

取字洪本謂取燕之突穴而稱之為室雷謂突穴取當為穴燕則諸說皆於文義未安莊述祖謂突穴取三字當在上昆小蟲傳不言取之下作不突穴取言不深深探其穴取之俟螳推卵出土而取今案莊說是也以文義攷之當作百鳥皆曰巢與之室何也移突穴取於上傳故言推而不言取下

關本鯁作鯁誤倒

有鳴倉庚

王引之曰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

謂有字涉下傳而衍據王說訂正

倉庚者商庚也

關本脫者字

商庚者長股也

王引之曰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

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蝸同蝸鼃也廣雅蝸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後人以意加之耳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

蝸氏注曰鄭司農云蝸當為蜮蜮蝦蟇也元謂蝸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蝸一名蠓蝸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洪本孫本亦皆云然據刪

時有見稊始收

玉海引經無時有見三字稊作梯

是小正序也

集賢本作小其序也誤

稊者所為豆實

傳云關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

參則伏

太平御覽引作則伏不見

伏者非亡之辭也

孫洪本辭作時非

委楊

傳本委作萎盧本洪本畢本李本同今案當從舊注作苑王寶仁云當為苑苑苑通字詩桑柔傳曰苑茂

貌上云攝桑柔攝而記之此云苑楊楊則苑而後記之句法正呼應相儷易一字則不符矣

楊則苑而後記之

苑秦本戴校本作花盧本李本畢本作華並非王寶仁云花即苑字磨泐之餘

羴羊有相還之時

洪云羴當爲羴說文羴羊相羴也羊相羴者謂羊相羴羴而死也方言云

還積也羴積同義

其類羴羴然

王念孫曰類當爲類類與貌同其相還之貌羴羴然也下文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今據改通志堂刻本云舊注羴羴一作羴羴

閣本作羴羴並誤

穀則鳴穀天螻也

爾雅郭璞注引作螻傳本螻誤作螻

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傳本者上有也字盧本李本從之關本授上衍接字

識草也

集賢本草誤作早

言事自卑者始

傳本作言事自卑者始也

祈麥實

金氏連下節爲義云所以祈麥實者恐有小旱失其旨

麥實者

戴本李本皆從傳本刪實字

記是時恆有小旱

雷本是作其

田鼠化為鴛

鴛當從奴說文翟牟母也或作鴛王引之曰化當為則正月鷹則為鴛傳曰鷹也者其殺

之時也鴛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曰則盡其辭也鴛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鴛則鳴傳曰鴛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今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羽族部亦引作化蓋其誤已久據王說訂正或曰化上脫則字

鴛鷺也

禮記集說陸氏引鷺作鷺

變而之善

御覽引變作化下同

變而之不善

傳本脫而字

拂桐芭

初學記歲時部引芭作葩王海作巴劉本合下鳴鳩為義云拂之者鳩也與孔注或說同今據訂正

移拂字於鳴鳩下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傳本云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據或說訂正作桐始生芭之時也餘皆刪正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

鳩也

王念孫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十二

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

弋也是其證今據王說刪鳩者二字據或說移上傳

文訂正於此其文則鳴鳩拂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

而後鳩何也鳴而後知其鳩也拂也者拂也或曰貌

拂拂然也

昂則見

初學記引此傳文有昂星名三字今本昂字脫星

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傳本壹作一大正畢本改

官名位西南向法南門之正以四月正刑軒轅以來有之義具周書嘗麥解

交正尺蠖記補注二

古

鳴札札者寧縣也郭注爾雅云蛩如蟬而小洪云本草蚱

名楷蟬蚱與蛩楷蟬與虎懸皆聲相近汪本亦引爾雅注正之今據改寧為虎畢本改寧為蠹廣韻云蠹

螻蛄陶宏景云二月中鳴者名蟬母鄭樵云蟬母蛩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與札異

山之燕者也王寶仁云燕當為藩據初學記引正月傳文

蟻也者傳本蟻上衍鳴字蟻也者下有長股也三字脫簡在二月有鳴倉庚傳黃氏模亦云然今正

王賁莠月令注莠引作秀盧戴校本李本畢本從之今據改

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金作取茶莠解曰即苦菜秀誤讀破句也顧炎武仍其破

讀改訓為茅秀與孔訓同洪曰茅必秀於七月四月無可取也茶即七月灌茶之茶藿葦秀也薦藉也蔣

席也七月傳云茶藿葦之秀為蔣褚之用在四月經云蔣也褚者貯也茶之貯在七月茶之用在四月經云

取者謂取之於貯茶之室非於野也於野不言取也是也吳仁傑訓茶苦菜而於薦蔣不屬刪去蔣字李

莠幽

調元改蔣為將言將以為君薦任兆麟云檣苦茶葉
 可煮羹飲薦進也蔣荪蔣雕葫荑米也可作飯蔣水
 物用茶飲以滑之今案食醫內則有荪食不聞用茶
 諸說非也說文蔣荪也僅約當編蔣織箔注云蔣荪
 蒲草也桂馥曰編蔣謂作席韓非子十過篇夏禹蔣
 席額顏廣志荪以為席溫於蒲爾雅薦黍蓬黍蓬者
 野荑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蔣薦一荪之轉
 薦荪借字說文荪席也傳本為上脫以字
 幽荪同聲戰國策幽荪之幼也似不幽即小正之幽
 鮑彪注云荪禾下草幽言其色茂誤解幽字廣雅云
 荪荪也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蒹
 荪郭璞注云荪荪屬引詩四月秀荪御覽引韋曜毛
 詩答雜問云甫田維荪今之狗尾也說文繫傳引字
 書云荪狗尾草也是荪與荪同類戰國策幽即荪字
 幽荪二物洪坎煊王寶仁並謂荪草始幽茂也皆沿
 彪注之誤但本書秀幽與詩秀荪相同皆指荪秀而
 言與國策幽荪是二物者不同宜改荪為秀玉海經
 文脫此二字

越有大旱

金以幽字為句疑此下有闕文誤讀破句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

關本作始執駒脫也字朱子本

脫執駒也三字張本黃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母也下增陟升也三字

參也者伐星也

傳本云舊注伐一作牧今謂傳不言大戴作牧則集賢本作伐不作牧可知秦本仍作牧誤

浮游有殷

朱養純沈泰鄭玫秦蕙田皆作蜉蝣詩蜉蝣正義爾雅釋蟲疏藝文類聚九十七蟲豸部引並

同

浮游者渠略也

詩正義爾雅疏引無者字

稱有何也有見也

埤雅引作言有有見也

鳩則鳴鳩者百鷦也

傳云大戴闕本鳩作鳩以下文攷之當作鳩鳩讀為鷦百讀為伯鷦讀為

勞皆借字說文鷦伯勞也

其不幸之時也

沈泰本辜作事誤

時有養日

養讀爲永說文永長也段玉裁云古永音同養又通養

有養日云也

戴校從方本傳本合訂作時有養日云也今據增

乃瓜

傅本作乃衣瓜云舊注一作乃衣衣王延相蔡德晉洪震煊並據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紳爲國

君者華之中以綌以證衣瓜之義不知衣與巾不同未可附會以成其失也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正引作乃瓜案衣字從二月傳禪單衣也中脫簡在此今補正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初學記引急作治食瓜下無也字白帖爾

雅翼事類賦並引作治瓜畢本從傳作瓜者無也字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

爾雅郭注引此作蜩蜩者五彩具初學記三歲時部引同良古

文蜩省

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孔以此九字列為經非也雷學洪

不類當在下傳匱也下為傳文傳氏未能校正誤列為經朱子從之故諸家皆沿其謬也自匱之興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皆唐蝸鳴下傳文此即公羊釋經而自申其說之例今據更正

啟灌藍蓼齊民要術五引作洛藿蘭蓼埤雅十七引經在蓄蘭下作灌沐藍蓼與諸本異孔以藍蓼為二

物與金氏黃氏洪氏說同今案李調元箋謂藍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介染碧槐藍如槐染青此言藍蓼即蓼藍也郝懿行曰蓼藍葉華實皆似蓼影宋本爾雅圖正如此

灌者聚生者也傳本作灌也者以上文例之也字衍聚讀為取詩集于灌木毛傳曰灌木取木也取

積也从一取才句反音義同聚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上取一作聚張釋之馮唐列傳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漢書聚作取公羊傳曰會猶取也何云取之言聚禮樂記會以聚眾注云聚或為最亦取之誤聚取古蓋通借盧本改聚畢本改叢皆非灌之古訓埤雅引作灌澆灌也沐剝也與傳異

鳩爲鷹

詩魚麗正義引作鳩化爲鷹禮正義引同今案鷹則爲鳩傳說此經祇鳩爲鷹三字

唐蝸鳴

詩七月正義爾雅釋蟲郭注引唐作蟬

唐蝸者匿也

今依雷說移上傳匿之興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於此下集賢本入誤人關本伏也者作

伏者

初昏大火中

宋書脉志引無初字玉海經文此下有種黍菽糜四字盧本秦本畢本孫本李本俱增糜

畢孫作糜王念孫曰糜者粥也與種字義不相屬此下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改糜爲糜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从黍乃黍屬之不黏者言黍則糜在其中或又改糜爲維糜維芒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今案王說是也孔刪之非是張爾岐云菽作叔取也糜作糜鹿之糜周禮夏獻糜王寶仁云糜又

作蘄朱駿聲讀爲蘄蕪茝也皆非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糜字衍文刪孔謂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菽糜上增食字解之未安洪程以

菽糜爲經時也爲傳時也二字亦不辭

蓄蘭爲沐浴也

藝文類聚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日蓄

五日蓄蘭爲沐浴初學記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太平御覽三十一時序部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白六帖四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歲華紀麗二引大戴禮云午日以蘭湯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傳本及玉海經

文無菽糜二字孔本以菽糜為一事非也黃說亦未
安戴校本以改已時是二字互移汪本又言之下刪
時字戴云矩當為巨大也經不復著種黍而詳記菽
糜夏時以菽為糜乃時所食之大關廬本孫本作短
閔或云當作豆鬻畢沉王引之俱從或說王寶仁云
短閔當為短闕洪云短閔言是時食穀短少故閔而
記之今案諸說皆強解不辭不得傳意莊述祖曰當
作是食豆鬻而記之鬻連也是也上經已言種菽而
傳又言菽糜者以菽糜與煮梅皆是桓實故鬻而記
之已以通字時字涉上傳種黍菽時也之時而衍豆
桓借字今從莊說訂正作菽糜以在經中句又言之
何也句是食豆句鬻而記之句

頌馬分夫婦之駒也

傳云戴禮脫大字是集賢本作夫卿

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頌之大夫卿士各有等數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此句通為一句讀孔讀之絕句非

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斗柄正在上

關云柄一作杓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傳本脫用字戴校本畢本秦本在俱作正今據改小正三

記斗柄彼言縣在下所以著參之中此言正在上所
以著尾之中傳以經不言尾中故據五月心中相較
以見斗柄之不當心而當尾也依尾聲同故尾一名
依

桃也者杔桃也

任本杔作榬據改

諱煞之辭也故言摯云

盧戴校本煞改殺戴氏文集曰通解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至

校聚珍本則仍增故言二字

莠藿葦

盧戴校本畢本莠改秀今從之下同

未莠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

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作葦未秀則不爲藿葦秀然後

後爲藿又卷十二引作葦未秀則不爲藿葦秀然後
爲藿葦

狸子肇肆

傳本脫肇肆二字與經文不合

其或曰

盧戴並曰其字衍文汪本刪其字今案夏小正傳中或曰上皆無其字其字明涉上其字而衍孔曲

爲之說

湟潦生萃

傳云萃當作萍同字集賢本萃下衍也字

有湟然後有潦

傳云舊注潦一作瀆

有潦而後有萃草也

戴校從傳本刪上有字集賢本萃誤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此傳不得其解孔曲爲之說也趙章

晦謂陽消陰長黃叔琳謂爽蕤省夏枯之屬朱駿聲謂爽或作靡月令靡草死一曰爽涼風死作起洪震煊謂爽當爲來來萊省萊猶草一名猶疏省作猶程鴻謨謂廣雅爽減也是時錄囚而減貸之疏亦減意汪錫洛謂死當爲故美女也疏故而遠之猶月令禁書欲徐世傳謂爽爽鳩時多殺鳥取其死者以祭因

名爽死皆不得其解而意爲之說

莽莠

盧本畢本俱改莽爲莽與說文爾雅合莠盧戴校本畢本改秀今從之

漢天漢也

太平御覽百八十四居處部陸士衡擬古詩注亦引作漢天漢也戴校從之盧本秦本畢本俱

從傳作漢也者天河也御覽八天部引作漢天河也今從傳本及御覽合訂作漢也者天漢也

案戶也者直戶也

通志堂刻傳本戶下衍漢字閣本無月賦注引作案戶直戶也擬古詩注引

作漢案戶者直戶也御覽居處部引作案戶者直戶也戶下皆無漢字

言正南北也

傳云舊注南或作爲集賢本作爲御覽天部引作言直南北也居處部引作言正南北也

卑雅引作案戶者言正南也皆不作爲史記龜策傳漢正南北與此文同

蟬也者蜺蜺也

傳本作蟬鳴也者盧本畢本作寒蟬也者王念孫曰增寒字是此釋寒蟬非釋蟬也

司馬彪注莊子曰蜺蜺寒蟬也一名蜺蜺蜺蜺即蜺蜺蜺蜺即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

之唐蝟乎今據增

初昏織女正東鄉

文選擬古詩注引作正東而向而字衍此下依王寶仁說增織女星名也五字

誤脫在十月傳末

灌茶灌聚也

傳本脫灌茶二字聚讀爲取盧本注本李本改藜畢本改藪皆非

茶藪葦之莠

盧戴校本畢本莠俱改秀今從之

爲蔣楮之也

楮盧戴校本畢本改褚今從之與四月傳一律張爾岐云以棉絮衣曰褚段作蔣褚云各

本蔣字

誤褚之者裴衣也李作將云將畜之以爲蠶

曲王寶仁云

蔣疑作薄蠶曲也今案洪云蔣卽四月

取茶傳爲

君薦蔣之蔣是也爲蔣褚之蓋褚之於室

備次年編爲

蔣席非若孔說以蘆花著之裯中也

藪未莠爲莢葦未莠爲蘆

宋本大戴秀俱作莠此處獨作秀字則知凡從艸者皆後人妄

加也幸有此二秀字未改可證孔本反改秀爲莠以就他處之誤失之

斗柄縣在下則旦

今從孔注說移八月參中則旦於斗柄縣在下上刪複衍則旦二字

剝瓜畜瓜之時也

戴校從傳本剝瓜下增剝瓜也者四字今從之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引作剝

瓜蓄瓜時也

立校

日本柏木探古唐寫本玉篇零卷內糸部絞下引大戴禮夏小正校作絞據此則唐以前本作絞後人傳寫誤作校耳孔讀校爲絞謂禮有絞衣野王於絞下亦引儀禮以證之孔注頗與暗合姜兆錫儀禮內外編讀經文連下元校剝句棗栗零句誤讀

立也者黑也

集賢本立誤立

校也者若綠色然

畢本洪本程本俱從傳緣作緣日本玉篇零卷引作綠綠字是

零也者降也

傳本作零也者降脫下也字

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農桑輯要引作栗零而取之不言剝之約舉傳文

丹鳥羞白鳥

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紀麗三引同孔穎達曰鄭所見本異也丹鳥劉作君鳥任啟

通運禮記章句云君鳥螢也陸佃云羣鳥丹鳥也君羣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蚋也

傳本白鳥下無者字初學記三

十鳥部御覽九百四十九蟲豸部引此一者上並有也字與月令注引同爾雅翼釋蟲四引作丹鳥也者謂

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歲華紀麗三引作羞進也白鳥蚊蚋也

其謂之鳥者

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其謂之鳥者盧本秦本畢本孫本俱從傳作其謂之鳥何也

戴校本增者何二字今案此與正月傳其與之獸何也句法正同今從傳本

重其養者也

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重其養也脫者字

有翼者爲鳥

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凡有翼者爲鳥今據增凡字

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關本脫進也之也爾雅翼引脫羞也之也今案此傳文疑倒亂以文

義觀之當作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蚘也其謂之鳥何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重其養者也

辰也者星也

朱子本作辰也者謂星也與傳本同程榮本沈泰本星作心畢本孫本李本從之與盧本

同今案孔注謂改心爲非是矣然但以星字釋之亦不合小正全書之例王念孫曰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戴校本作辰也者房星也是也御覽二十五時序部引辰則伏注云辰房星初學記三歲時部引亦注云辰房星蓋本傳文今據增

伏也者

集賢本伏下衍見字

鹿人從者從羣也

傳本疊鹿人從三字云集賢本作鹿人

雷本並從傳今案戴傳之例皆複舉經文疊之是也
洪曰從羣也三字通為一句讀此訓人從為從羣也
人讀如方言人兮之人亦如禮注相人偶義最古孔
謂鹿人疑當作鹿從此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說也汪
本作鹿人從從者從羣也畢本作鹿人從從羣也並
非

故記從不記離

集賢本故作所以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洪曰幽古文麤省與鹿同說文云麤

句幽也不言句言小正所以記從不記離者以君子
所居之地不言偶牝之事耳孔注幽字未的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傳本於內

上衍放字盧戴校本畢本刪人從二字今案上既
重出鹿人從三字則此處不應複舉戴校是也據
刪

參中則旦此四字脫簡移在七月傳斗柄縣在下上大衍
引作參中則曙

丙火也者大火盧校云此有一也字

遷往也埤雅引遷往也下有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十
字毛詩陸疏廣要亦引之今據補

主夫出火洪云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
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王制云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此記絕止人縱火在諸蟄之前今謂此與
主設罟罟之主同義皆謂主止也傳云夫當作火金
本改火云此節當作丙火在氏移在三月云周禮司
燿季春出火並非

陟升也關本升誤并

玄鳥者

傳本作玄鳥也者

熊羆貉豺鼪鼯則穴

傳本作熊羆貉豺鼪鼯則穴云集賢

本豹為貉字之誤說文豹如狼善驅羊貉為貉之俗體說文貉北方貉身種也應作貉貉者是廣雅通志畧引俱作鼪鼯與爾雅注引同

若蟄而

玉海以此三字作經語張爾岐以若蟄二字作經語云而字羨永樂大典作言蟄也戴校本洪本從

榮鞠

盧校是據訂正孔注大謬汪文臺亦云孔說不可用盧本秦本孫本李本此下俱從朱子增樹麥二字今從之孔說非也傳本經文有此二字玉海經文作鞠榮而植麥傳文亦應複舉

王始裘者何也

傳本朱子本疊王始裘三字盧戴校本秦本畢本孫本從之今據增

辰繫于日

玉海及通鑑前編經文皆無此四字傳本傳文有經文亦無朱子本經傳皆有莊云以月令季

交正賦載記甫生二

秋日在房證之辰卽房繫日卽日在也

雀入于海爲蛤

呂紀引雀作爵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李本亦無後字與盧本同二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句法與此相儷無後

字非

初昏南門見

孔謂初昏一事南門見又一事非也王引之

孫念祖並曰小正言初昏者五皆謂日入以後不應自亂其例秦蕙田戴震汪中汪照皆謂初昏二字衍大衍厯議曰十月日纏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小正多脫簡傳中星名也三字當在四月昴則見下觀初學記所引可知非若洪說一星而兩釋也今從盧見曾徐發湯球說移初昏二字於下文織女正北鄉上移則旦二字於此文南門見下則皆合矣

南門者星名也

星名也三字脫簡據初學記所引刪正

黑鳥浴者何也

某氏曰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習數

伯益佐堯有養鳥獸之功賜氏鳥浴據史記本紀秦

本紀大費生大廉實鳥俗氏索隱云以仲衍鳥身人

言故為鳥俗氏鄭樵以俗為浴殆與此同歟孔本鳥

作鳥誤不疊黑鳥浴三字亦誤盧戴校本畢本俱依

傳今據增訂

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盧戴校本畢本俱依傳烏下增也字今從之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

傳本者長二字誤倒朱子本同傳特疊時

有養夜四字盧戴校本秦本孫本畢本李本俱以若

日之長也住句今案雷校以元為夜字之譌觀玉海

經文作時有養元雉入於淮為蜋則元為夜字之譌

無疑傳本誤移傳末改云字今據刪正

雉入于淮為蜋

王海上元字今案藝文類聚九十七蟲豸

部引作十一月雉入于淮為蜋無元字傳本正如此

按王忱戴記補注二

書

必有所本據是則雖不得稱元元乃夜字之譌屬上經爲句大戴誤脫於上傳末傳本遂改云字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王海無則旦二字王懋竑陳懋齡並云

湯球云宜從盧見曾說移上文初昏二字於此文織女正北鄉上移此文則旦二字於上文南門見下今據訂正

織女星名也

王寶仁云此五字七月傳文今正

十有一月

集賢本脫有字

狩者言王之時田

戴校本狩上增王字田下增也字盧本畢本祇增下也字今從盧校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戴氏文集曰下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

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豎人不從聚珍本弗行下注云此下有脫文以於時月也八字另爲經汪本同孔蓋從其誤也今案王海以萬物不通四字爲經文則於時月也屬上爲傳可知說

文田夫謂之嗇夫司空之屬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
其賦役不從王狩農務未畢也至二之日其同則續
武功而無不從矣幽風言載續載始也始自二日則
十一月不行可知故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時是
通言不從者惟是月不行也傳意承上王狩陳筋革
而言原無脫簡謬誤孔氏誤讀破句故於時月也四
字無所屬而謂連下萬物不通為一事凡小正經文
字皆作于傳文皆作於惟越于字作于尊古訓也此
亦作於則為傳文益信戴校本畢本秦本改作于誤
盧本畢本孫本以於時月也為傳是矣至以萬物不
通亦為傳則非盧云弗行當作不從狩也亦誤讀破
句今以於時月也屬上連讀為傳依玉海以萬物不
通四字為複舉經文秦本正如此作

隕麋角隕墜也

傳本麋誤麋玉海同禮月令正義引作麋
角隕墜山井鼎云宋板禮記作麋角隕墜

陽氣至始動

王引之曰當作陽始動至字衍今謂此至字
當在二月昆小蟲傳是動而後著上脫簡於

此或曰始當為是

皆蒙蒙符矣

符讀為孚律書曰萬物剖符甲而出符音孚孔謂符驗也非

記時焉爾

集賢本衍一時字

鳴弋

弋讀為驚驚鳥也即驚鶚也詩匪鶚匪驚正義驚作鶚引孟康曰鶚大雕也又引說文驚驚鳥也是驚

鶚即驚字金曰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驚鳴畢曰周書

大雪之日則鶚鳴鶚廣雅作鶚畢並同音鶚驚皆今

字畢改弋為鵠說文鵠繳射飛鳥也與鳴字義不合

洪云弋為驚聲之轉子規鳥今案說文驚周燕也為

正訓子規為別訓不可以弋為驚

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

傳本無者字

元駒賁

卑雅引作元駒賁金云古文小正作駒駒賁劉謂元駒始獻馬也任謂賁墳同墳封以大防也與傳

義不合

元駒也者螳也

關本螳作蟻駒下無也字藝文類聚引同關

賁者何也 藝文類聚引脫何也二字

納卵蒜

或云此記納卵耳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引括地

圖又博物志抱朴子並云夏后氏始食卵臧琳疑為納韭卵農人收韭子納之以供祭祀今謂傳言本如卵者也則卵指蒜言猶鄭注內則卵鹽之義卵大也孔謂卵小蒜亦非玉海經文脫卵字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主讀如主以時縱火之主入納也梁罟也此月水澤腹堅不可以漁故虞人

納此曲梁主止罔罟以待明春之用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注引月令孟春證之是也孔注誤解雷謂疑是二月經文周末傳本已在是故呂覽本之謂季冬之月漁師始漁亦誤解入梁為入澤梁也王引之云梁者二字衍文據刪傳本罔罟二字誤倒

隕麋角

傳云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為之傳失之

矣洪云傳說非也月令正義引此經不以為傳失畢沉謂經重記之傳亦重解之是也

蓋陽氣日睹也通志堂刻傳本作且睹 閣本作且睹秦

義王引之謂睹當為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至十二月之末

陽氣更著故曰陽氣且睹今據訂正此下各本脫雞始乳三字據鄭注乾鑿度引增任本程本附此程曰

此即月令季冬雞乳也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補今校定凡二千五百三十六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一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三

王樹枏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

潭本新書正作三十他刻皆作二十與漢書同

何殷周有道之長

潭本新書句末衍也字

太子乃生固舉之禮

戴校本作太子及生固舉之禮漢書賈誼本作太子及生固舉之禮

傳作太子迺生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

書合參據改正汪本同今案乃迺同字固必也謂太

子初生必舉以禮也與下文固明孝仁禮義之固正

同王本作固舉以禮是但謂固爲固已之固則非也

明蔡文範本正作固舉以禮盧文弼校新書同鮑校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作因舉之禮譌

有司參夙興端冕

戴校本據李彪傳所引作有司齊肅端冕王念孫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肅端

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叁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

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說文夙早敬也

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誤以夙為夙興之
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白虎通義姓名
篇引此作齋肅端纔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
書並同洪頤煊曰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
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三參同字盧本
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今案見之南郊乃初
生之禮未及三月也蓋盧所據本已誤參故注以三
月當之仍以王校為是汪本作有司參肅端冕盧本
作有司參夙興端冕亦云興字後人所加

見之天也

漢書賈誼傳盧校新書之皆作于太平御覽引
同今據改

參職謂三月朝也

戴校本參職改齊肅王念孫曰夙字
本作夙因譌而為職蔡本盧本作參

夙今據正

過闕則下

戴校本闕作闕漢書新書及太平御覽所引竝
同據改

逕闕故下

戴校本作逕闕故下云逕各本訛作遙據儀
禮經傳通解改正今從之

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

戴本汪本據漢書新書改以爲已蔡本亦作已以已通字

太平御覽引時誤作則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漢書無周字

傅傳其德義

戴校本亦作其太平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傅傳之德義也今從盧改其爲之

師導之教順

漢書新書導俱作作道順蔡本正作訓與漢書新書合據改

師主於訓道傅卽受而述之

蔡本盧戴校本道作導據改與正文一律卽戴校作

則

此三公之職也

新書無此字

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

各本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

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今尙書說古

尚書說是其證汪校從文集之說聚珍本作古尚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段王裁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字為衍

是與太子宴者也

盧校新書作是與太子燕者也無居字建本潭本太子訛作天子

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

賢聖戴校本作聖賢誤倒

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隆師

友為先也

盧本成事下多大概二字非是言成王幼穉周公居攝據其成事同於太子文義甚明高

安本作而始末詳為敘之與諸本不同今案取字當是耳字屬上讀形近致訛

故孩提

潭本新書亦作故迺孩提有識與漢書同宜據補迺字迺與太子乃生之乃同乃初也故乃生新書

作初生其義同也故迺孩提者故初孩提也故者申事之詞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

漢書新書導竝作道無也字孔注以

固為固己之固譏盧君以故孩提絕句為誤非也固
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呂氏春
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
竝曰固必也故迺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者謂故始孩提三公三少必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也觀漢書新書以故迺孩提有識絕句則知
此不應連讀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此注諸本皆在故孩提下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

漢書新書端上有之字比作皆形誤
盧校新書刪皆字

孝弟閑博有道術者

王念孫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
為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

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今案蔡
本閑作閑闕廣大也當是閑字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

漢書新書無之字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

戴校本目作日日字是據改漢書作
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新書作故太

子初生而見正事

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

王念孫曰兩視字後人妄加左右前後皆太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

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並同據王說刪句未漢書新書並有也字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戴校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王本注本同今據戴校增入程榮本新書作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建本脫不能毋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與大戴本脫同

故擇其所嗜

漢書作者師古曰耆讀爲嗜

少成若性

戴校本性上增天字盧本王本同今據增

習貫之為常

汪本據新書改之為常為如自然王念孫曰

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考盧注內有
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為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
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
貫如自然成與性為韻貫與然為韻習貫二字連讀
若云習貫之為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
對而韻亦不諧矣今據王說改

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此新書作是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如當為好字形之誤新書正作好孔
引顏注妃色妃匹之色非也盧文弨

校新書曰知好色之語乃約畧其年歲之所至耳如
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
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好色下語未了宜極
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捷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
故爾輕誦王引之亦云據王本改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蔡本作則入于小學小學
者所學之宮也戴校本據

漢書新書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汪同戴校
宮不改官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
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
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太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
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
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
是十五入大學非入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
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
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
庠序之舍也皆其證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今據
改正

如恩相及矣

戴汪校本如作而

如民不誣矣

戴汪校本如作而

則聖智在位

潭本新書聖智作賢智

而功不匱矣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匱為遺王念孫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

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草書遺字作倝形與匱相似
因譌為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
王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今據改

而下不踰矣

漢書作踰師古曰踰與踰同

及四郊之學也

蔡本無也字

夏物盛小大殊

盛盧戴校本竝作咸誤夏物盛句小大殊句

退習而端於太傅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端為攷今案盧注正於三公之正字正釋端字攷攷非是

而達其不及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達為匡洪頤煊曰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下文則有司過之史盧注太子齒於學有榎楚之威亦謂撻也

而理道得矣

盧校新書據沈本改理為治諸本皆作理與戴同

成王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

蔡本盧本正於二字倒各

本此注皆在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下

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

蔡本緝作輯戴汪校本改輯緝形音之訛宜據改師古曰輯與

集同輯和也

則有司過之史

盧校新書作則有司直之史云司直別本作司過與本書同

有虧膳之宰

蔡本虧作徹汪本改徹盧校新書作虧云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今案藝文類聚四十禮

部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五百四十禮儀部竝引大戴作虧

過書而宰徹去膳

王念孫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加也初

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竝引作徹其膳今據王說改

夫膳宰之義

戴校本刪夫膳二字云從方本及太平御覽所引今據刪正

於是有進善之旂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旂作旌與漢書新書同

有誹謗之木

太平御覽引無有字下句同新書有

堯設之使書政之憊失也

戴本盧本作堯置之使書政之憊失也上下注文皆是置

字宜改置憊字亦宜改憊憊與愆同

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盧本諫下脫者字

鼓夜誦詩

漢書作瞽史誦詩王念孫漢書雜志曰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

非史之事大戴禮作瞽夜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也列女傳母儀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矣今案盧注云夜史為字誤者謂史為誤字不從賈誼之說也瞽鼓字通瞽叟古今人表作鼓叟是其證注謂瞽與鼓聲誤則非

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戴校本刪敢諫之鼓四字刪之是涉上正文而衍

工誦正諫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正為箴箴正聲誤今據改此下宜增大夫進諫四字王念孫亦謂當有

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證賈子漢書竝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今案盧氏當是合注工誦箴諫大夫進諫二句

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史

足當為進字形之誤諫進當為進諫誤倒耳使當為後亦

字形之誤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也聚珍本作大夫諫之以義後于瞽史汪本王本同蔡本盧本作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今皆不從

故切而不攘

汪本改攘為愧

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新書所以上有之字宜增與上文一例

祭月西坎

蔡本盧本坎作壇

以別內外

盧本作所以別內外蔡本作故以

所以明有別也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敬王念孫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

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今據王說改

教天下之臣也

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臣爲別非是

仲春舍菜合饗仲秋班學合聲

盧本二仲字皆作中蔡本上作中下作仲

教天下之子也

盧戴本子作孝

步中采茨

盧校新書作齊師古注漢書曰齊字或作齊又作茨

車亦應樂節

各本作聲節戴本汪本皆同孔

教天下儀也

戴校本據大典儀上增之字今據補

於禽獸

漢書作其於禽獸新書作其於禽獸也

見其聲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

盧校新書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

嘗其肉與程榮本異忍字是食與嘗複據盧校改

王纁曰

汪本纁改藻纁藻同字儀禮聘禮圭與纁皆九

謂俎豆傳列及嗜之等

嗜戴本盧本俱改食據正

徹以樂

徹建本新書作飲潭本作收別本作徹與本書同

失孝敬禮樂之度也

諸本此注在是天子不得為非也

是天子不得為非也

新書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與本書同

明堂之位曰

戴校云位當作禮與上所引學禮皆古禮逸篇盧說同汪中曰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多聞而道慎

盧刻新書作道順云別本作慎古文順作慎形近致譌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多

聞而順道順道是言多聞而順於道也與上篤仁而好學句正相儷今據御覽改

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

新書作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下字誤下文皆作天子與此正一例

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道者導天子之道

誠立而敢斷

建潭本新書作敦斷別本作敢與本書同敦字形譌

言能忠誠自立

諸本自皆作有形誤盧本及舊本此注在是太公也下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

新書充作輔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

盧校新書作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玩也上宜增者字與下文一例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

新書二弼字皆作拂

博聞強記

汪本據新書聞下增而字是與上下文句法皆一例傳寫脫耳盧校新書無而字非

接給而善對者

新書接作捷

殷周之前以長久者

戴校從方本前作所汪本王本同新書正作所據改

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盧校云天子漢書作太子以本書為是下竝同汪本初改太子後又

改作天從盧說也王念孫曰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天子皆當作太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為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太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乃承上成王為太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太子是其明證又案此篇自殷為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為保傅篇所說皆教太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之德至太史之任也於賈子為傳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今案蔡本正作太子下文言趙高傳胡亥之事亦指為太子時言觀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之語可知正與殷周相反王說是也據正漢書其上有呂字

及秦不然

新書漢書秦下有而字

所尚者告得也

汪本改得為訐汪喜孫曰案盧注則得字北周時已誤

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

盧本脫中字此注各本在故趙高傳胡亥下孔蓋以故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作一句讀

則夷人三族也

新書漢書三族上有之字

明日射人

漢書明上有而字盧校新書與本書同汪本增而字

深為計者

汪本據新書為下增之字非是疑為字衍漢書正作深計深計與忠諫對文宜刪

謂之詆誣

汪本據新書漢書改詆言詆誣與誹謗對文改之非是

豈胡亥之性惡哉

漢書豈下有惟字

彼其所以習導

汪本據新書導下增之者二字漢書作彼其所以導之者無習字

非其治故也

新書作非理故也治理同義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

不習為吏如視已事

盧校新書作不習為吏而視已事云潭本作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大戴史

亦作吏今案吏字是盧校非也戴本汪本如俱作而

前車覆後車誡

盧校新書作前車覆而後車戒云潭本無而字

夫殷周所以長久者

所以上新書漢書俱有之字

然如不能從

戴汪校本如改而建本新書句末有者字漢書同宜據增

秦世所以亟絕者

漢書秦世下有之字新書作秦之亟絕者

其轍迹可見也

新書轍作軌

然而不辭者

汪本辭改避王念孫曰辭當為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漢書新書作避無者字

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

盧校新書作後車又覆也此必字疑是又字之譌

夫存亡之敗

戴校本敗改變盧校新書作反云別本作變沈本作故今案敗當為故字形之誤

縣於天子天子之善

蔡本二天字俱作太據改

心未疑而先教諭

盧校新書作濫建本作疑與本書同

夫開於道術

漢書無夫字

知義理之指

王念孫漢書雜志曰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

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
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不知智誼二字義
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
禮賈子竝作知義理之指近時盧紹弓作知義之指
又刪理字

若夫服習積貫

漢書新書夫作其

則左右已

已上宜據漢書增而字新書作則左右而已矣

嗜慾不異

漢書作者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

及其長而成俗也

漢書無也字

案數譯而不能相通

汪校亦從戴本改參為案盧亦云參
疑當作案形近而誤相字劉本無別

本有新書正作纍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

新書作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盧校新書刪上者字王念孫曰雖

有當為有雖不能當為能不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為而雖死而不相為六字連讀盧注非蓋從新書漢書說也

猶不相救為者

蔡本盧戴校本救作放放字是據改

皆教習使之然也

教蔡本作夫盧戴校本作教教字是據改

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

矣

王本刪左右正三字天子改太子觀盧注引孟子則所見本已誤天今從王校蔡本二天字正作太

萬民賴之

萬盧本改兆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

戴校本論改諭汪校本據新書不論下增於字御覽二百六職官部

引作不論於今從汪校

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戴盧校本俱作國君沿舊本之誤汪本畜作子不知所據

不閑於威儀之數

新書閑作個鮑校御覽引無於字

詩書禮樂無經

鮑校御覽引無詩書二字

學業不法

鮑校御覽引同與新書異

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新書是作此下同御覽引作是

不中於制獄

戴汪校本制改刑

不誠於戎事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戒作誠戒備也易繫辭傳注云防患曰戒議字非

鄰愛於疏遠卑賤

鄰戴校本改遴鄰遴形聲之譌今從戴改新書作畝授畝畝同字

不能懲忿窒慾

新書窒作忘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戴汪校本亦改之爲其御覽引作

進退節度無禮

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進退升降不以禮盧校新書作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

禮今案宜從盧注或說作卽席

升降揖讓無容

盧校新書升作登

周旋俯仰視瞻無儀

御覽引作俯仰周旋無節新書作視瞻俯仰周旋無節

安顧咳唾

戴汪校本安改妄今據正

趨行不得

汪本得改德得德同字盧校新書作趨行云建本下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德

趨或爲走

走當爲促字之誤謂促行也

隱琴瑟

汪校本作隱琴肆瑟據盧注則本書無肆字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其御覽引作之

天子宴瞻其學

汪本作天子燕辟廢其學王引之曰宴瞻其學當作宴業詭其學續漢書百官志通

典職官二引賈子傳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燕與宴通學記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卽

居業也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案洪頤煊謂瞻當從耳作瞻宴瞻卽燕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今謂洪義長當作宴瞻廢其學

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各本習下有之字孔與戴校同

不知已諾之正

洪頤煊曰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爲正也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

汪校本作不博不習博字是與簡聞小誦相反王念孫亦謂傳與傳皆博

之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矣盧校新書作問問小誦之不博不習云問問別本作簡聞

冠帶衣服不以制

新書作衣服冠帶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戴汪本刪縱字盧校云縱字疑衍元

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王念孫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傳寫者以一美字譌為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弄即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即縱之借字今從王說改正

賦與集讓不以節

孔注集當為譙蓋從通解之說汪本改譙是也盧校新書作譙云當作譙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孔注云凡此上新書有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十四字

今案新書無不從少師之教句盧校云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孔注不知據何本

安如易

如戴汪校本改而

過於樂也

孔蓋據通解改盧本仍作湛以樂戴本作湛以樂也今案以當為亦湛為堪之借字說文

堪樂也此文應作湛亦樂也

食肉而餒

王念孫曰餒當為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

通飽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

飽而強

盧校新書作飽而彊食此書強當為彊涉注文而譌據新書改

強猶強也

戴校本作強勉強也戴氏文集曰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汪本從文集之說今

案皆非也上強當為彊彊猶強也後人誤據注文改經而上彊字遂亦譌作強矣

饑而憊

盧校新書云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憊作餒建本作饑字書無饑字或二字誤合今案憊宜作餒與飽

而彊對文皆不節飲食之過今觀注文蓋北周時已誤作憊矣

暑而渴

戴汪本亦改渴為渴新書正作渴

寒而嗽

盧校新書作懦云別本作嗽

暍傷暑也

戴本此注在暑而暍下各本脫

天子自爲開門戶

盧校新書作帝自爲開戶

亟顧環面

盧校新書作亟顧還面

御器之不舉不藏

盧校新書御器作器御藏作臧句首有而字

宴樂雅誦逆樂序

戴校本作迭汪本作失此作逆與新書合盧校新書誦作訟云潭本作頌王念

孫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是其明證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太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太師爲工之長猶太史爲史之長不言太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太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

字遂與下太史所掌溷為一事盧以為樂應天故任
在太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為證蓋說之愈密而
失之愈遠矣今案王說與孔注合蓋北周時九字已
脫故盧注云然

不知日月之時節

新書時節上有不字

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汪本作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王引之曰各本譌作

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
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
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是也又王制太史
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
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太史所掌故曰太史之任
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
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
忌且道方慝亦非太史所掌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
通也

正其本萬物理

新書本下有而字

差之千里

之新書作以

故君子慎始也

盧校新書無也字王謨本有

禮之冠婚

戴校本婚作昏

易之乾

新書作坤

素誠繁成

戴校本刪誠繁二字云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汪校同

不敢姪暴

御覽五百四十禮儀部引作淫姪淫通字

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

盧校新書故下無曰字別本有御覽引大戴亦無曰字

各以其母

潭本新書作各由建本作各有盧校新書作各以云從大戴王謨本亦作以

謂居號斯言

戴校本作謂古有斯言今從戴校

故曰素成

建潭本新書無曰字別本有

藏之金匱

匱新書作櫃

一曰青史子

戴校云此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今從戴說不歸注文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建潭本七月作十月誤盧校改正

宴室邾室次宴寢也

盧本作宴室邾室於宴寢也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

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邾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聚珍本作邾室次于寢也汪本據文集之說改案蔡本正作宴室邾室次宴寢也與孔本合

有子月震

震戴校本作辰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卽以三月就其側室

盧校

比作以宴下無室字戴氏文集曰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汪本從之卽戴汪本俱作則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戴汪校本亦改史爲師與文集之說同新書亦作師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盧本依新書改斗云斗卽斗字舊本並作升形近而誤王念孫曰盧改升

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案說文斛挹也从斗奭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斛酒疏云案少牢云疊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疊料所以斛水則此爲尊料斛酒者也疏以料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又案此文云太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太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宜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擎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今據盧本改正

太師瞽者宗伯之屬

師盧本作史誤

升所以斟

升盧本作斗據改

謂逆序若淫聲

盧校云逆疑當作迭見上文據彼而改此非是

則太宰倚升而言

盧本升作斗據改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新書作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潭本作待與本書同

緼瑟倚升示不用

升盧本作斗據改

下無取於墜

墜建潭本新書作土別本作地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

盧校新書無中字云別本有

此所以養恩之道

建潭本新書無此所以三字句未有也字恩字作隱別本作息盧校新書與本

書同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王念孫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

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

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為出就外舍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為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即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據以訂正今從王校

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

戴校本作外舍小學謂虎闡

二字從永樂大典本補虎闡各本作庠門又于師字下保字上雜入庠門一作虎闡六字今案外舍二字王氏辨之據刪虎門二字是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是也

見小節而踐小義

戴校本踐作履誤尚書大傳正作踐

十五年入小學

戴校本無年字

十八入大學者

戴校本無者字

謂諸子姓晚成者

戴盧校本姓俱作性誤

謂公卿已下

蔡本脫已字戴校本作以

行則鳴珮玉

戴汪校本珮改佩與新書合下同

升車則聞和鸞之聲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車部引升車上有王字

上有葱衡

各本葱作雙

衡平也半璧曰璜

各本載此注在下有雙璜下

衝在中牙在傍

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截注衝牙二

字璜屬上注矣又王藻疏黃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今案朱子蓋依鄭氏之說

玼珠以納其間

新書玼作蠙

納於衡璜衝牙之間

各本無衝牙二字戴氏文集曰通解之間上有衝牙二字聚珍本據

增汪本同

玼亦作蠙

此句疑係校書者語盧本用○以間之是也

古之爲路車也

新書車作輿

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譚本新書作列宿諸本皆作列星

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盧校新書作四時之運云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大戴同

又建譚本運下有頓字亦衍

此巾車教之道也

王念孫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車也云

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

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與教之道
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皆其
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
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

建潭本新書作周妃后別本作后妃與本書同任作妊

立而不跛

王念孫曰跛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踣踣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已誤作跛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今案汪本改跛與王校同據正

坐而不差

盧校新書云差與蹉同建本譌蹉潭本作詭或是跪字

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

盧校新書無兩而字云別本與大戴二句中間各有而字又罵

作詈

古者婦人孕子之禮

戴氏文集云孕當作任校聚珍本仍作孕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任

立不蹕

各本無立不二字戴氏文集云蹕上脫立不二字聚珍本增汪本同今案蹕宜作蹕據段氏校

列女傳改正

誦詩

戴氏文集云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聚珍本增令瞽二字汪本從文集之說今從聚珍本

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

戴氏文集云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聚珍本作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與文集說同今案增生子二字是平字疑是志字之譌戴校刪之非是汪本作生子形容端平字亦未校正

任子之時

戴校本任改孕

而後有與慮也

盧戴校本刪也字孔校與新書合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

新書作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

梁父朝諸侯一天下

猶此觀之

猶戴汪校本作由

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盧校新書王作主云別本作立

而厚者增厚矣

各本厚者作廣者形誤字戴校本改厚與上句一律

尅石紀號

戴校本尅改刻尅通作刻尅尅通字

故白虎通

各本故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改故汪本同

固於恆霍及繼體之君

戴校本固改周周字是據改

變墀爲禪

戴校本禪下有者字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新書無者字桀上有而字

紂以殷亡

新書紂上有而字

夫差以見禽於越

新書夫差上有而字以下有之字

文公以晉國霸

新書作文公以晉伯

劫而幽之

劫戴校本作刼盧校本作刼通字

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

盧校云威王乃威公之誤即桓公也

而注乃以為田和孫似非也王引之據其說改威王為桓公二字云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盧校新書曰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今案威王乃威公之誤宜從盧本校語改王為公戴校從盧說刪檀下臺字與孔本同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為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今從王本增正新書強作彊弑作殺

檀臺名也

臺下脫一臺字據王本增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汪本亦增秦字新書有秦字

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

新書二世上有而字刺作劫

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

汪本刪而字是今從之

趙懼誅

戴校本作高懼誅趙下應脫高字

武靈王五十而弑沙邱

盧校新書弑下有於字建潭本脫武字

今在趙郡鍾臺之南也

戴盧校本作在今無也字

再為義王

王念孫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曲說也再當為每每古稱字王當為主皆字之誤也稱

為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為義主也下文曰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賈子胎教篇作稱為義主是其明證又案玉篇每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長子再孝仲秋下旬碑嘉每卓然稱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再亂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稱為義主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為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今案王說是

也諸校本皆沿盧注之誤蔡本王作主

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

盧校新書無狄牙二字云別本有而字在

身死上

七日辛巳

盧本作五日誤戴校改七

而削地復得

盧校新書無得字云別本有

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

汪本據新書得改任

强秦不敢闕兵阱陁

戴校本阱作井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汪校亦云周瞻卽唐睢形近而譌人字衍文盧校新書正作國

獨立

安或爲鴈

各本鴈作隱誤戴本汪本俱作鴈

秦破韓威魏各本威作威誤戴校本改滅威滅同字

而陽陵君各本陽作隱誤

周瞻唐睢之力戴校本句末有也字據增

而昭王反復建潭本新書作反復與此同盧校新書作復反汪本據改非是

請救於秦各本脫於字孔從戴本增

閔王之子法章也各本脫法字下同戴本汪本皆增

為莒太史家庸齒去莒中齊亡臣各本無家庸二字亡作三盧本作為莒太

史家庸夫莒中齊亡臣孔增家庸不刪齒去二字蓋從戴校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為襄王也各本此處作法章盧校本仍刪法字

王既立在於莒也各本脫王字

襄王五年而田單以卽墨之師

舊本作襄王五年而卒田單以卽墨之師盧戴

校本移卒字於田單下是也今從盧戴

攻破燕軍

各本無軍字

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

盧校新書

是作此無而字建潭本脫名安危三字

而務得賢臣

新書臣作者

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

盧校新書作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

賢者歸之

而殷民從

建潭本新書從誤徙

求以洛西之地

各本地作田

自下上四方

各本作上下

欲左左欲右右

各本作欲左欲右戴氏文集曰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從之汪本亦重

言通感處遠

戴校本作言感通之遠今不從

越王不頽舊冢而吳人服

建潭本新書頽舊塚作遺人處或改為夷人塚盧校新書與本

書合說苑亦云越王不墜舊塚而吳人服

以其前爲慎於人也

戴汪校本前改所慎改順蔡本前正作所順古文作慎形訛今從戴校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

汪本異上增處字王念孫曰異而相應本本作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

對文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今據王說增補

相率而趨之也

新書無也字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

建潭本新書無其字者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同

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

建潭本新書脫已而進之四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

同

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

北走建本作趨潭本作走別本作北走與本書同

同聲於鮑也

蔡本鮑下有叔字與新書同據增

是不能正君者

蔡本者上有也生不能正君六字與新書合今據增

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蔡本禮誤死建潭本新書我作禮

而猶汝矣

此注在篇末戴氏文集曰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汪本亦據移盧本仍在篇末云四字不當施於此處

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建潭本新書脫曰吾失三字句末亦脫之字盧校據

別本增貴俱作進今案盧注云進之為卿似正文作進不作貴

召迷子瑕而退之

各本無之字盧云此下當有一之字案新書有之字與方本同

成禮復正室

此注各本在史鱗之力也下

而箕子被髮陽狂

髮下新書有而字盧校新書狎作佯佯陽通字

使其子嗣之

蔡本嗣作世

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為武王滅

十二年本作十一年

十三年本作十二年此後人據偽古文泰誓而改之者案甲子之事在夏正則為文王十一年之十二月故書序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史記又云十二月也在商正為文王十二年歲首之月故書序云一月戊午也在周正為文王十二年歲首之第二月故紀年呂覽皆係之十二年而國語史記又謂之二月也盧注蓋據商正言之故滅紂屬之十二年劉歆三統厯據洪範十三祀一語遂臆度而以為十三年不知陳範

之事在克商後二年史記之言可證偽孔襲劉歆之
邪說而讀戴記者又襲偽孔之邪說以變亂注文是
不可不辨

以齊至

戴汪校本本作自齊魏至戴云各本自譌作以脫魏
字今從方本王念孫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
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今據改

於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齊至者

昭王欲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

齊至之

各本作於是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
外傳云以有至者昭王欲脩先君之怨爲齊以

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盧云此注文有舛
誤戴氏文集曰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三字以魏齊至
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魏趙興兵而攻齊聚珍本則作于是修先王之怨于
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汪本從文集
之說作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魏趙興兵而攻齊今案此注宜從孔注及戴氏文集之說合訂作於是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欲脩先君之怨於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齊王地也各本脫地字戴氏文集曰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聚珍本增汪本同

去之鄒魯又不納焉

蔡本鄒作郢誤

燕支地計眾

戴汪校本支改度今從之

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如戴汪校本改而士下汪據新書增

故字

支猶計也

支戴校改度今從之

不足以報也

戴盧本也俱作之

無宜治之民

戴校本宜改恆今據說苑正

明鏡者 新書鏡作鑑

夫知惡古之危亡 戴校本夫亦作今

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 盧校新書無以字王謨本有

見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共之也 各本脫見字孔據戴校本增公共戴

校作公襄此節注文各本俱在章末

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 蔡本作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
尚如此其厚也况於當世存者

乎汪本校同今據增

凡二章 新別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孔校共三千一百

三千一百八十四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四

王樹枬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計其失

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省其身

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及時以行

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

難者弗辟

弗 文瀾閣本作勿

唯義所在

戴校本唯作惟

日旦就業

羣書治要旦作且文選閒居賦注引此無日字

亦可謂守業矣

戴校本業作義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

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

周髀算經陳子曰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作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羣書治要無知作不知貴其能讓也作患其不能以讓也阮氏據魏本改王念孫曰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為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說苑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案下注云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則此文貴譌患能下脫以字無疑今從王本

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

王念孫曰貴不本作患其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今從王校

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各本謂作為為謂通

字孔從戴改也能以上脫不字今增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

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戴禮淺作孱阮

元云說文孱進也進小乃博之反徐幹中論貴驗篇引微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羣書治要兩必字皆作欲阮本據改今不從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悒悒下增

閣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

言則爲人稱之

盧本稱作輔戴校本作誦

行則爲人安之

孔注云安疑守字之誤非也安習也呂覽樂成三世然後安之注云安習也言

行則爲人所安習也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

憚憚下增

閣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

章學誠曰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

伺察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王念孫曰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阮元曰上微幽也

下微匿也三說皆非也微猶小也言君子不絕小善行自小而不小人也三微字皆一義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王引之曰盧以勿勿為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

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惓惓矣若之何忽忽惓惓惓惓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惓惓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惓惓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惓惓惓惓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惓惓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惓惓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

王念孫曰恐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

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其證今據刪馬氏釋史也作焉與諸本異

見惡思詬

羣書治要惡作難

故愚惑者朝忿忘身

戴氏文集曰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聚珍本

依文集之說今據正

血氣勝則害身

害舊本作周古害字作周易誤周鹽鐵論地廣篇賤不害智誤作周智與此正

同

思唯可復

戴校本作無不可復文集之說同

以言不虛

戴校本以作已通字

類宜其年

年閻本作言阮云盧注引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閻本誤也

未問則不言

荀子大略篇作未問則不立楊倞注曰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議論郝懿行曰立當為言形近之譌楊倞說立非也

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汪本此下增道遠日益矣五字蓋據荀子今據增說見後

是故君子夙絕之

自財色遠之至此荀子大略篇作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且纖

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

羣書治要趣作趨

疾其過而不補也

阮本補讀爲遂遂古文鋪字形相近之譌也王引之曰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

之誤非是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掩則冀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今案補字不誤補卽彌縫之意與掩蓋同義不必改掩字

補謂改也

戴校本改作文疑文字模糊後人據下文補則不改句妄增已字汪校云補猶文也與改

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朱筠亦同其說今從戴校

補則不改矣

盧文弨謂此句當作補則不復矣今玩文義與上句反正相背不可從

不說人之過

阮云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盧注釋爲解說孔注謂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

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取義
太深非曾子本意也汪曰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
混

成人之美

羣書治要句上有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增

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

戴校本愼改噉阮注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者之事不能豫

立由於不知戒愼往事今案來者不豫往者不愼與
下二句去之不謗就之不賂皆兩義對舉阮氏串說
非也孔謂愼為順亦非方言愼思也秦晉曰愼凡思
之貌亦曰愼孔注謂豫為未來而推度之今謂愼為
既往而思戀之即儒行所謂往者不悔來者不豫之
意也字亦衍今刪

愼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愼

愼故二字衍據汪
本刪戴校本改下

愼字為噉今不從

以義去之

蔡本此注誤入正文

恭而不難

王引之曰難讀為難爾雅曰難動也又曰難懼也商頌長發篇不難不竦毛傳曰難恐也恭敬太過而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難亦讀為難今案釋名難憚也憚亦恐懼義與難蓋通字

惠而不儉

王引之曰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儉行以儉倖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今案恭難安舒遜諂寬縱直徑皆相似而實相反之字阮謂尙儉者罕能惠也欲惠於人不能儉也獨以此句作反對之語與上下文義不合今從王讀

亦可謂知矣

閤本知作無私阮氏從之今不從

與其倨也寧句

汪校云句或敬字之脫誤非注明言句以喻敬則句非敬字明甚句屈也禮樂記句

中鉤疏云謂大屈也倨過肆句過恭義正相反

終身為罪

羣書治要罪下有矣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君子亂言而弗殖

汪本刪而字王念孫曰而字衍或宅處錯入與孔注說同亂言弗殖與下文神

言弗致眾信弗主靈言弗與句法皆一例今據刪弗

閣本作勿

神言弗致也

阮校云明人本言下有而字因上文而字妄增王引之云也字亦衍今據刪

道遠日益云

馬氏釋史刪云字戴校從之汪校云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荀子大略篇云君子

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

子案云當作矣上一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今

案亂言弗殖五句一氣相承不宜間以道遠日益云

五字今依汪本移在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改作

矣

道遠日益積習之也

此注依正文移前

眾信弗主

信當為言字之誤觀注言僉議所同不為主可知眾言所同而已不為主猶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也信字涉下文不信不和而譌亂言弗殖神言
弗致眾言弗主誣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五言字皆
一律不應作信字

靈言弗與

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曰靈
靈言與神言一義非是汪本從釋史作僉僉言

與眾言一義亦非是戴本從方本改黔黔古陰字亦
不似今案靈當為誣字之誤集韻靈古作晉晉又同
誣下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注誣妄也誣言弗與君
子不為妄說所欺

不合忠信之道

元本合誤作台

君子不唱流言

戴氏文集云唱當作倡汪本據改禮緇衣
大人不倡游言正作倡字阮注云游流古

字通借今依文集訂正

無所親行

汪校云行當作信音之誤據改

好多而無定者

某氏曰好多當作多言校者因奪言字而
誤補好字下文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

多言而慎焉正承上三項而言今案多知博學皆是
好多之弊再言好多則義與上無別矣某說是也據
改自多知而無親以下三句荀子大略篇同

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

戴氏文集曰殺當為繁字

形之譌聚珍本作多言者謂時事須繁也言雖多而皆慎今案煩殺二字疑須繁二字亦誤煩殺或是煩言之譌

好直而徑

阮本亦作徑諸本皆作徑

儉而好倥者

高安本倥作僿阮云倥字書無此字蓋盧注僿窒也之訓後因爛脫而顛倒之閣本作

塞者亦僿之半字且據此可知宋以前本作僿也史記高祖本紀贊救僿莫若以忠僿字之義可見王念孫曰儉而好倥本作為儉而倥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為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為字據盧注云為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為字而倥上無好字明矣今案注中為字乃好字之譌不可

據之以改正文也汪本引王念孫說則作好儉而倥
蓋其初校作好而後改爲字耳今據阮本王本參訂
作好儉而倥者

倥塞也

高安本作倥塞也阮校則謂倥室也據下言爲
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則塞字承上塞字無疑宜

據高安本作倥塞也

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

爲當爲好

彊而無憚

馬本戴本彊作強

亟達而無守

阮注云慕通達者不能守禮其倣也廢事而
奢鄙孔云亟急也急於求通達元案此義過

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故不從其說不能
守禮之倣若晉人清言誤國是也今案阮說與盧注
合較孔義勝

好名而無體

胡珩曰體猶實也阮注曰好虛名而無實踐
之行較盧注勝

忿怒而為惡

戴氏文集曰為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為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

惡而妄怒據後說為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聚珍本改為作無王念孫曰忿怒而為惡本作忿怒而

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為者涉注文為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為惡不字正釋無

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為惡則與注相反矣汪本亦同此說今據訂正

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

口聖上而字衍當作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各校本皆有今刪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注云篤難甚難也蓋以而篤連下讀阮校從

閣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為仁矣注云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

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今案二說皆非也本作巧言令色小行能篤於仁難矣乎巧言令色句小行能篤

於仁句難矣乎句能而也古字通用篤說文馬行頓遲也古段借篤為竺字竺厚也釋名厚後也有終後

也青徐人言厚如後馬行頓遲即後字之義篤又病也楚辭大招察篤天隱注云篤病也小行即好行小

慧之人小行則後於仁病於仁此蓋襲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好行小慧難矣哉二句之文校書者以而字注於能字之旁後人遂以而字入於正文而倒能字於小行之上又誤倒難字於於仁上倒乎字於鄉飲者下而此文遂錯亂而不可讀矣

巷遊而鄉居者乎

高安本作鄉飲劉台拱云朱本作飲義長案劉說是注引大傳遊飲句正釋此

文遊飲二句此句乃包上二句之辭非複也周禮司醴云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也即巷遊鄉飲之義鄉居二字不見惡義又案乎字衍宜在上句難矣下誤倒於此據上文多言而無定者好儉而僿者好勇而忍人者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數句皆以者字住句與此一律不宜有乎字

唯六十已上遊飲也

戴校本唯作惟高安本誤作在

安易而樂暴

蔡本安作宴誤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

無藝 閣本作無執執即執之譌也說文本作

執有艸云者後人所加卽子略意林竝作則阮本注
本據改則今案卽亦則也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戴校本亦據宋本曾子書所
引增則無聞三字阮本云馬

總意林高似孫子略及

閣本皆有之聞去聲朱子

論語集注作則不聞矣是

讀聞爲平聲矣今案蔡本

正作則不聞矣與集注合不聞與不以善聞正相承

讀平聲者是今據改無爲不馬本則作卽

言其過不大也

戴校本作言其過不足論也汪本作言
其過不足責也今尋盧注蓋釋微過二

字於經義未完非關字誤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

荀子大略篇作少不諷壯不論
議

過而不能改倦也

戴校本倦作倦同字

說而不能窮也

不能下應有脫字

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

各本來作求孔蓋從戴校
今案道聽來言宜是道德

之言形近致譌道言而飾其辭則後世所謂口頭
理學者矣阮注謂稱道人言加以虛飾則道言二
字不辭

無益而厚受祿

阮校云元本程本
子雜篇下亦有厚受祿語
殿本皆作厚受祿晏
盧校作食厚祿

非也荀子大略篇襲此云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殆危也

各本也作之孔從戴改

危害於身

舊本害作周諸校本俱改害盧云此段注竝
誤解戴云上注云言危於以身近之危與殆

皆可作幾然之辭此注則大失正文之意殆於身之
謂幾於身爲之也孔注蓋從戴說今案害字原是周
字周徧也備也危與殆皆幾然之辭危周於身謂不
善幾徧於身幾備於身較近義更進正明身之之義
諸校本改周爲害非盧注之舊

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

盧注云近當字誤爲遠
則正文本是遠字後人

因注說而改為近非盧本之舊矣汪本改遠是今從之

殆於身之矣

戴校云身之誤當為反之汪本據改失其旨阮云兩節以身近之皆屬之不善者為言非

屬之言善言不善之人也戴校改近之為遠之身之為反之皆非是次節近身二字亦同是一意而略分淺深若改近為遠則身字終難再改

遠當字誤為近

本作近當字誤為遠孔從戴校而以為譌非也盧云玩此注則正文近字本作

遠而注以為誤也或改作近當為遠字誤非是阮氏亦誤會盧注之意今從盧本又案此注各本皆在殆於以身近之也下

故目者心之浮也

浮韓詩外傳作符浮古通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符釋名釋言語

云浮孚也孚亦通符

心行見於言目也

舊本行見二字誤倒

故曰聽其言也

汪本校去故曰二字今從之

可以知其術也

汪本謂術也當作術矣也矣古通用

術心術也

戴校本作術謂心術

觀其所愛親

愛字疑衍當是校書者注於親字之旁而後人誤入正文也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

臨字疑衍亦是校書者注於懼字之旁後人因誤入於正文也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王念孫曰誣當為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翺楊

倅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

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喜之以物以觀

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巫形與巫相似

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

混經旁正謂此也阮注從其說今案注云誣妄也則

盧所見本作誣不作輕

省其喪觀其貞良也

戴校本喪下有哀字

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阮校據 閣本刪人字今從之

身勿為能也羣書治要能上有可字與下文一律阮本從之今據增

色也勿為可能也蔡本馬本色下無也字丁杰曰也色二字易譌校者正也為色而又衍也字今

從蔡本羣書治要無此七字蓋魏氏刪節本文

心思勿為不可能也羣書治要無思字思字蓋衍文今據刪

其下亦能自彊羣書治要作其下亦能自強也阮本據增今不從

次者利而為之高安本之作也

自執而誣於善各本誣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訛孔蓋從戴校也古輕誣二字易

相溷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羣書治要而上有生字之下無也字王念孫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

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
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今本脫生
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
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
正作生而能夙絕之汪校亦云上注以無為過之意
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脫處當是生字今從
王本增生字阮本無也字亦據刪

其下復而能改也

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大者傾覆社稷

羣書治要無覆字阮本從之今案上云覆家此又言傾覆社稷則覆字涉上文而衍

無疑今從阮本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

羣書治要作出言愕愕行身戰戰無以字

今據刪

亦殆免於罪矣

各本免俱作勉汪本改免字阮曰勉讀為免與上文亦可勉矣同義不必改今從

宋本

而勿慮存焉

王念孫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

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

使弟猶使承嗣也

承閣本作臣音誤阮云說文承从丞省大戴朝事大夫爲丞擯小戴作承文

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傅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墨子尚賢篇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今案盧注謂承嗣爲豕子與上文義不合阮氏從孔而不從盧是也

亦能取所子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

阮校云孔謂子與字互誤元謂二字古人

每通非誤也

亦猶慶賞於國也

汪校云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家字從荀子大略篇補入與下句文法一例

今據增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此二句與上文不屬與下文亦隔氣

本在下文是故下誤脫於此而下又衍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羣書治要無此二句有下文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可證此文之為脫簡矣今移居上位而不淫於下文臨事而栗者句上刪此處臨事而栗者九字

淫大

高安本大作汰汰義長

戰戰唯恐不能久

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戴盧校本唯作惟下同

戰戰唯恐失損之

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大夫士旦思其官

羣書治要無士字今不從

戰戰唯恐不能勝

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上文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蓋此處脫文

今移彼文於是故下而刪一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重句栗羣書治要作慄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

强也

荀子大略篇作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汪本據荀子愛下使下增之字今不從

不以貌勞徠之

各本徠作徠同字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孔校凡一千七百八十七字今校定凡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惡言死焉

盧注曰死且不行且字疑誤汪校曰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云死且不行

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為謂於義始通阮曰死之言漸滅也荀子大略篇襲曾子此言曰流言止

焉惡言死焉楊倞注云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謂消盡也死之訓澌漢人通語白虎通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為死且不行非是

煩言不及於已

阮注曰煩讀為忿煩言忿爭之言小戴記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今案煩忿音近字反亦當為及字形之譌

處安易之道

舊本之譌作也

不興險行以徼幸

馬本阮本險作儉阮曰臧鏞堂云儉讀為險明程榮本作不興儉行以徼幸儉與險通左傳廿九年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為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困學紀聞卷五引作不興險行以儵倖今從阮校

孝子游之

王念孫曰游疑當作由阮注曰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思不出其位游由通借

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

或讀為惑通字注同阮注曰奉君師親使出門不以

疑惑貽父母之憂

謂卿大夫

盧本謂作諫阮曰謂字今誤作諫盧召弓學士改戴本同今案卿大夫三字當是正文誤

入注者說見下

以力惡食

以力惡食本作以力善食以力善食謂以其力善其食注所謂分地任力致甘美也今善食二字倒亂校者遂於食上增惡字以善字屬下讀而善上又從注中衍出一任字某氏改以力惡食為以任善食細玩文義以力與上以正以德皆二字一讀改作以任則不符矣力字不誤誤在惡字耳馬作以力任食注本作以力務食任善二字皆屬上讀今亦不從

任善不敢臣三德

此句與上下文不貫應有誤尋文義任字涉上注而衍善字在上句食字上或

校書者以惡字注於善字之旁後人因以惡字入正文而移善字於下此文遂顛倒錯亂而不可讀矣不敢臣三德當在君子之孝也下古多以君子指君言以正致諫上當有卿大夫之孝也六字誤入注中而

又衍一諫字刪之孝也三字蓋自君子之孝也以下皆由上遞及不應至末始言天子之孝以文義觀之當是如此存是說以諗知者

謂王者之孝

舊本王作三盧本沿其誤

故孝子於親也

各本子作之盧云孝下疑脫子字戴校從高安本改之為子孔本從之閣本作故

孝子之於親也與盧校說同阮本據增今從阮校

祭祀則莅之以敬

祭下閣本無祀字莅作列阮從閣本刪祀字

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於為古通莊二十二年左傳曰竝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為西周策曰

君不如令幣邑陰會為秦史記孟嘗君傳為作於晉語曰稱為前世韋注曰言見稱於前世是於即為也

凡二百三十四字

補今校定凡二百三十三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其忠之用禮之貴

羣書治要用下貴下有也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

順讀若訓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亦近也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況以所不能

汪校曰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莊敬而安之

莊閣本作恭羣書治要無此字阮曰此當是漢人避諱或改之或刪之

聽從而不怠

羣書治要無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刪與上句一例

可謂孝矣

文選稽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為孝矣

盡力無禮

羣書治要盡力下有而字汪本王本阮本據增與下句一例今從之

致敬而不忠

王引之曰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

聽故曰不入內則曰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

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今案王說是也盡力而無禮質而不文者也故曰小人致敬而不忠華而不實者也故曰不入兩義正相足

則不入也

胡珩曰不入字當是小人之譌此二段與上君子之孝反對今案胡說非也下文敬以入其忠正承此入字而言

敬以入其忠

朱彬曰入當作全非是

子曰

汪校云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阮注曰此曾子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

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入盧本汪本仍作人而疑為入字阮

本亦作人而改讀為入王引之曰戴校本改為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戴改人為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辭其罪者辭所謂過則稱已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

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孔說似迂今案聚珍本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與王所見不同阮注從臧氏之說而又自釋辭為自以為辭義皆迂曲不如王說之當今從王校

夙興夜寐

羣書治要句上增詩言二字

申可以入之義也

盧校云正文可人不可人兩人字疑皆是入字之譌此注可以人亦當作

入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孔蓋從盧戴改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

羣書治要故下無曰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弟弟善事長

羣書治要作悌弟

君子一孝一弟

羣書治要一作壹阮本從之注云專也壹一同字

凡三章

新別

凡三百二十四字

孔校凡三百二十六字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其次不辱

小戴記祭義篇不作弗

夫子可謂孝乎

小戴記作夫子可以爲孝乎

諭父母於道

盧本阮本作於作以阮曰宋汪晫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

凡言與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

盧本阮本作凡言於事王念孫疑當作凡言事孔改於爲與從戴校也敬而奉之盧本阮本作承而奉之承字先字皆承正文言承字是

參直養者也

阮曰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

小戴記作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同小戴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

小戴記無故字呂氏春秋引同小戴

戰陣無勇

盧本戴本阮本陣改陳阮曰陣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今案呂氏春秋亦作陳據

正

五者不遂

呂覽作五行不遂

災及乎身

戴校云乎各本作其今從劉本諸校皆作乎小戴記作哉及於親釋文云本又作哉及於身呂氏春秋作災及乎親

故烹熟鮮香

阮曰鮮讀為羶肉氣也香穀氣也小戴作亨孰羶薌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

案烹熟薌應作亨孰香鮮乃羶之音近假借字說文羶義屬肉香義屬穀固宜分別郊特牲鄭注讀羶薌為馨香義各有取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

小戴記者上有也字

國人皆稱願焉

稱宜讀如爾雅釋詁稱好也之稱郭璞注云物稱人意謂之好稱願者稱人之願也

下句曰幸哉有子如此稱願之詞也阮注釋為稱揚之稱失之

其行之曰養

小戴記無之字呂覽之作孝

不遺父母惡名

呂覽不作無

可謂能終也

汪校云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也矣通字不宜改

夫仁者仁此者也

小戴記呂覽無夫字

忠者中此者也

中戴校從方本改忠非是小戴記無此句

彊者彊此者也

小戴記彊作強自仁者以下與此文次序亦不合其文作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呂覽引同小戴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呂覽作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

小戴記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

塞乎天地博之而橫乎四海阮曰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此出大戴是也

放猶至

戴校本阮本至下有也字今據增

此之謂也

小戴記此下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三十二字今此文在章末

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

小戴記作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下三項亦

依此互易

慈愛忘勞

阮注曰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今案慈愛忘

勞本作思愛忘勞慈字涉注文而衍思愛忘勞與博施備物尊仁安義句法皆一例今正

喜而不忘

阮曰喜而不忘小戴作喜而弗忘唐石經禮記作嘉而不忘石經誤不可從孟子萬章篇曰父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蓋本曾子又
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曰父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與此亦有異
同而義皆相成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王念孫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

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汪校本引朱彬曰加之二字衍如此下脫一可字今案王本是也阮注加之如此謂加既終之禮於三孝也義迂曲不可從據王本刪正

下堂而傷其足傷瘳

呂覽無其字傷瘳作瘳而

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小戴

記無問字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

善如爾之問也

呂覽作善乎而問之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

小戴記之作諸呂覽作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

又曰字以下十三字無之

可謂孝矣

呂覽無此句

不虧其體可謂全矣

呂覽作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

跬當聲誤為頃

阮曰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踴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

字也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有憂色

小戴記無夫字矣字色下有也字呂覽作

予忘孝道是以憂

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小戴記一作壹

下同足下言下有而字下亦同

故道而不徑

小戴記故上有是字以下句法例之是字脫據小戴增阮注曰徑步邪赴險也司馬相如

賦曰徑峻赴險徑與游對言人徑之非路徑實字也
小戴鄭司農注此亦曰徑步邪疾趨也盧注引行不
由徑非是今案論語行不由徑徑字亦指步邪赴險
而言後人指為徑路者誤也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小戴記無也字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孔校凡六百八十三字
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有愛而敬汪校云此句有脫文

作亂之所由興也王念孫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
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

更言作下文云由已為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
明矣今案作字當是一本本作興校書者注
作於興字之旁或以作字解興字後人因誤入正文
而以意例之於亂字之上耳今從王本

孝子無私樂朱彬曰樂上脫憂字阮本作孝子無私憂無
私樂丁杰云方正學遜志齋集讀曾子篇引

此有無私憂三字今從阮本

孝子唯巧變

戴校本唯作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阮曰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出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八字正錄曾子而

刪其下文又失刪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為丈夫誤矣

此成人之善者也

盧校云一本無者字

尊事之以為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

王念孫曰尊事之以為已望不遺其

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為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為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今案王說是也但也字宜在言字下誤倒於上而增兄事之三字耳阮注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而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兄又讀為兄弟之兄同一兄事之而彼此異解

古人文法必不若是之迂隱今依王校刪兄事之三
字移也字於其言之下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

王念孫曰事之與養之對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

衍今據刪

則養之

阮注曰養容也今案廣雅容養飾也飾即盧注隱之之義隱養聲近字

養猶隱之

汪本改之為也今疑養下脫之字

然后舍之矣

馬本戴本阮本肩作後阮注曰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盧注怒罰之非是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胡珩曰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云小大由之也劉逢

祿云胡說似是而非孔補注至確閣本不上衍以字

言大者得自由也

自由也乃釋正文自字言大者得句當有脫誤

辱事不齒

朱筠曰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恥為是汪中曰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

事耳國語王孫雄曰危事不齒是也阮注曰卑賤之事不推長者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之道孔注非也

以木曰豆以瓦曰登

盧校曰舊本作以木曰登係脫誤孔蓋從盧戴

夫弟者

阮曰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弟相應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似非今案此三字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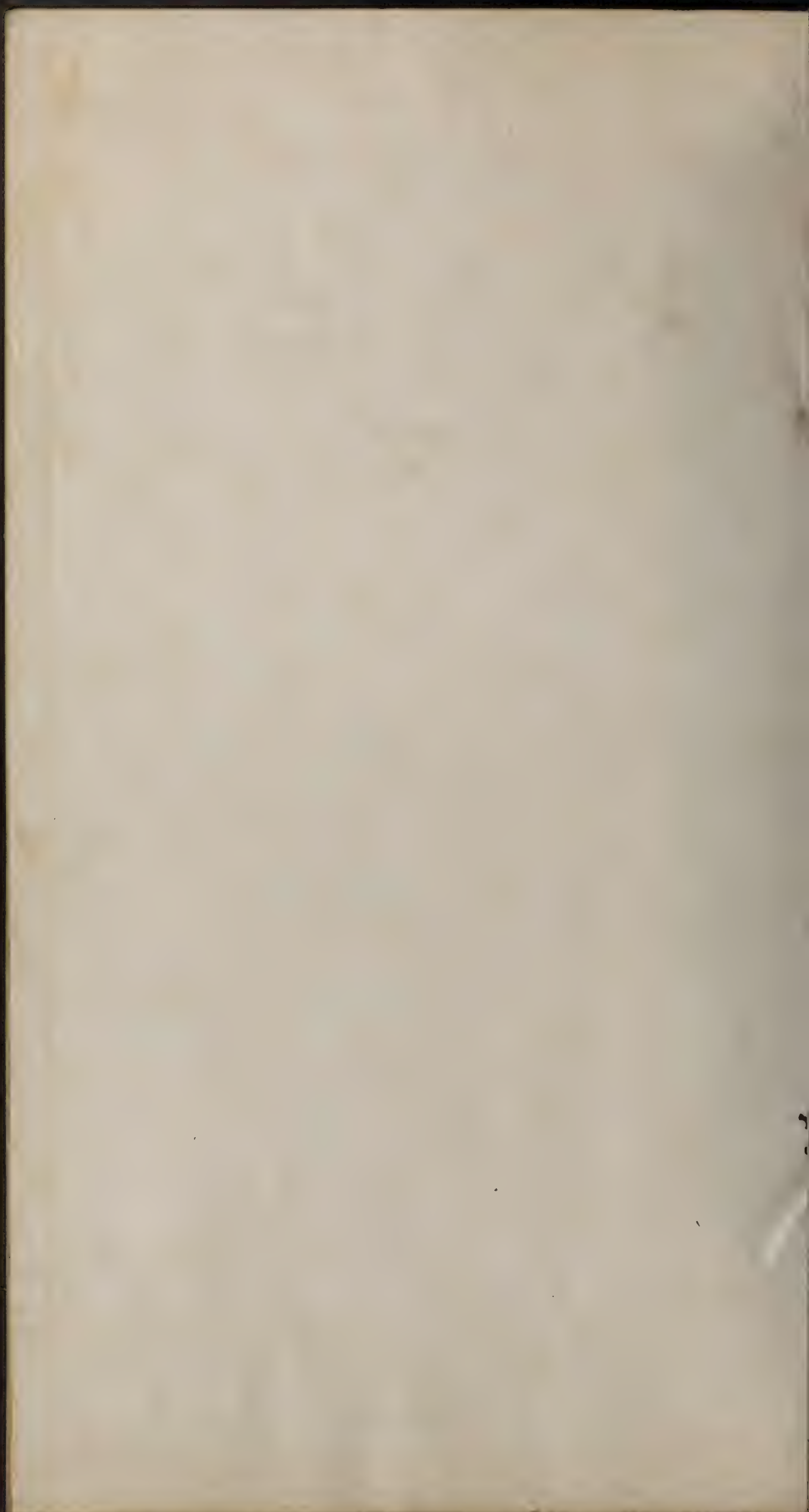
未成於弟也上在此隔氣在飲食以齒之上與上文亦隔氣或曰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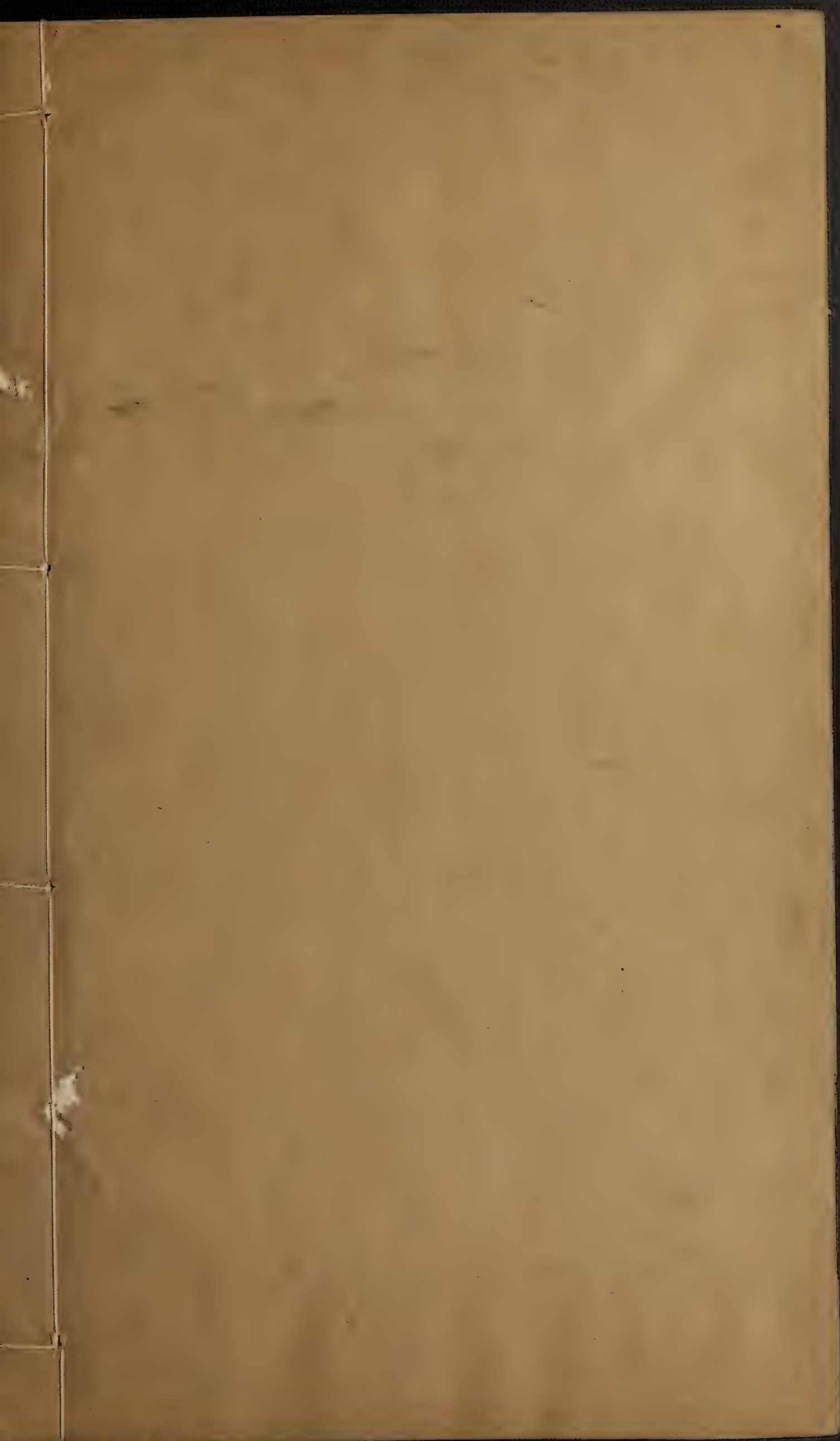
凡三百六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三百五十九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四終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王相

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長江北長安縣志卷之五

PL 2467
73
168
014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五

王樹枬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少者友焉

羣書治要少作小通字

行之則行也

朱彬曰下行字疑是仁字今案朱說是下文故士執仁與義正承此言據改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王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

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今案王義長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

阮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今案或惑通字盧注是或失與羸驕對文

富貴吾恐其羸驕也

戴校本亦改羸為羸阮注說同

弟子無曰

羣書治要無作毋

明日則或揚其言矣

羣書治要矣作者

莫見於隱莫顯於微

戴校本於改乎不可從盧所見本自作於不作乎於乎通字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

羣書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

未篤也王引之曰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為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為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為證今據改正

及親

洪頤煊曰及親當作失親禮記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殺六畜不當其禮則失親愛之心失親失禮對言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羣書治要句首有故字阮本據增自直作乃直今皆不從

白沙在泥

王念孫曰沙即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為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

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為之周官內司服

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
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
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
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
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真
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
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涅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
滓索隱泥音涅滓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
爲涅之借字也今案說苑論衡荀子所引蓋皆本於
曾子王說是也孟子趙岐章指亦引蓬生麻中四句
作諺曰

行則爲人負

汪校云人疑當作之

使之爲夫人則否

阮注云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
形近之譌篆字老作耆今案老人非使

之爲者文義未安闕疑可也

夫人行無禮也

此注亦有誤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

此節盧注不了阮注謂此言安老之義亦不合說苑

說叢篇曰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據此則三句蓋古語當另為一義與安老之義無涉也某氏謂據旅猶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距聲近說文酉部釀或作醑是其證也義亦未了戴校本改旅為依更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此文有誤阮謂夫當為老朱筠謂杖乃材之譌皆不似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春秋繁露

竹林篇引此無矣字也字辱下有若字呂覽士節篇曰視死如歸語出此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史記老子列傳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索隱云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則可以爲達矣

羣書治要無以字阮本據刪

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羣書治要循作脩誤

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羣書治要不重惑闇二字

無句末也字

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

太平御覽四百十九

人事部引無立字爲字句末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盧戴本無也字

庸孰能親汝乎

王念孫曰盧注庸用也孰誰也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

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

凡三章

新別

凡五百七十字

孔校凡五百六十四字今校定凡五百六十五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不懷厚祿

蔡本亦作懷未譌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

謂其守也

此句各本皆作正文戴校本亦改歸注

其功守之義

各本以此五字為正文孔改歸注汪中阮元劉台拱俞樾俱同其說王念孫曰其上

似仍脫一謂字今從王說增

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

我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

賢於我

汪校云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全是正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注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阮曰汪說是也然無確據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為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
從曾子竊去略加改易者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
甚近切盧不應引之亦斷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
知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明矣今依阮本以故周公曰
以下三十七字歸正文

言修己以事人

盧本以作可舊本作言修以可事人

無勿勿於賤

勿勿讀為忽忽說見曾子立事篇戴校本改

仁之見逐

汪本王本亦改畏為仁汪喜孫曰盧氏注云小
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

而懷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

固不難

王念孫曰難讀為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
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為
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為也盧說不難二
字未了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
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今案難讀為難易
之難言仁見逐智見殺為之不以為難也汪本載念

孫初說云固不難三字有脫誤非是

君子之人

戴校本人作仁誤

猶忠誠而諫之

戴校本諫作詳孔從盧改

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慤慤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戴氏文集曰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汪本亦據戴校改正盧本阮本以上十一字爲注文下十字爲正文亦訂定未盡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正用曾子語而不引詩詞可證是注文無疑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各本此則作則此盧云有士者當作有士者戴

校據方本改士王念孫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

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為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今案順文作有士者正通說苑士字亦當作士阮注云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罪此勗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為悔也王譏之非是今不從汪校本兩存其說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

汪校云是故二字衍

舜唯仁得之也

各本唯仁作唯以馬本作唯以仁得之也汪校曰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王

念孫說同今從馬本馬宗棟曰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為尊則以不須改王念孫曰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唯戴校本作惟以改仁與孔同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

阮本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云太平御覽四百十九

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丁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者今案仁者也三字各本皆脫據阮本增

初無父母後交讓國

盧本母下有也字戴校本作初因父命交讓其國今案無當是因母

當是命

行為表綴於天下

各本表譌裘蔡本作表盧戴校本阮本同

以歿其身

各本歿作役戴氏文集曰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聚珍本從方本改歿汪本阮本同

凡四百八十字

孔校凡四百七十九字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及郊問禁請命

阮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為正文惟戴庶常改為注孔本從之元案

此雖無據而其迹之誤甚顯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羈入及郊六字也

不避患而出危邑

各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蔡本盧本阮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阮云通共也猶

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
間故曾子避越寇今案通字是不宜改避阮氏通共
也之訓最的而說出字之義則非此言君子不共患
而避出危邑正與盧注師敗不苟免也之義相合不
可以避越寇之事相礙也王念孫謂通當為遇字亦
非今從盧本

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戴校本與上增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戴校本突改鳩今案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則突無入義況注明引詩鳩彼

晨風則正文為鳩字無疑突字涉下句譌今從孔注

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戴校本改突亦為鳩今不從

夫有世義者哉

王念孫曰此句疑今玩文義有世當為世有誤倒此是問辭承上義字而問言世有

行義之人哉故下文以曰字答之仁恭慎正直弗違諸人皆未能合乎義故又用是故接之以見君子避亂遠害之為義也阮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文不成義王引之哉讀為裁皆非

義宜

戴校本宜下增也字今不從

仁者殆

仁者殆上各本有曰字孔從戴本刪之非是曰字是答上句問辭王引之謂曰字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也字而譌為大曰字皆不得其解而臆為之說今增曰字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生字當在食之上誤倒

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

盧戴校本阮本亦改武為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引

正作式昔下無者字

凡二百二十八字

補

今校定凡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

阮注云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字形相近之訛今案抱字是

曾華抱足

阮注云華當如檀弓作申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

為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
申字困學紀聞曰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
西之為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為曾
子之孫亦誤也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日本國羣書治要作君子之務
蓋有矣戴校本汪本阮本俱改

盡為蓋今從之

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

羣書治要鷂作隼卑作庫無
曾字荀子曾作增說苑作層

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曾子鷂作鷂山上多太字曾作
增阮本鷂改隼戴本曾改增今案隼正字鷂俗字曾
增層皆通字

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歷穴其中

羣書治要淵作川歷作
窟王念孫曰孔注歷窟

也古無訓歷為窟者且歷穴與曾巢對文則歷非窟
也余謂歷者穿也廣雅曰歛穿也隱元年闕地及泉
吳語曰闕為深溝韋注闕穿也歛闕歷竝通說苑敬
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王

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

引之曰歷讀爲掘掘也逸周書獠有蚤而不敢以掘
掘與歷同荀子作堀堀卽掘尤可證之今從王讀
羣書治要無之字阮本無其字今皆不從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

盧本作求生之厚孫志祖曰生
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

子丁杰曰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

羣書治要無以
作毋以自曾子

疾病至此荀子法行篇作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
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
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
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苑敬
慎篇作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
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
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
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
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說叢篇引曾
子曰鷹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鼈以淵爲

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

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

外交比近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作來今案求當為來形近致譌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

各本作思其不復者羣書治要有可字與大典

同戴校本阮本皆增

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

羣書治要弟作悌為孝為弟下有乎字阮本據

增今不從

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

戴校云此十一字劉本作注文他本皆誤入正文盧

本阮本據正今案蔡本此十一字亦作注文

謂之有聞矣

羣書治要矣作也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

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作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在加之志而已矣

羣書治要無在字董仲舒傳在下有乎字志作意無矣字阮本作意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

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肆各本皆

作次阮曰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賦乎如入魚次之室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賦馬總意林作戲文選注引作臭皆誤蓋古本作臙字貸賦戲皆形近之譌考工記弓人注檄讀爲脂膏臙敗之臙釋文引呂忱云臙膏敗也臙與臙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臙直妄改以示異耳芷即蒞古今字家語改蘭芷爲芝蘭按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王念孫曰貸賦戲皆臙字之譌廣雅苾香也臙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蒞之室臙乎如入鮑魚之

次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泥如脂之職也今本職亦譌為賦又次字孔注從永樂大典作肆以文選辨命論所引為證今案次即肆也不必改為肆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今案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引兩不聞下有其芳其臭四字藝文類聚二十一人部引不聞下亦有其香二字當是所據有異玩文義言苾乎職乎則香臭之意已賅不必重言之且句法更古今從王本貸改職肆仍作次字

經鮑魚肆

戴校本肆上增之字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太平御覽引無所字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氏文集曰長竹丈切謂已身之長故曰

不自知汪校本與戴同阮本讀長為平云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為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今

案阮說是如長日加益如履薄冰亦儷文孔不改注
中日字蓋不從戴說也

如日之長

戴氏文集曰注云如日之長袁本無日字空此一
格當作如身之長汪本同今不從

盛而不衰者矣

閣本無盛字

如食疾子者矣

各本皆無者字孔從戴校增

欲人之受

盧本作敬人之愛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愛
作交疑當作欲人之受戴孔改之蓋從盧說

汪本同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王念孫曰與來二字疑丁
杰曰盧注云謂擇善而改

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譌故盧以擇訓之今案
來當爲求字之誤阮曰王暉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宦
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
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
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此以敢問也

戴校本作以此云從承樂大典本劉台拱曰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智莫難於知人

此以難也阮曰大戴禮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戴改以此非也

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

各本此注皆在地之所生下首下孔氏獨移於此今案人

首圓足方是此處注文因繫之天地是此下正文盧注因謂天地為方圓也正承正文因字而言因繫之天地者言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人因以方圓之名屬之天地正盧注所謂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其實地體亦圓故下文用如誠接之文意正相應戴校本不得其解刪去因字則又誤中之誤矣今以意更定

地諦也

盧本諦譌諦

方曰幽而圓曰明

阮本刪而字云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

舊本為可據汪本同今據刪

外景者陽道施也

戴校本施上增吐字是吐施也含藏也皆解正文之字據增

而金水內景

汪本刪而字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自天道曰圓至此淮南子天文訓襲此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

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施賦也化體生

各本作施施也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為施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

其義聚珍本改賦孔蓋從戴校此注各本皆在而含氣者化下

魂魄陰陽之精

蔡本盧本戴本魄下有者字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汪本所下增由字王念孫曰所下有由字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

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今據增

各從其所

盧本從作靜云一本作盡戴本汪本阮本俱改從章學誠曰靜字疑當是正字於義較明今不

從

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

白孔六帖二引大戴禮陰氣勝

陽氣則凝而為霜雪又引大戴禮陽氣勝陰則散為雨露太平御覽十二天部引作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為雨露今本無首句下二句亦互易

溫暖如湯

各本湯作陽誤戴本汪本俱作湯戴氏文集云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為倮而後生也

王念孫曰倮而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

文四後字而衍汪本刪後字劉台拱曰朱本無後字當從之阮注曰倮者包生包譌為倮許慎曰包象人裹妊今從汪本刪後字從阮注改倮為包

則亦兼陰陽氣而生也

戴本盧本兼作並戴本而作所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章學誠曰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二語戴校本於兆下從大

典增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十字阮曰於陰陽之義無涉非曾子本文也今玩注言龜龍為陰風火為陽陰陽會也而不言麟鳳則盧所據本無此十字明甚

此皆陰陽之際也

朱本脫也字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朱本馬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蔡本精作瑞盧本汪本作所

以役於聖人也今案盧本是之精不辭之瑞涉注文而衍戴校本改為聖人役之則又因脫誤而以意更定耳

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各本索作宗戴校本從大

典作察阮本亦讀為察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此

所引察本不誤高安本作索更誤矣今案劉台拱謂宗當作走出注今疑亦定字是形近譌宗阮謂也讀為呂字之誤玩注言律不言呂下文又以律麻並舉則也字不誤

其間不容髮

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髮字下有矣字史記太史公自序用此處文曰律居陰而治

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更相治間不容翮忽

麻以治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

上入字各本在迭相治也下下四字各本在其

間不容髮下

察猶別也

各本作利孔從戴校改別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各本諸侯之祭下無

牲字馬本戴本汪本王本阮本俱增王引之謂牛下脫羊豕二字羊下脫豕字舉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為證今案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太牢亦無羊豕二字則本文之不脫明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王引之曰曰字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

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盧據特牲饋食亦解特豕饋食則饋上無曰字可知今案王說特豕饋食連讀是也然曰字亦非衍文當在特豕上後人據上文句法倒之耳

無尸者厭也

阮注曰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

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殯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殯

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為陽厭一為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於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闕明文也孔注但舉殯祭其義未足

犬豕曰豢

戴校本曰作為誤

其餘用厖索之

各本厖作戾誤戴本阮本作其餘用厖索也

列醯辜也

各本脫也字戴校增

凡五百九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五百九十五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五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六

王樹枏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

下行字衍此涉注文

二行字而妄增者言藏之於身者甚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守之道也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九文部正引作行之萬世據正通鑑外紀作行之恆可以爲子孫常戴校本從通解改常作恆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王應麟本無昔字盧本同戴汪校本無黃字蓋從孔疏所據本也

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盧本戴本刪謂字是

王齊三日

戴校本亦改王齊三日云各本脫王齊二字學記注引此文作王齊三日疏不言異同則唐時

本亦未脫也王本盧本作三日王御覽引祇三日二字

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

戴校本據疏說刪師尙父亦端冕六字汪本刪亦端

冤三字汪喜孫曰戴校并師尙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齊三日不幾若王奉書而入乎今案鄭所見本與今本合則此文非鄭所加明甚戴汪刪之皆非御覽亦引作端冤師尙父端冤奉書而入但少亦字耳

負屏而立

御覽引句首有則字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

戴汪校本作王行折而東面戴云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

而立學記注所引同大戴禮惟云折而東面方本與疏所言者合今案孔穎達所見本蓋作王行西折而東面疏祇以南字為鄭所加非謂西字亦鄭所加也戴校西南二字並刪與唐本異矣鄭所見本與今本合孔所據本無南字較鄭所見本善御覽所引無南字與孔本同今從孔疏刪南字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戴校本改

吉為強改滅為亡云學記疏云大戴禮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然則

各本乃同瑞書非也汪本與戴校同而刪去義勝二
句云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計勝
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誤耳荀子不
言引古也今案太公金匱云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
昌六韜明傳篇云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滅後人蓋據彼文妄改者強亡從凶
強枉敬正滅世皆韻吉滅古不韻也汪本刪下二句
則無所據

弗敬則不正

戴汪校本從學記疏弗敬改不敬王注曰史記正義尚書帝命驗弗敬作不敬今從戴校

枉者滅廢

王念孫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

故又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今從王校

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

蔡本去作自戴校本改而今玩文義而執

於此亦贊解王注本無去執於此四字今從之此注各本在凡事不强則枉下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

下行字亦衍藏之約句行之可以為子孫常者

句後人誤據上文衍字而增耳常戴校本作恆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戴汪校本從學記疏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案御覽所引正

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與孔疏異王本亦如此作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戴校本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不從

十百世謂子孫無咎譽者

各本十百世作於百姓戴氏文集曰於百姓朱文端本作

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為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聚珍本作改十百世汪本同

天命即善與民

戴校本作天命則有興改與各本異

必及其世

汪本據學記疏改及為傾通鑑外紀亦作傾觀盧注止於其身止字即解及字御覽亦引作及

王注曰尙書帝命駿作不及其世

惕若恐懼

汪本據學記疏改作惕然若懼御覽引作惕然若恐懼

退而爲戒書

御覽引作而爲誠書無退字

託於物以自警戒也

蔡本託作記

於机爲銘焉

各本作機高安本方本蔡本戴本盧本皆作机王注本作几云一作机案洪頤煊曰机當爲机字之譌說文机古文簋盛黍稷器故銘辭從口取義今謂此義長

於盟盤爲銘焉

戴校本盤作槃王注本亦作槃云亦從皿

於履屨爲銘焉

王念孫曰履卽屨之誤今本作履屨者一本作履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

作履屨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今案高安本亦無履字與學記疏同據刪

於戶爲銘焉

戴校本脫此句

安樂必敬

汪本敬作戒

故以懷安爲悔也

戴校本改悔爲戒

亦不可以忘

王念孫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

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尔漢校官
碑卑尔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尔字遂廢志讀如
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
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尔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尔作
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
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
可不志之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
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
誤作忘唯尔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
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尔不可不志今案志卽下
文無懃弗志之志盧注云志識也據王校訂正

視邇所代

陳觀樓曰王本作爾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
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王念孫曰陳說是

也爾卽上文尔不可不志之余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今案注云近在有殷之世乃解所代二字非解邇字也盧所據本作爾後人誤因注文近字而改邇耳口生哂某氏曰孔說是也惟其由哂生哂故謂之口戕口今作口生哂者蓋傳寫奪哂字校者作空圍以記之遂誤作口生哂矣

哂哂詈也

戴汪校本刪此句

不可救也

王注曰救一作捄

日知所亡

戴校本亡作無

惡於何也

王本作惡乎何也此與前注惡於何也同乎字誤

惡乎相忘於富貴

太平御覽七百十服用部引作相反於富貴

雖夜解息

各本息作怠戴氏文集曰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改息汪本同今案王本正作息

帶於寢先釋 王本寢作寐

履屨之銘曰 履字衍戴本汪本俱作履屨諸本作屨屨皆誤

諭慎履亦財不費也 各本作諭慎履戴校本論改諭履改履汪本屨改履費改匱今案王

本正作履

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戴汪校本改勞為福今案戴說是富福音義同也依孔說

則注宜言韻兩施互取不應言義據戴本改

食自杖食自杖 某氏作飲自枝食自枝枝與支通觀注言醉飽二字則上食字宜作飲

戒之僑僑則逃 某氏曰戒之僑僑則逃乃上履屨之銘其文云慎之勞勞則富戒之僑僑則逃兩文

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於此耳今案某說是也二句於觴豆義無涉盧注亦不釋今據改正

無懃弗志 王注云懃一作勤

而曰我杖之平

王注亦云杖一作枝枝字是

擾阻以泥之

盧校云擾乃攪字之譌服虔注楊雄賦云攪

字則當為攪以泥之無疑蓋一本作攪形近易譌也
汪本從其說今案盧校攪字是也阻字亦非衍文言
雖善塗如攪若阻其泥之則風至必搖矣

必先搖搖

王注云一無必字

言有風雨則先困

王本無雨字戴校本同蔡本雨作至
至字是也

不能為謀也

王注本云一無也字汪本校去

論人行亦然

王本蔡本盧本戴本論作諭

隨天之時

王本蔡本戴本俱有之字太平御覽引亦同王
云一作隨天時

任也

王本作時任也蔡本戴本同孔從盧本刪之非是

以地之財

王注云一作地之財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居處部引作以地則之

質也

蔡本作財質也今據增王本作財貝也云一作質

無忘自過

王注云一作息過

則為終身羞矣君子於殺之中

各本矣皆作以屬下讀孔改矣字是

凡三百六十五字

孔校凡六百六十五字今校定凡六百六十一字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文子衛卿也名彌牟

此注各本在衛將軍文子下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

各本皆以先以詩句戴云世道者孝悌句有舛誤今案世疑而字之譌者

乃諸字而脫去言旁耳先以詩而道諸孝悌說之仁義而觀諸禮兩句偶文家語弟子行篇作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孔讀未安

說之以義而觀諸體

以當是仁字之譌體當是禮字之譌家語作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是

其證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

入室升堂各本作受教者玩閒居賦注乃從家語誤引孔注據

改非也注謂言能受教者正釋受教者三字

是敢問也

戴校據方本是下增以字家語同今據增

蓋三就焉

王念孫謂三就當作三千就以盧注為後人所加據家語為證今不從

諷誦崇禮

戴校本誦作詩今從之家語亦作誦

是顏淵之行也

王念孫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

家語正作顏回今據改

故連言也

戴校本作故連言之也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

王念孫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

國爲回之誤明矣今案國字不誤言國無有德之君則已若國一逢有德之君則世受顯命不失厥名文義上下甚明不必改回字

使其臣如藉

家語藉作借

不探怨

家語探作深

仲由亦於政事

戴校本改亦爲優今從戴校

任其戎

家語作材任治戎蓋連上哉字爲讀而改爲材字也

夫子知未以文也曰

各本知未俱作未知盧校云此夫子即指仲由故云未知以文或作知未

以文誤王念孫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上文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者竝同盧本

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案盧本之失王辨之是矣然作和之以文亦非玩文義夫子知未以文也下應脫說之以詩四字言夫子知其未以文也而因說之以詩即盧注節勇之意今據家語增盧戴校本皆無曰字據刪

殷頌長發之五章也

此段注各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下戴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上

言下國信蒙其富

戴氏文集曰富當作福汪本改福今案富福通字

好學省物而不懃

王念孫曰不字涉上句不忌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懃與好學同意猶言懃於

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懃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也今案王謂不字為衍文是也而議盧注之失則非注中不字亦衍文事省則勤者言事事能察則懃也未嘗解為減省之省王乃誤會

事省則不懃也

不字衍文刪各本此注在是冉求之行也下

是冉求之行也 也字唯朱本有諸校本據增

冉雍之子為季氏之宰 戴本改為冉雍之族季氏宰盧本季氏下亦無之字今案雍字

誤

克篤恭以天下 克篤恭以天下不辭孔謂以天下行之於天下也增辭以解亦迂曲今案以下當脫

王字家語作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可證

宜為國之尊也 戴校本宜作言非

禮儀三百 王念孫曰禮儀本作禮經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

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

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家語同今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禮說云正經三百皆不作儀王本據

注正之是也

言行此主在於人

各本作主言行此在於人戴校改作言行此主在於人孔蓋從戴今案此

句有譌誤

家語云眾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

盧校云此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

語以下後人妄增入今案盧蓋以主爲眾字之聲誤上引家語已出眾字

過之如不及

盧校云過舊作通以形近而誤戴本亦同盧今案家語正作過

云先生猶有難之

各本作云先生者猶難之戴氏文集云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聚珍本

據改孔蓋從戴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王念孫曰不學其貌竟其

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

竟當為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為句其德敦為句其言
下屬為義此依家語訂正今案王說是也此文皆以
其字領句與下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句法正同今
據增正

其橋大人也

依孔說則橋不誤橋者父之道也見文選王
文憲集序注引書大傳說苑建本篇家語作

驕注謂大人富貴者也
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謂
之富貴陳義太曲今謂橋驕通字離騷保厥美以驕
敖兮注云倨簡曰驕又韓非子八說人臣輕上曰驕
橋大人即孟子所謂說大人之義曾子曰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即此文
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之義是以眉壽言皓皓有得
眉壽之道非實指其年也孔注似固盧注得之

故以此稱之也

各本故作哉

業功不伐

業家語作美王念孫曰隸書美字或作莢業或
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

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譌作業美功
與貴位對文今據改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

家語作不侮不佚王引之曰佚當讀

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今案說文佚下云一日佚忽也不佚可佚者即不忽可忽者耳不必易讀

天民之窮無所告者

戴校本作天窮之民無所告者今謂天民之窮宜作天之窮民

是顓孫之行也

家語之上有師字王念孫謂宜依注及家語補今從之

七十篇

戴校本作七十子篇

銀乎如斷

銀讀為垠荀子成相篇刑稱陳守其銀注云銀與垠同太元元文橫橫出於無垠注云垠限也

如斷即孔注所謂有限制也盧注銀為廉鐔者鐔與

如斷言便能

盧校云便當作使非是

進退出入則可也

盧戴校本無則字

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家語作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

此注各本在苟於民利矣下

魯大夫

戴校本魯上增為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是故不忘

戴汪校本忘改妄今案忘妄通字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云忘本又作妄莊子

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云忘或作妄故家語襲此文作故動則不妄不必改字

言偃魯人也

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汪本改吳今據正

為武城宰也

戴校本刪也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欲善則訊

戴校本改善為行王念孫據家語改訊為詳云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

給則豫此以行言之後人因上句問字改訊不知上下之各為一義也今案詳訊為形之誤家語注云欲

善其事當詳慎也王本是

當如是

各本皆作當是如王念孫曰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而下有行字家語作當是而行是其

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今據王本增正

其聞詩也

各本作其聞之詩也戴本刪之字

以爲異姓

家語作以爲異士注云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盧注此

經引周禮以駁家語之妄蓋與鄭注同據此知王肅故爲異說以難鄭之一端也

時揖異姓士揖庶姓

盧校云周禮時揖異姓此或并引天揖同姓文脫耳今案周禮作土

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文倒而又脫耳今增正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

盧本自作目云從劉本蔡校亦作目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八服

章部引入下有於字

則天道也

家語作順天道王念孫本據增今從之

教網者咒

盧戴本咒作祝

則不足以知賢

則當為賜字形之譌言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不足以知賢也家語正作二賜字則字

未安

賜女偉為知人賜

家語作賜女次為人矣

是女所親也

王念孫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答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

賜得願聞之也

各本作賜得則願聞之也王念孫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

文不成義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亦以願得連文汪校本同王今從王本

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

各本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為其德廣厚也孔從

戴改汪本同

不念舊惡

家語作舊怨

晉侯也祁奚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

戴校本作晉侯虎也祁奚

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子汪本作晉侯虎也祁奚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汪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從汪本訂正

女其閭知之

說文奄大有餘也閭字通奄家語作今子掩之何也蓋不得閭字之義而妄改之

恆相爲也

盧戴校本作桓爲相也今謂宜作恆相知也諸校皆非

其爲侯大夫也

戴校本改侯與孔注說同據改

悉善而謙其端也

盧注誤讀句家語注謂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蓋讀悉善而謙句與孔讀同

詩云殊異於公行也

戴校本作詩曰殊異乎公行也

蓋羊舌大夫之行也

自晉平公至此家語在章末此王肅襲大戴之文以此節與上下不類故

移於後另作問答之辭不知答未盡之間而止述一人亦非引伸之義仍以本書爲是

好從善而教往

家語作從善而教不道

然亦不亡其身

盧本從劉本亡作忘今案亡與忘通家語亦作忘

世掌刑官

盧本刑作天

自設於隱括之中

王引之曰設字文不成義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

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隱括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眾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文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括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今案娛字是莊子讓王釋文云娛安也蓋亦借用虞字今據王本改正

能以禮自鞏直也

王引之曰注文有譌誤

直已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

盧本亦增於字王念孫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

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曲為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

孝子慈幼

宜從戴本改子為老家語作孝恭慈仁

食采於柳下

盧本采作菜戴本汪本俱改采

有道順君無道橫命

王引之曰命即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為二也順君當為順命史記晏嬰

傳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隱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作君者涉上而誤今從王校家語亦皆作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

各本無蓋字王引之曰當有蓋字與孔校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正有蓋字

在尤之外

王引之曰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隱引此曰終日

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今據刪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八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六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王樹枏

五帝德第六十二

昔者予聞諸榮伊言

戴校本亦改令爲言家語作曰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伊作君無言

字

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御覽引上邪作

也無乎字家語亦作也

可勝觀邪

盧本邪作也今不從

卒業之辨

王引之曰卒業二字有誤家語作卒采

闇昏忽之意

王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闇忽不明之意卽上所云隱微之說

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家語正作闇忽

之意今案闇昏二字古多轉訓書僞大禹謨昏迷不恭傳云昏闇也正義引郭璞曰日入為昏是為闇也禮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注云闇昏時也此昏字為闇下之注無疑今從戴校刪昏字

幼而慧齊

戴校本慧改慧盧校云慧惠慧三字古通用今謂齊當訓辨易繫辭傳齊小大者存乎卦注云

齊猶辨也幼而慧齊言幼而慧辨也

教熊羆貔豹虎

各本作教熊羆貔豹虎戴校本增貅字據史記改豹為羆今案此文當作教熊

羆貔虎說文無貅字貔豹屬出貉國則豹字乃貔下注文未脫盡者史記引書多增減原文況其字作羆不作豹則本書無豹字可知書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四字連用正同此教熊羆貔虎即教勇猛敢戰之士非擾馴猛獸使之戰也孔注引小司馬之言亦誤

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

御覽引戰上有大字版作阪戴校本據後漢志所引改阪今從

戴校本家語亦作阪

黃帝黼黻衣

汪本亦刪帝字今案帝字當在黃字上誤倒非衍文也以上下文義尋之有帝字義方足

御覽作黃帝斧紼衣

大帶黼裳

御覽黼作斧

時播百穀少木

各本少作草戴校本作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少下云尹彤見漢人艸木字多用此

俗誤謂此即艸字故正之言段借必依聲託事少艸音類遠隔古文畧借尙屬偶爾今則更不當爾也今從戴校本家語作播時百穀嘗味草木

故教化涓鳥獸昆蟲

戴校本從史記作涓化鳥獸昆蟲刪故教二字汪本同今據刪正蟲盧本

汪本作虫虫說文以爲虺字許偉切段云古虫蟲不分故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融是也盧云漢代碑刻虫即用爲蟲字

勞心力耳目

鮑校御覽作勞勩心力耳目旁動蓋字形之譌戴校從路史注所引勞上增勤字今據增

校正大戴記補注

二

節用水火材物

史記家語御覽材俱作財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

百年故曰三百年

御覽畏用二字皆作得家語作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

其教百年而移以生字屬上蓋誤讀大戴破句也

宰我請問帝顓頊

馬本我下有曰字與戴本同今案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有曰字家語同

據增與下文一律

五帝用記

戴校從元本記改說說字是家語正作說注云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法度司馬氏

所謂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也

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

各本辯作辨辨辨徧古通用禮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云辯

徧也史記五帝紀辯於羣神書舜典作徧禮書瑞應辨至注云辨同徧故家語改作徧

昌意之子也

御覽引無也字

洪淵以有謀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端拱以有謀

養財以任地

戴本亦改材爲財今案家語正作財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

御覽引無二于字

西濟于流沙

御覽引亦作濟與史記異藝文類聚十一帝王部引史記亦作濟

莫不砥礪

馬本戴本汪本俱作砥礪御覽引同盧本作祇勵云史記作莫不砥屬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砥礪

今唯屠本與索隱所引合餘竝作祇勵王念孫曰祇勵本作祇屬祇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祇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大戴作祇厲而後人遂改祇勵爲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云砥礪喻平均

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雖砥底與祇異文而下一字則皆作屬也今案王說義長據改

蟠極之子也曰高辛

御覽八十皇王部引無也字辛下有氏字

知民之急

馬本盧本作急戴汪校本作隱王引之曰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即急字之譌

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急為隱字皆非急與服為韻若作急則失其韻矣家語襲此文作知民所急則原文本作急字可知今從王本改正

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開元占經引歷作妙敬作教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戴校本從索隱所引改郁為穆改嶷為侯今案御覽引嶷為涖涖即侯字

此文上下皆韻語穆與侯非韻家語作其色也和其德也重

其服也士

家語士作衷

黃黼黻衣

御覽引作黃斧紼衣

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御覽引富作高字形之譌藝文類聚十一帝王部引正作富家語不豫作能降

黃黼黻衣丹車白馬

御覽引作黃斧紼衣彤車乘白馬

殺三苗于三危

孔注云殺戮字之誤王念孫曰非也殺乃

檠檠檠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檠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檠為放散之意故訓為放也又說文戮讀若虞書戮三苗之戮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戮同音竄竄檠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曰殺三苗非戮字之誤

其言不貳

王念孫曰貳為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即貳之段借字家語正作貳若非貳字不得與貳通今據

改正

陶稼事親

舊本稼作家屠本馬本戴本皆從家語改漁汪曰家蓋稼之脫屠本以意改耳王念孫曰家即

稼字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
本御覽引此正作家刻本作稼後人改耳

敦敏而知時御覽八十一作教而知時

恤遠而親親馬本戴本作親近今案御覽正引作親親

使禹敷土王引之曰敷本作傳史記夏本紀作傳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

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傳土今案敷傳同音故後人改傳為敷

主名山川馬本名作明誤

南撫交趾大教舊校云大一作放放當是校教字者放教形近放發聲近故此文放字說苑史記皆

作發漢書匈奴傳矢四發師古曰發猶今言放汲冢周書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校書者見今本譌教字故注云教一作放今則譌為大一作放矣

鮮支渠廋氏羌王念孫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與上

交趾大教連文矣孔謂不言西者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為析支之析豈得又讀為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說苑修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史記戎字亦衍文今案戴校本亦云鮮支上脫一西字今增

北山戎發息慎

此發字衍文當是大放下注文誤脫於此者說苑修文篇作北至山戎肅慎是其證

史記發字亦衍汪本乙之作山戎北發今不從

東長鳥夷羽民

王念孫曰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一夷字

大戴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案王校增夷字是也但羽民二字亦是衍文史記說苑皆無羽民二字是其證羽民二字當是盧注取以證鳥夷者後人因注文脫奪遂入於正文耳今刪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御覽引作世以孝聞於天下世當是廿之誤

高陽之孫

王引之駁孔注曰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

高陽氏

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

且上文

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禹湯之

孫皆謂

子之子為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為通

稱也

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

今案

山海經有鯀父駱明之說則鯀非顓頊子明矣

仍當

以帝繫篇為正

鯀之子也

御覽八十二皇王部引無也字索隱引亦無

稱以上士

戴校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猶云比

為韻

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

或作

史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土史記稱

以出

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

據此

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

知士

為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

為之

說非是今案王說是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

容而

後出與本書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義正同而

今本

荀子出亦譌士矣據王本刪正

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

蔡本與孔校同各校本皆作不庭無道

大者如說民說至矣

戴校云此八字疑有舛誤

子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

家語作子也不足以戒敬承矣蓋襲此文時讀子也不足誠也

句敬聞命矣句今從孔讀

有為道諸夫子之所

王念孫謂夫子應作孔子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三十二字

帝繫第六十三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嶠極嶠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

放勳是為帝堯

書舜典正義云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嶠極嶠極生帝嚳帝嚳生堯

與此文小異離騷王逸注引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氏即是字此文與今本同嶠汪本作喬

句芒產螭牛

史記作橋牛

瞽叟產重華

楚詞注引帝繫產作生

及產象敖

戴氏文集曰禮記疏引此文亦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汪本刪敖字

顓頊產鯀

楚辭王逸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產鯀與漢書律厯志引同今增五世而三字於產鯀上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

汪本從戴校本疊西

陵氏三字今據增山海經十八郭璞注引世本云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產青陽及昌意西陵氏三字不疊此文當是據彼文妄刪氏產青陽氏字屬下讀氏是通漢書地理志曰氏為莊公漢韓敕後碑云韓君于氏憤惱之思是其證孔讀氏字屬上讀誤

青陽降居泝水

王念孫曰史記五帝紀泝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泝水今之湔泝水引大

戴禮青陽降居泝水案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即氏羌之氏蜀郡之

有湔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剛氏道也湔氏縣
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氏道徼外即謂之湔氏水豈
白水出甸氏道徼外即謂之甸氏水湔水出剛氏道
徼外即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氏羌其字不從水羅
泌改湔氏為湔泚以牽合大戴禮之泚字甚矣其謬
也泚蓋字誤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
似故江誤為泚今從史記改江

昌意降居若水

山海經十八居作處史記本紀竹書紀年
作居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帝

王世紀云生顓頊於弱水是若又作弱

謂之昌濮氏產顓頊

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
景僕蜀山氏女謂之女樞是昌又作

景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郭璞曰乾荒即
韓流也生帝顓頊郭氏蓋以山海經附合竹書不足
據

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

各本仍作顓頊娶于滕
氏滕氏奔之子盧校云

一本滕下有隍字又奔字衍汪本與盧校語同戴本
改作滕奔氏滕奔氏之子王本同今案戴校是也太
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日顓頊娶于勝
墳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注云帝系云勝奔氏餘
同據此則帝系本作滕奔氏無疑墳賁古通賁又通
奔故互借滕勝亦音借字楚辭王逸注引帝系作顓
頊娶于滕隍奔氏女而生老僮隍字蓋衍文也

氏產老童

汪本據史記楚世家改老童為卷章下同譙周
云老童即卷章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

王念孫汪中謂二氏字衍文今謂
上氏字屬下讀下氏字衍據刪太

平御覽三百七十一人事部引世本作陸終娶于鬼
方氏之妹亦無氏字

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脇六人出焉

氏字屬下讀隤風俗通義亦作嬪御覽引世本作謂
之女嬪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
啟其右脅三人出焉水經洧水注引同下啟字作破

其三曰錢

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作錢鏗水經獲水注引無鏗字與本書同

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

各本付作什穴作內戴校

汪校俱改正王念孫汪中刪二氏字今謂上氏字本在季連下誤倒氏產付祖氏產穴熊二氏字皆屬下讀孔注謂鬻熊卽穴熊聲讀之異史誤分之雷學淇曰楚之先世有三鬻熊其一乃唐元宗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祀者此鬻熊在虞夏之際卽此穴熊也其一卽年九十而見文王師事之者是在商周之際其一則渠之孫熊嚴當汾王之世王符潛夫論亦謂之鬻熊也漢初世本殘缺至戴氏時尤甚故穴熊至渠千有餘年謂止九世此因穴鬻聲相近誤合爲一不如史遷之記遠矣戴校本九世上增季連之裔孫鬻熊七字云各本譌作婁鯀出自熊五字在九世至於渠下今從方本汪校本作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於熊渠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據戴校聚珍本增

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

戴校本刪首五字汪本刪首四字蓋從文集之說今據聚珍本

刪正

其孟之名爲無康

史記楚世家作毋康

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盧本疵作疵誤戴本戚作越今依戴校訂正

衛氏也

汪本氏改是下同蓋不知是氏同物也

鄭氏也

鄭本是鄆字諸家皆誤作鄭水經洧水注於鄆城下引世本文證之則帝繫原文必是鄆字楚世家索隱引宋忠世本注故曰鄆國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作帝嚳卜其

四妃而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藝文類聚十五后妃部引無而四妃三字與本書同特少一而字

上妃有郃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

也曰簡狄氏產契

汪本無二也字產作生蓋據詩禮正義合訂今案本書皆作產未可據改御覽

引世本作元妃有邠國之女曰姜嫄是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簡狄是產契而藝文類聚引世本產又作生蓋引書者以臆改無定耳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

戴本據詩疏訂作次

妃陳鋒氏之女也曰慶都氏產帝堯次妃曰陳豐氏之女曰常儀氏產帝摯汪本作次妃曰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曰陬訾氏之女曰常儀氏生摯蓋從詩禮正義合訂今案御覽引世本作次妃曰陳豐氏生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與今本大戴同而藝文類聚引世本則作次妃曰陳豐氏慶都生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生帝摯與詩禮疏所據大戴略同詩正義引大戴謂世本文亦然今所引世本蓋有脫爛之字矣以上下文例之戴校是據訂正鋒仍依孔作豐

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

謂之女匿氏

戴汪校本散宜氏下疊散宜氏三字帝堯下疊帝堯二字今據增王念孫謂女皇女匿下二

戴汪校本載記補注七

九

氏字衍今案御覽引世本作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
皇云帝系同引帝系作舜娶於帝堯謂之曰女姬皆
無氏字據刪

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盧本從元本不

疊有莘氏三字戴本汪本皆不從女志吳越春秋作
女嬉

塗山氏之子盧本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蔡本同戴本汪本皆不從

凡五百七字補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八字

勸學第六十四

學不可以已矣荀子無矣字御覽六百七學部引大戴有矣字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朱本荀子與本書同元本作青出之藍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

卉部引荀子竝作出於藍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
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蓋節

錄二書之文

水則爲冰

御覽引作冰生於水據改荀子作冰水爲之

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

荀子無上而字下而字作以御覽引同今據改

枯暴不復挺者

荀子作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戴校本據之改枯爲槁汪本同今案御覽亦引作雖有

槁暴不能復挺者攷工記輪人鄭注云蔽蔽暴陰柔後必槁滅滅槁革暴起蔽暴蓋卽槁暴今據御覽增雖有二字枯改槁

是故不升高山

荀子升作登御覽引同

不聞先王之遺道

御覽引無遺字今疑遺字涉荀子而衍

于越戎貉之子

荀子作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

高誘曰吳邑也劉台拱荀子補注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

安王太載記補注七

十

用高義盧文弢改干爲于又改注之吳越爲於越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與盧誤同今訂正

長而異俗者

荀子無者字

是故木從繩則直

荀子無是字從作受

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

戴校本如改而參下增省字王

念孫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辭日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曰已身也即曾子所謂三省吾身也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從戴校王校合訂作君子博學如日參省已焉則知明而行無過又案自是故木從繩則直至此荀子在輟使之然也下

詩云荀子作詩曰

靖恭爾位荀子恭作共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御覽引無嘗字

字學下有也字今據御覽改矣爲之據荀子增也字與下文一例

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之作矣下而字

案鮑校御覽引作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依訂正

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荀子作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今謂之當爲加與下句一律御覽引作臂非加長

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御覽引作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說

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加

長而見者遠

假車馬者

荀子車作輿文子上仁篇曰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與此文略同說苑說叢篇亦襲此記曰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游絕江海王念孫曰海里爲韻荀子海作河誤

而善假於物也

荀子無而字

南方有鳥名曰蜃鳩

荀子鳥下有焉字其蜃作蒙者蒙蜃一聲之轉方言作蔑亦音轉字

編之以髮

荀子句上有而字

子死卵破

荀子作卵破子死

所繫者然也

自南方有鳥至此說苑襲此文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堅完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西方有木

荀子木下有焉字

漸之滫中

郝氏荀子補注謝校荀子本皆謂滫久泔也義本說文不從楊注之義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

質非不美也

荀子句首有其字

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

荀子作故君子居必

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王引之曰當作邇中正邇近也故荀子作近宋本作通為邇之譌元本作道又通之譌也說苑雜言篇襲此文曰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

物類之從必有所由

戴校本從荀子改從為起改由為始云此起始為韻下來德為韻今從戴

校

殆教亡身

戴汪校本作怠教忘身王念孫曰始讀爲怠商頌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

解殆是讀始爲怠也教當爲敖敖與傲同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教教字相似亡讀爲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亡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教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今從王校

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

荀子燥下溼下有也字

禽獸羣居

荀子居作焉字形之誤

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文子上德篇質的張而矢射集

林木茂而斧斤入與此記略同

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

荀子禍下辱下有也字

積水成川

荀子川作淵說苑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蓋襲此記文

神明自得

戴校本亦改傳為得得與德備為韻荀子句首有而字

聖心備矣

宋本荀子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引亦作備作循者誤

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荀子無是字致作至

不能千里

王念孫曰千里本作十步玉篇蹀動也引大戴禮騏驎一蹀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尚

未誤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當作千非也步與

舍為韻舍古讀若庶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劉台拱

說亦同今據改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驎千里一日而

朽木不折

諸校本皆從沈泰本改知為折王念孫曰晏子

通孔以宋本作知為譌字非也晉書虞溥傳曰剡而

夫螾無爪牙之利

荀子無夫字宋本荀子螾上有蛀字元

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

荀子無者字文子上德篇作蛀蚓

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淮南說山篇亦襲此記曰螭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而無所寄託者

荀子作無可寄託者

行歧塗者不至

各本歧作跂盧校云當作歧汪本亦改歧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

宋本荀子亦有能字元本無

鼯鼠

荀子注云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王念孫曰楊注是盧校牽強合之非也

君子其結於一也

荀子作故君子結於一也

而沈魚出聽

謝校荀子云流魚大戴作沈魚論衡作鰾魚鰾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今

案淮南說山篇云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亦襲此處文淫沈亦音近字

夫聲無細而不聞

荀子夫作故細作小

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藝文類聚八十三寶玉部引作玉在山而木潤

川生珠而岸不枯御覽入百二珍寶部引作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八百四珍寶部又引作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所據互異宋本荀子居作在木上有草字岸作崖文子上德篇云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淮南說山篇亦襲此文曰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續史記龜策傳亦曰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

戴校本注本至作聞王念孫曰積上衍不字至作聞言爲善而

積則未有不聞者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也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爲善也安有不聞者乎今案王說是據改

野哉

戴校本據說苑改野爲鯉刪哉字今案說苑蓋襲此記之文未可爲據

水潦瀾焉

王念孫曰瀾當作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於尊注屬注也說苑作注是屬卽注也說

文無瀾字

誰知其非源泉也

自孔子曰至此說苑建本篇襲之曰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

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尙書大傳略說亦曰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勝水

御覽八百四珍寶部

引二之上並有中字與類聚引同管子侈靡篇與今本同

天子藏珠玉

管子藏作藏下同古藏字皆作藏

大夫畜犬馬

管子犬作狗

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

管子作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

獨不得焉

自珠者陰之陽也至此一段本管子侈靡篇與上下文不貫於勸學義亦無當或者有缺文歟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

荀子宥坐篇作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

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說苑雜言篇襲此記作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

荀子無下六字說苑與此記同

徧與之而無私

說苑作遍予而無私

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

說苑無下五字

其流行庠下倨句

各本庠作痺戴本汪本亦改庠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

其赴百仞之谿

說苑谿亦作谷與荀子同

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

說苑作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此二句在似義下今疑本書

淵亦作者

弱約危通

戴校從方本改危為微汪本同今案危微古通考工記輪人欲其微至也鄭司農注云微至故

書或作危至孔謂聲誤非也楊倞曰說苑作綽弱微達今本說苑作綽弱而微達

受惡不讓似貞苞裹

戴校本從說苑改貞苞裹為包蒙今謂包蒙是包蒙與善化對文

必出量必平

戴汪校本改必出為以注今案孔謂必字衍是出當作主讀為注從荀子改說苑作至量

必平至字亦主字之譌

盈不求概似度

各本度作厲誤荀子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二句在綽約微達似察之上

萬折必以東西

戴汪本刪西字說苑作其萬折必東今疑以字亦衍當作萬折必東

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戴校本見上增君子二字今案荀子作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說苑作

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皆有君子二字據增

凡一千八十二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七終

校正大戴記補注七

上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八

王樹枏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專謂自納於已

各本謂作為戴本汪本俱改謂以下謂字並然

教不能勿摺

摺與晉通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注云晉讀為摺紳之摺史記封禪書注云鄭眾注周

禮云摺讀曰薦薦摺晉同聲字皆訓為進盧謂摺為聲誤固非孔謂字當為晉亦不知摺晉相假之義

未若家語為勿怠也

盧戴校本改未若為勿摺今從之

失言勿踣

家語入官篇踣作掎今謂掎字是掎亦發也班固西都賦機不虛掎是也失言勿掎言人失言

勿發揚之與上已過勿發同義盧注非是

自行此六路者

行字衍文自由也言由此六路者家語作自此六者亦無行字行字當是校書人語

誤入正文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盧校云數疑敷字之誤

墮怠者戴校本改墮為惰家語作怠惰者

專者家語作專獨者

歷者獄之所由生也獄之所由生也與前文複此句疑是衍文家語無此句下文七字乃後人

據改者家語七作六

大城而公治之家語作大域之中而公治之

而進是利家語無而字汪本據刪

而無求其報焉家語無而字今亦疑而字涉上下文而衍

量之無狡民之辭家語狡作佼

恆言無害也戴校本改恆為猶汪本同

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

家語勿作無無字是與上

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

各本若作言汪本亦據戴

故明不可弊也

樊蔽通字集韻蔽音樊蔽與蔽同是其證也故此書作弊家語作蔽戴校從方本改

蔽字孔以窮字釋弊皆未審假借之義

故詩云

戴校本云作曰

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

家語

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今案木字應作本積聚也寡少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承上所見邇所求邇言言法象在內則百姓取法不遠也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本不寡承上所
以治者約言言源泉不竭故天下積而本不見少也
盧注誤讀以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為一義以而本
不寡屬下讀為義故改本為木字戴校本以而本
寡文不成義乃改而為如不知如木不寡亦不辭也

戴校記補注

二

家語以源泉不竭屬上法象句為義亦斷句未當者也

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

安下而字衍文宜刪與上文一律家語亦無而字

志者心之府也

此注各本在藏乎志下

聲言也

此注各本在發乎聲下

而民自得也已

已字衍文家語無

調悅者情之道也

調當為詞道讀為導詞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盧注謂治人情之道非是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者

調亦當為詞汪本悅改說

則民悅

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

調亦詞之誤法字應

屬下讀仁字衍文顯讀為憲憲法也言法在身則民
憲而安之也家語作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
民象之是其證王肅所據本尚不誤盧所見本衍一
仁字遂以法字屬上讀為句矣汪本悅改說
財利之生微矣各本微作徵誤家語正作微

善政必簡矣

家語句首有則字屬上貪以不得為義

善言必聽矣

家語作則善言必不聽也屬上苟以亂之為義

詳以失之

家語失作納屬下規諫日至為義

詳為陋失

盧本失作矣戴氏文集曰詳作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聚珍本改

校作詳為漏失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佯為漏失今從戴

羣臣僕之倫也

僕字上脫羣字據注文增家語無臣字

而羣臣服汙矣

王念孫謂服字衍盧訓服為事事汙之語不可通宜刪

是故夫工女

是字衍文家語作故夫無是字據刪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

王念孫曰良上二字即上文良工之

誤而衍者戴校本改諸爲于汪本亦改於王念孫曰諸亦於也始當作是今從王校刪訂家語作賢君必自擇左右亦無始字

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臣

各本臣作也戴汪校本日作親臣下有也

字戴氏文集曰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從戴校

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

家語作君子欲譽則必謹

其左右今案二句一義當是後人據家語校上句者誤入正文

便所便習

此注各本在則謹其所便下

必於上之佚政也

家語佚作失汪本改佚爲失今案佚失通字

故上者尊嚴而絕

家語絕作危王念孫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

所謂尊嚴而危也蓋危誤為色又誤為絕耳孔曲為之說非今從王校訂正

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

而如也言民如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

富恭有本能圖

富恭二字不辭富下本有而字有本下亦有而字今脫家語作富而能供有本而能

圖是其證

修業居久而譚

家語作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

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於多

盧本戴本極作及王引之曰本作情邇而暢乎

遠與察一而關於多文正相對家語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皆本於此篇也關貫同字今案暢字衍文當是後人據家語暢字校及字誤入正文今刪暢字極仍改及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

家語達上有而字今

亦疑而字脫

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

以生有習四字不辭當作既知其生有習

其情生性通字有又通字此承上二句言而推其效者如此家語作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是其證孔曲為之說

不道以遠

道讀為導家語作導

今臨之明王之成功

臨之當作臨以與下文道以一律且承上文臨以道以言之顯為誤字

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

此注各本在則民疾下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文選注引冕作纚纚古冕字白帖三十太平御覽六

百八十六服章部引俱無也字蓋刪節之

競統塞耳所以弇聰也

各本俱作統統汪本從劉本作統戴校改統為競與孔注同今案

文選薦士表注白帖御覽引俱作競競黃也見漢書

東方朔傳注故盧注云競莊子為競黃也據以訂正

統白帖御覽俱作續李善曰統古續字白帖引無也

字御覽引聰作聽誤家語作絃統充耳所以掩聰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競續充耳所

以塞聰與此文同

今云惑視聰

戴校本汪本改今云為令不今從之

競莊子為競黃也按此記與莊子

各本競作統汪本改

皆誤今據正文改競各本子皆作說說字不誤仍從舊本改正

大夫用素

戴校本改用為以字

然毛王徒以石飾玉

戴校本汪本徒上增之字石上增

故未詳

此注自首至此各本在人至察則無徒下

故水至清則無魚

漢書東方朔傳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故枉而直之

漢書東方朔傳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同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

戴校本刪

其善也三字今案家語作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據此則其善也三字非衍文或謂以赦之以當在使之生下其文則民有小罪必以其善赦其過如死使之生以其善也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

王念孫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

今本脫之與下文不協案王謂不可教上有民字是也今謂不習上亦有教字此文相承而下今本脫去則不習無所指矣觀家語作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語義可

知

雖行必鄰也

鄰也戴校從方本改遴矣汪本同遴字是今據改

鄰郤

戴汪校本改遴客今從之此注各本皆在必遴矣

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

家語矣上有者字今據增與下文一律

凡一千六十五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六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以觀治亂得失

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無得失二字

生於天道不順

戴校本亦從御覽增道不順三字各本皆脫

則小者偷墮

戴校從方本改墮爲倚家語五刑篇作倚

致愛故能致喪祭

王念孫曰致愛本作致仁愛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家語正作

致仁大戴記補注八

六

致仁愛今據增

貴賤有序

增

王念孫曰貴賤有序本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去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如此作今據

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

之敗起也

汪本改義為位盧本也作矣今案經解朝聘作聘觀戴校本刪也字蓋據下文今從戴本

生於長幼無序

戴校本亦云此下有脫文王念孫本此下據家語增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

長幼之序十六字今從之

而爭鬪之獄煩

經解煩作繁有也字

凡姪亂

盧戴校本姪作淫

享謂享婦及召閭也

戴本閭改族黨

以慎天法

戴汪校本改慎為順今從之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戴本汪本上法改罰今據以訂正

歲終聽不德之刑為正德法而論也

戴校本作聽不行德法之刑今據增

失句處戴本已訂正

論吏德行能功

各本能下有理字戴校本刪與孔同王念孫本謂德行能功上脫之字初學記歲時

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今據增御覽引此下脫功能得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十二字

考羣臣之德行

德行下脫能功二字並非偏舉戴校增之是也

能得德法者為有德

各本無得字戴校本增與孔同

則莫不懲勸矣

御覽十八時序部引矣作也

御民之銜勒也

各本脫勒字戴校本亦增家語正作銜勒

書曰太史友內史友

盧戴校本無友字

古者以法爲銜勒

王念孫曰法上有德字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

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今據增

而不懈墮

戴校本改墮爲惰

民必走

各本必作心戴汪校本俱改必

天道發施

道盧本作性戴汪校本俱改道

宮室之量

量各本誤作最戴校本亦改量

皆官所職也

戴校本官上增冬字今從之

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

各本皆脫曰字者字家語與孝經序疏引同

太史內史

王念孫曰太史內史誤倒上文作內史太史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太史今據正

以之義則國成

家語成作義

以之禮則國定

家語亦作定魏時大戴本已然不獨唐本也

過失也

此三字宜是人情莫不有過下注文家語作過失人情莫不有焉疑後人據彼文誤增

凡度量財物攷工猶有其事

各本工誤作之戴校本改

古有之也

隋書宇文愷傳引無也字

然其由或始於此也

各本由作猶戴校本改由猶由同字

凡九室

汪本凡下增有字

一室而有四戶八牖

字文愷傳引無而字藝文類聚三十人禮部引有而字各本牖作聰形譌

諸引皆作牖戴校本亦改正汪本刪一字而字

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今案宇文愷傳引俱無此九字藝文類聚引此九字在外水曰辟雍

下凡作總隋書牛宏傳引盛德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蓋刪節記文

以茅蓋屋

宇文愷傳引脫屋字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藝文類聚引無明堂者三字卑下有也字宇文愷傳引亦有也

字今據增

外水曰辟雍

藝文類聚引曰上有名字汪本據增今案牛宏傳宇文愷傳引俱無名字

堂高三丈

各本文俱作尺宇文愷傳引亦作尺其誤从矣汪本亦改丈

東西九仞

宇文愷傳引此亦作仞汪本同各本仞俱誤作筵

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

汪本作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

亦煩重

戴校本改煩為繁

蕙蒲生

蒲盧戴校本作蒲

正朝之位

汪本朝下增儀字蓋據周禮

王族故士虎士

戴校本脫上士字

太僕前正視朝位

周禮祇太僕前三字正視朝位乃鄭注文宜刪

王入內皆退也

戴校本內下增朝字蓋據周禮今亦增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

補

今核定凡一千六百四十二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八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九

王樹枏

千乘第六十七

脩其灌廟

各本脩作循誤戴校本亦改脩王引之曰古無謂社為灌者灌當為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

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祭法曰遠廟為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子曰立如設如太廟

子曰二字衍文或上有脫文

靜斯潔信

洪頤煊三朝記注釋信字屬下讀

立子設如宗社

各本脫如字盧戴洪本俱增

莫敢援於外大夫

洪以外字絕句

執事政也

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改正汪本同

百姓齊以嘉善

高安本無百姓二字

近者閑焉

程沈朱本閑並誤閑

君發禁宰受而行之

各本脫受字戴洪本俱增

散布于小理

理方本作治此句疑有誤

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凡民戴名以

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

各本脫官字戴校本亦增洪以賢字句知字句世字句愆字句名字

句力字句成字句立字句知字句世字句愆字句名字作官之不愆無能字能字涉上文而行

此國之所以長也

戴校從方本國下增家字汪本同今據增

立有神則國家敬

洪曰有神謂有道之人阮元曰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

以為無命

四字有誤孔氏曲為之說戴校從方本改無命為典令今從之

昔者先王立此六者

馬本戴本洪本立皆作本

此國家所以茂也

盧戴洪本家下有之字今據增與上文一律

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

各本時上俱有則字洪讀以教民之不則句時不若句不令成

句下文成字上屬戴校從方本改時為治讀治不若不令句今謂不令之不衍文當作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令令法也

發圖功謀

各本圖作國戴洪本亦改圖御覽十八時序部引正作圖

執伎以守官

伎御覽引作之誤

庶虞草

戴校從方本草上增百字王念孫曰新校本是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今據增御覽引亦脫百字

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

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引無凡字功作力脩作循皆誤

治眾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

御覽卒譌平各本可作所戴洪本俱改可

國中賢餘秀興閱焉

此句有誤戴校從方本改興為與今謂宜作國中之賢秀與閱焉御覽引

作國中之賢者閱焉

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王引之曰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此涉上交享字而誤魯

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祚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今據改御覽引脫皇祖二字

執權變民中

變讀為辨古字通禮王制注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孔說迂

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

戴校本刪不字各本萌作崩安作要戴校與孔同今謂不刑二

字倒萌當作明言凡民之刑專治不明本務以圖安閒者與下作起不敬以欺惑僮愚對文

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

作當為詐同音字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

此三句有誤戴校從方本作誘居室家及

幼子曰不義子女專曰娛阮元曰誘讀如吉士誘之之誘誘進也君子即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為姦

飭五兵

各本飭作飭戴校亦改飭

大曰講

汪校云講當作媾唐韻正講古音媾洪曰講當為謀字之誤

以財投長曰貸

王念孫曰貸讀為慝古讀貸如慝

凡犯天子之禁

高安本無凡字

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戴校本改國為罔

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

馬本戴本飲作餘洪以一家三夫句道行三人句注云一家一

屋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洪義較長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新字衍文享禘嘗烝是四時祭名不宜有新字

衰濯浸

王念孫曰濯當為灌衰讀為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數也太平御覽時

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即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今據改灌洪本從御覽作表

治地遠近

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治作理

太古食壯之食

王念孫曰太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

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太古之民云云乃言太古時事若此處有太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今據刪

樂其宮室

戴校本改作樂其官今從之

地移民在

戴校從方本民下增聚字在字屬下讀今案戴校是在今太古皆承上言今據增王念孫曰在

今猶言其在於今也孔以地移民在為句未安

不樂其宮

戴校本宮改官今從之

勸有功

戴校本勸上增民字今從之

年穀不成

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聚珍本從方本改順注本同今謂不當為大字形之誤

作事不成

戴校本改成為時今從之

於時委民

洪曰委當作痿又作餒病也

和五味以節食時事

時事上疑有脫字應與和五味以節食儷文

咸有安居和味

各本作有安民和味脫誤孔校同戴洪亦同

及量地度居

各本居下衍邑字洪從孔刪

地以度邑

各本居下脫邑字洪從孔刪

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御覽引脫下皇字

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

各本末作未孔校與戴同洪從盧本作失疑失字是

入也弗之顧矣

各本入作人誤戴洪校本亦改入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補今校定字數同

四代第六十八

何哉

洪本何作可據改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

楊本未之皆作之未

伯夷謂此二帝之眇

馬本亦作二帝宜從戴本作三常

辨歷大道

洪云大當爲天

小眇其後乎

戴校云小各本譌作少

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

戴校本刪庶虞二字俞樾亦謂庶虞二字不當疊今從之

甲冑之戒

洪曰據左傳戒當為戎字之誤

哀愛無失節

戴校從方本改愛為慶今從之

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

戴本亦改子為之洪讀而後善中備句今謂中成也

見禮器鄭注言君先眇而後眾成備也孔說非

奠然而興民壹始

戴校從方本改興為與今謂與字是奠然與民壹始言奠然與民皆始也壹皆

也

子吁焉其色

王引之曰吁與盱古字通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

可以表儀

王引之曰楊說儀字文義不明說文儀度也可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洪曰表標

本為準儀渾象之屬皆所以測量天度喻有才器者可準望而知洪義長

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

太平

御覽五十六地部引作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君察之此

盧本無此字洪以此字下屬失其讀

羣然

羣和也與威對文詩秦風鄭箋羣言和調也

畢然

畢懌同字玉篇樂也好也

抽然首然

說文抽引也戰國策注首向也心有所引意有所向二句對文

聞怪物怪命

戴洪本亦改恪命為怪命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

王念孫曰與如也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注失之

昔虞舜天德嗣堯

王念孫曰天德上有以字今本脫之少聞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今據

增

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憊而不能用也何以哉高安本無

日字戴校從方本作子道廣矣吾恐憊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子曰由德徑徑今案戴校長

道天地以民輔之此句疑

味爲氣氣爲志蔡本馬盧戴洪本皆疊氣字

廢一曰失統一本曰作日誤

執事無貳王念孫曰貳爲貳之譌貳卽貳之假借字貸與貳同

五官有差袁本程本朱本差誤羌

此謂楣機王念孫曰古書無並言楣機者楣當爲樞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樞也所以止扉皆門戶之

要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樞逸周書樞作媚故知楣爲樞之誤

貪於味不讓妨於政貪於味於字衍刪之與下文一律

慕寵假貴

洪曰慕當爲篡取也

變從無節妨於政

王念孫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說非也從當作徒節止也隸書徒或作從從

或作從二形相似故譌今據改各本脫下三字戴洪本俱增

臣聞之弗薦

戴洪校本亦改慶爲薦下同

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

戴校本改者爲皆

子曰伯夷

戴校本夷下增曰字今從之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

補今校定凡一千二百八十九字

虞戴德第六十九

君以聞之

戴汪校本以改已

君之聞如未成也

戴校本如改而

黃帝慕脩之曰明阮元曰慕乃纂字之譌纂繼也今據改

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戴校從方本刪開字云各本衍一開字楊本重一明字今據刪阮元

曰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

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戴校從方本作開物畢起民下增聽字今從之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戴校從方本刪此下以字洪氏亦云疑衍今刪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馬本戴本到作倒盧云到即古倒字

率天如祖地戴汪校本如改而

質知而好仁易繫辭注質體也質知者體知也反易繫辭注質體也言體知而好仁也

此以三常之禮明盧本從劉本刪以字今不從

天子之宮各本宮誤作官

率名敷地實也

名當為各字之誤言諸侯納貢於天子率各效其地實也

使仁守

今從御覽所引仁下增者字

陳六律呂

呂字衍文戴校從方本刪之洪仍舊本作品屬下讀謂等差也

豎物

戴洪校本亦改堅為豎

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

各本疊諸侯二字戴汪本刪與孔同洪本倒於

下教士之上

其地心端

戴校從方本作其心志端今從之洪刪地字

有仁父存

馬本存作在

人事曰

此下戴校從方本增樂字汪本同盧亦云案下篇則此當有樂字今據增

變民示也

戴校從方本改示為視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戴校本庶上增任字今從之孔子集

語引脫氏字馬本脫袍字

作地之穡

各本穡作福戴校本亦改穡

凡七百八十字

孔云八十當是六十之誤今校定凡七百六十二字

誥志第七十

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

戴洪本亦增二不字各本皆脫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

戴校本改此以今謂此以是據正

順至必時其節也上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

戴校本刪上也字爲字孔子集

語引有也字無爲字今從孫校

庶物時則民財儆民財儆

戴洪本亦改敬爲儆各本皆譌

節事以動眾則有極

戴洪本亦不疊動眾二字

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

戴校本亦疊世久二字

非以徵民

洪曰徵當作懲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

戴校從楊本刪下字王念孫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為下矣史記麻書

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今據改

正建于孟春

戴校本據晉志所引改建正今從之史記麻書云麻建正作於孟春

瑞雉無釋

今從史記改無釋為先渾

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

汪本改俱為具戴校從楊本改以為

次今從之方原作萬萬原為万万為於字之脫爛屬下於時連文後人不知又於下文時上增於字而此遂改方為萬矣孔從戴改方盧洪從史記改分皆非今刪此字

於時鷄三號卒明

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王念孫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平明者平旦

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故誤今據改

此謂虞計月

各本虞上皆衍歲字孔與戴校同

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

孔從戴校改曰與爲日與洪同王念孫曰改日非也曰與惟天

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日字下同今訂正

不遠厥事

孫星衍云事一作享非是事與能韻

民之悲色

戴校從方本悲改如洪引管子曰賤人以悲色

伐于四山

戴洪本亦改代爲伐各本譌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

某氏曰恕乃拏字之誤在國統民如拏在家撫官而

國兩句一律而亦如也統民如拏猶言愛民如子孔注不知恕字之誤乃互易其如而兩字兩句不倫矣

案戴本如而互易與孔說同汪本皆作而字今從某說訂正

民咸廢惡如進良

戴汪校本改如為而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

王引之曰制讀當為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古聲

制與哲同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是其例矣今從王讀

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王引之曰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

以貴為次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為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美也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為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孟子盡心篇民為貴社稷次之文義與此相似若作為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即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即此所謂力也射御

也抑風簡兮篇碩人俛俛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
如組傳曰俛俛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頤
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是
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太尉贊桀
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
是古人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故曰美次美謂形
貌非謂才也今案王說是據正

星辰不孛

各本皆作星辰不隕勃字屬下讀今案藝文類聚二十人部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並引作

星辰不孛孔校是也戴洪本同

陵不施

戴校從方本作陵不施洪曰施讀爲施

雒出服

洪曰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

如民咸盡力

戴本汪本如改而

地賓畢極

戴校從方本賓作濱

賢人並憂

戴校本憂作優

日斃仁賓也

戴校從楊本刪也字

凡七百七十七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七十五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九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

王樹枬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變更也易也能而也言更易官民之位而歷試其才藝也注謂試以眾位

也歷觀其才是也通為一句讀王引之讀變為辨辨徧也歷相也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非是

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

盧校云徵當作徵亦見本案周書官人解亦作論用有徵倫論通

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戴校本從方本刪意字某氏曰

意憲同義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憲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倫矣

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

周書脫此二句盧文昭校本據本書增

觀其信憚也

王引之曰憚讀為直誠也信也逸周書作觀其信誠誠亦直也直憚古同聲直之通作憚猶直之通作單見禮記祭法

任以信相親也

盧戴校本作任以恩相親信戴本信下有也字

考之以觀其信

周書無此句信字與下文複當是言字且考之以觀其信語意未了

絜之以觀其知

戴校本亦改絜各本作挈

煩之以觀其治

煩之下應據周書增事字

淹之以利

周書淹作臨

以觀其不寧

戴氏文集曰不寧當從周書作不荒汪本據改今從之

醉之以觀其不失也

也字衍文

遠使之以觀其不貳

宜據周書刪使字貳周書作二

採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

周書無此二句

陰陽謂隱顯也

各本謂作位盧校云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戴汪校

本作猶猶字是據改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戴校據方本刪成字與周書合今從之

志殷如淩

盧校云淩當作溪戴汪校本作而溪今據改

淩蓋深字

戴校本字改也非是淩作溪據改

言日就也

戴汪校本改也為益今從之

如臨人以色

戴汪校本據周書改如為好今從之

其貌直而不侮

各本侮作傷盧本戴本俱改侮王念孫曰傷當為傷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

侮傷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傷與傷字形相似故知傷為傷之譌今從王校

本工一真言不注一

其貌固嘔

戴氏文集曰篇內嘔字並嘔字之譌聚珍本注本改嘔注同今從之

謂形柔而人苟

盧戴校本人苟作辭巧今從之

以故自說

王念孫曰故詐也

煩亂之而志不裕

王念孫曰裕當為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盧注

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周書作治是其證今據改

曰鄙心而勢氣者也

盧戴校本從方本改勢為假與周書合今從之

執之以物而邀決驚之以卒而度料

王念孫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

難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
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
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料本作應據盧注云引之
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今從王
校

不學而性辨

戴校從方本改學為案汪本同今案改案非也學習也言不習而能知也

知一如不可以解也

戴汪校本如改而

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

周書無其字無無辨而自慎句戴本慎改順今從之

曰愚怒者也

戴校本怒作慤今從之周書作曰愚依人也盧文弼云依讀當為菱蔽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王念孫曰盧以不虞為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周書

作誤是其證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

存志不能守錮

戴本錮改固汪亦云錮當作固

已諾無斷

周書斷作決

言止慎諾於人

盧本作正慎戴校作止慎皆非也正當為不字之誤謂言之不能慎諾於人也

多稽而儉貌

周書儉作險古通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

宜以固字斷句行有道而先困謂行之有道者先困窮也

盧注所謂妬賢誣善者正以此戴校刪下五字非是周書無下六字

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

戴校據方本改慎為順當上增失字今從之

曰始妬誣者也

戴汪校本刪始字注同今從之

微清而能發

各本作微清今從戴校改微情

察度而能盡

周書作察而能深下又有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三句

曰治志者也

戴校本改為志治與周書同王念孫亦云志治是今據正

華如誣

戴汪校本改如為而周書作華廢而誣

此見於外

王念孫曰此本作必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竝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

曲為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周書同今從王校

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

此十二字涉下文而衍後人貪與以其聲處其氣句

法相類遂移此十二字於此不知聲氣二字乃起下文之辭故氣初生物云云反復申明聽聲處氣之法間此二句文義實不類也

以其聲處其氣

以當為聽字之誤觀注文聽處其聲氣可知乃後人據上行文句法而妄改者處斷

也見後漢書陽球傳注言聽其聲斷其氣也周書氣作實誤

初氣生物

王念孫曰當作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

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周書同今據正

其聲溫好

周書好作和

勇氣壯直

周書直作力

察其所安

孔注謂此句衍文是也據周書刪

民情不隱也

王念孫曰今本不下脫可字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今據增

喜色由然以生

周書作喜色猶然以出由油猶古通借字

怒色拂然以侮

周書拂作薦

欲色嘔然以愉

戴汪校本嘔改嫗今從之周書作嫗然以愉今謂愉字是

纍然而靜

而字宜從周書改以與上文一律汪本作以

誠忠必有可親之色

周書親作新通字

誠靜必有可信之色

王念孫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借字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為情情

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為情

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

周書無色字皓作浩縵作蔓

不失色於人也

戴校本刪也字

雖變可知

周書無此句

生民有霽陽

王念孫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節其偽也據盧注云人含陰陽

之氣生而有知故生機偽則正文之先民後生可知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今據正

人有多隱其情節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

戴校從方本刪有字

汪本同今據刪周書無以賴於物四字汪本校刪名下也字亦刪

有隱於仁質者

宜從周書改仁賢質為形誤下同

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

周書好大得作好德脫大字戴校從方本改事為爭

與周書同今從之

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

周書無此二句

假節假仁質之節

質字誤宜改賢

故其行以攻其名

王念孫曰故詐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詐偽也淮南

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

推前惡忠府知物焉

此文不可曉戴汪校本惡作恃玩注文蓋人問已有不知則推援於人而

貌爲知者也孔注似誤周書作前總唱功亦難曉

謂有詢義之

戴汪校本改義爲議議字是

而待以爲忠府

盧戴校本待俱作恃

首成功少其所不足

此文亦難曉周書前總唱功卽括此句在內

故知以動人

王念孫曰故詐也

自順而不讓

戴校從方本改順爲執汪本同與注文合今從之

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

戴校本作及其不知也觀人之動止汪本祇刪正字

今從戴校

如是者

是當作此與上下文一律

素動人以言

周書無素字

謂先偏習之

戴汪校本偏作徧通字

涉物而不終

周書作竭而弗終

詳爲不窮

周書詳作佯古字通用

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

周書作口貌而有餘假道而自

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今案周書多誤字有道之有

戴氏文集謂宜據改假汪本改正今從之

廉言以爲氣

言當爲信字之誤廉信與驕厲對文

以見佚氣自然

戴汪校本改佚為俠今從之

驕厲以為勇

戴汪校本改驕為矯

內恐外悴

戴校從元本悴改悻今從之汪本作誇

言苟自驕厲

戴校本改驕為矯此一節注文各本在亟再其說下

敬再其說

汪本改敬再為亟稱王念孫曰敬當為亟集韻亟或作莖因譌而為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

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為再再古稱字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今據改正

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

汪校云醉當為瘁周書無此二句於為也古通字

醉言悴也

此注各本在乞言勞醉下

故得其名名揚於外

周書無此二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伐名以事其親戚

周書作發名以事親發伐通字

以故取利

周書無此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

某氏曰自古文作白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自以名私其身義同因

自字古文作白學者以爲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非戴氏之舊矣

陰行以取名

周書脫此句

陰行謂竊求諸人也

盧本作陰陰戴氏文集曰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

聚珍本改行孔蓋從之汪本同

與左右不同而交

交上脫不字注云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不與交即不交也今增

猶相克爭

各本爭誤作事孔從戴改

陰陽克易

王念孫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

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亥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今從王校

非誠質者也

周書誠作成

隱節隱於仁質之等

仁質宜改仁賢

靜而寡類莊而安人

王念孫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

同謂其情忠而寬貌莊而安也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證寬寡貌類壯壯皆字形相近而誤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盧以寡類為不好狎則曲為之說也今從王校

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

周書脫上句浚作說今謂說字是據改

少言如行

戴校本如作而周書作以

有施而不置

置為德之誤據周書改正

曰慎謙良者也

慎字衍文據周書刪

貴富雖尊

雖尊疑是榮尊與下句儷文

喜怒之如度晰

戴校本改如爲而

晰明也

此節注各本在曰有守者也下

曰守也

戴校從方本作曰有守者也與周書合汪本同今據增

置方而不毀

戴校從方本改置爲直與周書合今據改

立強而無私

戴校從方本作強立與周書合今據正

曰經者也

戴校從方本經上增有字與周書合今據增

正靜以待命

周書作虛以待命

歡欣以敬之

戴校從方本改敬爲致今從之

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

安當從孔注改要名故當從戴校本

互倒盡力而不面敬以要人句以故名不生焉句

合志如同方

戴汪校本改如爲而

曰至友者也

周書作交友

其人人甚俞

王念孫曰俞讀爲愉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盧注工能也舊在進退工下王念孫曰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

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是巧與故同義其與人甚巧與其人人甚俞對文盧失其讀并失其義

其就人甚速

周書作就人甚數數速通字此下至質不斷周書皆脫

從容謬易

周書謬作克

曰無誠志者也

宜據周書刪志字

亟變而多私

周書無此句

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戴校本云作言上句在規

諫而不類下下句在道行而不平下今從之

曰巧名者也

王念孫曰巧本作竊俗書竊字作竊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爲巧周書正作竊名

畸鬼者不仁

周書作時口者不回

面譽者不忠

周書作果敢者也盧文弨據本書改正

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

周書情作靜隱作假

此之謂揆德

此下脫也字據上文增

九用既立

此句衍文

取直慤而忠正者

王念孫曰慤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說文慤謹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

質也直慤忠正義竝相近今據正下同

取順直而察聽者

順字據下文改慎

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識也

此注各本在而廣中者下

盧本對作勤誤

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

使是使之也說見經傳釋詞

使治壤地而長百工

使下據戴校本增是字與上下文一律盧文弼校周書亦增是字

為邊境

戴校本為改衛今從之

家有嚴君焉

戴校本家下增人字今從之

慎維深思

盧本脫思字

一人文王自謂也

此注各本在以交一人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二千四百十字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謂親過高祖

自此至與穀梁相傳也一節注文各本在皆齋下

於練焉壞廟

各本脫廟字戴汪校本增

納新神

戴氏文集曰納新神上脫一時字聚珍本汪本皆增今從之

鄭元士虞禮記注曰

戴校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汪本刪記字今從汪校

今未即吉

盧本今作下戴校本刪之

元又分

戴校本元上增鄭字

尤非宜耶

戴校本改耶為也通字汪本刪之

未忍有之也

盧本也作矣

房西房也

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汪本改東今從之

門左門西

此注各本在入門左下

東西俟也

戴校本俟作候

走急趨也

此注各本皆在如食間下

東郊之位

別本郊爲郊盧本改廂戴作郊下注西郊之位同

凡四百四十八字

補今校定字數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則釁之以豶也

盧本戴本也改豚今從之

南向

雜記正義引向作鄉

請命以釁某廟

各本命誤作令戴校亦改命

拭扱

各本扱誤作帨戴本汪本皆改扱

北面東上

雜記正義引無東上二字

居上者宰夫也

盧戴校本改居爲東與通典四十八引小戴記注合東字是今據改

小戴割雞亦於屋上

盧校云上字當作下

宗人請就宴

戴校本宴作燕

凡一百四十五字

補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終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小辨謂小辨給也

各本謂作為孔從戴改

日夜不遑也

戴校本改夜為晁今從之

學不可以辨

戴洪校本辨上增小字今從之

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

盧注官政連讀非是諸侯學禮辨官句與天子學樂辨風大夫

學德辨義士學順辨言庶人聽長辨禁句法皆一律政正也政以行事言守正以行事也

大夫學德別義

別為辨音之轉當是誤字盧所見本已誤別應改辨與上下一律

別猶辨也

此注各本在學德別義下

矜猶慎也

戴校本慎作莊云從永樂大典本訂定他本或作慎或作尙盧本作厲

士學順辨言以遂志

以上脫致命二字觀注文可知士學順辨言句與上下文一律致命以遂

志亦與上下文一律阮元曰順與訓通即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詰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與盧注不合

農以行力

說文農耕也與夏小正篇農及雪澤之農同義

爾雅以觀於古

雅正也爾雅者言之近於正者也不通正音不可以讀古書子所雅言蓋亦以正言

讀經不以方言亂之故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王應麟曰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

各本棋作祺戴校從方本改作夫奕十棋之變今據

正由汪本改猶通字

吾壹樂辨言

壹語助也晏子春秋諫篇曰寡人一樂之是欲莊子大宗師篇曰回一怪之一與壹同皆語助

皇於四海

王念孫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光古同聲而通用

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各本皆無行字盧校云上其字衍戴汪校本據

刪某氏曰當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移在可字之上則不可通今從某校

多與我言忠信

多與祇通謂祇與我言忠信也

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

戴校從楊本明上增不字而口改又君改居今

謂口當為日君當為居居讀如居之無倦之居言不可以入患者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日倦其居則不可耳盧注不行正釋日倦其居句

綴學之徒

王氏困學紀聞曰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何一之彊辟

陳觀樓曰當作何一彊之辟

死亡而弗知

戴校從方本移此句作注今從之

內思畢心曰知中

各本心作必盧校云當作心汪洪本亦改心

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

此注各本在章

末

凡六百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七字

用兵第七十五

何世安起

王念孫曰安猶於也何世於起言起於何世也此倒句也安焉聲相近墨子非命篇曰何書焉

存文義與此同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戴校本貪改强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兵部引作孔子曰蚩

尤庶人之貪者也

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

戴氏文集曰當作或云或字誤脫在諸侯下

及利無義

王引之曰及當為𠂔𠂔取也貪也說文𠂔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𠂔古沒字晉語退而不

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𠂔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𠂔與及字形相似今據改御覽引作反亦形譌

何器之能作

王念孫曰器本作兵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器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後人謂執兵者為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為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今據改

凶如蜂蠆之挾毒也

戴校本凶作言盧本作云今從盧校

魚在在藻

汪校云以下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蓼莪喜孫曰餌久子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為一韵則必

通為一詩與孔注同

嗣武于孫子

戴校同孔各本譌嗣武孫武子

言用上二章

盧戴校本言用改亦同今從之

必稱其人

戴洪本亦改仁為人

猶威致王今若存

戴校從方本作猶依然至今若存今謂戴校是與盛德篇合洪氏亦云據改

羸暴於天下

戴氏文集曰羸當作羸校聚珍本改羸汪洪本同

雖諸夏莫能相養

盧本無莫字戴校本作雖親莫能相養今從戴校

讒貸處穀

貸讀為慝

而幼風是御

洪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較盧注的

與斗應相直

戴汪校本改應為杓今從之

鄒大無紀

王念孫曰鄒讀為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

陬無紀史記厯書曰孟陬殫滅攝提無紀厯數失序文與大戴畧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厯失則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據以訂正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既言

無紀則無庸更言失矣今從王校

或深聲爲鄒也

盧校本爲上增誤字戴氏文集曰深當作陬聚珍本汪本作或陬聲誤爲鄒也

今據改

不告朔於諸侯

穀梁十六年疏引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周禮太史職曰

戴氏文集曰太師當作太史校聚珍本改史刪職曰二字汪本亦改史與孔同

頒告朔于邦國也

盧本作頒朔于邦國也戴氏文集曰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聚珍本增汪

本亦同

周書曰力政則無讓

各本無曰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

此逸周書度訓篇文聚珍本增汪本同今從戴校

此周所伏四海

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改服汪本同今謂伏服同字

來者國數也

盧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王汪本同

疑於所聞也

戴校本於作其

霜雪大滿

戴校從楊本改滿為薄王念孫曰滿本薄字之誤廣雅曰薄至也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

今據改

六畜餽背

盧校云皆疑當作背瘦也戴洪校本改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王念孫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天疾六畜餽背死傷

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為之說非也今案此句宜在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下衍一也字

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

戴校從方本刪下字者下增也字今案下字涉上文而衍觀注

引書可知止一天字今刪

凡四百四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四百四十二字

少閒第七十六

子愀焉變色

戴校從楊本焉改然

君而言情於臣

戴校云各本而下衍不字今從楊本洪亦刪不字

謂事役及刑罰

役各本譌後孔從戴校改正

同名同食

汪本食作位今據改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

戴校從方本改有爲百汪本同王念孫曰有當爲百字之

誤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間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今據改

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使字疑衍

君謂閑

戴校本謂下增之字今從之

緣近小始 各本始譌治孔從戴改

將行重器 戴校從方本改行爲持持字是注云將持重器
正述經文

言專陽則正華英得陰陽之孚秀也 各本英下有也字
戴校本作言專務

其本則華英得陰陽之節而秀孚也今從戴校

昔堯取人以狀 各本以作民盧校云民狀當作以狀蔡本
戴汪洪校本皆作以

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今從戴校刪此字

何爲其不同也 諸本爲作謂孔從戴校改爲

言不能如五王 此注各本在五王取人下

又不能備聞也 各本聞作問戴氏文集曰問當作聞聚
珍本改聞

言能居之則成純 各本成作桀盧校曰桀字不可通以
正文攷之蓋成字傳寫譌爲乘而乘

復譌桀也戴校本亦改成

布功散德

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功作恩

出入日月

開元占經引作日月出入當據改

西王母來獻其白琯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樂部引作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開元占經引作

西王母來獻玉琯漢律歷志注云西王母獻舜白玉琯以玉爲琯也據此則白下應有玉字帝王世紀作白環山海經郭璞注云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海外

戴校從方本海下增之字與下文一律王念孫亦云然今從之

其地出迅足鹿

戴校本足作走盧校本作其人迅走若鹿今從盧校

渠搜貢露犬

各本露作虛戴氏文集曰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虛或當作

露聚珍本汪本俱改露

舜崩

戴洪校本亦有崩字各本脫

謂改封虞氏之後

戴校本無之字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

某氏曰土芥古語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

是也芥卽丰字說文丰部丰艸察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蔡之段字猶芥者介之段字也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汙池以民爲土察猶以民爲土芥也學者不識土察之語乃移至汙池之下使汙池土察四字連文而以民爲下增虐字以成句非也今案某說是但虐字亦非衍文當作虐民以爲土察今正下同

以觀天子

觀當是覲字之誤

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

洪

民絕句故絕句阮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句不得以疾死句故字屬下以干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

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

順民天心嗇地

戴校從方本刪民心二字王念孫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

與下二句對文今本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今據刪洪以順民上屬為句

成湯卒崩

戴校本作既崩云既他本或譌作年或譌作卒今從方本盧亦云譌據戴校正

殷民更服

戴洪本亦改服各本譌眩

武丁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雉雊之變

盧本改時為孫誤戴校本作武

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也與殷本紀合時字亦刪今於時上增弟字時字下屬為句

武丁卒崩

戴校從方本作既崩今據正

乃退伐崇許魏

王念孫曰許魏當為誅黎字之誤也誅黎即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邠伐密

伐犬夷伐耆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

伐各本譌代孔從戴校

制典用行三明

戴校從方本作制法任地行三明明王念孫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

更制典物即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今從王校增訂

煩眾也如繁者

戴校本作煩煩眾也如繁諸汪本同

君如財之

汪本作而君財之今亦君如互倒

發如用之

戴汪校本如改而

言識其並興

各本識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汪本並改識通字

如以觀聞也

馬本戴本汪本如並作而

謂辜極可以苟免也

可上脫不字今增

臣恐其足

盧云當作臣則曰足四字汪從盧校喜孫曰臣恐其足四字與注不合且不足可云恐足不可

云恐也不若盧校之核今從汪本

所謂可否也

各本作所謂可不也盧云當作可否也孔戴蓋皆從盧校今案否不同字

公吁焉其色

吁與盱古字通喜貌

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

未字宋本作木不誤言政之豐大如木之成故下文即草

木申言之未成之未亦是木字之譌今皆改木盧戴校本上作木下作未亦非是

則枝葉必徧枯徧枯是為不實

蔡本馬本洪本徧皆作徧徧徧通字

穀亦如之

戴校本改穀為民洪亦云當為民今從孔注改政

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

戴汪校本刪小字今從孔注小人二字互倒

穀敗失

戴校本穀改政今從之

有生之魄

戴校本作耳目有聰明謂之魄今從之

疆萑未虧

戴氏文集曰萑不可通宜作藪聚珍本汪本皆改藪洪曰萑當爲華華古通作垂謂邊隅也孫

卿書曰疆垂不喪今改華

皆未易於常也

盧戴校本無於字今據刪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某氏曰酒

者猶酒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有對文而今闕之當爲衍句

言善惡之物仍錯亂也

戴校本仍改未今從之

凡一千五百一十字

補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一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二

王樹枏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

義與儀同

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

王念孫曰掌諸侯之儀五字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

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今據刪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

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

戴校本作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汪校本同王念孫校本典命下增掌字餘與戴校同與周官典命合今據訂正

諸侯諸伯七命

典命無諸字

以皮帛視小國之君

典命視皆作眡同字

各如其命之數

典命如作既

禮大行人

禮字疑衍

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大行人無其字

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大行人無其字

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

帛皮從盧戴校本改皮帛

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大行人禮上大夫上皆有其字

以朝聘之禮也

戴校本亦增也字各本脫

所以明別義也

王念孫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別儀即上文所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別

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是其證今

據刪

樊纓十有再就

汪本據覲禮注再改二今從之

率諸侯而朝日東郊

汪本據覲禮注日下增於字今從之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戴校從方本亦增此十字與盧本同各本脫

公於上等

汪本據周禮司儀此下增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十字盧校亦云脫此二句今增

明臣禮臣職臣事

各本皆脫臣職之臣

習立禮樂

王念孫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今刪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

王引之曰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

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為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日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

爲之益行其下卽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
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
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故
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
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後人不達遂取大行
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
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
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今案王說交字屬上讀是而以世相朝三字爲衍文
則非鄭注大行人歲問殷聘世朝云此皆所以習禮
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與此文義正同蓋尊崇
天子卽是君臣之義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
義也不可援下文爲證下文乃以歲相問殷相聘變
易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文此則據大行人故
有世相朝之語今從大行人文以世相朝三字移於
殷相聘下則句義兩得矣

不敢質

禮記聘義不作弗

三讓而後入門

聘義作入廟門正義云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

者誤也

君親拜迎大門之內

聘義迎下有子字戴汪校本增今從之

拜君之辱

戴校本據聘義君下增命字今從之

致敬讓者

致字涉上文而衍據聘義刪

則不相侵陵也

聘義無也字

大夫為丞摯

戴校本改承摯此下據儀禮禮記補士為紹摯四字今從之

致雍既還圭璋賄贈饗食宴

戴汪校本雍作饗宴作燕饗下亦刪餽字各本衍聘義正

義曰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

輕財重禮之義也

聘義作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則作讓矣

盧本則下增民字今從之

羣介皆餽牢

戴校本改餽為既今從之與篇內一律

宴與時賜無數

聘義宴作燕

古之用財

聘義財下有者字

然而

戴校本亦作然而與聘義同

而諸侯務焉

聘義句末有爾字

及大客之義

戴汪校本義改儀

殷眺以成邦國之貳

貳譌為貳貳與慝同聲字王引之曰成字義不可通當改作除典瑞云以

除慝是也孔曲為之說戴汪校本改以除邦國之慝

以教諸侯之福

戴汪校本據大行人改教為交今從之

致會

戴汪校本會改禴今從之

天子之所撫諸侯者

戴校本所下亦增以字與盧本同今增大行人作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

者

計辭令

盧戴校本計改叶王引之曰計當為計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作汁鄭司農云汁當為叶是

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竝與此同雅雨堂本改為叶字未確

今從王校

聽音聲

大行人音聲互倒

達瑞節

盧本亦改建為達

然後諸侯之國

字小行人作若國以下四句上俱有若國二字

以周知天下之政

王念孫曰政本作故故即上文所謂事故也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

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小行人正作故今據改

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

王引之曰不行禮義之義即儀

字也不服於義之義即誼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為複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即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修當作循二字古常互譌今改循

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

各本正譌政戴校本亦改正又改法為具與上文一律王念孫本亦

改具今從之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補今校定凡二千一百三十一字

投壺第七十八

請樂賓

禮記投壺作請以樂賓

敢以請

小戴記敢下有固字衍觀下文可知

賓對曰

小戴無對字

請于賓曰

小戴無于字

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

小戴無算字不勝下有者字

請為勝者立馬

孔謂小戴此下有一馬從二馬為衍者釋文云俗本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孫志祖

曰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此處無此五字也

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

盧戴校本據小戴改曰為焉今從之

請諸勝者之弟子

請諸勝各本皆作諸勝盧校云諸當作請戴汪校本俱改請王念孫曰孔從通

解誤也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即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今刪諸字從戴校

當飲皆跪奉觚

戴校本飲下增者字盧戴並云觚當作觥觥古解字汪本改觥今從戴校增者字觥

改觥

周則復始既算

盧校云此文當從吳本作算多少視其坐既算周則復始戴校云既算二字當在前

舉手曰之上或云既當作記衍算字今從孔注說移此六字於司正曰之上

矢八分

王引之曰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

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分當為介鄭注小戴投壺云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興八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指三挾一介注曰介猶枚也介即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為分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各五分矢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五弧下脫各字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為一

介正與此同入介為矢數而非圓徑入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七分而無入分之說乎孔注非也今從王校盧本矢作籌亦誤

及童子使者

小戴作及使者童子

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去也

小戴豆下有焉字戴校本改去為出今從之

無去其皮

小戴無作毋

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

盧校云此十一字疑是注文有誤字戴汪校本刪今從孔

注刪定

壺脰脩七寸

盧戴竝云自此以下二十四字當在曾孫侯氏之前以類相次今據移

御車之旌

王念孫曰盧改御車作獲者是也上文云執旌旌載旌為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為之說非案戴校從方本亦改獲者今從之

史辟史義

此下十六字當在廢不可歌下戴校亦云今據

無倨立

王念孫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倨立鄭注曰倨立不正鄉前也

備與倍同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備亦通作背今從王校

若是者有常爵

戴校曰小戴兼記魯薛異辭此當有脫文今據增薛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倍立

無踰言若是者浮二十字荒小戴作憮古字通詩遂荒大東郭注爾雅釋詁引作遂憮大東

強食食

考工記梓人作強飲強食今依改正

凡七百三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四十二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二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立于席盧本席下有北字

其餘皆公同也盧本戴本汪本皆下有與字今增

可也二服皆鞞各本皆作可二服皆鞞也

異其名曰鞞戴校本鞞作蒂今從之

其頸五寸肩博二寸戴汪校本俱作其頸五寸肩革帶

玄端諸侯朝服盧校本朝作之戴汪校本朝上增之字

公冠四加玄冕說苑修文篇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

服玄冕四加與此文略同家語冠頌篇亦云公冠四加玄冕祭則四字玄字非誤也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

也各本無之家二字無上也字下不字作一同作可戴汪校本皆改正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其慶也盧戴校本汪本皆作其慶也同今從之

其慶賓也如是盧戴校本也作亦

天子儼焉盧戴校本天作太太字是今正

主侯自主之盧校云別本作王侯自主之誤

成王冠自此至末盧本皆低一格寫汪本謂有經文有記文以上經文以下記文也

雍太祝定左盧戴校本改定為當今從之

視民不遠盧本作視民如子

遠於年洪頤煊曰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弟佖夫公羊作年夫年佖同聲假借字遠於年即遠於佖也

劉昭後漢志注引遠於年下重出遠於佖三字是後人所加

及時而施

盧本此注在畜於時下誤

親賢使能

說苑親作任

欽順仲夏之吉日

戴汪校本改夏為春據注文也與博物記合今從之

遵竝大道郊或

汪本從博物記作普遵大道之郊域今從之注非

推遠稚免之幼志

免當為冲字形之誤汪本改稚免為冲孺

肅勤高祖清廟

汪本祖下增之字今從之

靡不息

王念孫曰息當作惠惠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為息又脫蒙字汪本亦作蒙德今據訂正

故日下明之也

戴校本改日為于今從之

凡三百四十字

補

今校定凡三百四十五字

本命第八十

人莫違焉

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莫違為資始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分得其短

戴注校本分上有或字今從之

其變修促

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變為中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受於金則以義

戴校本則下有象之二字今據增

原其所

戴校本作原其所始今據增

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

王念孫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

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為之說非也今從王校

不能化

說苑辨物篇作不能施化

三月而徹昀

家語作及生三月而徹昀

眴精轉視貌

各本精下行也字

然後食

說苑家語俱作然後能食與上下文合今增

朞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瞋合然後能言

某氏曰臙疑與方言眴臙懣也

之類同皆謂陽痺憤盈也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人生期倅然後行三年頭然後合焉說苑家語作顯合

十有六情通

說苑家語情皆作精汪本據改今從之

辰故陰以陽化

戴校本改辰為是王念孫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為之說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是故

說苑作故今據改正汪本刪辰故二字非是化說苑作變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齟

各本而齟皆作而毀齒盧校云後漢閭后紀注引大

戴禮男入歲而齟女七歲而齟齟毀齒也然則此毀齒二字乃是注正文脫去齟字下毀字亦當作齟戴校本據文王世子疏所引亦改齟家語同說苑則作毀齒王念孫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

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依外傳訂正今從之

然後情通

汪本情改精今從之說苑作精小通

施道行

戴校本行下有也字

五十而室

王念孫曰室上有有字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今據增

合於八也

盧校本八下有十字某氏曰合於三不言三十

省也孔氏刪之蓋未達古書之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即此類蓋預探下文而省者也今案某說是從盧本增

不言大節者

戴校本無者字

令男三十而娶

戴校本令下增凡字

創非也

戴校本改創為則今從之

近漢初學者所續焉

戴校本近作似

入者維剛也

戴汪校本改剛為綱今從之

機其文之變也

某氏曰機當作幾而讀為豈也讀為邪今謂機幾通幾殆也言殆其文之變也

其文變也

戴校本刪此句今從之

故以四舉

戴校本改舉為制家語正作舉

有恩有義

喪服四制義作理

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

四制家語恩厚上有其字

戴校本句末從方本增也字與小戴家語合今從之

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

四制無服字

不以死傷生

戴校本句未增也字與四制合家語無

同於邱陵

各本此句作正文四制家語皆無孔校是也

示民有終也

家語亦作示與四制異

以治之也

戴汪校本以下增一字今從之

父在爲母齊衰期

四制家語父上有故字期下有者字

而後事行者面詬而已

四制無事字家語無而後事三字詬戴汪校本改垢與四制家語合

今從之

憂恩之教也

盧戴校本改教爲殺今從之家語亦作殺

其所□□不怠者

戴校本作其不怠者盧本作其所不解不怠者皆非

聖人因教以制節也

四制無也字

如長萬物之義也

戴校本如作而

是故審論

盧戴校本改論爲倫家語正作倫通字

所以正夫德者

今從戴校本改者爲也

故令不出閨門

戴校本刪故令二字云卽上注教令二字譌作正文因譌致衍今案家語正作教令

不出於閨門是王肅所據本有教令二字也上文注文疑是正文因從字而誤入注中而又衍令字耳當作故從其教令不出閨門刪上注語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戴校從方本改及日爲日及王念孫曰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

門也某氏曰女終日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舛隸變作久學者不識改作及字今從俞校

不百里而犇喪

盧戴並云不百里據注當是不見星之譌今校改

言及日故經戒見星

盧本戒作成戴汪校本並從袁本作經成今謂故經戒當是不經夜

之誤

行無獨成之道

陳觀樓曰事無獨為四句各相對為文則此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

道而衍家語無今據刪

宵夜行燭

戴校從方本作宵行以燭今從之家語作夜行以火

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

汪本改婦為父上文同家語亦作喪父戴校曰儀禮

經傳通解譌作喪父後人不復檢本書致滋疑惑何休注公羊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意與此同其以無所受命為無教戒義尤明顯蓋命者教戒也自女之父言故曰喪婦長謂踰笄字之年恐此女失母教致長而莫與為婚

多言去

王念孫曰多上有口字下文云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今增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去字衍戴校本刪今從之

婦爲長舌

戴校本爲作有今從之

欺造次

戴校本次作化今從之

凡一千有五字

補今校定凡一千一十五字

易本命第八十一

易者渾元之始

盧校本者作曰戴校本作易說曰今從戴校

易說曰

盧本說下有卦字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聚珍本汪本皆刪

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盧戴校本刪有字今從之盧本脫下也字

或行

淮南子地形篇行作走

惟達道德者

陳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初人依家語改之也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惟智

通於道者能原本之注引聖人智通於大道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唯智通道者能原本之即用此篇之語今校改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

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天地人一二三三三九

日數十

此下從淮南子增日主人三字

斗主狗

淮南子狗作犬

斗之次以狗

盧戴校本以作似

時主豕

淮南子豕作彘

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禽獸之名

各本包誤苟脫一禽字戴汪校本與孔校同今

案正文當從淮南子作麋鹿注曲為之說

故蟲八月化也

戴校從方本改月為日王念孫曰論衡商蟲篇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

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今據校訂作故蟲八日而化也

言亦有生而生之也

戴汪校本俱改有生為有本今案生當是主字

故鳥魚皆卵

當從淮南子卵下增生字

咀嚙者

王念孫曰嚙當作嚙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嚙嚼也嚙同上廣雅曰咀嚙也咀嚙即咀嚼凡人及

獸之食物曰咀嚙故曰咀嚙者九竅而胎生若嚙即呼喚之呼於咀為不類矣家語作齟齬即用大戴之文今從王校戴本作咀嚙

有羽者脂

戴校從方本改羽為角與淮南家語合今正

釋者為脂也

盧戴校本無也字

而無後齒

淮南子作無角者高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家語作無角無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

夜生者類母

王念孫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牝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甚多也至陰為男

至陽為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是至陰生牝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牝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今從王本校增

類其多也

戴校本改其為甚今從之

陽窮反陰之義

戴校本改義為類

日月望

戴校本刪日字今從之

月虧於天

盧本作日月屬於天戴汪校本與孔同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

王念孫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

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堅與弱對盧淮南作壚古字通說文壚黑剛土也與沙土對下文息土之人美

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
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家語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墟即
墟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今從王校增

沙土養薄乃細

盧戴校本薄細二字互倒誤

謂衍沃之田

盧本作謂沃口之田誤

搏而長

盧戴校本搏改專今據改

豐肉而痺

盧戴校本痺改痺今據改

皆自然之性

戴校本性下有也字

多力而拂

家語拂作不治

勇敢而捍

戴汪校本改捍爲悍與淮南同今從之

智惠而巧

淮南子惠作慧通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
三
乾坤之策

各本策作仲央

凡六百四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六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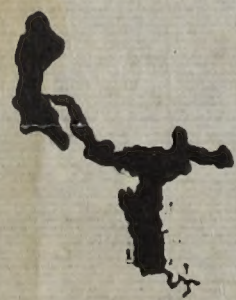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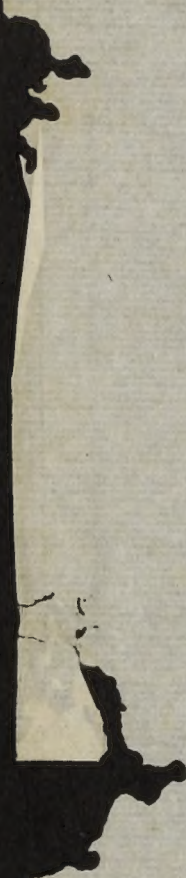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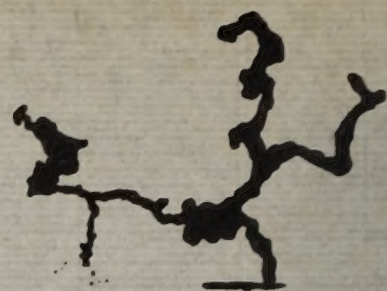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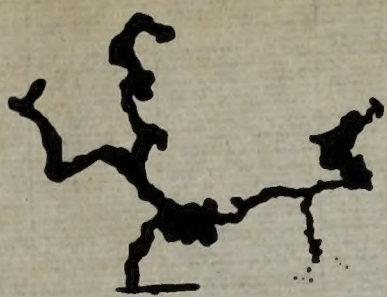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 國朝孔廣森撰大戴記舊有北
周盧辯注辯字景宣范陽涿人官尚書右僕射好學通經
爲大學博士時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事具周書本
傳今注存者二十四篇餘十五篇注皆亡失朱子引明堂
之說以注爲鄭康成作王伯厚據北史駁之按注中徵引
有魏晉諸儒而子張問入官諸侯遷廟二篇又顯斥鄭誼
紫陽豈未之深究耶後儒治是書者尠有專家故經與注
文往往舛午淆亂至不可讀孔氏據宋刊舊籍旁稽博采
作爲補注疏通而證明之洵爲盧氏之功臣然往往拘守
古本穿鑿附會以成其失如保傅篇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大戴禮記卷之四
據賈子及北堂書鈔所引則上下二字爲美字之譌而孔
注則曰上謂衣下謂裳再爲義王據賈子當作再爲義王
再卽稱之古字而孔注則曰首止尊世子葵邱尊周公爲
再明王義五帝德篇鮮支渠瘦氏羌據史記說苑鮮支上
本有西字而孔注則曰西方者鮮方言鮮支則西已見稱
以上士據史記本作稱以出出與律韻而孔注則曰稱爲
上德之士帝繫篇青陽降居泝水據史記泝水本作江水
江水出湔氐道徹外湔氐縣名非水名而孔注則曰泝水
湔水也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據荀子本作干越而孔注
則曰于發聲子張問入官篇尊嚴而絕據家語絕本作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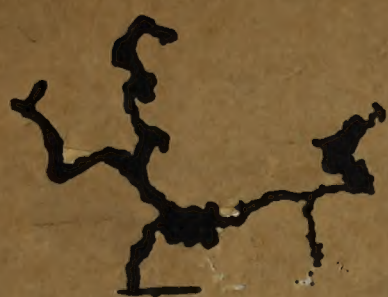
而孔注則曰尊絕于上情不相比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據周官大行人世相朝在殷相聘下交字屬上讀而孔注則曰交歲相問猶言每歲交相問反以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本命篇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據韓詩外傳辰故本作是故而孔注則曰日月相會謂之辰諸若此類者孔皆曲爲之說不肯依他書更正至於脫奪之甚者如夏小正篇二月傳商庚者長股也長股也三字本在四月傳蛾也者下十月傳初昏二字本在織女正北鄉上則旦二字本在南門見下曾子事篇道遠日益云五字本在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

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三句本在戰戰唯恐刑
罰之至也下而重衍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二句用兵篇
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句本在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下易
本命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下脫至陰生牝至陽生
牡八字堅土之人下脫剛柔土之人五字凡此之顯然脫
誤者孔皆以仍舊文未加釐訂故王懷祖先生以守殘之
癖譏之今王君文泉有大戴禮記補注之刻復與廣稽羣
籍參互諸家補漏訂謬以引伸孔氏之所未備各爲卷帙
附於其後其已詳音義中者則不復重爲標識也癸未十
一月三日王樹枏自識









158